

冰心小說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0532B

冰心著作集之一

冰心小說集

馬景

群新



開明書店印行

一九四九.六.

# 冰 心 小 說 集

民國三十三年八月月初版  
民國卅七年十一月五版  
每册定價金圓九角九分

著 者 冰 心

發 行 者 開 明 書 店  
上海福州路

代表人 范洗人

印 刷 者 開 明 書 店

有 著 作 權 不 准 翻 印

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警字第一一二二〇號



# 自序

我從來沒有刊行全集的意思。因為我覺得：一，如果一個作家有了特殊的作風，使讀者看了他一部分的作品之後，願意能讀他作品的全部。他可以因着讀者的要求，而刊行全集。在這一點上，我向來不敢有這樣的自信。二，或是一個作家，到了中年，或老年，他的作品，在量 and 質上，都很有可觀。他自己願意整理了作一段結束，這樣也可以刊行全集。我呢，現在還未到中年；作品的質量，也未有可觀；更沒有出全集的必要。

前年的春天，有一個小朋友，笑嘻嘻的來和我說：「你又有新創作了，怎麼不送我一本？」我問是那一本。他說是冰心女士第一集。我愕然，覺得很奇怪！以後聽說二三集陸續的也出來了。從朋友處借幾本來看，內容倒都是我自己的創作。而選集之蕪雜，序言之顛倒，題目之變換，封面之醜俗，使我看了很不痛快。上面印着上海新文學社，或是北平合成書社印行。我知道北平上海沒有這些書局，這定是北平坊間的印本！

過不多時，幾個印行我的作品的書局，如北新開明等，來和我商量，要我控訴禁止。雖然我

覺得我們的法律，對於著作權出版權，向來就沒有保障，控訴也不見得有效力。我卻也寫了委託的信，請他們去全權辦理。已是兩年多了，而每次到各書店書攤上去，仍能看見紅紅綠綠的冰心女士種種的集子，由種種書店印行的，我覺得很奇怪。

去年春天，我又到東安市場去。在一個書攤上，一個年輕的夥計，陪笑的遞過一本冰心女士全集續編來，說：「您買這麼一本看看，倒有意思。這是一個女人寫的。」我笑了，我說：「我都已看見過了。」他說：「這一本是新出的，您翻翻！」我接過來一翻目錄，卻有幾段如我不知爲你灑了多少眼淚，安慰，瘋了的父親，給哥哥的一封信等，忽然引起我的注意。站在攤旁，匆匆的看了一過，我不由得生起氣來！這幾篇不知是誰寫的。文字不是我的，思想更不是我的，讓我掠美了！我生平不敢掠美，也更不願意人家隨便借用我的名字。

北新書局的主人說：禁止的呈文上去了，而禁者自禁出者自出！唯一的糾正辦法，就是由我自己把作品整理整理，出一部真的全集。我想這倒也是個辦法。真的假的，倒是小事，回頭再出一兩本三續編，四續編來，也許就出更大的笑話！我就下了決心，來編一本我向來所不敢出的全集。

恩謙熊秉三先生，承他老人家將香山雙清別墅在桃花盛開，春光燦爛的時候，借給我們。使我能將去秋欠下的序文，從容清付。

雄偉突兀的松幹，撐着一片蒼綠，簇擁在欄前。柔媚的桃花，含笑的掩映在松隙裏，如同天真的小孫女，在祖父懷裏撒嬌。左右山嶂，夾着遠遠的平原，在清晨的陽光下，擁托着一天春氣。石桌上，我翻閱了十年來的創作；十年前，二十年前的往事，都奔湊到眼前來。我覺得不妨將我的從未道出的，許多創作的背景，呈訴給讀我「全集」的人。

我從小是個孤寂的孩子，住在芝罘東山的海邊上。三四歲剛懂事的時候，整年整月所看見的：只是蒼鬱的山，無邊的海，藍衣的水兵，灰白的軍艦。所聽見的，只是：山風，海濤，嘹亮的口號，清晨深夜的喇叭。生活的單調，使我的思想的發展，不和常態的小女孩，同其徑路。我終日在海隅山陬奔遊，和水兵們做朋友。雖然從四歲起，便跟着母親認字片，對於文字，我卻不發生興趣。還記得有一次，母親關我在屋裏，叫我認字，我卻掙扎着要出去。父親便在外面，用馬鞭子重重的敲着堂屋的桌子，嚇唬我。可是從未打到過我頭上的馬鞭子，也從未把我愛跑的霹靂嚇唬回去！

颯風下雨，我出不去的時候，便纏着母親或奶娘，請她們說故事。把「老虎姨」，「蛇郎」，「牛郎織女」，「梁山伯祝英台」等，都聽完之後，我又不肯安分了。那時我已認得二三百個字，我的大弟弟已經出世，我的老師，已不是母親，而是我的舅舅——楊子敏先生——了。舅舅知道我愛聽故事，便應許在我每天功課做完，晚餐之後，給我講故事。頭一部書講的，便是三國志。三國的故事比「牛郎織女」痛快得多。我聽得晚上捨不得睡覺。每夜總是奶娘哄着，脫鞋解衣，哭着上牀。而白日的功課，卻做得加倍勤奮。舅舅是有職務的人，公務一忙，講書便常常中止。有時竟然間斷了五六天。我便急得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天天晚上，在舅舅的書桌邊徘徊。然而舅舅並不受我的暗示！至終我只得自己拿起三國志來看，那時我才七歲。

我圖圖吞棗，一知半解的，直看下去。許多字形，因着重複呈現的關係，居然字義被我猜着。我越看越了解，越感着興趣，一口氣看完三國志，又拿起水滸傳，和聊齋志異。

那時，父親的朋友，都知道我會看三國志。覺得一個七歲的孩子，會講「董太師大鬧鳳儀亭」，是件好玩有趣的事情。每次父親帶我到兵船上去，他們總是把我掬坐在圓桌子當中，叫我講三國。講書的報酬，便是他們在海天無際的航行中，唯一消遣品的小說。我所得的大半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林譯說部。如孝女耐兒傳，滑稽外史，塊肉餘生述之類。從船上回來，我歡喜的蔚

面跳躍着；後面白衣的水兵，抱着一大包小說，笑着，跟着我走。

這時我自己偷偷的也寫小說。第一部是白話的落草山英雄傳，是介于三國志，水滸傳中間的一種東西。寫到第三回，便停止了。因為「金鼓齊鳴，刀槍並舉，」重複到幾十次，便寫得沒勁了。我又換了聊齋志異的體裁，用文言寫了一部夢草齋志異。「某顯者，多行不道，」重複的寫了十幾次，又覺得沒勁，也不寫了。

此後便又儘量的看書。從孝女耐兒傳等書後面的「說部叢書」目錄裏，挑出價洋一角兩角的小說，每早送信的馬夫下山的時候，便託他到芝罘市唯一的新書店明善書局（？）去買。——那時我正學造句，做短文。做得好時，先生便批上「賞小洋一角」。我爲要買小說，便努力作文——這時我看書看迷了，真是手不釋卷。海邊也不去了，頭也不梳，臉也不洗；看完書，自己喜笑，自己流淚。母親在旁邊看着，覺得憂慮；竭力的勸我出去玩，我也不聽。有一次母親急了，將我手裏的聊齋志異卷一，卷了過去，撕成兩段。我鼓起的走過去，拾起地上半段的聊齋來又看，逗的母親反笑了。

舅舅是老同盟會會員。常常有朋友從南邊，或日本，在肉鬆或茶葉罐裏，寄了禁書來。如天討之類。我也學着他們，在夜裏無人時偷看。漸漸的對於國事，也關心了，那時我們看的報，是

上海神州日報，民呼報。於是舊小說，新小說，和報紙，同時並進。到了十一歲，我已看完了全部「說部叢書」，以及西遊記，濟傳，天雨花，再生緣，兒女英雄傳，說岳，東周列國志等等。其中我最不喜歡的是「神演義」。最覺得無味的是紅樓夢。

十歲的時候，我的表舅父王峯逢先生，從南方來。舅舅把老師的職分讓給了他。第一次他拉着我的手，談了幾句話，便對父親誇我「吐屬風流」。——我自從愛看書，一切的字形，我都注意。人家堂屋的對聯；天后宮，龍王廟的匾額，碑碣；包裹果餌的招牌紙；香煙畫片後面，格言式的短句子；我都記得爛熟。這些都能助我的談鋒。——但是上了幾入課，多談幾次以後，表舅發現了我的「三教九流」式的學問；便委婉的勸誡我，說讀書當精而不濫。於是我的讀本，除了國文教科書以外，又添了論語，左傳，和唐詩。（還有種種新舊的散文，舊的如班昭女誡，新的如飲冰室自由書。）直至那時，我才開始和經詩接觸。

峯逢表舅是我有生以來，第一個好先生！因着他的善誘，我發瘋似的愛了詩。同時對於小說的熱情，稍微的淡了下去。我學對對子，看詩韻。父親和朋友們，開詩社的時候，也許我旁聽。我要求表舅教給我做詩，他總是不肯，只許我做論文。直到我在課外，自己做了一兩首七絕，呈給他看，他才略替我改削改削。這時我對於課內書的興味，最為濃厚。又因小說差不多的已都看



遞，便把小說無形中丟開了。

辛亥革命起，我們正在全家回南的道上。到了福州，祖父書房裏，滿屋滿架的書，引得我整天黏在他老人家身邊，成了個最得寵的孫兒。但是小孩子終是小孩子，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和姊妹們接觸。（我們大家庭裏，連中表，有十來個姊妹。）這調脂弄粉，添香焚麝的生活，也曾使我驚異沈迷。新年，元夜，端午，中秋的燭光燈影，使我覺得走入古人的詩中！玩的時候多，看書的時候便少。此外因為我又進了幾個月的學校，——福州女師——開始接觸了種種的淺近的科學，我的注意範圍，無形中又加廣了。

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全家又跟着父親到北京來。這一年中沒有正式讀書。我的生活，是：弟弟們上課的時候，我自己看雜誌。如母親定閱的婦女雜誌，小說月報之類。從雜誌後面的「文苑欄」，我才開始知道「詞」，於是又開始看各種的詞。等到弟弟們放了學，我就給他們說故事。不是根據着書，卻也不是完全杜撰。只是將我看過的新舊譯著幾百種的小說，人物佈局，差來錯去的胡湊，也自成片段，也能使小孩子們，聚精凝神，笑啼間作。

一年中，講過三百多段信口開河的故事。寫過幾篇從無結局的文言長篇小說——其中我記得有一篇女偵探，一篇自由花，是一個女革命家的故事——以後，一九一四年的秋天，我便進了北

京員滿女中。教會學校的課程，向來是嚴緊的，我的科學根柢又淺；同時開始在團體中，發現了競爭心，便一天到晚的，儘做功課。

中學四年之中，沒有顯著的看什麼課外的新小說。（這時我愛看筆記小說，以及短篇的舊小說，如虞初志之類）我所得的只是英文知識，同時因着基督教義的影響，潛隱的形成了我自己的「愛」的哲學。

我開始寫作，是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後。——那時我在協和女大，後來併入燕京大學，稱為燕大女校。——五四運動起時，我正陪着二弟，住在德國醫院養病，被女校的學生會，叫回來當文書。同時又選上女學界聯合會的宣傳股。聯合會還叫我們將宣傳的文字，除了會刊外，再找報紙去發表。我找到晨報副刊，因為我的表兄劉放闓先生，是晨報的編輯。那時我才正式用白話試作，用的是我的學名謝婉瑩，發表的是職務內應作的宣傳的文字。

放闓表兄，覺得我還能寫，便不斷的寄新潮新青年改造等，十幾種新出的雜誌，給我看。這時我看課外書的興味，又突然濃厚起來，我從書報上，知道了杜威，和羅素；也知道了托爾斯泰和太戈爾。這時我才懂得小說幾具有哲學的，我的愛小說的心情，又顯著的浮現了。我蘊釀了些

時，寫了一篇小說兩個家庭，很羞怯的交給放園表兄。用冰心爲筆名。一來是因爲冰心兩字，筆畫簡單好寫，而且是瑩字的含義。二來是我太膽小，怕人家笑話批評；冰心這兩個字，是新的人家看到的時侯，不會想到這兩字和謝婉瑩什麼關係。

稿子寄去後，我連問他們要不要的勇氣都沒有！三天之後，居然登出了。在報紙上看到自己的創作，覺得有說不出的高興。放園表兄，又竭力的鼓勵我再作。我一口氣又做了下去，那時幾乎每星期有出品，而且多半是問題小說，如斯人獨憔悴，去國，莊鴻的姊姊之類。

這時做功課，簡直是敷衍！下了學，便把書本丟開，一心只想做小說。眼前的問題做完了，搜索枯腸的時侯，一切回憶中的事物，都活躍了起來。快樂的童年，大海，荷槍的兵士，供給了我許多的單調的材料。回憶中又滲入了一知半解，膚淺零碎的哲理。第二期——一九二〇——一九二一——的作品，小說便是國旗，魚兒，一個不重要的兵丁等等，散文便是無限之生的界線，問答詞，等等。

談到零碎的思想，要聯帶着說一說繁星和春水。這兩本「零碎的思想」，使我受了無限的冤枉！我吞咽了十年的話，我要傾吐出來了。繁星，春水不是詩。至少是那時的我，不在立意做

詩。我對於新詩，還不了解，很懷疑，也不敢嘗試。我以為詩的重心，在內容而不在形式。同時無韻而冗長的詩，若是不分行來寫，又容易與「詩的散文」相混。我寫繁星，正如跋言中所說，因着看太戈爾的飛鳥集，而仿用他的形式，來收集我零碎的思想。（所以繁星第一天在晨副登出的時候，是在「新文藝」欄內。登出的前一夜，放園從電話內問我：「這是什麼？」我很不好意思的說：「這是小雜感一類的東西……」）

我立意做詩，還是受了晨報副刊記者的鼓勵。一九二一年六月廿三日，我在西山寫了一段可愛的，寄到晨副去，以後是這樣的登出了，下邊還有記者的一段按語：

可愛的，

除了宇宙，

最可愛的只有孩子。

和他說話不必思索，

態度不必矜持。

擡起頭來說笑，

低下頭去弄水。

任你深思也好，

微謳也好；

驢背上

山門下，

偶一回頭望時，

總是活潑潑地，

笑嘻嘻地。

這篇小文，很饒詩趣，把他一行行的分寫了，放在詩欄裏，也沒有不可。（分寫連寫，本來無甚關係，是詩不是詩，須看文字的內容。）好在我們分欄，只是分個大概，並不限定某欄必當登載怎樣怎樣一類的文字。雜感欄也會登過些極饒詩趣的東西，那麼，本欄與詩欄，不是今天纔打通的。

記者

於是畏怯的我，膽子漸漸的大了，我也想打開我心中的文欄與詩欄。幾個月之後，我分行寫了幾首病的詩人。第二首是有韻的。因為我終覺得詩的形式，無論如何自由，而音韻在可能的範圍內，總是應該有的。此後陸續的又做了些。但沒有一首，自己覺得滿意的。

那年，文學研究會同人，主持小說月報。我的稿子，也常在那上面發表。那時的作品，仍是小說居多，如笑，超人，寂寞等，思想和從前差不了多少。在字句上，我自己似乎覺得，比從前凝煉一些。

一九二三年秋天，我到美國去。這時我的注意力，不在小說，而在通訊。因為我覺得用通訊體裁來寫文字，有個對象，情感比較容易着實。同時通訊也最自由，可以在一段文字中，說許多零碎的有趣的事。結果，在美三年中，寫成了二十九封寄小讀者的信。我原來是想用小孩子口氣，說天真話的，不想越寫越不像！這是個不能避免的失敗。但是我三年中的國外的經歷，和病中的感想，卻因此能很自由的速記了下來，我覺得歡喜。

這時期中的作品，除通訊外，還有小說，如悟，劇後等。詩則很少，只有赴敵，讚美所見



等。還有往事的後十則，——前二十則，是在國內寫的。——那就是放大的繁星和春水，不知道讀者覺得不覺得？——在美的末一年，大半的光陰，用在漢詩英譯裏。創作的機會就更少了。

一九二六年，回國以後直至一九二九年，簡直沒有寫出一個字。若有之，恐怕只是一兩首詩如我愛歸來稱我愛，往事集自序等。緣故是因為那時我忙於課務，家又遠在上海，假期和空下來的時間，差不多都用在南下北上之中，以及和海外的藻通信裏。如今那些信件，還堆在藻的箱底。現在檢點數量，覺得那三年之中，我並不是沒有創作！

一九二九年六月，我們結婚以後，正是兩家多事之秋。我的母親和藻的父親相繼逝世。我們的光陰，完全用在病苦奔波之中。這時期內我只寫了兩篇小說，三年，和第一次宴會。

此後算是休息了一年。一九三一年二月，我的孩子宗生便出世了。這一年中只寫了一篇分，譯了一本先知（The Prophet），寫了一篇南歸，是紀念我的母親的。

以往的創作，原不止這些，只將在思想和創作的時期上，有關係的種種作品，按着體裁，按着發表的次序，分爲三部；一，小說之部，共有兩個家庭等二十九篇。二，詩之部，有迎神曲等

三十四首，附繁星和春水。三，散文之部，有遙寄印度哲人太戈爾，夢，到青龍橋去，南歸等十一篇，附往事三十則，寄小讀者的信二十九封，山中雜記十則。開始寫作以後的作品，值得道及的，盡於此了！

從頭看看十年來自己的創作和十年來國內的文壇，我微微的起了感慨。我覺得我如同一個賣花的老者，挑着早春的淡弱的花朵，歇擔在中途。在我喘息揮汗之頃，我看見許多年精壯的園丁，滿挑着鮮豔的花，蔥綠的草，和紅熟的果兒，從我面前如飛的過去。我看着我只有驚訝，只有豔羨，只有悲哀。然而我仍想努力！我知道我的弱點，也知我的長處。我不是一個有學問的人，也沒有噴溢的情感，然而我有堅定的信仰和深厚的同情。在平凡的小小的事物上，我仍寶貴着自己的一方園地。我要栽下平凡的小小的花，給平凡的小小的人看！

我做謹致謝於我親愛的讀者之前！十年來，我會得到許多褒和貶的批評。我慚。我不配受過分的讚揚。至於我作品缺點的指摘，雖然我不會申說過半句話，只要是批評中沒有誤會。在沈默裏，我總滿懷着樂意在接受。

我也要感謝許多讀者！年來接到你們許多信函，天真誠摯的言詞，往往使我看了，受極大的感動。我知道我的筆力，宜散文而不宜詩。又知道我認識孩子爛漫的天真，過於大人複雜的心理。將來的創作，仍要多在描寫孩子上努力。

重溫這些舊作，我又是如何的，追想當年戴起眼鏡，含羞看稿的母親！我雖然十年來諱莫如深，怕在人前承認，怕人看見我的未發表的稿子。而我每次做完一篇文章，總是先捧到母親面前。她是最忠實最熱誠的批評者，常常指出了我文字中許多的牽強與錯誤。假若這次她也在這裏，花香鳥語之中，廊前倚坐，聽泉看山，同時守着她唯一愛女的我，俯首疾書，整理着十年來的亂稿，不知她要如何的適意，喜歡！上海虹橋的墳園之中，數月來母親溫靜的慈魂，也許被不斷的砲聲驚碎！今天又是清明節，二弟在北平城裏，陪着父親；大弟在漢口；三弟還不在大海的那一片水上；一屋子飄萍似的分散着！不知上海兵燹之餘，可曾有人在你的墳頭，供上花朵？……安眠罷，我的慈母！上帝永遠慰護你溫靜的靈魂！

最後我要謝謝紀和江，兩個陪我上山，宛宛嬰嬰的女孩子。我寫序時，她們忙忙的抄稿。我

寫倦了的時候，她們陪我遊山。花裏，泉邊，她們嬌脆的笑聲，喚回我十年前活潑的心情，予我以無邊的快感。我一生只要孩子們追隨着我，我要生活在孩子的羣中！

清明節，一九三二，香山，雙清別墅。

# 目錄

|            |    |
|------------|----|
| 兩個家庭       | 一  |
| 斯人獨憔悴      | 一四 |
| 去國         | 二五 |
| 世界上有的是快樂光明 | 四〇 |
| 最後的安息      | 四四 |
| 一個兵丁       | 五六 |
| 一個軍官的筆記    | 五九 |
| 是誰斷送了你     | 六五 |
| 三兒         | 七〇 |
| 魚兒         | 七三 |
| 國旗         | 七八 |

|          |     |
|----------|-----|
| 一個不重要的軍人 | 八一  |
| 超人       | 八五  |
| 愛的實現     | 九四  |
| 最後的使者    | 九九  |
| 離家的一年    | 一〇四 |
| 煩悶       | 一一一 |
| 瘋人筆記     | 一三五 |
| 遺書       | 一四五 |
| 寂寞       | 一七一 |
| 悟        | 一八六 |
| 六一姊      | 二一〇 |
| 別後       | 二一九 |
| 劇後       | 二三七 |
| 姑姑       | 二四二 |



|       |      |
|-------|------|
| 第一次宴會 | 一一五〇 |
| 三年    | 一一六二 |
| 分     | 一一六八 |
| 冬兒姑娘  | 一一八〇 |
| 西風    | 一一八七 |

## 兩個家庭

前兩個多月，有一位李博士來到我們學校，演講「家庭與國家關係」。提到家庭的幸福和苦痛，與男子建設事業能力的影響，又引證許多中西古今的故實，說得痛快淋漓。當下我一面聽，一面速記在一個本子上，完了會已到下午四點鐘，我就回家去了。

路上車上，我還是看那本筆記。忽然聽見有一個小姑娘的聲音叫我說：「姐姐！來我們家裏坐坐。」擡頭一看，已經走到舅母家門口，小表妹也正放學回來；往常我每回到舅母家，必定說一兩段故事給她聽，所以今天她看見我，一定要拉我進去。我想明天是星期日，今晚可以不預備功課，無妨在這裏玩一會兒，就下了車，同她進去。

舅母在屋裏做活，看見我進來，就放下針線，拉過一張椅子，叫我坐下。一面笑說：「今天難得你有功夫到這裏來，家裏的人都好麼？功課忙不忙？」我也笑着答應一兩句，還沒有等到說完，就被小表妹拉到後院裏葡萄架底下，叫我和她一同坐在椅子上，要我說故事。我一時實在想不起來，就笑說：「古典都說完了。只有今典你聽不聽？」她正要回答，忽然聽見有小孩子啼哭

的聲音。我要亂她的注意，就問說：「妹妹！你聽誰哭呢？」她回頭向隔壁一望說：「是陳家的大寶哭呢，我們看一看去。」就拉我走到竹籬旁邊，又指給我看看說：「這一個院子就是陳家，那個哭的孩子，就是大寶。」

舅母家和陳家的後院，只隔一個竹籬，本來籬笆上面攀緣着許多扁豆葉子，現在都枯落下來；表妹說是陳家的幾個小孩子，把豆根拔去了，因此只有幾片的黃葉子掛在上面，看過去是清清楚楚的。

陳家的後院，對着籬笆，是一所廚房，裏面看不清楚，只覺得牆壁被炊煙薰得很黑。外面門口，堆着許多什物，如破磁盆之類。院子裏晾着幾件衣服。廊子上有三個老媽子，廊子底下有三個小男孩。不知道他們弟兄爲什麼打吵，那個大寶哭的很利害，他的兩個弟弟也不理他，只管坐在地下，抓土捏小泥人玩耍。那幾個老媽子也咕咕嚶嚶的不知說些什麼。表妹悄悄的對我說：「他們老媽子真可笑，各人護着各人的少爺，因此也常常打吵。」

這時候陳太太從屋裏出來，挽着一把頭髮，拖着鞋子，睡眠惺忪，容貌倒還美麗，只是帶着十分嬌惰的神氣。一出來就問大寶說：「你哭什麼？」同時那兩個老媽把那兩個小男孩抱走，大寶一面指着他們說：「他們欺負我，不許我玩！」陳太太啐了一聲：「這一點事也值得這樣哭，

李媽也不勸一勸！」李媽低着頭不知道說些甚麼，陳太太一面坐下，一面擺手說：「不用說了，橫豎你們都是不管事的，我花錢雇你們來作什麼，難道是叫你們幫着他們打架麼？」說着就從袋裏抓出一把銅子給了大寶說：「你拿了去跟李媽上街去玩罷，哭的我心裏不耐煩，不許哭了！」大寶接了銅子，擦了眼淚，就跟李媽出去了。

陳太太回頭叫王媽，就又有一個老媽子，拿着梳頭匣子，從屋裏出來，替她梳頭。當我注意陳太太的時候，表妹忽然笑了，拉我的衣服，小聲說：「姐姐！看大寶一手的泥，都抹到臉上去！」

過一會子，陳太太梳完了頭。正在洗臉的時候，聽見前面屋裏電話的鈴響。王媽去接了，出來說：「太太，高家來催了，打牌的客都來齊了。」陳太太一面擦粉，一面說：「你說我就來。」隨後也就進去。

我看得忘了神，還只管站着，表妹說：「他們都走了，我們走罷。」我搖手說：「再等一會兒，你不要忙！」

十分鐘以後。陳太太打扮的珠圍翠繞的出來，走到廚房門口，右手扶在門框上，對廚房裏的老媽說：「高家催的緊，我不吃晚飯了，他們都不在家，老爺回來，你告訴一聲兒。」說完了就

轉過前面去。

我正要轉身，舅母從前面來了，拿着一把扇子，笑着說：「你們原來在這裏，樹陰底下比前涼快。」我答應着，一面一同坐下說些閒話。

忽然聽有皮鞋的聲音，穿過陳太太屋裏，來到後面廊子上。表妹悄聲對我說：「這就是陳先生。」只聽見陳先生問道：「劉媽，太太呢？」劉媽從廚房裏出來說：「太太剛到高家去了。」陳先生半天不言語。過一會兒又問道：「少爺們呢？」劉媽說：「上街玩去了。」陳先生急了，說：「快去叫他們回來。天都黑了還回家。而且這街市也不是玩的去處。」

劉媽去了半天，不見回來。陳先生在廊子上踱來踱去，微微的歎氣，一會子又坐下。點上雪茄，手裏拿着報紙，卻擡頭望天凝神深思。

又過了一會兒，仍不見他們回來，陳先生猛然站起來，扔了雪茄，戴上帽子，拿着手杖逕自走了。

表妹笑說：「陳先生又生氣走了，昨天陳先生和陳太太拌嘴，說陳太太不像一個當家人，成天裏不在家，他們爭辯以後，各自走了。他們的李媽說，他們拌嘴不止一次了。」

舅母說：「人家的事情，你管他作甚麼，小孩子家，不許說人！」表妹笑着說：「誰管他們

的事，不過學舌給表姊聽聽。」舅母說：「陳先生真也特別，陳太太並沒有什麼大不好的地方，待人很和氣，不過年輕貪玩，家政自然就散漫一點，這也是小事，何必常常動氣！」

談了一會兒，我一看錶，已經七點半，車還在外面等着，就辭了舅母，回家去了。

第二天早起，梳洗完了，母親對我說：「自從三哥來到北京，你還沒有去看看，昨天上午亞菡來了，請你今天去呢。」——三哥是我的叔伯伯哥哥，亞菡是我的同學，也是我的三嫂。我在中學的時候，她就在大學第四年級，雖只同學一年，感情很厚，所以叫慣了名字，便不改口，我很願意去看看他們，午飯以後就坐車去了。

他們住的那條街上很是清靜，都是書店和學堂。到了門口，我按了鈴，一個老媽出來，很乾淨伶俐的樣子，含笑的問我：「姓甚麼？找誰？」我還沒有答應，亞菡已經從裏面出來，我們見面，喜歡的了不得，拉着手一同進去。六年不見，亞菡更顯得和藹靜穆了，但是那活潑的態度，仍然沒有改變。

院子裏栽了好些花，很長的一條小徑，從青草地上穿到臺階底下。上了廊子，就看見葦簾的後面藤椅上，一個小男孩在那裏擺積木玩，漆黑的眼睛，緋紅的腮頰。不問而知是聞名未曾見面的姪兒小峻了。



亞蓓笑說：「小峻，這位是姑姑。」他笑着鞠了一躬，自己覺得很不自然，便回過頭去，仍玩他的積木，口中微微的唱歌。進到中間的屋子，窗外綠陰遮滿，幾張洋式的椅桌，一座鋼琴，幾件古玩，幾盆花草，幾張圖畫和照片，錯錯落落的點綴得非常靜雅。右邊一個門開着，裏面幾張書櫥，磊着滿滿的中西書籍。三哥坐在書桌旁邊正寫着字，對面的一張椅子，似乎是亞蓓坐的。我走了進去，三哥站起來，笑着說：「今天禮拜！」我道：「是的，三哥爲何這樣忙？」三哥說：「何嘗是忙，不過我同亞蓓翻譯了一本書，已經快完了，今天閒着，又拿出來消遣。」我低頭一看，桌上對面有兩本書，一本是原文，一本是三哥口述亞蓓筆記的，字跡很草率，也有一兩處改抹的痕跡。在桌子的那一邊，還磊着幾本也都是亞蓓的字跡，是已經翻譯完了的。

亞蓓微微笑說：「我那裏配翻譯書，不過藉此多學一點英文就是了。」我說：「正合了梁任公先生的一句詩『紅袖添香對譯書』了，」大家一笑。

三哥又喚小峻進來。我拉着他的手，和他說話，覺得他應對很聰明，又知道他是幼稚生，便請他唱歌。他只笑着看着亞蓓。亞蓓說：「你唱罷，姑姑愛聽的。」他便唱了一節，聲音很響亮，字句也很清楚，他唱完了，我們一齊拍手。

隨後，我又同亞蓓去參觀他們的家庭，覺得處處都很潔淨規則，在我目中，可以算是第一

了。

下午兩點鐘的時候，三哥出門去訪朋友，小峻也自去睡午覺。我們便出來，坐在廊子上，微風，送着陣一陣的花香。亞蓓一面織着小峻的襪子，一面和我談話。一會兒三哥回來了，小峻也醒了，我們又在一處遊玩。夕陽西下，一抹晚霞，映着那燦爛的花，青綠的草，這院子裏，好像一個小樂園。

晚餐的肴菜，是亞蓓整治的，很是可口。我們一面用飯，一面望着窗外。小峻已經先吃過了，正在廊下捧着沙土，堆起幾座小塔。

門鈴響了幾聲，老媽子進來說：「陳先生來見，」三哥看了名片，便對亞蓓說：「我還沒有吃完飯，請我們的小招待員去領他進來罷。」亞蓓站起來喚道：「小招待員，有客來了！」小峻擡起頭來說：「媽媽，我不去，我正盪塔呢！」亞蓓笑着說：「這樣，我們往後就不請你當招待員了。」小峻立刻站起來說：「我去，我去。」一面抖去手上的塵土，一面跑了出去，

陳先生和小峻邊說帶笑的一同進入客室，——原來這位就是住在舅母隔壁的陳先生——這時三哥出去了，小峻便進來。天色漸漸的黑暗，亞蓓捻亮了電燈。對我說：「請你替我說幾段故事給小峻聽。我要去算賬了。」說完了便出去。

我說着「三隻熊」的故事，小峻聽得很高興，同時我覺得他有點倦意，一看手錶，已經八點了。我說：「小峻，睡覺去罷，」他揉一揉眼睛，站了起來，我拉着他的手，一同進入臥室。

他的臥房實在有趣，一色的小牀小傢具，小玻璃櫃子裏排着各種的玩具，牆上掛着各種的圖畫，和他自己所畫的剪的花鳥人物。

他換了睡衣，上了小牀，便說：「姑姑，出去罷，明天見。」我說：「你要燈不要？」他搖一搖頭，我把燈捻下去，自己就出來了。

亞蓀獨坐在臺階上，看見我出來，笑着點一點頭。我說：「小峻真是膽子大，一個人在屋裏也不害怕，而且也不怕黑。」亞蓀笑說：「我從來不說那些神怪悲慘的故事，去刺激他的嬌嫩的腦筋，就是天黑，他也不知道那黑暗的原因，自然不懂得什麼叫做害怕了。」

我也坐下，看着對面客室裏的燈光很亮，談話的聲音很高。這時亞蓀又被老媽子叫去了，我不知不覺的就注意到他們的談話上面去。

只聽得三哥說：「我們在英國留學的時候，覺得你很不是自暴自棄的一個人，爲何現在有了這好閒縱酒的習慣，我們目的是什麼，希望是什麼，你難道都忘了麼？」陳先生的聲音很低說：「這個時勢，不遊玩，不拚酒，還要做什麼，難道英雄有用武之地麼？」三哥歎了一口氣

說：「這話自是有理，這個時勢，就有滿腔的熱血；也沒處去灑，實在使人灰心。但是大英雄，當以赤手挽時勢，不可爲時勢所挽。你自己先把根基弄壞了，將來就有用武之地，也不能做個大英雄，豈不是自暴自棄？」

這時陳先生似乎是站起來，高大的影子，不住在窗前搖漾，過了一會說：「也難怪你說這樣的話，因爲你有快樂，就有希望。不像我沒有快樂，所以就覺得前途非常的黑暗了！」這時陳先生的聲音裏，滿含憤激悲慘。

三哥說：「這又奇怪了，我們一同畢業，一同留學，一同回國。要論職位，你還比我高些，薪俸也比我多些，至於素志不償，是彼此一樣的，爲何我就有快樂，你就沒有快樂呢？」陳先生就問道：「你的家庭什麼樣子？我的家庭什麼樣子？」三哥便不言語。陳先生冷笑說：「大概你也明白——我回國以前的目的和希望，都受了大打擊，已經灰了一半的心，並且在公事房終日閑坐，已經十分不耐煩。好容易回到家裏，又看見那凌亂無章的家政，兒啼女哭的聲音，真是加上我百倍的不痛快。我內人是個宦家小姐，一切的家庭管理法都不知道，天天只出去應酬宴會，孩子們也沒有教育，下人們更是無所不至。我屢次的勸她，她總是不聽，並且說我，『不尊重女權』『不平等』『不放任』種種誤會的話。我也曾決意不去難爲她，只自己獨力的整理改良。無奈我

米鹽的價錢都不知這，並且也不能終日坐在家裏，只得聽其自然。因此經濟一天比一天困難，兒女也一天比一天放縱，更逼得我不得出去了！既出去了，又不得不尋那劇場酒館熱鬧喧囂的地方，想以猛烈的刺激，衝散心中的煩惱。這樣一天一天的過去，不知不覺的就成了習慣。每回到酒館的燈滅了，劇場的人散了，更深夜靜，踽踽歸來的時候，何嘗不覺得這些事不是我陳華民所應當做的，然而……！咳！峻哥呵！你要救救我纔好！」這時已經聽見陳先生嗚咽的聲音。三哥站起來走到他面前。

門鈴又響了，老媽進來說我的車子來接我了，便進去告辭了亞蓓，坐車回家。

兩個月的暑假又過去了，頭一天上學從舅母家經過的時候，忽然看見陳宅門口貼着「吉屋招租」的招貼。

放學回來剛到門口，三哥也來了，衣襟上綴着一朵白紙花，臉上滿含着悽惶的顏色，我很覺得驚訝，也不敢問，彼此招呼着一同進去。

母親不住的問三哥：「亞蓓和小峻都好嗎？爲什麼不來玩玩？」這時三哥臉上纔轉了笑容，一面把那朵白紙花摘下來，扔在字紙籃裏。

母親說：「亞蓓太過於精明強幹了，大事小事，都要自己親手去做，我看她實在太忙。但我

卻從來沒有看見過她有一毫勉強慌急的態度，匆忙憂倦的神色，總是喜喜歡歡從從容容的。這個孩子，實在可愛！「三哥說：『現在用了一個老媽，有了幫手了，本來亞蓓的意思還不要用。我想一切的粗活，和小峻上學放學路上的照應，亞蓓一個人是決然做不到的。並且我們中國人的生活程度還低，雇用一個下人，於經濟上沒有什麼出入，因此就雇了這個老媽，不過在粗活上，受亞蓓的指揮，並且亞蓓每天晚上還教他念『字片』和『百家姓』，現在名片上的姓名和賬上的字，也差不多認得一多半了。』」

我想起了一件事，便說：「是了，那一天陳先生來見，給她名片，她就知道是姓陳。我很覺得奇怪，卻不知是亞蓓的學生。」

三哥忽然歎了一口氣說：「陳華民死了，今天開弔，我剛從那裏回來。」——我才曉得那朵白紙花的來歷，和三哥臉色不好的緣故。——母親說：「是不是留學的那個陳華民？」三哥說：「是。」母親說：「真是奇怪，像他那麼一個英俊的青年，也會死了，莫非是時症？」三哥說：「那裏是時症，不過因為他這個人，太聰明了，他的目的希望，也太過於遠大。在英國留學的時候養精蓄銳的，滿想着一回國，立刻要把中國旋轉過來。誰知回國以後，政府只給他一名差遣員的缺，受了一月二百塊錢無功的俸祿，他已經灰了一大半的心了。他的家庭又不能使他快樂，他

就天天的拚酒，那一天他到我家裏去，嚇了我一大跳。從前那種可敬可愛的精神態度，都不知丟在那裏去了，頭也垂了，眼光也散了，身體也虛弱了，我十分的傷心，就恐怕不大好，因此勸他常常到我家裏來談談解悶，不要再拚酒了，他也不聽。並且說：『感謝你的盛意，不過我一到你家，看見你的兒女和你的家庭生活，相形之下，更使我心中難過，不如……』以下也沒說甚麼，只有哭泣，我也陪了許多眼淚。以後我覺得他的身子，一天一天的軟弱下去，便勉強他一同去到一個德國大夫那裏去察驗身體，大夫說他已得了第三期肺病，恐怕不容易治好。我更是擔心，勉強他在醫院住下，慢慢的治療，我也天天去看望他。誰知上禮拜一晚上，我去看他就是末一次了。……』說到這裏，三哥的聲音顫動的很利害，就不再往下說。

母親歎了一口氣說：「可惜可惜！聽說他的才幹和學問，連英國的學生都很妬美的。」三哥點一點頭，也沒有說什麼。這時我想起陳太太來了，我問：「陳先生的家眷呢？」三哥說：「要回到南邊去了，聽說他的經濟很拮据，債務也不能清理，孩子又小。將來不知怎麼過活！」母親說：「總是她沒有受過學校的教育，否則也可以自立。不過她的娘家很有錢，她總不至於十分吃苦。」三哥微笑說：「靠弟兄總不如靠自己！」

三哥坐一會兒，便回去了，我送他到門口，自己回來，心中很有感慨。隨手拿起一本書來看

看，卻是上學期的筆記，末頁便是李博士的演說，內中的話就是論到家庭的幸福和苦痛，與男子建設事業能力的影響。



## 斯人獨憔悴

一個黃昏，一片極目無際絨絨的青草，映着半天的晚霞，恰如一幅圖畫。忽然一縷黑煙，津浦路的晚車，從地平線邊蜿蜒而來。

頭等車上，憑窗立着一個少年。年紀約有十七八歲。學生打扮，眉目很英秀，只是神色非常的沈寂，似乎有重大的憂慮，壓在眉端。他注目望着這一片平原，卻不像是看玩景色，一會兒微微的歎口氣，猛然將手中拿着的一張印刷品，撕得粉碎，揚在窗外，口中微吟道：「安邦治國平天下，自有周公孔聖人。」

站在背後的劉貴，輕輕的說道：「二少爺，窗口風大，不要儘着站在那裏！」他回頭一看，便坐了下去，臉上仍顯着極其無聊。劉貴遞過一張報紙來，他搖一搖頭，卻仍舊站起來，凭在窗口。

天色漸漸的暗了下來，火車漸漸的走近天津，這二少爺的顏色，也漸漸的沈寂。車到了站，劉貴跟下了車，走出站外，便有一輛汽車，等着他們。嗚嗚的響聲，又送他們到家了。

家門口停着四五輛汽車，門楣上的電燈，照耀得明如白晝。兩個兵丁，倚着鎗站在燈下。看見二少爺來了，趕緊立正，他略一點頭，一直走了進去。

客廳裏邊有打牌說笑的聲音，五六個僕役，出來進去的伺候着。二少爺從門外經過的時候，他們都笑着請了安，他卻皺着眉，搖一搖頭，不叫他們聲響，悄悄的走進裏院去。

他姊 穎貞，正在自己屋裏燈下看書。東廂房裏，也有婦女們打牌喧笑的聲音。

他走進穎貞屋裏，穎貞聽見簾子響，回過頭來，一看，連忙站起來，說：「穎石，你回來了，穎銘呢？」穎石說：「銘哥被我們學校的幹事部留下了，因為他是個重要的人物。」穎貞皺眉道：「你見過父親沒有？」穎石道：「沒有，父親打着牌，我沒敢驚動。」穎貞似乎要說什麼，看着他弟弟的臉，卻又咽住。

這時化卿先生從外面進來，叫道：「穎貞，他們回來了麼？」穎貞連忙應道：「石弟回來了，在屋裏呢。」一面把穎石推出去。穎石慌忙走出廊外，迎着父親，請了一個木強不靈的安。化卿看了穎石一眼，問：「你哥哥呢？」穎石吞吞吐吐的答應道：「銘哥病了，不能回來，在醫院裏住着呢。」化卿咄的一聲道：「胡說！你們在南京做了什麼代表了，難道我不曉得！」穎石也不敢做聲，跟着父親進來。化卿一面坐下，一面從懷裏掏出一封信來，擲給穎石道：「你自己

看罷！」穎石兩手顫動着，拿起信來，原來是他們校長給他父親的，說他們兩個都在學生會裏，做什麼代表和幹事，恐怕他們是年幼無知，受人脅誘。請他父親叫他們回來，免得將來懲戒的時候，玉石俱焚，有礙情面，等等的話。穎石看完了，低着頭也不言語。化卿冷笑：「還有什麼可辯的麼？」穎石道：「這是校長他自己誤會，其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就是因為近來青島的問題，很是緊急，國民卻仍然沈睡不醒。我們很覺得悲痛，便出去給他們演講，並勸人購買國貨，盼望他們一齊醒悟過來，鼓起民氣，可以做政府的後援。這並不是作奸犯科——」化卿道：「你瞞得過我，卻瞞不過校長，他同我是老朋友，並且你們去的時候，我還託他照應，他自然得告訴我的。我只恨你們不學好，離了我的眼，便將我所囑咐的話，忘在九霄雲外，和那些血氣之徒，連在一起，便想犯上作亂，我真不願意有這樣偉人英雄的兒子！」穎石聽着，急得臉都紅了，眼淚在眼圈裏亂轉，過一會子說：「父親不要誤會！我們的同學，也不是血氣之徒，不過國家危險的時候，我們都是國民一分子，自然都有一份熱腸。並且這愛國運動，絕對沒有一點暴亂的行爲，極其光明正大；中外人士，都很讚美的。至於說我們要做英雄偉人，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現在學生們，在外面運動的多着呢，他們的才幹，勝過我們百倍，就是有偉人英雄的頭銜，也輪不到……」這時穎石臉上火熱，眼淚也乾了，目光奕奕的一直說下去。穎貞看見她兄弟

熱血噴薄，改了常度，話語漸漸的激烈起來，恐怕要惹父親的盛怒，十分的擔心着急，便對他個眼色……

忽然一聲桌子響，茶杯花瓶都擗在地下，跌得粉碎。化卿先生臉都氣黃了，站了起來，喝道：「好！好！率性和我辯駁起來了！這樣小小的年紀，便眼裏沒有父親了，這還了得！」穎貞驚呆了。穎石退到屋角，手足都嚇得冰冷。廂房裏的姨娘們，聽見化卿聲色俱厲，都攔下牌，站在廊外，悄悄的聽着。

化卿道：「你們是國民一分子，難道政府裏面，都是外國人？若沒有學生出來愛國，恐怕中國早就滅亡了！照此說來，虧得我有你們兩個愛國的兒子，否則我竟是民國的罪人了！」穎貞看父親氣到這個地步，慢慢的走過來，想解勸一兩句。化卿又說道：「要論到青島的事情，日本從德國手裏奪過的時候，我們中國還是中立國的地位，論理應該歸與他們。況且他們還說和我們共同管理，總算是仁至義盡的了！現在我們政府裏一切的用款，那一項不是和他們借來的？像這樣緩急相通的朋友，難道便可以隨隨便便的得罪了？眼看着這交情便要被你們鬧糟了，日本兵來的時候，橫豎你們也只是後退，仍是政府去承當。你這會兒也不言語了，你自己想一想，你們做的事合理不合理？是不是以怨報德？是不是不顧大局？」穎石低着頭，眼淚又滾了下來。

化卿便一連疊聲叫劉貴，劉貴慌忙答應着，垂着手站在簾外。化卿罵道：「無用的東西！我叫你去接他們，爲何只接回一個來？難道他的話可聽，我的話不可聽麼？」劉貴也不敢答應。化卿又說：「明天早車你再走一遭，你告訴大老爺說要是再不回來，就永遠不必回家了。」劉貴應了幾聲「是」，慢慢的退了出去。

四姨娘走了進來，笑着說：「二少爺年紀小，老爺也不必和他生氣了，外頭還有客坐着呢。」一面又問穎石說：「少爺穿得這樣單薄，不覺得冷麼？」化卿便上下打量了穎石一番，冷笑道：「率性連白鞋白帽，都穿戴起來，這便是『無父無君』的證據了！」

一個僕人進來說：「王老爺要回去了。」化卿方站起走出，姨娘們也慢慢的自去打牌，屋裏又只剩姊弟二人。

穎貞歎了一口氣，叫：「張媽，將地下打掃了，再吩咐廚房開一桌飯來，二少爺還沒有吃飯呢。」張媽在外面答應着。穎石搖手說：「不用了。」一面說：「哥哥真個在醫院裏，這一兩天恐怕還不能回來。」穎貞道，「你剛才不是說被幹事部留下麼？」穎石說：「這不過是一半的緣由，上禮拜六他們那一隊出去演講，被軍隊圍住，一定不叫開講。哥哥上去和他們講理，說得慷慨激昂。聽的人愈聚愈多，都大呼拍手。那排長惱羞成怒，拿着槍頭的刺刀，向哥哥的手臂上扎

了一下，當下……哥哥……便昏倒了。那時……」穎石說到這裏，已經哭得哽咽難言。穎貞也哭了，便說：「唉，是真……」穎石哭着應道：「可不是真的麼？」

明天一清早，劉貴就到裏院問道：「張姐，你問問大小姐有什麼話吩咐沒有。我要走了。」張媽進去回了，穎貞隔玻璃窗說：「你告訴大少爺，千萬快快的回來，也千萬不要穿白帆布鞋子，省得老爺又要動氣。」

兩天以後，穎銘出來了，穿着白官紗衫，青紗馬褂，腳底下是白襪子，青緞鞋，戴着一頂小帽，更顯得面色慘白。進院的時候，姊姊和弟弟，都坐在廊子上，逗小狗兒玩。穎石看見哥哥這樣打扮着回來，不禁好笑，又覺得十分傷心，含着眼淚，站起來點一點頭。穎銘反微微的慘笑。姐姐也沒說什麼，只往東廂房努一努嘴。穎銘會意，便伸了一伸舌頭，笑了一笑，恭恭敬敬的進去。

化卿正臥在牀吞雲吐霧，四姨娘坐在一旁，陪着說話。穎銘進去了，化卿連正眼也不看，仍舊不住的抽煙。銘不敢言語，只垂手站在一旁，等到化卿慢慢的坐起來，方纔過去請了安。化卿道：「你也也來了麼？我以為你是『國爾忘家』的了！」穎銘紅了臉道：「孩兒實在患病

着，不然——」化冷笑了幾聲，方要說話。四姨娘在那裏燒煙，看見化卿顏色又變了，便連忙坐起來，說：「了！前兩天就爲着什麼『青島』『白島』的事，和二少爺生氣，把小姐屋裏的東西都摔了，自還氣得頭痛兩天，今天纔好了，又來找事，他兩個都已經回來了，就算了，何必又生這多餘的氣？」一面又回頭對穎銘說：「大少爺，你先出去歇歇罷，我已經吩咐廚房裏，替你預備下飯了。」化卿聽了四姨娘一篇的話，便也不再說什麼，就從四姨娘手裏，接過煙槍來，一面臥下。穎着見他父親的怒氣，已經被四姨娘壓了下去，便悄悄的退出了來，徑到穎貞屋裏。

穎貞問道：「銘弟你的傷好了麼？」穎銘望了一望窗外，便捲起袖子來，臂上的綳帶裹得很厚，也隱隱的現出血。穎貞滿心的不忍，便道：「快放下來罷！省得招了風要腫起來。」穎石問：「哥哥，現在還疼不疼？」穎銘一面放下袖子，一面笑道：「我要是怕痛，當初也不肯出去了！」穎貞問道：「現在你們幹部裏的情形怎麼樣？你缺有人替了麼？」穎銘道：「劉貴來了，告訴我父親和石弟生氣的光景，以及父親和你吩咐我的話，我那裏還敢逗留，趕緊收拾了回來。他們原是再三的不肯，我只得將家裏的情形告訴了，他們也只得放我走。至於他們進行的手續，也都和別的學校大同小異的。」穎石道：「你還算倖倖，只可憐我當了先鋒，冒冒失失的

正碰在氣頭上。那天晚上的光景，真是——從我有生以來，也沒有捱過這樣的罵！唉，處在這樣黑暗的家庭，還有什麼可說的，中國空生了我這個人了。」說着便滴下淚來。穎貞道：「都是你們校長給送了信，否則也不至於被父親知道。其實我在學校裏，也辦了不少的事。不過在父親面前，總是附和他的意見，父親便拿我當做好人，因此也不攔阻我去上學。」說到此處，穎銘不禁好笑。

穎銘的行李到了，化卿便親自出來逐樣的翻檢，看見書籍堆裏有好幾束的印刷物，並各種的雜誌；化卿略一過目，便都撕了，登時滿院裏紙花亂飛。穎銘穎石在窗內看見，也不敢出來，只急得悄悄的蹣脚，低聲對穎貞說：「姊姊！你出去救一救罷！」穎貞便出來，對化卿陪笑說：「不用父親費力了，等我來檢看罷，天都黑了，你老人家眼花，回頭把講義也撕了，豈不可惜。」一面便彎腰去檢點，化卿才慢慢的走開。

他們弟兄二人，仍舊住在當初的小院裏，度那百無聊賴的光陰。書房裏雖然也磊着滿滿的書，卻都是制藝、策論和古文、唐詩等等。所看的報紙，也只有「公言報」一種，連消遣的材料都沒有了。至於學校裏朋友的交際和通信，是一律在禁止之列。穎石生性本來是活潑的，加以這些日子，在學校內很是自由，忽然關在家內，便覺得非常的不慣，背地裏嗟聲歎氣。悶來便拿



起筆亂寫些白話文章，寫完又不敢留着，便又自己撕了，撕了又寫，天天這樣。穎銘是一個沈默的人，也不顯出失意的樣子，每天臨幾張字帖，讀幾遍唐詩，自己在小院子裏，澆花種竹，率性連外面的事情，不聞不問起來。有時他們也和幾個姨娘一處打牌，但是他所最以為快樂的事情，便是和姊姊穎貞，三人在一塊兒，談話解悶。

化卿的氣，也漸漸的平了，看見他們三人，這些日子，到是很循規蹈矩的，心中便也喜歡；無形中便把限制的條件，鬆了一點。

有一天，穎銘替父親去應酬一個飯局，回來便悄悄的對穎貞說：「姊姊，今天我在道上，遇見我們學校幹事部裏的幾個同學，都騎着自行車，帶着幾捲的印刷物，在街上走。我奇怪他們為何都來到天津，想是請願團中也有他們，當下也不及打個招呼，汽車便走過去了。」穎石聽了便說：「他們為什麼不來這裏，告訴我們一點學校裏的消息？想是以為我們現在不熱心了，便不理我們了，唉，真是委屈！」說着覺得十分激切。穎貞微笑道：「這事我卻不贊成。」穎石便問道：「為什麼不贊成？」穎貞道：「外交內政的問題，先不必說。看他們請願的條件，那一條是辦得到的？就是都辦得到，政府也決然不肯應許，恐怕啓學生干政之漸。這樣日久天長的做下去，不過多住幾回警察廳，並且兩方面都用柔軟的辦法，回數多了，也都覺得無意思，不但沒有

結果，也不能下臺。我勸你們秋季上學以後，還是做一點切實的事情，穎銘，你看怎樣？」穎銘點一點頭，也不說什麼。穎石本來沒有成見，便也贊成兄姊的意思。

一個禮拜以後，南京學堂來了一封公函，報告開學的日期。弟兄二人，都喜歡得吃不下飯去，都催着穎貞去和父親要了學費，便好動身。穎貞去說時，化卿卻道：「不必去了，現在這潮還沒有平息，將來還要搗亂，我已經把他兩個人都補了辦事員，先做幾年事，定一定性子。求學一節，日後再議罷。」穎貞呆了一呆，便說：「他們的學問和閱歷，都還不够辦事的資格，倘若……」化卿搖頭道：「不要緊的，那裏使用得着他們去辦事？就是辦事上有一差二錯，有我在還怕甚麼！」穎貞知道難以進言，坐了一會，便出來了。

走到院子裏，心中很是游移不決，恐怕他們聽見了，一定要難受。正要轉身進來，只見劉貴在院門口，探了一探頭，便走近前說：「大少爺說，叫我看小姐出來了，便請過那院去。」穎貞只得過來。穎石迎着姊姊，伸拳道：「鈔票呢？」穎貞微微的笑了一笑，一面走進屋裏坐下，慢慢的，一五一十都告訴了。兄弟二人聽完了，都半天說不出話來。過了一會，穎石忍不住哭倒在牀上道：「難道我們連求學的希望都絕了麼？」穎銘眼圈也紅了，便站起來，在屋裏走了幾轉，仍舊坐下。穎貞也想不到甚麼安慰的話來，坐了半天，便默默的出來，心中非常的難過，只得自己

在屋裏彈琴散悶。等到黃昏，還不見他們出來，便悄悄的走到他們院裏，從窗外往裏看時：穎石蒙着頭，在牀上躺着，想是睡着了。穎銘斜倚在一張籐椅上，手裏拿着一本唐詩「心不在焉」的只管往下吟哦。到了「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似乎有了感觸，便來回的念了幾遍。穎貞便不進去，自己又悄悄的回來，走到小院的門口，還聽見穎銘低徊欲絕的吟道：「……滿京華，斯人獨憔悴！」

## 去 國

英士獨自一人凭在船頭欄干上，正在神思飛越的時候。一輪明月，照着太平洋浩浩無邊的水。一片晶瑩朗澈，船不住的往前走，船頭的浪花，濺捲如雪。艙面上還有許多的旅客，三三兩兩的坐立談話，或是唱歌。

他心中都被快樂和希望充滿了，回想八年以前，十七歲的時候，父親朱衡從美國來了一封信，叫他跟着自己的一位朋友，來美國預備學習土木工程，他喜歡得什麼似的。他年紀雖小，志氣極大，當下也沒有一點猶豫留戀，便辭了母親和八歲的小妹妹，乘風破浪的去到新大陸。

那時還是宣統三年九月，他正走到太平洋的中央，便聽得國內已經起了革命。朱衡本是革命黨中的重要份子，得了黨中的命令，便立刻回到中國。英士繞了半個地球，也沒有拜見他的父親，只由他父親的朋友，替他安頓清楚，他便獨自在美國留學了七年。

年限滿了，課程也完畢了，他的才幹和思想，本來是很超絕的，他自己又肯用功，因此畢業的成績，是全班的第一，師友們都是十分誇美，他自己也喜歡的了不得。畢業後不及兩個禮拜，

便趕緊收拾了，回到祖國。

這時他在船上回頭看了一眼，便坐下，背靠在欄干上，口裏微微的唱着國歌。心想：「中國已經改成民國了，雖然共和的程度還是幼稚，但是從報紙上看見說袁世凱想做皇帝，失敗了一次，宣統復辟，又失敗了一次，可見民氣是很有希望的。以我這樣的少年，回到少年時代大有作爲的中國，正合了『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那兩句話。我何幸是一個少年，又何幸生在少年的中國，親愛的父母姊妹！親愛的祖國！我英士離着你們一天一天的近了。」

想到這裏，不禁微笑着站了起來，在艙面上走來走去，腦中生出了無數的幻像，頭一件事就想到慈愛的父母，雖然那溫煦的慈顏，時時湧現目前，但是現在也許增了老態。他們看見了八年遠遊的愛子，不知要怎樣的得意喜歡！「嬌小的妹妹，當我離家的時候，她送我上船，含淚拉着我的手說了『再見』，就伏在母親懷裏哭了，我本來是一點沒有留戀的，那時也不禁落了幾點的熱淚。船開了以後，還看見他和母親，站在碼頭上，揚着手巾，過了幾分鐘，她的影兒，才模模糊糊的看不見了。這件事是我常常想起的，今年她已經——十五——十六了，想是已經長成了一個聰明美麗的女郎，我現在回去了，不知她還認得我不呢？——還有幾個意氣相投的同學小友，現在也不知道他們都建樹了什麼事業？」

他腦中的幻像，頃刻萬變，直到明月走到天中，艙面上玩月的旅客，都散盡了。他也覺得海風銳厲，不可少留，才慢慢的下來，回到自己的房裏，去做那「祖國莊嚴」的夢。

兩個禮拜以後，英士提着兩個皮包，一步一步的向着家門走着，淡煙暮靄裏，看見他家牆內幾株柳樹後的白石樓屋，從綠色的窗簾裏，隱隱的透出燈光，好像有人影在窗前搖漾。他不禁樂極，又有一點心怯！走近門口，按一下門鈴，有一個不相識的僕人，走出來開了門，上下打量了英士一番，要問又不敢問。英士不禁失笑，這時有一個老媽子從裏面走了出來，看見英士，便走近前來，得喜眉開眼笑道：「這不是大少爺麼？」英士認出她是妹妹芳士的奶娘，也喜歡的了不得；便道：「原來是吳媽，老爺太太都在家麼？」一面便將皮包遞與僕人，一同走了進去，吳媽道：「老爺太太都在樓上呢，盼得眼都花了。」英士笑了一笑，便問道「芳姑娘呢？」吳媽道：「芳姑娘還在學堂裏，聽說他們今天賽網球，所以回來得晚些。」一面說着便上了樓，朱衡和他的夫人，都站在梯口，英士上前鞠了躬，彼此都喜歡得不知說什麼好。進到屋裏，一同坐下，吳媽打上洗臉水，便在一旁看着，夫人道：「英士！你是幾時動身的，怎麼也不告訴一聲兒，芳士還想寫信去問。」英士一面洗臉，一面笑道：「我完了事，立刻就回來，用不着寫信。就是寫信，我也是和信同時到的。」朱衡問道：「我那幾位朋友都好麼？」英士說：「都好，吳先生和

李先生還送我上了船，他叫我替他們問你二位老人家好。他們還說請父親過年到美國去遊歷，他們都很想望父親的風采。」朱衡笑了一笑。

這時吳媽笑着對夫人說：「太太！看英哥去了這幾年，比老爺還高了，真是長的快。」夫人也笑着望着英士。英士笑道：「我和美國的同學比起來，還不算是很高的！」

僕人上來問道：「晚飯的時候到了，等不等芳姑？」吳媽說：「不必等了，少爺還沒有吃飯呢！」說着他們便一齊下樓去，吃過了飯，就在對面客室裏，談些別後數年來的事情。

英士便問父親道：「現在國內的事情怎麼樣呢？」朱衡笑了一笑，道：「你看報紙就知道。」英士又道：「關於鐵路的事業，是不是積極進行呢？」朱衡說：「沒有款項，拿甚麼去進行！現在國庫空虛如洗，動不動就是借款。南北兩方，言戰的時候，金錢都用在硝煙彈雨裏，肯和的時候，又全用在應酬疏通裏，花錢如同流水一般，那裏還有功夫去論路政？」英士呆了一呆，說：「別的事業呢？」朱衡道：「自然也都如此了！」夫人笑對英士說：「你何必如此着急？有了才學，不怕無事可做，政府裏雖然現在是窮得很，總不至於長久如此的，況且現在工商界上，也有許多可做的事業，不是一定只看着政府……」英士口裏答應着，心中卻有點失望，便又談到別的事情上去。

這時聽得外面院子裏，有說笑的声音。夫人望了一望窗外，便道：「芳士回來了！」英士站起來，要走出去，芳士已經到了客室的門口，剛掀開簾子，猛然看見英士，覺得眼生，又要縮回去，夫人笑着喚道：「芳士！你哥哥回來了。」芳士才笑着進來，和英士點一點頭，似乎有一點不好意思，便走近母親身旁。英士看見他妹妹手裏拿着一個球拍，腳下穿着白帆布的橡皮底鞋，身上是白衣青裙，打扮的非常素淡，精神卻非常活潑，並且兒時的面龐，還可以依稀認出。便笑着問道：「妹妹！你們今天賽球麼？」芳士道：「是的。」回頭又對夫人說：「媽媽！今天還是我們這邊勝了，他們說明天還要決最後的勝負呢！」朱衡笑道：「是了！成大裏只玩球，你哥哥回來，你又有球伴了。」芳士說：「哥哥也會打球麼？」英士說：「我打的不好。」芳士道：「不要緊的，天還沒有大黑，我們等一會兒再打球去。」說着，他兄妹二人，果然同向球場去了。屋裏只騰了朱衡和夫人。

夫人笑道：「英士剛從外國回來，興興頭頭的，你何必盡說那些收興的話，我看他似乎有一點失望。」朱衡道：「這些都是實話，他以後都要知道的，何必瞞他呢？」夫人道：「我看你近來的言論和思想，都非常的悲觀，和從前大不相同，這是什麼原故呢？」

這時朱衡忽然站起來，在屋裏走了幾轉，歎了一口氣，對夫人說：「自從我十八歲父親死了



以後，我便入了當時所叫做『同盟會』的。成天裏廢寢忘食，奔走國事，我父親遺下的數十萬家財，被我花去大半。鄉里戚黨，都把我看作敗子狂徒，又加以我也在通緝之列，都不敢理我了，其實我也更不理他們。二十年之中，足跡遍天涯，也結識了不少的人，無論是中外的革命志士，我們都是一見如故，『劍外惟餘肝膽在，鏡中應詫頭顱好，』便是我當日的寫照了。……」

夫人忽然笑道：「我還記得從前有一個我父親的朋友，對我父親說，『朱衡這個孩子，鬧的太不像樣了，現在到處都掛着他的像片，緝捕得很緊，拿着了就地正法，你的千金終於是要吃苦的。』便勸我父親解除了這婚約，以後也不知爲何便沒有實現。」

朱衡笑道：「我當日滿心是『匈奴未滅何以家爲』的熱氣，到是很願意解約的。不過你父親還看得起我，不肯照辦就是了。」

朱衡又坐下，端起茶杯來，喝了一口茶，點上雪茄，又說道：「當時真是可以當得『熱狂』兩個字，整年整月的，只在刀俎網羅裏轉來轉去，有好幾回都是已瀕於危。就如那次廣州起事，還是得了朋友的密電，從日本趕回來的，又從上海帶了一箱的炸彈，雍容談笑的進了廣州城。同志都會了面，起事那一天的早晨，我們都聚在一處，預備出發，我結束好了，端起酒杯來，心中一陣一陣的如同潮捲，也不是悲慘，也不是快樂。大家似笑非笑的都照了杯，握了握手，慷慨激

昂的便一隊一隊的出發了。」

朱衡說到這裏，聲音很顫動，臉上漸漸的紅起來，目光流動，少年時候的熱血，又在他心中怒沸了。

他接着又說：「那天的光景，也記不清了，當時目中耳中，只覺得槍聲刀影，血肉橫飛。到了晚上，一百多人雨打落在似的，死的死，走的走，拿的拿，都散盡了。一身的腥血，一口氣跑到一個僻靜的地方，將帶去的衣服換上了，在荒草地裏，睡了一覺。第二天一清早，又進城去，還遇見幾個同志，都改了裝，彼此只慘笑着打個照會。以後在我離開廣州以先，我去到黃花崗上，和我的幾十位同志，灑淚而別。咳！『戰場白骨豔於花』，他們爲國而死，是有光榮的，只可憐大事未成，吾黨少年，又弱幾個了。——還有那一次奉天漢陽的事情，都是你所知道的。當時那樣陷湯火，冒白刃，今日海角，明日天涯，不過都當他是做了幾場惡夢。現在追想起來，真是叫人啼笑不得，這纔是『始而拍案，繼而撫髀，終而攬鏡』了。」說到這裏，不知不覺，便流下兩行熱淚來。

夫人笑說：「那又何苦。橫豎共和已經造成了，功成身隱，全始全終的，又有什麼缺憾呢。」朱衡猛然站起來說：「要不是造成這樣的共和，我還不至於這樣的悲憤。祇可惜我們灑了許

多熱血，拋了許多頭顱，只換得一個匾額，當年的辛苦，都成了虛空。數千百的同志，都做了冤鬼。咳！那一年袁皇帝的刺客來見我的時候，我後悔不會出去迎接他……」夫人道：「你說話的終結，就是這一句，真是沒有意思！」

朱衡道：「我本來不說，都是你提起英士的事情來，我纔說的。英士年紀輕，閱歷淺，又是新從外國回來，不知道這一切的情況，我想他那雄心壯志，終久要受打擊的。」

夫人道：「雖然如此，你也應該替他打算。」

朱衡道：「這個自然，現在北京政界裏頭的人，還有幾個和我有交情可以說話的，但是只怕支俸不做事，不合英士的心……！」

這時英士和芳士一面說笑着走了進來，他們父子女又在一處，說着閒話，直到夜深。

第二天早晨，英士起的很早。看了一會子的報，心中覺得不很痛快；芳士又上學去了，家裏甚是寂靜。英士便出去拜訪朋友，他的幾個朋友都星散了，只見着兩個：一位是縣裏小學校的教員，一位是做報館裏的訪事，他們見了英士，都不像從前那樣的豪爽，只客客氣氣的談話，又恭維了英士一番。英士覺着聽不入耳，便問到他們所做的事業，他們只歎氣說：「那裏是甚麼事業，不過都是『飯碗主義』罷了，有什麼建設可言呢？」隨後又談到國事，他們更是十分的感

慨，便一五一十的將歷年來國中情形都告訴了。英士聽了，背上如同澆了一盆冷水，便也無話可說，坐了一會，就告辭回來。

回到家裏，朱衡正坐在寫字檯邊寫着信。夫人坐在一邊看書，英士便和母親談話。一會子朱衡寫完了信，遞給英士說：「你說要到北京去，把我這封信帶去，或者就可以得個位置。」夫人便跟着說道：「你剛回來，也須休息休息，過兩天再去罷。」英士答應了，便回到自己臥室，將那信放在皮包裏，凭在窗前，看着樓下園子裏的景物，一面將回國後所得的印象，翻來覆去的思想，心中覺得十分的抑鬱。想到今年春天在美國的時候，有一個機器廠的主人，請他在廠裏作事，薪水很是豐厚，他心中覺得游移不決；因為他自己新發明了一件機器，已經畫出圖樣來，還沒有從事製造，若是在廠裏作事，正是一個製造的好機會。但是那時他還沒有畢業，又想畢業以後趕緊回國，不願將歷年所學的替別國效力，因此便極力的推辭。那廠主還留戀不捨的說：「你回國以後，如不能有什麼好機會，還請到我們這裏來。」英士姑且答應着，以後也就置之度外了。這時他想：「如果國內真個沒有什麼可做的，何不仍去美國，一面把那機器製成了，豈不是完了一個心願。」忽然又轉念說：「怪不得人說留學生一回國，便無志了。我回來纔有幾時，社會裏的一切狀況，還沒有細細的觀察，便又起了這去國的念頭。總是我自己沒有一點毅力，所

以不能忍耐，我如再到美國，也叫別人笑話我，不如明日就到北京，看看光景再說罷。」

這時芳士放學回來，正走到院子裏，擡頭看見哥哥獨自站在窗口出神，便笑道：「哥哥今天沒有出門麼？」英士猛然聽見了，也便笑道：「我早晨出門已經回來了，你今日爲何回來的早？」芳士說：「今天是禮拜六，我們照例是放半天學。哥哥如沒有事，請下來替我講一段英文。」英士便走下樓去。

第二天的晚車，英士便上北京了，火車風馳電掣的走着，他還嫌慢，恨不得一時就到！無聊時只靠在窗口，觀看景物。只覺過了長江以北，氣候漸漸的冷起來，大風揚塵，驚沙撲面，草木也漸漸的黃起來，人民的口音也漸漸的改變了。還有兩件事，使英士心中可笑又可憐的，就是北方的鄉民，腦後大半都垂着髮辮。每到火車停的時候，更有那無數的叫化子，向人哀哀求乞，直到開車之後，纔漸漸的聽不見他們的悲聲。

英士到了北京，便帶着他父親的信去見某總長，去了兩次，都沒有見着。去的太早了，他還沒有起牀，太晚了又碰着他出門了，到了第三回，纔出來接見，英士將那一封信呈上，他看完了先問：「尊大人現在都好麼？我們是好久沒有見面了。」接着便道：「現在部裏人浮於事，我手裏的名條還有幾百，實在是難以安插。外人不知道這些苦處，還說我不照顧戚友，真是太難了。」

但我與尊大人的交情，不比別人，你既是遠道而來，自然應該極力設法，請稍等兩天，一定有個回信。」

英士正要同他說自己要想做點實事，不願意得虛職的話，他接着說：「我現在還要上國務院，少陪了。」便站了起來，英士也只得起身告辭。一個禮拜以後，還沒有回信，英士十分着急，又不便去催。又過了五天，便接到一張委任狀，將他補了技正。英士想技正這個名目，必是有所事可做的，自己甚是喜歡，第二天上午，就去部裏到差。

這時鐘正八點。英士走進部裏，偌大的衙門，還靜悄悄的沒有一個辦公的人員，他真是納悶，也只得在技正室裏坐着，一會兒又站起來，在屋裏走來走去。過了十點鐘，纔陸陸續續的又來了幾個技正，其中還有兩位是英士在美國時候的同學，彼此見面都很喜歡。未曾相識的，也介紹着都見過了，便坐下談起話來。英士看錶已經十點半，便道：「我不耽擱你們的時候了，你們快辦公事罷！」他們都笑了道：「這便是公事了。」英士很覺得怪訝，問起來纔曉得技正原來是個閒員，無事可做，技正室便是他們的談話室，樂意的時候來畫了到，便在一處閒談，消磨光陰；否則有時不來也不要緊的。英士道：「難道國家自出薪俸，供養我們這般留學生？」他們歎氣說：「那裏是我們願意這樣。無奈衙門裏實在無事可做，有這一位，還算是好的，別的同学也有做差

遣員的，職位又低，薪水更薄，那沒有人情的，便都在裁撤之內了。」英士道：「也是你們願意株守，爲何不出去自己做些事業？」他們慘笑說：「不用提了，起先我們幾個人，原是想辦一個工廠。不但可以振興實業，也可以救濟貧民。但是辦工廠先要有資本，我們都是妙手空空，所以雖然章程已經訂出，一切的設備，也都安排妥當，只是這股本卻是集不起來，過了些日子，便也作爲罷論了。」這一場的談話，把英士滿心的高興完全打消了，時候到了，祇得無精打采的出來。

英士的同學同事們，都住在一個公寓裏，英士便也搬進公寓裏面去。成天裏早晨去到技正室，談了一天的話，晚上回來，同學便都出去遊玩，直到夜裏一兩點鐘，他們才陸陸續續的回來。有時他們便在公寓裏打牌鬧酒，都成了習慣，支了薪水，都消耗在飲博閒裏。英士回國的日子尙淺，還不會沾染這種惡習，只自己在屋裏燈下獨坐看書閱報，卻也覺得淒寂不堪。有時睡夢中醒來，只聽得他們猜拳行令，喝雉呼盧，不禁悲從中來。然而英士總不能規勸他們，因爲每一提及，他們更說出好些牢騷的話。以後英士便也有時出去疏散，晚涼的時候，到中央公園茶桌上閒坐，或是在樹底下看書，禮拜日便帶了照相匣獨自騎着驢子出城，去看玩各處的名勝，照了不少的風景片，寄與芳士。有時也在技正室裏，翻譯些外國雜誌上的文章，向報館投稿去，此外就無事可幹了。

有一天，一個同學悄悄的對英士說：「你知道我們的總長要更換了麼？」英士說：「我不知，但是更換總長，與我們有什麼相干？」同學笑道：「你爲何這樣不明白世故，衙門裏頭，每換一個新總長，就有一番的更動。我們的位置，恐怕不牢，你自己快設法運動罷。」英士微微的笑了，也不說甚麼。

那夜正是正月十五，公寓裏的人，都出去看熱鬧，只留下英士一人，守着寂寞的良宵，心緒如潮。他想：「回國半年以後，差不多的事情，我都已經明白了，但是我還留連不捨的不忍離去，因爲我八年的盼望，總不甘心落個這樣的結果，還是盼着萬一有事可爲。半年之中，百般忍耐，不肯隨波逐流，捲入這惡社會的旋渦裏去。不想如今卻要把真才實學，撇在一邊，拿着昂藏七尺之軀，去學那奴顏婢膝的行爲，壯志雄心，消磨殆盡。咳！我何不幸是一個中國的少年，又何不幸生在今日的中國！」他想到這裏，神經幾乎錯亂起來，便回頭走到爐邊，拉過一張椅子坐下，凝神望着爐火。看着他從熾紅漸漸的昏暗下去，又漸漸的成了死灰。這時英士心頭冰冷，只扶着頭坐着，看着爐火，動也不動。

忽然聽見外面敲門，英士站起來，開了門，接進一封信來。燈下拆開一看，原來是芳士的信，說她今年春季卒業，父親想送他到美國去留學，又說了許多高興的話。信內還夾着一封美國



工廠的來信，仍是請他去到美國，並說如蒙允諾，請他立刻首途等等，他看完了，呆立了半天，忽然咬着牙說：「去罷！不如先去到美國，把那件機器做成了，也正好和芳士同行。只是……可憐呵！我的初志，決不是如此的，祖國呵！不是我英士棄絕了你，乃是你棄絕了我英士啊！」這時英士雖是已經下了這去國的決心，那眼淚卻如同斷線的珍珠一般滾了下來。耳邊還隱隱的聽見街上的笙歌陣陣，滿天的爆竹聲聲，點綴這太平新歲。

第二天英士便將辭職的呈文遞上了，總長因爲自己也快要去職，便不十分挽留，當天的晚車，英士辭了同伴，就出京去了。

到家的時候，樹梢雪壓，窗戶裏仍舊透出燈光，還聽得琴韻錚錚。英士心中的苦樂，卻和前一次回家大不相同了。走上樓去，朱衡和夫人正在爐邊坐着，寂寂無聲的下着棋，芳士卻在後前彈琴。看見英士走了上來，都很奇怪。英士也沒說什麼，見過了父母，便對芳士說：「妹妹！我特意回來，要送你到美國去。」芳士喜道：「哥哥！是真的麼？」英士點一點頭。夫人道：「你爲何又想到美國？」英士說：「一切的事情，我都明白了，在國內株守，太沒有意思了。」朱衡看着夫人微微的笑了一笑。英士又說：「前天我將辭職呈文遞上了，當天就出京的，因爲我想與其在國內消磨了這少年的光陰，沾染這惡社會的習氣，久而久之，恐怕就不可救藥。不如先

去到外國，做一點實事，並且可以照應妹妹，等到他畢業了，我們再一同回來，豈不是一舉兩得？」朱衡點一點首說：「你送妹妹去也好，省得我自己又走一遭。」芳士十分的喜歡道：「我正愁父親雖然送我去，卻不能長在那裏，沒有親人照看着，我難免要想家的，這樣是最好不過的了！」

太平洋浩浩無邊的水，和天上明明的月，還是和去年一樣。英士凭在闌干上，心中起了無限的感慨。芳士正在那邊和同船的女伴談笑，回頭看見英士凝神望遠，似乎起了什麼感觸，便走過來笑着喚道：「哥哥！你今晚爲何這樣的悵悵不樂？」英士慢慢的回過頭來，微微笑說：「我沒有什麼不樂，不過今年又過太平洋，卻是我萬想不到的。」芳士笑道：「我自少就盼着什麼時候，我能像哥哥那樣『扁舟橫渡太平洋』，那時我纔得意喜歡呢，今天果然遇見這光景了。我想等我學成歸國的時候，一定可以有貢獻的，也不枉我自己切望了一場。」這時英士卻拿着悲涼懇切的目光，看着芳士說：「妹妹！我盼望等你回去時候的那個中國，不是我現在所遇見的這個中國，那就好了！」

## 世界上有的是快樂……光明

「這樣紛亂的國家，這樣黑暗的社會，這樣委靡的人心，難道青年除了自殺之外，還有別的路可走麼？」凌瑜說這句話的時候，顫動的聲音裏，滿含着抑鬱悲慘的感情。

他的年紀，不過十九歲，是一個很恬淡超脫的青年，自少十分穎悟，最喜歡看內典一類的書，對於世上的一切事物，都看得像行雲流水一般，與自己毫無干涉。但這幾年來，他看着國家的大勢，不禁使他常常的想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一句話，便暫時的把「獨善其身」的志趣拋棄了，要想做一番事業，拯救這苦惱的衆生。他改了志向以後，便鼓足了熱心勇氣，往前進行。

自從山東問題發生了之後，國內人士，大動義憤，什麼學生聯合會呵，各界聯合會呵，風起雲湧的發生出來，民氣的發達，似乎有「一日千里」的趨勢。凌瑜更是非常的高興，竭力的想怎樣的喚起國魂，怎樣的抵禦外侮，心力交瘁的奔走運動。他以為像這樣張旺的民氣，中國前途，很可以有點希望了，不想幾個月以後，社會上興奮激烈的熱情，漸漸不知不覺的淡了下去，又因為種種的愛國運動，不能得十分完滿的結果，受了種種的壓迫以後，都寒了心，慢慢的就渙散

了。他看着這種半死不活的現象，着急的了不得，但是這「狂瀾既倒」的人心，是難以勉強挽回的。自己單獨進行呢，可做的事業太多了，不知從何處下手；而且一個人的力量，是不能持久的，是不能得鉅大的效果的；待要不作罷，眼看著國事一天糟過一天，外侮一天逼似一天，實在不能袖手旁觀的！總而言之，他既已投身入了這個旋渦，接觸了這些憤激苦惱的事情，他心中的萬根煩惱絲，無論如何是斬不斷的，決不能再回到從前那種冷靜寂滅的天性了。

他煩悶悲苦，到了極處的時候，忽然起了一個自殺的念頭。他想既是進退無路，活着也無意味，並且反要飽受許多的苦痛，不如一瞑不視，倒覺得乾淨，或者還可以激動別人。他下了決心以後，不到兩個鐘頭，便悄悄的自己一個人，出了學校，逕到海邊。

這時對着他的，只有蔚藍的海；背着他的，只有青翠的山，他獨自站在礁石上。一陣一陣的浪花，捲到他脚下，又一陣一陣的退去。三三兩兩的水鳥，掠水翻飛。天邊絳色的晚霞，映着深綠色的海水，極其明媚可愛。水平線邊，島上的燈塔，襯在這霞光水色裏，恍如仙山樓閣一般。這時正是初夏天氣，駘蕩的海風，緩緩吹來，拂在他臉上。他雖然已認定了投海自殺的這條路，卻因着目前的一幅好景，使死在頃刻的凌瑜，冰冷的心腸裏，又生出一種美感來。他兩手交互着握得很緊，沈寂的眼光裏含着珠淚，呆立了片晌，忽然自己說道：「時候到了，不必留戀

了！這千頃的清波，我凌瑜葬身此中，也算死得其所了，夕陽呵，晚霞呵，我現在和你們告別了！——」

「此情此景如何，空繫愁懷不可，各各把事業做！」這嬌軟悠揚的歌聲，使凌瑜猛然的回過頭來。數步以外，有一個小男孩，和一個小女孩，對坐在沙灘上，年紀都不過有十歲左右，雜髮覆額，眉目如畫。兩個人笑嘻嘻的捧着沙，堆起一座小城，又在城樓上插着一把小國旗。他們一邊玩耍，一邊齊聲的唱歌。凌瑜默默的看着這兩個孩子，將自己事都忘卻了。過一會兒，聽那小女孩喚道：「小嵐，那崖石旁邊有許多的野花，你去採了來，我們也插在城樓上。」小嵐便轉身向着礁石走來，但是中間卻隔着幾尺闊的水，他走不過去，便站住了，只笑着望着凌瑜。凌瑜笑道：「你要採野花麼？我替你採，好不好？」說着便採了花，跳到沙灘上，遞給小嵐。小嵐笑着接了，仰着頭看着凌瑜，表出他的感激。凌瑜覺得他可愛不過，便拉着他的手，一同走到小城旁邊，一面幫着他們，將野花插上了。小嵐忽然道：「先生，你剛纔站在礁石上半天作甚麼？是不是！……」這時凌瑜猛然又記起方纔的決心來，神經完全的錯亂了，以下的話，也沒有聽見。住了半天，忽然答道：「我要走一條黑暗悲慘的道路！」他們聽見了，似乎十分奇怪，睜着漆黑的眼睛，看着凌瑜。凌瑜也不往下說了，只流下淚來。他們不知所以，都沒了主意，默默的站起

來，攜着手就走。凌瑜呆呆的出了半天的神，忽然驚醒過來，他們已經走出數步以外，還不住的回頭看着。凌瑜微微的笑着，對他們點頭，他們也笑着說「再見」，便又往前走了幾步，忽然又一同站住了，回過頭來，喚道：「先生！世界上有的是光明，有的是快樂，請你自己去找罷！不要走那一條黑暗悲慘的道路。」這銀鐘般清朗的聲音，穿入凌瑜的耳中，心裏忽然的放了一線的光明，長了滿腔的熱氣！看着他們縞白如雪的衣裳，溫柔聖善的笑臉，金赤的夕陽，照在他們頭上，如同天使頂上的圓光，朗耀晶明，不可逼視，這時凌瑜幾乎要合掌膜拜。

天使的影子，漸漸的遠了；天色漸漸的黑暗下來，歷歷落落的明星，漸漸的露出雲端。海面上起了涼風，濤聲澎湃，水影深黑。燈塔上的燈光，乍明乍滅。凌瑜呆呆的站在孤寂的海岸上，耳邊還聽見說：「先生，世界上有的是光明，有的是快樂，請你自己去找罷，不要走那黑暗悲慘的道路！」這聲音好似雲端天樂一般，來回的唱了幾遍，凌瑜眼前的光暈，忽然漸漸的放大了，一片的光明燦爛，幾乎要衝破夜色。他心中所有的陰翳，都撥散了，卻起了一種不可思議、莊嚴華美的感情，一縷縷的流出腦海，隨着潮聲，在空中來回的蕩漾。他這時不禁淚流滿面，屈膝跪在沙灘上，擡頭望着滿天的繁星，輕輕的說道：「我知道了，世界上充滿了光和愛，等着青年自己去找，不要走那黑暗悲慘的道路！」

## 最後的安息

惠姑在城裏整整住了十二年，便是自從她有生以來，沒有領略過野外的景色。這一年夏天，她父親的別墅剛剛蓋好，他們便搬到城外來消夏。惠姑喜歡得什麼似的，有時她獨自一人坐在門口的大樹底下，靜靜的聽着農夫唱着秧歌；野花上的蝴蝶，栩栩的飛過她的頭上。萬綠叢中的土屋，櫛比鱗次的排列着。遠遠地又看見驢背上坐着綠衣紅裳的婦女，在小路上慢慢的走。她覺得這些光景，十分的新鮮有趣，好像是另換了一個世界。

這一天的下午，她午夢初回，自己走下樓來，院子裏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息。在廊子上徘徊了片刻，忽然想起她的自行車來，好些日子沒有騎坐了，今天閒着沒事，她想拿出來玩玩，便進去將自行車扶到門外，騎了上去，順着那條小路慢慢的走着，轉過了坡，只見有一道小溪，夾岸都是桃柳樹，風景極其幽雅，一面賞玩，不知不覺的走了好遠。不想溪水盡處，地勢斜了許多，她的車便滑了下去，不住的飛走。惠姑害怕，急忙想挽轉回來，已來不及了，只得兩旁樹木，飛也似的往兩邊退去，眼看着便要落在水裏，嚇得惠姑只管喊叫。忽然覺得好像有

人在後面拉着，那車便望傍倒了，惠姑也跌在地下。起來看時，卻是一個鄉下女子，在後面攀着輪子。惠姑定了神，拂去身上的塵土，回頭向她道謝，只道她也只有十三四歲光景，臉色很黑，衣服也極其襤褸，但是另有一種樸厚可愛的態度。她笑嘻嘻的說：「姑娘！剛纔差一點沒有滑下去，掉在水裏，可不是玩的！」惠姑也笑說：「可不是麼，只爲我路徑不熟，幸虧你在後面拉着，要不然，就滾下去了。」她看了惠姑一會兒說：「姑娘想是在山後那座洋樓上住着罷？」惠姑笑說「你怎麼知道？」她道：「前些日子聽見人說山後洋樓的主人搬來了。我看姑娘不是我們鄉下的打扮，所以我想，……」惠姑點頭笑道：「是了，你叫什麼名字？家裏還有誰？」她說：「我名叫翠兒，家裏有我媽，還有兩個弟弟三個妹妹。我自從四歲上我爹媽死去以後，就上這邊來的。」惠姑說：「你這個媽，是你的大媽還是孀娘？」翠兒搖頭道：「都不是。」惠姑遲疑了一會忽然想她一定是一個童養媳了，便道：「你媽待你好不好？」翠兒不言語，眼圈紅了。擡頭看了一看日影說：「天不早了，我要走了，要是回去的晚，我媽又要——」說着便用力提着水桶要走，惠姑看那水桶很高，內裏盛着滿滿的水，便說：「你一個人那裏搬得動，等我來幫助你擡罷。」翠兒說，「不用了，姑娘更搬不動，回頭把衣服弄溼了，等我自己來罷。」一面又掙扎着提起水桶，一步一步的挪着，逕自去了。



惠姑凝立在溪岸上，看着她的背影，心裏想：「看她那種委屈的樣子，不知她媽是怎樣的苦待她呢，可憐她也只比我略大兩歲，難爲她成天裏作這些苦工。上天生人也有輕重厚薄啊！」這時只聽得何媽在後面叫道：「姑娘原來在這裏，叫我好找！」惠姑回頭笑了，便扶着自行車，慢慢的轉回去。何媽接過自行車，便說：「姑娘幾時出來的，也不叫我跟着，剛纔太太下樓，找不見姑娘，急得什麼似的，以後千萬不要獨自出來，要是……」惠姑笑着說：「得了，我偶然出來一次，就招出你兩車的話來。」何媽也笑了，一邊拉着惠姑的手，一同走回家去。道上惠姑就告訴何媽說他自己遇見翠兒的事情，只把自行車幾乎失險的事瞞過了。何媽歎口氣說：「我也聽說那村裏的大嫂們說了，她婆婆真是利害，待她極其不好，因爲她過來不到兩個月，公公就病死了，她婆婆成天裏咒罵他，說她命硬，把公公尅死了，就百般的凌虐她，挨凍挨餓，是免不了的事情，聽說那孩子到是溫柔和氣，很得人心的。」這時已經到家。他父親母親都倚在樓頭欄杆上，看見惠姑回來了，雖是喜歡，也不免說了幾句，惠姑只陪笑答應着，心裏卻不住的想到翠兒所處的景況，替她可憐。

第二天早晨，惠姑又到溪邊去找翠兒，卻沒有遇見，自己站了一會兒。又想這個時候或者翠兒不得出來，要多等一等，又恐怕母親惦着，只得悶悶的回來。

下午的時候，惠姑就下樓告訴何媽說：「我出去一會兒，太太要找我的話，你說我在山前玩耍就是了。」何媽答應了，她便慢慢的走到山前，遠遠的就看見翠兒低着頭在溪邊洗衣服，惠姑過去喚聲，「翠兒！」她擡起頭來，惠姑看見她眼睛紅腫，臉上也有一縷一縷的爪痕，不禁吃了一驚，走近前來問道：「翠兒！你怎麼了？」翠兒勉強說：「沒有怎麼！」說話卻帶着哽咽的聲音，一面仍用力洗他的衣服。惠姑也不問，揀一塊乾淨的石頭坐下，凝神望着她，過了一會說：「翠兒！還有那些衣服，等我替你洗了罷，你歇一歇好不好？」這滿含着慈憐溫語的言語，忽然使翠兒心中受了大大的感動——

可憐翠兒生在世上十四年了，從來沒有人用着憐憫的心腸，溫柔的言語，來對待她。她腦中所充滿的只有悲苦恐怖，軀殼上所感受的，也只有鞭笞凍餓。她也不明白世界上還有什麼叫做愛，什麼叫做快樂，只昏昏沈沈的度那淒苦黑暗的日子。要是偶然有人同她說了一句稍為和善的話，她都覺得很特別，卻也不覺得喜歡，似乎不信世界上真有這樣的好人。所以昨天惠姑雖然很懇摯的慰問她的疾苦，她也只拿這疑信參半的態度，自己走開了。

今天早晨，她一清早起來，忙着生火做飯。他的兩個弟弟也不知道爲什麼拌起嘴來，在院子裏對吵，她恐將她媽鬧醒了，又是她的不是，連忙出來解勸。他們便都拿翠兒來出氣，抓了她一

臉的血痕，一邊罵道：「你也配出來勸我們，趁早躲在廚房裏罷，仔細我媽起來了，又得挨一頓打！」翠兒看更不得開交，連忙又走進廚房去，他們還追了進來。翠兒一面躲，一面哭着說：「得了，你們不要鬧，鍋要乾了！」他們掀開鍋蓋一看，喊道：「媽媽！你看翠兒做飯，連鍋都熬乾了，她還躲在一邊哭呢！」他媽便從那邊屋裏出來，蓬着頭，掩着衣服，跑進廚房端起半鍋的開水，望翠兒的臉上潑去，又罵道：「你整天裏哭什麼，多會兒把我也哭死了，你就趁願了！」這時翠兒臉上手上，都燙得起了大泡，剛哭着要說話，他弟弟們又用力推出她去。她媽氣忿忿的自己做了飯，同自己兒女們吃了。翠兒只躲在院子裏推磨，也不敢進去。午後她媽睡了，她纔悄悄的把屋裏的污穢衣服，檢了出來，坐在溪邊去洗。手腕上的燙傷，一着了水，一陣一陣的麻木疼痛，她一面洗着衣服，只有哭泣。

惠姑來了，又叫了她一聲，那時她還以為惠姑不過是來閒玩，又恐怕惠姑要拿他取笑，只淡淡的應了一聲。不想惠姑卻在一旁坐着不走，只拿着憐憫的目光看着她，又對她說要幫助她的話。她擰頭看了片晌，忽然覺得如同有一線靈光，衝開了她心中的黑暗；這時她腦孔裏充滿了新意，只覺得感激和痛苦都怒潮似的，奔湧在一處，便哽咽着拿前襟掩着臉，漸漸的大哭起來，手裏的溼衣服，也落在水裏。惠姑走近她面前，拾起了溼衣，挨着她站着，一面將她焦黃蓬鬆的頭

髮，向後掠了一掠，輕輕的摩撫着她，這時惠姑的眼裏，也滿了珠淚，只低頭看着翠兒。一片慈祥的光氣，籠蓋在翠兒身上。她們兩個的影兒，倒映在溪水裏，雖然外面是貧、富、智、愚，差得天懸地隔，卻從她們的天真裏發出來的同情，和感恩的心，將她們的精神，連合在一處，造成了一個和愛神妙的世界。

從此以後，惠姑的活潑憨嬉的腦子裏，卻添了一種悲天憫人的思想。她覺得翠兒是一個最可愛最可憐的人。同時她又聯想到世界上無數的苦人，便拿翠兒當作苦人的代表，去撫卹，安慰。她常常和翠兒談到一切城裏的事情，每天出去的時候，必是帶些餅乾糖菓，或是自己玩過的東西，送給翠兒。但是翠兒總不敢帶回家去，恐怕弟妹們要奪了去，也恐怕他媽知道惠姑這樣好待她，以後不許她出來。因此玩完了，便由惠姑收起，明天再帶出來，那糖餅當時也就吃了。他們每天有一點鐘的工夫，在一塊兒玩，現在翠兒也不攔阻惠姑來幫助她，有時她們一同洗着衣服，汲着水，一面談話。惠姑覺得她在學堂裏，和同學遊玩的時候，也不能如此的親切有味。翠兒的心中更漸漸的從黑暗趨到光明，她覺得世上不是只有悲苦恐怖，和鞭笞凍餓，雖然他媽依舊的打罵磨折她，她心中的苦樂，和從前卻大不相同了。

快樂的夏天，將要過盡了，那天午後，惠姑站在樓窗前，看着窗外的大雨。對面山峯上，雲氣濛濛，草色越發的青綠了，樓前的樹葉，被雨點打得不住的顫動。她忽然想起暑假要滿了，學校又要開課了，又能會着先生和同學們了，心裏很覺得喜歡。正在凝神的時候，他母親從後面喚道：「惠姑！你今天覺得悶了，是不是？」惠姑笑着回頭走到他母親跟前坐下，將頭靠在母親的膝上，何媽在一旁笑道：「姑娘今天不能出去和翠兒玩，所以又悶悶的。」惠姑猛然想起來，如若回去，也須告訴翠兒一聲。這時母親笑道：「到底翠兒是一個怎麼可愛的孩子，你便和她這樣的好！我看你兩天以後，還肯不肯回去。」何媽說：「太太不知道還有可笑的事。那一天我給姑娘送糖餅去了，她們兩個都坐在溪邊，又洗衣服，又汲水，說說笑笑的，十分有趣。我想姑娘在家裏，那裏做過這樣的粗活，偏和翠兒在一處，就喜歡做。」母親笑道：「也好，到學了幾樣能耐。以後……」他父親正坐在那邊窗上看報，聽到這裏，便放下報紙說：「惠姑這孩子是真有慈愛的心腸，她會和我說過翠兒的苦況，也提到她要怎樣的設法救助，所以我任憑她每天出去。我想鄉下人沒有受過教育，自然就會生出像翠兒他婆婆那種頑固殘忍的婦人，也就有像翠兒那樣可憐無告的女子。我想惠姑知道了這些苦痛，將來一定能以想法救助的。惠姑！你心裏是這樣想麼？」這時惠姑一面聽着，眼裏卻滿了晶瑩的眼淚，便站了起來，走到父親面前，將膝上的報紙拿開了，

挨着椅旁站着，默默的想了一會，便說：「我回去了，不能常常出來的，翠兒豈不是更加吃苦，爹爹！我們將翠兒帶回去，好不好？」他父親笑了說：「傻孩子！你想人家的童養媳，我們可以隨便便的帶着走麼？」惠姑說：「可否買了他來？」何媽搖頭說：「那有人家將童養媳賣出去的，他媽也一定不肯呵。」母親說：「橫豎我們過年還來的，又不是以後就見不着了，也許她往後的光景，會好一點，你放心吧罷！」惠姑也不說什麼，只靠在父親臂上，過了一會，便道：「媽媽！我們什麼時候回去？」他母親說：「等到晴了天，我們就該走了。」惠姑笑說：「我玩的日子多了，也想回去上學了。」何媽笑說：「不要忙，有姑娘膩煩念書的日子在後頭呢。」說得大家都笑了。

又過了兩天，這雨纔漸漸的小了，只有微塵似的雨點，不住的飛灑。惠姑便想出去看看翠兒。走到院子裏，只覺得一陣一陣的輕寒，地上也滑得很，便又進去套上一件衣服，換了鞋，帶了草帽，又慢慢的走到溪邊。溪水也漲了，不住的潺潺流着，往常她們坐的那幾塊石頭，也被水沒過去了，卻不見翠兒！她站了一會，覺得太涼。剛要轉身回去，翠兒卻從那邊提着水桶，走了過來，忽然看見惠姑，連忙放下水桶笑說：「姑娘好幾天沒有出來。」惠姑說：「都是這雨給關住了，你這兩天好麼？」翠兒搖頭說：「也只是如此。那裏就好了！」說着話的時候，惠姑看見

她頭髮上，都是水珠，便道：「我們去樹下躲一躲罷，省得淋着。」說着便一齊走到樹底下。翠

兒笑說：「前兩天姑娘教給我的那幾個字，我都用樹枝輕輕的畫在牆上，念了幾天，都認得了，姑娘再教給我新的罷。」惠姑笑說：「好了，我再教給你罷。本來我自己認得的字，也不算多，你又學得快，恐怕過些日子，你便要趕上我了。」翠兒十分喜歡，說：「不知道到什麼時候，我纔能够趕上呢，姑娘每天多教給我幾個字，或者過一兩年就可以……。」這時惠姑忽然皺眉說：

「我忘了告訴你了，我們——我們過兩天要回到城裏去了，那裏能够天天教你？」翠兒聽着不覺呆了，似乎她從來沒有想到這些，便連忙問道：「是真的麼？姑娘不要哄我玩！」惠姑道：「怎麼真，我母親說了，嗨了天我們就該走了。」翠兒說：「姑娘的家不是在這裏麼？」惠姑道：

「我們在城裏還有房子呢，到這兒來不過是歇夏，那裏住得長久，而且我也須回去上學的。」翠兒說：「姑娘什麼時候再來呢？」惠姑說：「大概是等過年夏天再來，你好好的在家裏等着，過年我們再一塊兒玩罷。」這時翠兒也顧不得汲水了，站在那裏怔了半天，惠姑也只靜靜的看着她。過了一會兒，她忽然說：「姑娘去了，我更苦了，姑娘能設法帶我走麼？」惠姑沒有想到她會說這話，一時回答不出，便勉強說：「你家裏還有人呢，我們怎能帶你走？」翠兒這時不禁哭了，嗚嗚咽咽的說：「我家裏的人，不拿我當人看待，姑娘也曉得的，我活着一天，是一天

的事，那裏還能等到過年，姑娘總要救我纔好！」惠姑看她這樣，心中十分難過，便勸她說：「你不要傷心，橫豎我還要來的，要說我帶你去，這事一定不成，你不如——」

翠兒的媽，看翠兒出來沒水，半天還不見回來，心想翠兒又是躲懶去了，就自己跑出來找。走到溪邊，看見翠兒背着臉，和一個白衣女郎一同站着。她輕輕的走過來，他們的談話，都聽得明白，登時大怒起來，就一直跑了過去。翠兒和惠姑都嚇了一跳，惠姑還不認得她是誰，一看翠兒面如白紙，不住的向後退縮。那婦人揪住翠兒的衣領，一面打一面罵道，「死了頭！你倒會背地裏褻貶人，還怪我不拿你當人看待！」翠兒痛的只管哭叫，惠姑不覺又怕又急，便走過來說：「你住了手罷，她也並沒有說——」婦人冷笑說：「我們婆婆教管媳婦，用不着姑娘可憐，姑娘要把她帶走，拐帶人口可是有罪呵！」一面將翠兒拖了就走。可憐惠姑那裏受過這樣的話，不禁雙頰漲紅，酸淚欲滴，兩手緊緊的握着，看着翠兒走了，自己跑了回來，又覺得委曲，又替翠兒可憐，自己哭了半天，也不敢叫她父母知道，恐怕要說她和村婦拌嘴，失了體統。

第二天雨便晴了，惠姑想起昨天的事，十分的替翠兒擔心，也不敢去看。下午果然不見翠兒出來。自己只悶悶的在家裏，看着僕人收拾物件。晚飯以後，坐了一會，便下樓去找何媽作伴睡覺，只見何媽和幾個莊裏的婦女，坐在門口說着話兒，猛聽得有一個婦人說：「翠兒這一回真是



要死了，也不知道她媽爲什麼說她要跑，打得不成樣子。昨夜我們還聽見她哭，今天卻沒有聲息，許是……」惠姑吃了一驚，連忙上前要問時，何媽回頭看見惠姑來了，便對她們擺手，她們一時都不言語。這時惠姑的母親在樓上喚着：「何媽！姑娘的自行車呢？」何媽站了起來答應了，一面拉着惠姑說：「我們上去罷，天不早了。」惠姑說：「你先走罷，太太叫你呢，我再等一會兒。」何媽只得自己去了。惠姑趕緊問道：「你們剛纔說翠兒怎麼了？」她們笑說：「沒有說翠兒怎麼。」惠姑急着說：「告訴我也不要緊的。」她們說：「不過昨天她媽打了她幾下，也沒有什麼大事情。」惠姑道：「你們知道她的家在那裏？」他們說：「就在山前土地廟隔壁，朝南的門，門口有幾株大柳樹。」這時何媽又出來，和她們略談了幾句，便帶惠姑進去。

這一晚上，惠姑只覺得睡不穩，天色剛剛破曉，便悄悄的自己起來，輕輕走下樓來，開了院門，向着山前走去。草地上滿了露珠，涼風吹袂，地平線邊的朝霞，照耀得一片通紅，太陽還沒有上來，樹頭的雀鳥鳴個不住。走到土地廟旁邊，果然有個朝南的門，往裏一看，有兩個女孩，在院子裏玩，忽然看見惠姑，站住門口，便笑嘻嘻的走出來。惠姑問道：「你們這裏有一個翠兒麼？」她們說：「有，姑娘有什麼事情？」惠姑道：「我想看一看她。」她們聽了便要叫媽，惠姑連忙擺手說：「不用了，你們帶我去看罷。」一面掏出一把銅元，給了她們，她們歡天喜地的

接，便帶惠姑進去。惠姑低聲問道：「你媽呢？」她們說：「我媽還睡着呢。」惠姑說：「好了，你們不必叫醒她，我來一會就走的。」一面說着便到了一間極其破損污穢的小屋子，她們指着說：「翠兒在裏面呢。」惠姑說：「你們去罷，謝謝你。」自己便推門走了進去，只覺得裏面很黑暗，一陣一陣的臭味觸鼻，也看見翠兒在行一地方，便輕輕一喚，一響，只聽見房角裏微弱的聲音應着，惠姑走近前來，低下頭仔細一看，只見翠兒蜷曲着臥在一個小土坑上，臉上淚痕模糊，腳邊放着一堆爛棉花。惠姑心裏一酸，便坐在坑邊，輕輕的拍着她說：「翠兒！我來了！」翠兒的眼睛，慢慢的睜開了，猛然看是惠姑，眉眼動了幾動，只顯出欲言無聲欲哭無淚的樣子。惠姑不禁滴下淚來，便拉着她的手，忍着淚坐着，翠兒也不言語，氣息很微，似乎是睡着了。一會兒只聽得她微微的說：「姑娘……這些字我……我都認……」忽然又驚醒了說：「姑娘！你聽這溪水的聲音……」惠姑只勉強微笑着點了點頭，她也笑着合上眼，慢慢的將惠姑的手，拉到胸前。惠姑只覺得她的手愈握愈牢，似乎迸出冷汗。過了一會，她微微的轉側，口裏似乎是唱着歌，卻是聽不清楚，以後便渺無聲息。惠姑坐了好久，想她是睡着了，輕輕的站了起來，向她臉上一看，她憔悴鱗傷的面龐上，滿了微笑，燦爛的朝陽，穿進黑暗的窗櫺，正照在她的臉上，好像接她去到極樂世界，這便是可憐的翠兒，初次的安息，也就是她最後的安息！

## 一個兵丁

小玲天天上學，必要經過一個軍營。他挾着書包兒，連跑帶跳不住的走着，走過那營前廣場的時候，便把脚步放遲了，看那些兵丁們早操。他們一排兒的站在朝陽之下，那雪亮的槍尖，深黃的軍服，映着陽光，十分的鮮明齊整。小玲在旁邊默默的看着，喜歡羨慕的了不得，心想：「以後我大了，一定去當兵，我也穿着軍服，還要搨着槍，那時我要細細的看槍裏的機關，究竟是什麼樣子。」這個思想，天天在他腦中旋轉。

這一天他按着往常的規矩，正在場前凝望的時候，忽然覺得有人附着他的肩頭，回頭一看，只見是看門的那個兵丁，站在他背後，微笑着看着他。小玲有些瑟縮，又不敢走開，兵丁笑問：「小學在，你叫什麼？」小玲道：「我叫小玲。」兵丁又問道：「你幾歲了？」小玲說：「八歲了。」兵丁忽然呆呆的兩手拄着槍，口裏自己說道：「我離家的時候，我們的勝兒不也是八歲麼？」

小玲趁着他凝想的時候，慢慢的挪開，數步以外，便飛跑了。回頭看時，那兵丁依舊呆立着，如同石像一般。

晚上放學，又經過營前，那兵丁正在營前坐着，看見他來了，便笑着招手叫他。小玲只得過去了，兵丁叫小玲坐在他的旁邊。小玲看他那黧黑的面頰，深沈的目光，卻現出極其濕漉的樣子，漸漸的也不害怕了，便慢慢伸手去拿他的槍。兵丁笑着遞給他。小玲十分的喜歡，低着頭只顧玩弄，一會兒擡起頭來。那兵丁依舊凝想着，同早晨一樣。

以後他們便成了極好的朋友，兵丁又送給小玲一個名字，叫做「勝兒」，小玲也答應了。他早晚經過的時候必去玩槍，那兵丁也必是在營前等着。他們會見了卻不多說話，小玲自己玩着槍，兵丁也只坐在一旁看着他。

小玲終竟是個小孩子，過了些時，那笨重的槍也玩得膩了，經過營前的時候，也不去看望他的老朋友了。有時因為那兵丁只管追着，他覺得厭煩，連看操也不敢看了，遠望見那兵丁出來，便急忙走開。

可憐的兵丁！他從此不能有這個嬌憨可愛的孩子，和他作伴了。但他有什麼權力，叫他再來呢？因為這個假定的勝兒，究竟不是他的兒子。

但是他每日早晚依舊在那裏等着，他藏在樹後，恐怕驚走了小玲。他遠遠地看着小玲連跑帶跳的來了，又嘻笑着走過了，方纔慢慢的轉出，兩手拄着槍，望着他的背影，臨風灑了幾點酸

淚——

他幾乎天天如此，不知不覺的有好幾個月了。

這一天早晨，小玲依舊上學，剛開了街門，忽然門外有一件東西，向着他倒來。定睛一看，原來是一桿小木槍，槍柄上油着紅漆，很是好看，上面貼着一條白紙，寫着道：

「勝兒收玩 愛你的老朋友——」

小玲定槍柄，來回的念了幾遍，好不容易明白了。忽然舉着槍，追風似的，向着廣場跑去。這隊兵已經開拔了，軍營也空了——那時兩手拄着槍，站在營前，含淚凝望的，不是那黧黑慈藹的兵丁，卻是嬌憨可愛的小玲了。

## 一個軍官的筆記

戰雲密布了，動員令下了，我自己昏昏沈沈的，什麼都不明白，便要開往前敵去了，便要去和那無情的砲火相見了。我打死了人家，人家打死了我，都不過是這麼一回事；只可憐是——爲誰犧牲，爲誰奮勇，都說不明白！我死了，人家死了，都像死一條狗一般半點價值都沒有，真是從何說起！

父親站在門口，微風吹着他的白髮，蕭蕭披拂；妹妹扶着他的，他們一同站着，一聲兒不響。——呀！這不像將士從軍，家人送別的光景，爲什麼一句激勵的話也沒有，一句淒戀的話也沒有？我明白了！「師出無名」，便有激勵的話，也如何出口！可憐呵！是他們勸慰我好呢？還是我勸慰他們好呢？昨天一夜的工夫，我原也想出幾句話，來安慰他們的，爲何現在又說不出！不說了，去罷。

一翻身出了門，上了車；腦中還嵌着剛纔的光景，嵌着一片淒苦的光景，也許這就是末次

的分別，末次的相見，只恨我當初爲何要入軍校，原來戰爭的功用就是如此！戰爭的目的就是爲此！

道上遇了幾個朋友，一邊走着，一邊談話，臉上都顯露出極其激烈的樣子，忽地擡頭看見了我，也不招呼，只彼此低低的說了幾句話，望着我冷笑。我們交互着過去了，我不明白他們爲何不理我，爲何冷笑？忽然想起我自己現在的地位，那裏是榮譽的軍人，分明是軍閥的走狗；我素日的志趣那裏去了，竟然做這卑賤的事，如何對得起我的朋友，也如何對得起我自己——

一擡頭到了車站，我部下的兵丁，等着我了，他們一排兒站着，舉着槍，現在要出發了！我應當對他們說幾句話，勉強提起精神來，微笑着對着他，剛想起頭一句，就是：「我們軍人的天職，」方要出口，忽然我的心抽了，我的臉紅了，底下如何接着說？難道——我的話縮回了，他們都凝望着我，眶子裏滿了眼淚；我們彼此心裏都明白，彼此都互相憐憫，然而我們仍須去死戰。

暫時靜默了一會子，還是我含着淚，揮一揮手說：「去罷，我們一齊上站去罷。」

經過了幾站，看見了無數黃衣的兵士和隊官，忙忙碌碌的上車下車，各人做各人的事。汽機軌軌的響着，愈顯得我們慘默無聲，兩旁的平原，風馳電掣的過去，我的思想，也隨着一片大地，不住的旋轉。我心中還是不信，現在便是要出戰的。當年的想像，以爲軍人爲國效死，臨敵的時候，不定是怎樣的激昂奮發，高唱入雲；死在疆場，是怎樣的有榮譽；奏凱回來，是怎樣的得贊美，自從赴歐觀戰以後，看見他們的苦境，已經稍稍覺得戰爭是不人道，不想現在不但是不人道，而且是無價值，眼看得我們便要爲少數的主戰者，努力去做這不人道，無價值的事了，——太不值得了。

戰壕挖好了，隱隱的看見對面的軍隊，旗幟飄揚，他們的隊官，聽說便是忠平，——是我伯父的兒子，是我的哥哥；他是在一個月以前，剛和我分手的。前幾天他還寫信給我，問我何時可到他那裏去，不想我們現在卻在戰場相見，可憐呵！我何忍攻擊他，他也何忍攻擊我，要是爲着公理正義，自然沒有什麼顧戀；要是我們自己起意的，也沒有什麼顧戀；現在卻如何呢？——



我們都按兵不動，盼着萬一還有調停的希望，心裏稍微的鎮定一些，只是暴烈的雷雨只管困住我們；軍需官又只管遲延着不來；軍糧不足，怎能支持呢？如何能叫兵士們枵腹從軍呢？

我爲何臥在這裏？我的頭爲何擡不起來？我爲何覺得週身麻木？這雪白的牆壁，綠陰遮滿的窗戶，不是戰場上呵！——我想起來了，我是已經交戰受傷了，這裏是醫院呵，大雨的晚上，忠平的軍隊悄悄的越過戰線來，一陣的槍聲，將我們一齊驚醒，那時我神經錯亂，只覺得拿着一柄指揮刀，站在雨中，耳中只有雨聲，槍聲，呼聲，忽然一聲震響，我跳起很高來，立刻左邊身子麻木了過去，倒在雨地裏，腦子裏好像有海水流過一般。一會兒火光一閃，聽得有人說：「他們的隊官在這裏呢！」接着有人低頭看我，——「呀！忠平哥哥！」他哭了，拉着我的手，我也哭了，以後我覺得飄了起來，萬事都不覺得了。

我的確是受傷了，忠平在不在這裏呢？我到底是在那邊呢？

看護生進來，看見我醒了，連忙走過來。我要問他，他卻微笑着搖頭，不叫我言語，一壁低頭去察看我的傷處，我的目光隨着他的手看去，立刻血液冰冷，——原來我已成了廢人了，我的

左手左脚沒有了……恨得我要坐起來！我用力撕開裹傷的藥布！我痛擊自己的頭！我大聲呼喊！我哭了！看護生嚇得不知道怎麼好，站在一旁，呆呆的看着我。等我慢慢的止住了哭，他纔過來要勸，我指着門叫他出去，我不聽他的話，誰的話我都不聽。完了！完了！我成了廢人了，不如死了……

一覺醒來，剛一睜眼，立刻想起方纔的事來：什麼心都灰了，我這一輩子就算完了！

「不論是誰，請給我一瓶毒藥，讓我死了罷！」我不住的哀喚着。這時門開了，忠平走了進來，灰白着臉，他的左手也裹着布，掛在頸下，三步兩步，走至牀前，撫着我，好半天掙出一句話來，說：「弟弟！我……」我們都幽咽無聲。我靜靜的臥着，耳中只聽得樹葉搖動，和忠平哽咽的聲音，他的眼淚，滴在我的臉上。這時我想起小的時候，和忠平一處遊玩，我們各人都拿着一桿小木槍，裝上沙土，伏在樹後，互相射擊，忽然他一槍射在我臉上，飛沙迷了我的眼，我放下槍就哭了，他趕緊跑過來，替我揉眼睛，一面勸我說：「弟弟不要哭，我們以後永遠不打着玩了。」這些事都像幻燈般一片一片的從我眼前過去，——這時我心中只覺得澄靜淒慘，忠平呵！但願你永久坐在這裏！我們以後永遠不打着玩了！

可喜的消息到了，我不致久安於廢人了，我要往一個新境界去了，那地方只有「和平」，「憐憫」和「愛」，一切的愁煩，都撇下我去了。

可憐的主戰者呵！我不恨你們，只可憐你們！忠平呵！我不記念你，我只愛你！父親呵，妹妹呵：再見罷！

世界的歷史，一頁一頁的翻過去，以下只有——

「上帝也要擦乾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 是誰斷送了你

怡萱今天起的很早，天色剛剛發亮，她就不想睡了；悄悄的下來，梳好了頭，喜喜歡歡的又把書包打開，將昨天叔叔替她買的新書，一本一本的，從頭又看了一遍，又好好的包起來。這時燦爛的陽光，纔慢慢的升上，接着又聽見林媽在廚房裏淘米的聲音。

她走到母親屋裏，母親正在窗前梳頭。父親卻在一張桌子上寫心經，看見怡萱進來了，便從玳瑁邊的眼鏡裏，深深的看她一眼，一面問道：「你都預備好了麼？」怡萱連忙應道：「預備好了。」她父親慢慢的擱下筆，摘下眼鏡說：「萱兒，你這次上學堂去，是你叔叔的意思。他說的一篇理由，我也不很明白，本來女孩兒家，那裏應當到外頭去念書？不過我們兩房裏，只有你這麼一個女兒，你叔叔素來又極喜歡你，我也不忍違拂他的意思。今天是你頭一天上學，從今天起，你總要好好去做，學問到不算一件事，一個姑娘家只要會寫信，會算賬，就足用了。最要緊的千萬不要學那些浮囂的女學生們，高談「自由」「解放」，以致道德墮落，名譽掃地，我眼裏實在看不慣這種輕狂樣兒！若是我的女兒，也……」怡萱一邊聽着，答應了幾十聲「是」。這

時她母親梳完了頭，看見林媽已經把早飯開好，恐怕怡萱頭一天上學，要誤了時刻，便陪笑說：「你這話已經說了好幾回了，她也已經明白了，現在時候也不早，讓她吃飯去罷。」她父親聽見了，擡頭看一看鐘，便點頭道：「去罷。」怡萱纔慢慢的退出去。

出到外間，急急忙忙的吃了半碗飯，便回到自己屋裏，拿了書包，叫林媽跟着，又到母親屋裏，陪笑說：「爹爹，媽媽，我上學去了。」她父親點一點頭，等到怡萱走到院子裏，又叫住，說道：「下午若是放學放的早，也須在學校裏候一候，等林媽來接，你再和她一同回來。」怡萱站住答應了，便和林媽去了。

到了學校，林媽帶她進去，自己便回來，怡萱坐在自己的座上，寂寂寞寞的，也沒有人來睬她，看同學們都三三兩兩的，在一塊兒談笑，她心裏覺得很惶惶，只自己打開書本看着。不一會兒，上堂鈴響了，先生進來，她們纔寂靜了下去。怡萱也使聚精凝神的去聽講。

過了一兩個月，同學們漸漸和她熟識了，又看她性情穩重，功課又好，都十分的敬愛她。她父親每次去學校裏，查問成績的時候，師長們都是十分誇獎。她父親很喜歡，不過沒有和怡萱說過，恐怕要長她的傲氣。

這天是星期，父親出門去了，怡萱自己在院子裏看書。林媽送進一封信來，接過一看，是一

封英文信，上面寫着自己的名字。心想許是英文教習寫來的，不過字跡不像，便拆開了。原來是一個男學生寫的，大意說屢次在道上遇見她，又聽得她的學問很好，自己很欽慕，等等的話，底下還註着通信的住址。信裏的英文字，都拼錯，文法也顛倒錯亂。恰萱的英文程度，本也很淺，看了幾遍，好容易明白了，登時氣得雙臉紫漲，指尖冰冷，書也落到地下。怔了半天，把信夾在書裏，進到屋子裏去，坐在椅上發獃。心想：「這封信倘若給父親接到，自己的前途難免就犧牲了，假如父親要再疑到自己在外面，有什麼招搖，恐怕連性命都難保！這一次是萬幸了，以後若再有信來，怎麼好！他說是道上屢次遇見的，自己每天上學，卻不理會有什麼形迹可疑的人。即或知道是誰寫的，也沒有法子去懲治，好容易叔叔說萬說，纔開了求學之門，這一來恐怕要——」她越想越氣，越想越怕，自己哭了半天，等到父親回來了，才連忙洗了臉，出來講了兩篇古文，勉強吃了午飯。晚上便覺得頭昏腦熱起來，第二天早晨，她卻依舊掙扎着去上學。

從這時起，她覺得非常的不安，一聽見郵差叩門，她的心便跳個不住。成天裏寡言少笑，母親很愁慮，說：「你不必太用功了，求學的日子長着呢，先歇些日子再說！」她一面陪笑着，安慰她母親，一面自己卻忍不住落下淚來。

過了十幾天，沒有動靜，她繼續漸漸的寬慰下去，仍舊專心去做她的功課。

這天放了學，林媽照例來接。道上她看林媽面色很遲疑，似乎有話要告訴；過了一會，才悄悄的說：「老爺今天不知道爲什麼生了大氣，拿着一封信，同太太吵了半天……」怡萱聽見「一封信」三個字，已經嚇呆了，也顧不得往下再問，急忙的同林媽走回家去。

到了家，腿都軟了，幾乎走不上臺階。進到母親屋裏，只見父親面色鐵青，坐在椅上，一語不發。母親泛白着臉，也怔着坐在一邊。她戰兢兢上前叫聲爹媽，父親不理她，只擡頭看着屋頂，母親說了句，「萱兒你……」眼淚便落了下來。怡萱喉頭哽塞，走到母親面前。父親兩手索索的抖，拿出一封信來，扔在桌上，自己走了出去。

這時怡萱不禁哭了。母親含着淚，看了她半天，說：「你素來這樣的聰明沈靜，爲何現在卻糊塗起來？也不想……」怡萱哭着問道：「媽媽這話從何說起？」母親指着桌上，說：「你看那封信！」怡萱忙拿過來一看，卻是一封恭楷的漢文信，上邊寫着：「蒙許締交，不勝感幸，星期日公園之遊，萬勿爽約。」怡萱看完了，扶着桌子，站了一會，身子便往後仰了。

一睜開眼睛，卻臥在自己牀上，母親坐在一邊。怡萱哭着坐起來說：「媽媽！我的心，只有媽媽知道了！」母親也哭了，說：「過去的事，不必說了，……都是你叔叔誤了你！」怡萱看她母親的臉色，又見父親不在屋裏，一時冤抑塞胸，忽然慘笑了幾聲，仍舊面壁臥下。

一個月以後，一個鬚髮半白的中年人，獨自站在一座新墳旁邊，徘徊憑弔，過了半天，只聽得他彈着淚說：「可憐的恰萱娃子呵，到底是誰斷送了你！」



### 三兒

三兒背着一個大筐子，拿着一個帶鉤的樹枝兒，歪着身子，低着頭走着，眼睛卻不住的東張西望。天色已經不早了，再拾些破紙爛布，把筐子裝滿了，便好回家。

走着便經過一片廣場，一羣人都在場邊站着，看兵丁們打靶呢，三兒便也走上前去。只見兵丁們一排兒站着，兵官也在一邊；前面一個兵丁，單膝跪着，平舉着槍，瞄準了鐵牌，噹的一聲，那彈子中在牌上，便跳到場邊來。三兒忽然想到這彈子拾了去，倒可以賣幾個銅子，比破紙爛布值錢多了。便探着身子，慢慢的用鉤子撥過彈子來，那兵丁看他一眼，也不言語。三兒就蹲下去拾了起來，揣在懷裏。

他一連的拾了七八個，別人也不理會，也沒有人禁止他，他心裏很喜歡。

一會兒，又有幾個孩子來了，看見三兒正拾着彈子，便也都走攏來。三兒回頭看見了，恐怕別人搶了他的，連忙跑到牌邊去。

忽然聽得一聲哀喚，三兒中了彈了，連人帶筐子，打了一個回旋，便倒在地上。

那兵官吃了一驚，卻立刻正了色，很鎮定的走到他身旁。衆人都圍上前來，有人便喊着

說：「三兒不好了！快告訴他家裏去！」

不多時，他母親一面哭着，便飛跑來了，從地上抱起三兒來。那兵官一脚踢開筐子，也低下頭去。只見三兒面白如紙，從前襟的破孔裏，不住的往外冒血。他母親哭着說：「我們孩子不能活了！你們老爺們償他的命罷！」兵官冷笑着，用刺刀指着場邊立的一塊木板說：「這牌上不是明明寫着不讓閒人上前麼？你們孩子自己闖了禍，怎麼叫我們償命？誰叫他不認得字！」

正在不得開交，三兒忽然咬着牙，掙扎着站起來，將地上一堆的爛紙捧起，放在筐子裏；又掙扎着背上筐子，拉着他母親說：「媽媽我們家……家去！」他母親卻依舊哭着鬧着，三兒便自己歪斜的走了，他母親纔連忙跟了來。

一進門，三兒放下筐子，身子也便坐在地下，眼睛閉着，兩手揉着肚子，已經是出氣多進氣少了。這時門口站滿了人，街坊們便都擠進來，有的說：「買塊膏藥貼上，也許就止了血。」有的說：「不如擡到洋人醫院裏去治，去拿我們的叔叔……！」

忽然衆人分開了，走進一個兵丁來，手裏拿着一小捲兒說：「這是二十塊錢，是我們連長給你們孩子的！」這時三兒睜開了眼，伸出一隻滿了血的手，接過票子來，遞給他母親，說：「媽

媽給你錢……」他母親一面接了，不禁號啕痛哭起來。那兵丁連忙走出去，那時——三兒已經死了！

## 魚兒

十二年前的一個黃昏，我坐在海邊的一塊礁石上，手裏拿着一根竹竿兒，繞着絲兒，掛着餌兒，直垂到水裏去。微微的浪花，漾着釣絲，好像有魚兒上釣似的，我不時的舉起竿兒來看，幾次都是空的！

太陽雖然平西了，海風卻仍是很熱的，誰願意出來蒸着呵！都是我的奶娘說，夏天太睡多了，要睡出病來的。她替我找了一條竿子，敲好了鉤子，便拉着我出來了。

礁石上倒也平穩，那邊砲臺圍牆的影兒，正壓着我們。我靠在奶娘的胸前，舉着竿子。過了半天，這絲兒只是靜靜的垂着。我覺得有些不耐煩，便嗔道：「到底這魚兒要吃什么？怎麼這半天還不肯來！」奶娘笑道：「他在海裏什麼都吃，等着罷，一會兒他就來了！」

我實在有些倦了，便將竿子遞給奶娘，兩手叉着，抱着膝。一層一層的浪兒，慢慢的捲了來，好像要沒過這礁石；退去的時候，又好像要連這礁石也帶了去。我一聲兒不響，我想着——我想我要是能隨着這浪兒，直到了水的盡頭，掀起天的邊角來看一看，那多麼好呵！那麼一定是

亮極了，月亮的家，不也在那裏麼？不過掀起天來的時候，要把海水濕了過去，把月亮濯溼了。不要緊的！天下還有比海水還潔淨的麼？他是澈底清明的……

「是的，這會兒涼快的多了，我是陪着姑娘出來玩來了。」姑娘這句話，將我從幻想中喚醒了來；擡頭看時，一個很高的兵丁，站在礁石的旁邊，正和姑娘說着話兒呢。他右邊的袖子，似乎空的，從肩上直垂了下來。

他又走近了些，微笑着看着我說：「姑娘釣了幾條魚了？」我仔細看時，他的臉面很黑，頭髮斑白着，右臂已經沒有了，那袖子真是空的。我覺得有點害怕，勉強笑着和他點一點頭，便回過身去，靠在奶娘肩上，輕輕的問道：「他是誰？他的手臂怎……」奶娘笑着拍我說：「不要緊的，他是我的鄉親。」他也笑着說：「怎麼了，姑娘怕我麼？」奶娘說：「不是，姑娘問你的手怎麼了！」他低頭看了一看袖子，說：「我的手麼？我的手讓大砲給轟去了！」我這時不禁擦頭看看他，又回頭看看那砲臺上隱隱約約露出的砲口。

我望着他說：「你的手是讓這砲臺上的大炮給轟去的麼？」他說：「不是，是那一年打仗的時候，受了傷的。」我想了一會兒，便說：「你們多會兒打仗來着？怎麼我沒有聽見砲聲。」他不覺笑了，指着海上，——就是我剛纔所想的清潔光明的海上——說：「姑娘，那時還沒有你

呢！我們就在那邊，一個月亮的晚上，打仗來着。」我說：「他們必是開砲打你們了。」他說：「是的，在這砲火連天的時候，我的手就沒有了，掉在海裏了。」這時他的面色，漸漸的泛白起來。

我呆呆的望着蔚藍的海，……望了半天。

奶娘說：「那一次你們似乎死了不少的人，我記得，……」他說：「可不是麼，我還是逃出來來的，我們同隊幾百人，船破了以後，都沈在海裏了。只有我，和我的兩個同伴，上了這砲臺了。現在因着這一點勞苦，餉銀比他們多些，也沒有什麼吃力的事情做。」

我撫着自己的右臂說：「你那時覺得痛麼？」他微笑說：「爲什麼不痛！」我說：「他們那邊也一樣的死傷麼？」他說：「那是自然的，我們也開砲打他們了，他們也死了不少的人，也都沈在海裏了。」我凝望着他說：「既是兩邊都受苦，你們爲什麼還要打仗？」他微微的歎息，過了一會說：「那裏是我們？……是我們兩邊的艦長下的命令，我們不能不打，不能不開砲呵！」

砲臺上的喇叭，嗚嗚的吹起來。他回頭望了一望，便和我們點一點首說：「他們練習砲術的時候到了，我也得去看看着他們，再見罷！」

「他自己受了傷了，嘗了痛苦了，還要聽從那不知所謂的命令，去開砲，也教給後來的人，怎樣開砲；要叫敵人受傷，叫敵人受痛苦，死了，沈在海裏了！——那邊呢，也是這樣。他們彼此遵守着那不知所謂的命令，做這樣的工作！——」

海水推着金赤朗耀的月兒，從天邊上來。

「海水裏滿了人的血，他聽憑風在他上面的人類，彼此湧下血來，沾染了他自己。他仍舊沒事人似的，帶着血水，噴起雪白的浪花——」

「月兒是受了這血水的洗禮，被這血水浸透了，他帶着血紅的光，停在天上，微笑着，看他們做這樣的工作。」

清潔！光明！原來就是如此，……」

奶娘拊着我的肩說：「姑娘，晚了，我們也走罷。」

我慢慢的站了起來，從奶娘手裏，接過竿子，提出水面來，——釣上忽然掉了一條金赤的一條魚！

「『他在水裏什麼都吃』，他吃了那兵丁的手臂，他飲了從那兵丁傷處流下來的血，他在血

水裏養大了的！」我挑起竿子，撿下那魚兒來，仍舊拋在水裏。

奶娘卻不理會，扶着我下了礁石，一手拄着竿子，一手拉着無精打彩的我，走回家去。

月光之下，看見砲臺上有些白衣的人，圍着一架明亮奪目的東西，——原來是那些兵丁們，正練習開砲呢！



## 國旗

筆筒裏的一幅小小的國旗，低低的垂拂着，——無論什麼時候，我擡起頭來看見他，總覺得有一種莊嚴興奮的感情。世界上也只有這樣小小的巾兒，纔能觸動這種不可抵抗的感覺！

夕陽到了地平了，霞光漾進窗裏來，牆外隱隱的聽見跳躍笑語。膝上的一本書，正看到很費解的一段，不禁擡頭凝想着。忽然看見小弟弟，自己呆呆的，坐在對面椅子上發怔。我便放下書，笑着問：道「你一個人，進來坐着作什麼？誰和你讒氣了？」他慢慢的挪了過來，倚着椅背兒，生着氣說：「二哥哥說我了……」我說：「他說你什麼了。」他說：「他不許我和武男玩，他說我要和武男玩，人家就要笑話我；從前我和傑蒙玩，也是他給……他說傑蒙是德國人，我們同他們是什麼交戰國，他不許我理他，現在他又不許……」正說着二弟連忙從外面進來，哄着小弟弟說：「我勸你不要和武男玩，不是說你，是怕你叫同學們笑話。」小弟弟牽着二弟的手，低着頭說：「你平日也有朋友，怎麼人家都不笑話你？」二弟笑了，說：「我的朋友都是中國孩子，武男卻是……小弟弟！你忘了上次我們聽的演說麼？學生要愛國！」小弟弟想了一會兒說：「他

也愛我們的國，我們也愛他們的國，不是更好麼？各人愛各人的國，國的朋友都好不成！我們索性都不要國了，大家合攏來做一國，再連上僕蒙……」

二弟忽然從筆筒裏，拿出那一柄國旗來，放在小弟弟的手裏，凝視着他說：「小弟弟，你愛這國旗麼？」小弟弟低低地說：「我——我愛這國旗！」二弟說：「你還小呢，你只懂得愛朋友，不懂得愛國。也罷，現在你愛這國旗罷，不要再出去了！」小弟弟也不言語了，接過旗兒來，兩個弟兄牽着手兒，並着肩兒站着。

我看着他們，一聲兒不響，心中起了一種異樣的熱烈的感覺。

細碎的木屐聲音近了，一個白胖的小臉兒，露在外院的門邊，小頭兒點着，小手兒拿着小旗兒招着，二弟指給小弟弟看，說：「你看武男也拿着他們的旗兒呢，人家都懂得愛國！」小弟弟看着二弟，看了一會兒，也便搖着頭兒，招着旗兒。

一樣可愛的小臉兒，一樣漆黑的頭髮，一樣黯寂可憐的神兒！  
兩個孩子，隔着窗戶，揮着旗子，卻都凝立不動。

我看着他們，一聲兒不響，心中另起了一種異樣偉大的感覺！

國旗呵，你這一塊人造的小小的巾兒，竟能隔開了這兩個孩子天真的朋友的爱！

這小小的巾兒，百千萬面，帳幕般零碎碎的隔開了世界上的，天真的，偉大的愛！人類呢，都蒙蔽在這百千萬面的旗影裏，昏天黑地的，過那無同情，不互助的生活！

「小弟弟，你出去和你的朋友玩罷，國旗算什麼？」

兩個旗兒，併在一處，幻成了一種新的和平的標幟。兩個孩子拉着手，並着肩，向着晚霞邊的草場走去。

我拊着二弟的肩，目送着這兩個孩子，走入光影裏，還隱約聽見他們說：「我們索性都不愛國了，大家合攏來，再連上傑蒙——」

二弟慢慢的回過頭來，看着我說：「姊姊——大家合攏來……朋友的愛，是比國家的愛，更——我的話說錯了！」

書還在桌子上，鵬纔凝想的那一段，又跳上眼簾來：

「因為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限——等那完全的來到，這有限的必歸於無有了！」

## 一個不重要的軍人

他父親死了，剩下的幾畝地，他大哥和二哥分着種了，並沒有提到他的名字。他舅舅背地裏和他說：「福和，你父親的地，怎麼沒有你的份兒？你應當和你哥哥們理論，理論！」他只恭恭敬敬，彷彿沒有聽見一般。

他幫着大嫂做些家務事，送一送飯，挑一挑水，放一放驢，還抱一抱姪兒；整天裏總是不閒着，他總是那般喜歡。

這天他拉着驢兒，從地裏回來，大哥和大嫂，正吃着飯。二哥也坐在一邊，抱着腿兒，抽着旱煙。大哥向他說：「你來正好，我和你二哥正說呢，你年紀也不小了，在家裏坐食山空，也不是事。昨天舅舅從城裏來，說營裏正招兵呢，明兒你就去一趟。——恭恭敬敬聽着，心裏並不覺得怎麼樣，只捨不得他黑胖的小姪兒；便從地下抱起他來，走出門口，朝着他父親的墳兒，呆呆的站着。」

他的體格很健壯，選上兵丁了。在營裏早晨操演，白日習工，下午上講堂，勤勤懇懇的，和

別人一樣。然而練軍歌的時候，只因他一字不識，五六天的工夫，不準會背一節，天天受長官的責罰。又常常抽着空兒，去看問病的同伴，誤了學習注音字母的時間，也屢次的受鞭打。同伴們都笑他，他依舊是那般喜歡。

領下餉來，得假就回家去，還帶着穿剩的軍衣和靴子，都交給哥哥和嫂子。這一天依舊挑一挑水，抱一抱姪兒，時候到了，纔戀戀不捨的，看着哥哥嫂子冷淡的臉，告辭了一聲，繞着父親的墳兒，又回到營裏去。

一年之中，營裏關於他的笑話，越發的多了：別人白吃果攤上的東西，白坐車子，他看着擺攤的和車夫的爲難，他替人家還了。他舅舅來和他要錢，他手裏沒有，憑實一說，他舅舅氣得打他一頓。禮拜天，同伴拉他聽戲去，半道裏他卻要站住聽「救世軍」的演講。像這類的事情還多，人人都拿他當作笑話的材料，他依舊是這樣做，依舊是這般喜歡。

這天他正閒着，站在操場的角兒上，拿着一張軍歌的篇子，默默的背誦。忽然聽得那邊一片聲，笑嚷起來，回頭看時，一個同營的兵丁，正打着一個賣花生的孩子。他連忙上前，一把拉住，一面叫那孩子快走；他自己身上，卻早着了幾腳，孩子走遠了，他纔放手。旁邊的人，看他面色慘白，卻依舊笑着，一聲兒不言語，左手扶着腰，慢慢的踱回營去。

他傷風，又咳嗽起來，只覺得腰背痛得很，支持不住了，告了三天的假。

別的同伴，背地裏說：「你怎麼不賭一賭氣？難道爲着公道，白挨幾腳？」他倒勸着說：「罷了！人當生氣的時候，那能管得住自己？他也不是成心，那天的事，不必再說了。」

他依舊病着，二哥進城來，順道來看他；走的時候，他席底下放着的，一塊買膏藥的錢，也不見了，他心裏明白。同伴要替他買藥時，他只說：「好得多了，不買也可以。」

他有時出來曬着太陽，和經過的同伴說說笑笑，他精神很委頓，他卻依舊是那般喜歡。

大夫說他內外夾攻，又耽誤的日子太多，不容易治了，不如回家養着去。同伴們回營長，從茶館裏把他舅舅找來，送了他回去。

進門的時候，姪兒跳起來接他，嫂子只微微歎了一口氣說：「他又回來了！——」

他只躺着，也不能挑水放驢了。姪兒常在旁邊坐着，聽他說城裏的事。他哥哥在外面叫他姪兒說：「你出來罷，你叔叔是癆病，仔細招上你！」

他更寂寞了，只從紙窗的破孔中，望着他父親的墳。

過些日子，舅舅到他營裏，替他告了長假，他死了。這消息傳開了。——他是一個不重要的軍人，沒有下半旗，也沒有什麼別的紀念，只從冊上勾去他的名字。然而這營裏，普遍的從長

官，到他的同伴，有兩三天，心靈裏只是淒黯煩悶，如同羊羣失了牧人一般！

十二，十一，一九二一。

## 超人

何彬是一個冷心腸的青年，從來沒有人看見他和人有什麼來往。他住的那一座大樓上，同居的人很多，他卻都不理人家，也不和人家在一間食堂裏吃飯，偶然出入遇見了，輕易也不招呼。郵差來的時候，許多青年歡喜跳躍着去接他們的信；何彬卻永遠得不着一封信。他除了每天局裏辦事，和同事們說幾句公事上的話；以及房東程姥姥替他端飯的時候，也說幾句照例的應酬話，此外就不開口了。

他不但是和人沒有交際，凡帶一點生氣的東西，他都不愛；屋裏連一朵花，一根草，都沒有，冷陰陰的如同山洞一般。書架上卻堆滿了書。他從局裏低頭獨步的回來，關上門，摘下帽子，便坐在書桌旁邊，隨手拿起一本書來，無意識的看着，偶然覺得疲倦了，也站起來在屋裏走了幾轉，或是拉開簾幕望了一望，但不多一會兒，便又閉上了。

程姥姥總算是他另眼看待的一個人；她端進飯去，有時便站在一邊，絮絮叨叨的和他說話，也問他爲何這樣孤零。她問上幾十句，何彬偶然答應幾句說：「世界是虛空的，人生是無意義



的；人和人，和宇宙，和萬物的聚合，都不過如同演劇一般，上了臺是父子女女，親密的了不得；下了臺，摘了假面具，便各自散了。哭一場也是這麼一回事，笑一場也是這麼一回事，與其互相牽連，不如互相遺棄。而且尼采說得好，愛和憐憫都是惡……」程姥姥聽着雖然不很明白，卻也懂得一半，便笑道：「要這樣，活在世上有什麼意思？死了，滅了，豈不更好，何必穿衣吃飯？」他微笑道：「這樣，豈不又太把自己和世界都看重了。不如行雲流水似的，隨他去就完了。」程姥姥還要往下說話，看見何彬面色冷然，低着頭只管吃飯，也便不敢言語。

這一夜他忽然醒了。聽得對面樓下淒慘的呻吟着，這痛苦的聲音，斷斷續續的，在這沈寂的黑夜裏只管顫動。他雖然毫不動心，卻也攪得他一夜睡不着。月光如水，從窗紗外瀉將進來，他想了許多幼年的事情，——慈愛的母親，天上的繁星，院子裏的花……他的腦子累極了，極力的想攔絕這些思想，無奈這些事只管奔湊了來，直到天明，纔微微的合一合眼。

他聽了三夜的呻吟，看了三夜的月，想了三夜的往事——

眠食都失了次序，眼圈兒也黑了，臉色也慘白了。偶然照了照鏡子，自己也微微的吃了一驚，他每天還是機械似的做他的事——然而在他空洞洞的腦子裏，憑空添了一個深夜的病人。

第七天早起，他忽然問程姥姥對面樓下的病人是誰？程姥姥一面驚訝着，一面說：「那是廚房裏跑街的孩子祿兒，那天上街去了，不知道爲什麼把腿摔壞了，自己買塊膏藥貼上了，還是不好，每夜呻吟的就是他。這孩子真可憐，今年纔十二歲呢，素日他勤勤懇懇極疼人的……」何彬自己只管穿衣戴帽，好像沒有聽見似的，自己走到門邊。程姥姥也住了口，端起碗來，剛要出門；何彬慢慢的從袋裏拿出一張鈔票來，遞給程姥姥說：「給那祿兒罷，叫他請大夫治一治。」說完了，頭也不回，逕自走了。——程姥姥一看那鉅大的數目，不禁愕然，何先生也會動起慈悲念頭來，這是破天荒的事情呵！她端着碗，站在門口，只管出神。

呻吟的聲音，漸漸的輕了，月兒也漸漸的缺了。何彬還是朦朦朧朧的——慈愛的母親，天上的繁星，院子裏的花……他的腦子累極了，竭力的想攔絕這些思想，無奈這些事只管奔湊了來。過了幾天，呻吟的聲音住了，夜已依舊沈寂着，何彬依舊「至人無夢」的睡着。前幾夜的思想，不過如同曉月的微光，照在冰山的峯尖上，一會兒就過去了。

程姥姥帶着祿兒幾次來叩他的門，要跟他道謝；他好像忘記了似的，冷冷的擡起頭來看，又搖了搖頭，仍去看他的書。祿兒仰着黑胖的臉，在門外張着，幾乎要哭了出來。

這一天晚飯的時候，何彬告訴程姥姥說他要調到別的局裏去了，後天早晨便要起身，請她將

房租飯錢，都清算一下。程姥姥覺得很失意，這樣清淨的住客，是少有的，然而究竟留他不得，便連忙和他道喜；他略略的點一點頭，便回身去收拾他的書籍。

他覺得很疲倦，一會兒便睡下了。——忽然聽得自己的門鈕動了幾下，接着又聽見似乎有人用手推的樣子。他不動，只靜靜的臥着，一會兒也便渺無聲息。

第二天他自己又關着門忙了一天，程姥姥要幫助他，他也不肯，只說有事的時候再煩她。程姥姥下樓之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來，繩子忘了買了。慢慢的開了門，只見人影兒一閃，再看時，祿兒在對面門後藏着呢。他躊躇着四圍看了一眼，一個僕人都沒有，便喚：「祿兒，你替我買幾根繩子來。」祿兒趑趄的走過來，歡天喜地的接了錢，如飛走下樓去。

不一會兒，祿兒跑的通紅的臉，喘息着走上來，一隻手拿着一隻手背在身後，微微露着一兩點金黃色的星兒。他遞過了繩子，仰着頭似乎要說話，那隻手也漸漸的回過來。何彬卻不理會，拿着繩子自己走進去了。

他忙着都收拾好了，握着手周圍看了看，屋子空洞洞的——睡下的時候，他覺得熱極了，便又起來，將窗戶和門，都開了一縫，涼風來回的吹着。

「依舊熱得很。腦筋似乎很雜亂，屋子似乎太空沈。——累了兩天了，起居上自然有些反

常。但是爲何又想起深夜的病人。——慈愛的……不想，煩悶的很！」

微微的風，吹揚着他額前的短髮，吹乾了他頭上的汗珠，也漸漸的將他煽進夢裏去。

四面的白壁，一天的微光，屋角幾堆的黑影。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了。

慈愛的母親，滿天的繁星，院子裏的花。不想，——煩悶……悶……

黑影漫上屋頂去，什麼都看不見了，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了。

風大了，那壁廂放起光明。繁星歷亂的飛舞進來。星光中間，緩緩地走進一個白衣的婦人，右手撩着裙子，左手按着額前。走近了，清香隨將過來；漸漸的俯下身來看着，靜穆不動的看著，——目光裏充滿了愛。

神經一時都麻木了！起來罷，不能，這是搖籃裏，呀！母親，——慈愛的母親。

母親呵！我要起來坐在你的懷裏，你抱我起來坐在你的懷裏。

母親呵！我們只是互相牽連，永遠不互相遺棄。

漸漸的向後退了，目光仍舊充滿了愛。模糊了，星落如雨，橫飛着都聚到屋角的黑影上。——

「母親呵，別走，別走！……」

十幾年來隱藏起來的愛的神情，又呈露在何彬的臉上；十幾年來不見點滴的淚兒，也珍珠般散落了下來。

清香還在，白衣的人兒還在。微微的睜開眼，四面的白壁，一天的微光，屋角的幾堆黑影上，送過清香來。——剛動了一動，忽然有覺得一個小人兒，蹣手蹣腳的走了出去，臨到門口，還回過小臉兒來，望了一望。他是深夜的病人——是祿兒。

何彬竭力的坐起來，那邊網好了的書籍上面，放着一籃金黃色的花兒，他穿着單衣走了過去，花籃底下還壓着一張紙，上面大字縱橫，藉着微光看時，上面是：

「我也不知道怎樣可以報先生的恩德。我在先生門口看了幾次，桌子上都沒有擺着花兒。——這裏有的是賣花的，不知道先生看見過沒有：——這籃子裏的花，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名字，是我自己種的，倒是香得很，我最愛他。我想先生也必是愛他。我早就要送給先生了，但是總沒有機會。昨天聽見先生要走了，所以趕緊送來。

我想先生一定是不要的。然而我有一個母親，她因為愛我的緣故，也很感激先生。先生有母親麼？她一定是愛先生的。這樣我的母親和先生的母親是好朋友了。所以先生必要收母親的朋友

的兒子的東西。

「祿兒叩上」

何彬看完了，捧着花兒，回到牀前，什麼定力都盡了，不禁嗚嗚咽咽的痛哭起來。

清香還生，母親走了！——窗內窗外，互相輝映的，只有月光，星光，淚光。

早晨程姥姥進來的時候，只見何彬都穿著好了，帽兒戴得很低，背着臉站在窗前。程姥姥陪笑着問他用不用點心，他搖了搖頭——車也來了，箱子也都搬下去了，何彬淚痕滿面，靜默無聲的謝了謝程姥姥，提着一籃的花兒，遂從此上車走了。

祿兒站在程姥姥的旁邊，兩個人的臉上，都堆着驚訝的顏色。看着車塵遠了，程姥姥纔回頭對祿兒：「你去把那間空屋子收拾收拾，再鎖上門罷，鑰匙在門上呢。」

屋裏空洞洞的，牀上卻放着一張紙寫着：

「小朋友祿兒：

我先要深深的向你謝罪，我的恩德，就是我的罪惡。你說你要報答我，我還不知道我應當怎樣的報答你呢！

你深夜的呻吟，使我想起了許多的往事。頭一件就是我的母親，她的愛可以使我止水似的情感，重要蕩漾起來。我這十幾年來，錯認了世界是虛空的，人生是無意識的，愛和憐憫都是惡

的，我給你那醫藥費，裏面不含着絲毫的愛和憐憫，不過是拒絕你的呻吟，拒絕我，母親，拒絕了宇宙和人生，拒絕了愛和憐憫。上帝呵！這是什麼念頭呵！

我再深深的感謝你從天真裏指示我的那幾句話。小朋友呵！不錯的，世界上的母親和母親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牽連，不是互相遺棄的。

你送給我那一籃花之先，我母親已經先來了。她帶了你的愛來感動我。我必不忘記你的花和你的愛，也請你不要忘了，你的花和你的愛，是借着你朋友的母親帶了來的！

我是冒罪叢過的，我是空無所有的，更沒有東西配送給你。——然而這時伴着我的，卻有悔罪的淚光，半弦的月光，燦爛的星光。宇宙間只有他們是純潔無疵的。我要用一縷柔絲，將淚珠兒穿起，繫在弦月的兩端，摘下滿天的星兒來盛在弦月的圓凹裏，不也是一籃金黃色的花兒麼？他的香氣，就是悔罪的人呼籲的言詞，請你收了罷。只有這一籃花配送給你！

天已明了，我要走了。沒有別的話說了，我只感謝你，小朋友，再見，再見！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都是好朋友，我們永遠是牽連着呵！

何彬草

我寫了這一大段，你未必都認得都懂得；然而你也用不着都懂得，因為你懂得的，比我多得

多了！又及。」

「他送給我的那一籃花兒呢？」祿兒仰着黑胖的臉兒，呆呆的望着天上。



## 愛的實現

詩人靜伯到這裏來消夏，已經是好幾次了。這起伏不斷的遠山，和澄藍的海水，是最幽雅不過的。他每年夏日帶了一年中積蓄的資料來，在此完成他的傑作。

現在他所要開始著作的一篇長文，題目是愛的實現。他每日早起，坐在藤蘿垂拂的廊子上，握着筆；伸着紙。濃陰之下，不時的有嗡嗡的蜜蜂，和花瓣，落到紙上，他從沈思裏微笑着用筆尖挑開去。矮牆外起伏不定的漾着微波。驕陽下的蟬聲，一陣陣的叫着。這些聲音，都緩緩的引出他的思潮，催他慢慢的往下寫。

沙地上索索的脚步聲音，無意中使他擡起頭來。只見矮牆邊一堆濃黑的頭髮，繫着粉紅色的綾結兒，走着跳着就過去了。後面跟着的卻只聽見笑聲，看不見人影。

他又低下頭去寫他的字，筆尖兒移動得很快。他似乎覺得思想加倍的活潑，文字也加倍的有力量，能以表現出自己心裏無限的愛的意思。——

一段寫完了，還只管沈默的微笑的想。……海波中，微風裏，漾着隱現的濃黑的髮兒，歡笑的人影。

金色的夕陽，照得山頭一片的深紫，沙上卻仍蓋着矗立的山影。潮水下去了，石子還是潤明的。詩人從屏裏出來，拂了拂桌子，又要做他下午的功課。

笑聲又來了，詩人拿着筆站了起來。牆外走着兩個孩子；那女孩子挽着他弟弟的頭兒，兩個人的頭髮和腮頰，一般的濃黑緋紅，笑窩兒也一般的深淺。脚步細碎的走着。走得遠了，還看得見那女孩子雪白的臂兒，和他弟弟背在頸後的帽子，從白石道上斜刺裏穿到樹蔭中去了。

詩人又坐下，很輕快的寫下去，他寫了一段筆歌墨舞的愛的實現。

晚風裏，天色模糊了。詩人捲起紙來，走下廊子，站在牆兒外。沙上還留着餘熱。石道盡處的樹蔭中，似乎還隱現着雪白的臂兒和飄揚的帽帶。

他天天清早和黃昏，必要看見這兩個孩子。他們走到這裏，也不停留，只跳着走着的過去。

詩人也不叫喚他，只寂默的望着他們，來了，過去了，再低下頭去，蘊含着無限的活潑歡欣，去寫他的愛的實現。

時候將到了，他就不知不覺的傾耳等候那細碎的足音，活潑的笑聲。從偶然到了願望——熱烈的願望。

四五天過去了，他覺得若沒有這兩個孩子，他的文思便遲滯了，有時竟寫不下去。

他們是海潮般的進退。有恆的，按時的，在他們不知不覺之中，指引了這作家的思路。

這篇著作要脫稿了，只剩下末尾的一段收束。

早晨是微陰的天，陽光從雲隙裏漏將出來。他今天不想寫了，只坐在廊下休息。漸漸的天又開了。兩個孩子舉着傘，從牆外過去。

傍晚忽然黑雲堆積起來，風起了。一閃一閃的電光，穿透濃雲，接着雷聲隆隆的在空中鼓盪。海波兒小山般彼此推擁着，白沫幾乎侵到闌邊來。他便進到屋裏去，關上門，捻亮了燈。無聊中打開了稿紙，從頭看了看，便坐下，要在今晚完成這篇愛的實現。——一剎那頃忽然想起了那兩個活潑玲瓏的孩子。

他站起來了，皺着眉在屋裏走來走去。又扶着椅背站着，「早晨他們是過去了，難道這風雨的晚上，還看得見他們回來麼？他們和愛的實現有什麼……難道終竟寫不下去？」他轉過去，果

決的坐下，伸好了紙，拿起筆來——他只用筆微微的敲着墨盒出神。

窗外的雨聲，越發的大了，簷上好似走馬一般。雨珠兒繁雜的打着窗上的玻璃，風吹着溼透的樹枝兒，帶着密葉，橫掃廊外的欄杆，簌簌亂響。他遲疑着看一看錶，時候還沒有到，他覺得似乎還有一線的希望。便站起來，披上雨衣，開了門，走將出去。

雨點迎面打來，風腳迎面吹來，門也關不上了。他低下頭，便走入風雨裏，溼軟的泥濘，沒過了他的腳面，他一直走去，靠着牆兒站着。從沈黑中望着他們的去路。風是冷的，雨是涼的，然而他心中熱烈的願望，竟能抵抗一切，使他堅凝的立在風雨之下。

一匝的大雨過去了，樹兒也穩定了。那電光還不住的在漆黑的天空中，畫出光明的符咒，一閃一閃的映得樹葉兒上新綠照眼。——忽然聽得後面笑聲來了，回過頭來，電光裏，矮矮的一團黑影，轉過牆隅來。再看時又隱過去了。他依舊背着風站着。

第二匝大雨來了，海波濛濛，他手足淋得冰冷，不能再等候了，只得繞進牆兒，跳上臺階來，拭乾了臉上的水珠兒。——只見自己的門開着，門外張着一把溼透的傘。

往裏看時，燈光之下，書桌對面的搖椅上，睡着兩個夢裏微笑的孩子。女孩兒雪白的左臂，

垂在椅外，右臂卻作了弟弟的枕頭。散拂的髮兒，也罩在弟弟的臉上，綫花已經落在椅邊。她弟弟斜靠着她的肩，短衣下露出微白的小腿。在這驚風暴雨的聲中，安穩的睡着。屋裏一切如故。只是桌上那一捲稿紙，卻被風吹得散亂着落在地下。

他迷惘失神裏，一聲兒不響。脫下了雨衣，擦了擦鞋，蹣着腳走進來。拾起地上的稿紙，捲着握在手裏，背着臂兒，凝注着這兩個夢裏微笑的孩子。

這時他思潮重復奔湧，略不遲疑的回到桌上，檢出最後的那一張紙來，筆不停揮的寫下去。雨聲又漸漸的住了，燈影下兩個孩子欠伸着醒了過來。滿屋的書，一個寫字的人，怎麼到這裏來了？避着雨怎樣就睡了。惺忪的星眼對看着。怔了一會，慢慢的下了椅子，走出門外。拿起傘來從滴瀝的雨聲中，並肩走了。

外邊卻是泥濘黑暗，涼氣逼人。——詩人看着他們自來自去，卻依舊一聲兒不響。只無意識的在已經完成的稿子後面，縱橫着寫了無數的愛的實現。

## 最後的使者

詩人俯伏在衆神之王的脚下，禱告說：「神呵！你賦與我以絕特的天才，使我的詩思橫溢，使我筆下驚動了千萬的讀者。不過我細細的觀察，他們從我的詩中所得去的，只是憂愁，煩悶，和悲傷。於人類於世界，只是些灰心絕望的影響。神呵，這難道是我唯一的使命麼？若這是你的旨意，我又何敢妄求？只是懇求你爲無量數的青年人着想，爲將來的世界着想。」

光明的霧中，神飄揚着冰綃之衣，扶着銀杖，低眉聽他禱告——神悠然深思，微微的笑道：「從世界之始，至世界之終，這一端是空虛黑暗，那一端是縹緲混沌。人類的生命，只激箭般從這邊飛到那邊，來去都不分明。因此悲傷是分內的，快樂是反常的。一個人能有多少日月，悲傷是他的穎悟，何必不使他心胸清明呢？起來去罷！」

詩人依舊跪在冰冷的石上，說：「神呵，你也說了，一個人能有多少日月，可憐他來去都不分明。何必不使他癡狂，使他沈醉，使他忘卻這分內的悲傷呢？倘若蒙你扶助我，我便死心蹋地的要擔當這個使命呵。」

神悠然深思，慢慢地舉起銀杖，指着詩人的心竅，清清楚楚的說：「現在，我更賜你無限的智慧，好和我這些縞翼珠纓的使者，在心靈中有深密的接觸。我使你洩盡了宇宙的神祕，寫盡了人類的深思，看看能否遮蔽卻人生的煩悶。好了，起來去罷！」

這時節無數羽毛蹣跚的使者，從光明中轉將出來，拉着手，繞着圈兒，唱着別神的曲。最後便揚起翅來，從神光中飛散了，下隱在塵寰裏。——詩人眼看着他們去了，便心滿意足的禱告說：「神呵，求你永遠扶助我。」

詩人坐在樹下濃陰中，雨點打到他心上來。他筆不停揮的成了一節很長的詩。他攜帶了這詩，先送給一個青年人。

青年人看了，默默的嗚咽贊歎，說：「你這詩好極了；洩盡了宇宙的神祕，寫盡了人類的深思。只是怎的增加了我無邊的煩悶？」

詩人接過詩來，憂憂愁愁的回去。他開始詛咒雨的使者。

雨的使者顯現在他面前，說：「詩人呵，你不要責備我。我本是生命樹上一滴的露珠，灑地上來，變成了點點同情的眼淚，要使千萬人傷心的。」

於是這使者飛去了。

詩人夜闌起坐，星月的光射到他心上來。詩人又成了一首詩，立刻寄給他一個老朋友。

回信來了，說：「你這詩好極了；可知人生如夢，來去都不分明，黑夜來到了，快樂又在那裏？」

詩人將詩扯得粉碎，詛咒夜的使者。

夜的使者低着頭說：「我只會用萬條煩惱絲兒，穿起星兒，結就漫天的珠網，來籠絡住全世界的死和失望的。我只會懸起反映悲歡的月鏡，表現出古往今來無邊的慷慨抑鬱，來觸動人類的悲傷的。」

夜的使者也飛去了。

詩人走到水邊坐下，從水裏看見了對岸的花。花和水反映到心上來。詩人才思奮發，成了首長歌，順手便遞給水邊一個洗衣的女兒。

她讀了幾遍，淚落下來了，說：「先生，你寫的這就是詩麼？這就是我心中常有的話，怎麼



就說不出來！可是你替我說出來了，我心裏卻爲何又這般的感動？我明白了，原來……」詩人不等她說完，就連忙回身走了。

詩人默默的背倚窗戶站着。

水的使者蕩蕩漾漾的顯現了，說：「詩人呵，這又算什麼呢？我本是晝夜裏流着，輸送了人類的年華和興亡的事跡，來歸入那茫茫的大海的。」

花的使者很明媚的笑着說：「詩人呵，你錯用了我了。我只是發洩宇宙的靈氣，幻作千紅萬紫；從地裏出來，要點穿世人的靈竅的。」

兩個使者攜着手飛去了。

詩人詛咒過了下凡的使者。——最後便慚愧憂傷的到了衆神的王那裏，那些飛回的使者，正圍着神座站着。

神莊嚴地說：「我知道你的來意了！我原是說與你的，宇宙的神祕，和人類的深思，本不遮蔽人生的煩悶。我的這些使者，何嘗不是隨時隨地輔助你，又何嘗不是愈輔助愈受你的詛咒呢？」

詩人俯伏流淚說：「神呵，你可憐見他們激箭般的年月，也爲着完成了我的使命，又何妨使他們暫時癡狂沈醉？我原知世上到頭都是空虛，但也何妨使他們暫時蒙蔽？」

神微微地笑道：「也罷，我賜給你最後的使者，他原未曾長成，只養育在鴻濛的國裏。如今你試帶他到凡間一走，或者可以完成了你的志願。只有他能使山窮水盡，變爲柳暗花明。可是這也不是真的，世間一切都要模糊了！」

詩人稽首說：「我只要世界模糊，人間酣醉；我原只要……」

天外，翩翩地飛來雙翅雪白的嬰兒，挾着金斧，前面迴翔着，歡唱道：「詩人呵！我便是希望的使者，現在入世了。詩人呵，跟着我來！」

萬千的使者，圍繞着大神，在頌讚的歌聲中，一齊隱過去了。

到如今只有這枝金斧，劈開了黑暗，摧倒了憂傷。領着少年人希望着前途，老年人希望着再世；模糊了過去，拒絕了現在，閃爍着將來；歡樂沈酣的向前走——向着渺茫無際的盡頭走。

## 離家的一年

他和他的姊姊對坐在石階上。姊姊只低着頭織絨襪子。他左手握着絨球，右手抽着線兒，呆呆的坐着。戀家惜別的心緒，也和這絨線般，牽挽不斷的抽出來，又深深密密的織入這襪子裏。

十三歲的年紀，就要離家遠去，自然是要難受的。然而他是個要強的孩子，抵死也不肯說戀家不去的話。只因他不肯說出，他的眼淚只往心裏流，加倍的刺傷他的心。

當他去投考大學附中的時候，他父親不過是帶他去試一試罷了，想不到竟取上，名次又列得很高，他自己非常的喜歡。母親說他太小，取上也罷了，不去也使得；離家太遠了，自己也難受，家裏也不放心。父親也是這麼說。他自己卻堅執要去，說男兒志在四方，豈可坐失機會！他姊姊也說是去好。兩個小孩子，一吹一唱，高興的了不得。他父親和朋友們談起，他們都着實誇獎他；又說那大學的進學考，限制的很嚴，難得取上了，不去很可惜。——商量的結果，還是定了要去。

他母親忙着替他收拾這個，預備那個。小姊姊也不和他打架了，成日裏兩個人廝守着，又將自己最愛的一管自來水筆，也送給他——他們爲這一管筆會拌了一回嘴，至終被他小姊姊得去了，現在又無條件的送給他，他倒覺得不好意思。

——小姊姊只比他大一歲，所以在他們的稱呼上，都加上個「小」字。——離着動身的日子，只有三天了。他漸漸的覺得難受起來，小姊姊也是如此，只是他們都不說出。小姊姊要替他織一雙絨襪子，織了三天纔成了一隻。

這時父親和一位年輕的朋友，從外院進來。小姊姊只管低着頭，他也裝做沒有看見。等他們一齊進入客室，小姊姊和他同時擡起頭來，笑了一笑。

父親在客室裏喚他。他連忙放下線球，走了進去。父親說：「這是大學教授周先生，後天你便跟他一塊兒走，周先生好照應你。」他便鞠了一躬。周先生看着他，和他談幾句話。他站了一會，搭越着又走出來。

小姊姊悄聲問：「叫你進去作甚麼？」他說：「叫我去見周先生，後天和他一塊去。」小姊姊說：「是大學的周先生麼？他的夫人我認得，是個很好看——」

父親同客人又出來了。他便站起來。小姊姊只得也鞠了一躬。

吃飯的時候，母親笑着說：「你要走了，叫你父親帶你和小姊姊出去玩一玩罷。」他搖一搖頭說：「我不去，只在家裏便好，出去又煩得慌。」小姊姊說：「我那襪子還沒織完呢。」父親說：「等你織完，他也畢業回來了。」母親不覺笑起來。

他在家裏也忙了兩天。有些東西，小姊姊一定要他帶去玩，他一定要留在家裏。母親看了笑說：「有現在的相讓，當初又何苦爲這些東西生氣？」他們都笑着，一面只管忙忙的，丟下這一個，拾起那個。

這一天晚上，母親叫他到屋裏去，打開箱子叫他看，說：「這邊是夾衣服，這邊是棉衣服，天氣一冷千萬記着換上；這底下是被單……」他只管點頭答應着。父親站在一邊笑着說：「你不必吩咐，他那裏記得這許多。橫豎冷了，也一般的知道穿。」這時小姊姊從自己屜裏進來，說：「好不容易趕完這雙襪子了，放在這邊角裏，你可記着。」放下了襪子，又說：「這是信封，都貼上郵票了。」他接過來說：「我已有了不少的信封了，做什麼又給我？」一看那十二個封面上都已寫好了，都是他小姊姊的名字，他隨手也放入箱子裏。

僕人進來，將幾件行李都細好了。母親和父親又囑咐他好些話。他這時真是傷心了，幾乎撐不住，心想不如小姊姊也和我打架，家裏的人都不理我，我去倒覺得無有牽掛，這樣真是太叫人

難受。父親看出來了，便說：「你們早去睡覺罷，明天早車是七點鐘的，還要早起呢。」母親說：「可不是還得先到周先生那裏！李媽，叫他們明天早飯早一點開。」李媽答應着。他和小姊便出來了。

兩個人又坐在臺階上，小姊姊說：「你到那裏就寫信回來，年假是什麼時候的，也早幾天告訴我。」屋內的燈光，從竹簾子裏射將出來，人影在地。小貓從廊下慢慢的走入他懷裏。他一面撫着小貓，一面說：「我走了，你可寂寞了。」小姊姊說：「我還有幾天也就上學了，不過放學回來，也是……」這時母親在屋裏又一連疊聲，催他去睡。他放下小貓站了起來，小姊姊也自回屋裏去了。

他走入屋裏，桌上都空了，開了燈坐了一會，心裏只亂亂的。躡着腳又走出來，院中無人，對面小姊姊屋裏，燈已經滅了。走了幾轉，又進夫臥下。心裏想到校後情形如何？功課怎樣？同學多少？想了半天，正朦朧欲睡，忽聽得外面叫門，又聽見隔壁黃家開門了。他重行臥下，睡魔又走了，翻來覆去，以後不知什麼時候睡着。

第二天五點鐘，他就醒了，開了門放進小貓來，在地下玩了一會。聽見李媽在院子裏和母親說話，就走進母親屋裏，坐在一邊，看着母親梳頭，心中萬分難過，似乎盼望母親留他不去纔

好。母親擡頭看見，問道：「怎麼樣？你怎麼起的這麼早？」這時他萬禁不住了，便掏出手絹兒擰着臉，嗚咽着哭了起來。母親看着他也不言語。一會兒李媽進來，他連忙伏在桌上，不作一聲。

早飯開來了，他也吃不下去，胡亂用了一點，看時辰鐘已經六點，自己穿起長衣。僕人進來將行李搬出去。母親交給他幾張票子，說：「打車票的錢在裏面，交給周先生罷。其餘的留着在車上買點心吃，你今早沒有吃飽。別的钱父親都交給周先生了，他自然會給你。」他含着淚點一點頭。一會兒車來了；母親說：「走罷，父親還沒起來，不必告辭了。」他便走下臺階。母親站在廊上喚道：「小姊姊呢？小弟弟要走了！」小姊姊在屋裏應了一聲，他便到小姊姊門口，低低的叩道：「小姊姊，我可以進來麼？」門開了，牀上衾枕還散亂着，小姊姊穿着睡衣，站在鏡檯前，攏着頭髮。回頭看見他，便道：「你要走了麼？」他又點一點頭，回身便走。小姊姊也不再言語。只有李媽送到門口，僕人就和他一同上車。

街上行人熙熙的來往，他想他們也有的是和我一般的離家遠去麼？他心裏只亂亂的，不住的擦着眼淚。

車停在一所洋樓的門口，許多的行李堆在階邊。幾個同學站在階上，周先生也在中間，看見他來了，便笑道：「你來正好，和他們一塊兒走罷；我還有有些事未了，打算晚車去呢！」他不覺

爲難起來，半天沒有言語。周先生看他躊躇，便道：「你要是喜歡和我一同走時，行李先放在這裏，你下午四點再來罷。」他又喜歡了，連忙點頭說好。看着行李搬下去，便又坐上車和僕人一同回來。

他覺得滿街的太陽，牆上貼着許多的花花綠綠的廣告，來時竟沒有看見。

到了家，跳下車來，跑了進去，李媽在院子裏，先看見了，驚道：「少爺怎麼又回來了？」他笑着點一點頭，也不答話。走進上房，見過了父母，說明了；便問：「小姊姊呢？」母親笑道：「你走了以後，她也沒有吃飯，就到黃家去了。」他便回身出來，走到黃家門口。小姊姊和兩個孩子正在院子裏玩，擡頭看見他，連忙走出來。他笑說：「我不去了。」小姊姊看着他道：「胡說，你騙我呢！」他說：「下午纔走，我們先回家玩去。」說話之間，他看見小姊姊的眼圈邊，餘紅未退。

一邊玩着，他兀自提心弔膽的，果然至終捱不過下午四點，還是一走。小姊姊送到門口，看見他在車上哭了。

這回真上車了。周先生攆着他的手，擠了上去，找個座位，叫他坐下。自己卻又走下月臺去，和朋友說話，一直到車慢慢開動，纔走上來。他只背着臉憑窗站着，想着父親母親，想着小



姊姊——有許多事叫他非常的後悔：就是從前因爲自來水筆打架，兩個人都哭了；還有爲爭着看一本少年叢書，至終小姊姊擲過給他，他氣忿忿的拿起自己走了。他自恨當初爲什麼和可愛的小姊姊這樣的過不去？想起一陣一陣的傷心。

周先生叫他坐下，和他說些閒話。他只低着頭，恐怕人家看見他的淚眼。一會兒車上的燈亮了，他們一起吃過點心。他漸漸的注意到車上別的坐客；周先生又把報紙提給他，他看着「小說」和「新聞」，很覺得有味，以後眼睛疲倦，漸漸睡着。

嘈雜的聲音，將他攪醒了。車走的很慢，燈已經滅了，窗外的曉風，吹面生寒。他坐好了，拾起地上的報紙。周先生從那邊走過來，笑着向他說：「到了，我們下車罷。」

矮矮的長牆，圍着廣大的草場。幾處很偉大的學校建築，矗立在熾微的晨光裏，使他振起精神來。穿過了草場，周先生走進「庶務處」，一會兒出來說：「你的宿舍定在東樓十五號，和這個堂役先去罷，我一會兒就來。」他答應了，曲曲灣灣的又上了東樓。

屋裏已有兩個同學，正在盥洗。看見他來了，知道是住在這屋裏的新同學，似乎驚奇他很小，便都走攏來招呼他，又叫堂役搬進行李。他一看門後貼着一張紙，三個名字，是王紀新、唐敬，最後的便是他。

那個大的同學說：「小唐，你先帶他吃早飯去罷，這屋裏的事，你不用管了。」小唐便和他出來，一邊走着，一邊問他是那裏人？從前在什麼學校念書？現在入的是那一班？他一一都說了。他覺得小唐極有趣，只有十五六歲光景；前髮覆額，戴着眼鏡，走路永遠是跳着。

進了食堂，他便坐在小唐的桌上。好些的同學都注意他，有的便過來和他說話。

飯後回到屋裏，周先生也來了。看着他收拾清楚了；又說：「我的家就在學校後面，從右數第五座樓上，你若去時，叫唐敬帶你去。」說着就走了。

這時那兩個同學都不在屋裏，他獨自在窗前站着，看見許多同學在操場裏踢球；小唐穿着運動的衣服，也在內中奔走。他又回來，開了小箱子，看見那些信封和襪子，猛然憶起小姊姊來，不覺退臥在牀上，拿枕頭蓋上臉，暗暗垂淚。

鐘聲響着，王紀新進來了，他裝做睡着，紀新叫起他來，說：「開學式要舉行了，到禮堂去罷。」他站了起來；紀新端詳了他的臉，卻也沒說什麼。

他坐在第一排椅子上，和他聯坐的都是些小的同學，卻沒有比他還小的。——校長的訓詞，他聽得不甚清楚，只擡頭看着牆上的照片。

回來他便寫信，寫了四張紙，用了許多「嗚呼噫嘻」的字眼，寫完了，自己送在信箱裏。

午後小唐帶他到「庶務處」去買書，又替他介紹了幾個小朋友。有一個叫徐真的，帶着許多玩具，幾個小朋友便玩起來，惹得許多學生都圍着看。

晚上他又難受起來，臥下也睡不着，翻來覆去的，滿屋漆黑。想想這個，想想那個，枕頭都溼了。自己後悔爲何竟然來了，在這裏多麼孤苦！半夜裏流淚，母親也不知道。想到這裏，不禁哭起來，小唐驚醒了，朦朧中勸慰他幾句。

第二天便上課了，下了堂便拿起書來念。心中雖難過，卻仍爲分些心，還覺得好些，周先生又來叫他，小唐勸他去走走，他怕羞不去。

有一天在食堂裏，接到了一封信，是他父親寫的信面。連忙拆開，父親一張紙，只說些安慰勸勉的話，小姊姊也有一張，上面寫：

「最親愛的小弟弟：

你走了以後，我真是難受，真是太難受。吃晚飯時只有父親母親和我三個人。晚上我也睡不着，想你在火車上也必是睡不着。今天接到了你的信，我忍不住哭了，——沒有大哭——母親也很難過。

有許多的事，要告訴你：你的小貓不見了，我想是黃家那幾個弟弟抱走了。你記得從前

他們的小雞丟了的時候，不是賴我們的小貓吃了麼？我也不敢問他們，恐怕母親要說。李媽說他們家的老貓，又要生小貓了，再抱一個給我們，我想這一次要一個小黑貓，你看怎樣？

我明天上學了，到也有個着落，省得在家裏，又悶得慌，又難受。

你在學校裏，要自己小心，也要用心功課，也不要和朋友打架——我知道你不會和人打架，除了跟我。

你看見周夫人時，替我問她好。

愛你的小姊姊

母親吩咐你說，天氣冷，要多穿衣服。身上要潔淨，要常洗澡。又及。」

他看了很喜歡，折起來放在袋裏。徐真問：「是誰給你的信？」他說：「是我的小——是我的姊姊。」

他立刻回到屋裏，寫了一封回信。

一天一天的過去，漸漸的熟了，朋友也認識的多了，功課又忙，便不十分想家。

秋節的時候，周先生叫他去過節。王紀新勉強把他送到周先生門口，按了鈴，自己跑了。他只得進去。

好清雅的院子——周先生和夫人一同站在廊子上，他連忙鞠了躬。談了幾句話，周夫人便請他到屋裏去。

壁爐上立着兩個銅盤，桌上白花的檯布，當中擺着一瓶的菊花，他四下裏看着。周夫人端過果點來，就坐下和他談話，問他：「想家不想？」他笑着搖一搖頭。周夫人又問：「你母親好麼？你有幾個兄弟？」他說：「我母親好。我只有一个姊姊，她也認得——」周夫人想了一想道：「你姊姊是不是叫意華？」他連忙說是。周夫人笑道：「是了，她是我的學生；怪道剛看見你時，覺得有些眼熟，好像是在那裏見過似的，你們倒是像得很。」他只笑着。

周先生只在廊外看報。周夫人一邊走來走去做些事，一邊和他閒談。他覺得她服裝很瀟灑，風采也能動人。

明月當空，他們三個人在廊子上一同吃着飯，很快樂的。飯後坐了一會，他恐怕學校關門，便告辭了，踏一月色回去。

同學們都在樓下玩月。小唐拉他坐下，遞給他一塊月餅，笑說：「叫你去你不去，去了就這麼晚回來，我們都在這裏，只短你了。」他說：「我本想去就去來，周先生一定要留我過節。」又玩了一會，便各自回屋去。他臥下的時候，還不住的想着日間的事。

他在學校，功課成績很好，得了一張獎狀。他十分得意，寄回家去；父親信很誇獎他一番。年假到了，卻因為特別的緣由，只放三天。同學們勸他不回去，他只是游移不決。至終母親來信說若沒有伴，天氣又冷，不回來也好。三天的假還不够來回走的。他纔死了心，不回去了。三十晚上，幾個小朋友，在徐真屋裏，買些糕點，吃年夜飯，談談笑笑，大樂了一陣。十點多鐘纔回屋去。

燈下王紀新遞給他一封信，是小姊姊寫的：

「小弟弟：

聽說你新年不回来了，失意得很。你們學校真特別，新年爲何只放三天！

這裏下了很大的雪，我獨自做了幾個雪人，立在院子裏。那天父親夜裏回來，以爲是賊，嚇了一跳。

我和同學們製了許多燈謎。我猜着很多，得了許多獎品。有一個謎，我猜不着，請你研究研究。

『斜竿上，掛件衣。可惜沾點土，還說日頭低。字一』

小姊姊

他看完了，覺得十分有趣，便立刻坐下寫封信：

「小姊姊：

信收到了，今晚是三十晚上，想我寫信的時候，你正在吃年夜飯。嗚呼，『每逢佳節倍思親！』

這裏雪也很大，我們只打雪戰，沒有做雪人。

你那謎我猜不着，我想明天叫同學們猜猜……」

寫到這裏，他沈吟了一會，想寫些笑話。忽然想起一件事便笑着往下寫：

「我們的國文先生，有一天給我們講到『杜威論思想』，他說，『杜威論思想，這思想不是你們小孩子胡思亂想的思想；也不是戲臺上唱的，思想起來，好不傷慘人等的思想。

這是——』他說了半天，也沒有說出到底是什麼思想來，那神氣還非常的……」

這時小唐推門進來，看見王紀新已經睡下，他自己在燈下又笑又寫。便也笑道：「小人兒，你自己笑什麼？」他搔起頭來笑了，將信遞了過來，兩個人又笑了一陣。他便擱下未寫完的信，將那謎對小唐念了。小唐也想了半天。正說着話，王紀新醒了，說：「天不早了，你們睡罷，明天早起，我帶你們玩去。」他臥下剛要睡着，小唐在自己牀上，悄悄喚道：「小人兒，那字我猜

着了，一定是「褚」字。」他一想果然有理，恐怕紀新又說，只答應了一聲，便不再言語。

這些日子，他運動過度，玩足球傷了踝骨，臥了幾天，心裏很不好過。月考時，又和一個平日很欺負他的同學聯坐。這同學強迫他將答案給他看，他又怕先生看見。又不敢不依他，心中又氣又急。考完了，回到屋子，自己哭了一場。小唐和王紀新都替他抱不平，要去和這個同學理論。他恐怕這同學以後要拿他洩憤，反及及他們，不叫他們去。小唐又教他去告訴先生，他也不肯。過兩天再考時，進到課堂，座位竟都換了。他暗暗喜歡，又覺得希奇。事後小唐悄悄的告訴他，是王紀新私下和先生說的；紀新是大學最高級生，又和這位先生同過學，說話有些效力。

第一月考行過，春天便到了，他心中充滿了歡悅。一天一天的過去，花也開了，草也青了，離家也近了。

這一學期裏，他又添了兩件課外的事，就是從幾個大學生那裏學習音樂，如吹簫彈琴之類，他一學便會，衆人都稱贊他聰明，「音樂會」裏也有他的份。還有便是和小唐、徐真幾個小朋友，組織了一個「童子足球隊」；常常要求着大學生，和他們比賽。

他自己覺得精神很活潑，體格也增長，又習練了些辦事的才能：心中一喜歡，頻頻問着同學，他比初來時高了多少。



季考近了，他又忙又樂，便寫信回家報告放學的日期。

考完了，還有三天行畢業式，中間的日子，只是話別了。他和小唐因爲王紀新今年畢業，便一塊兒請他吃了一頓飯，又合照一張相片。同時徐真又請他和幾個小朋友照了一。

王紀新恰好同他一路，因爲有事，打算早走。他自然是贊成的，便忙着收拾東西；一面報知了學監，便一同上周先生家裏去。

周先生和紀新在院子裏說話，他便走上廊子去。周夫人站在門口，讓他進來。一面笑問：「考完了麼？」他說：「考完了，打算明天就走，特意來告辭。」周夫人道：「不是還有兩天麼？」他說：「因爲要和一位同學一路走，所以早些。」周夫人道：「你到家時，替我問你母親好。還有你姊姊前些日子來了一封信，我因爲病着，好久沒有回覆，也替我說一聲。」他答應着，看周夫人時，果然清減了許多。

這時聽得王紀新在外頭叫他，他對周夫人鞠了一躬，便連忙走出來。周先生看着他笑，說：「你長了許多，也比從前健壯了。你父親看見，不定怎樣的喜歡呢！」他低頭笑着。暮色裏，走出幾步，回頭看見周先生還站在門口。

明天早晨，小唐和幾個小朋友又有紀新的同班，都來送他們上車。彼此寫下住址來，約着通

信。車開了，他和紀新站在窗裏，和月臺上的同學，互揚着手巾，都覺得也有一番傷離惜別的情緒。只有小唐在月臺上笑着跳着，跟着火車跑，直到火車出了柵欄，纔轉身回去。

他凝望了半天，回頭坐下，一道上和紀新說說笑笑，倒也一點不寂寞。

天色漸近黃昏，火車只管前進。遙遙的已經望見對面車站上的燈光，閃閃爍爍的如同繁星一般。紀新說：「快到了，你家裏有人來接你麼？」他看着前面，已經喜歡得不知怎麼好了！忽聽紀新問他，便說：「我想沒有罷，因我告訴我家裏是後天走。」紀新便道：「不要緊的，我送你到家。」他連忙說：「不必了，我認得道。」

車停了，一齊走出車站。紀新替他雇了車，看着行李載上了，便和他握手說：「我不上學校去了，我們以後家裏見罷。」他聽着忽然覺得難過，也說不出話來。

到家了，進了外院。月影下，樹葉蕭蕭。看見小姊姊穿着一身雪白的衣裳，背着臉站着，右手扶在花架上；看着地下兩個孩子捧沙土玩，那兩個孩子看不真切，彷彿是黃家兩個小弟兄。他心中一喜，疾忙低頭走入內院去，小姊姊也沒有看見。走到門邊，碰見李媽，正要說話，他連忙拍手不叫言語。

他父親和母親正吃着晚飯，看見他進來，都驚喜道：「你怎麼今天就回來了？」他笑着說：

「因為有伴，所以考完就走。」母親十分喜歡，一面叫僕人去付了車錢，搬進行李。

父親問：「你看見小姊姊了麼？她先吃完了飯，在外院和孩子們玩呢。」他笑說：「看見了，她沒有看見我。」這時小姊姊已走到院子裏；他連忙迎了出去，對着小姊姊笑着行了一個舉手禮。小姊姊笑說：「這會子你不哭了。你記得去年那晚上，我們坐在臺階上，說着話兒，你眼淚汪汪的，還假充好男兒呢！」他不好意思的笑了一笑。

## 煩悶

幾聲晨興的鐘，把他從疲乏的濃睡中喚醒。他還在神志朦朧的時候，已似乎深深的覺得抑鬱煩燥。推開枕頭，枕着左臂，閉目思索了一會，又似乎沒有什麼事情，可以使他不痛快。這時廊外同學來往的脚步聲，已經繁雜了，他只得無聊地披衣起來：一邊理着桌上散亂的書，一邊呆呆地想着。

盥漱剛完，餐鈴響了，他偏不吃飯去；夾着書，走到課室，站在爐邊。從窗戶裏看同學們紛紛的向着餐室走，他的問題又起了：「到底是吃飯爲活着，還是活着爲吃飯？一生的大事，就是吃飯麼？假如人可以不吃飯，豈不可以少生許多的是非，少犯許多的罪惡麼？但是——」他的思想引到無盡處，不禁拿起鉛筆來，在本子上畫來畫去的出神。

不知站了多少時候，忽地覺得有人推門進來。回頭看時，正是同班友可濟和西真，也一塊兒夾着書來了，看見他都問：「你怎麼不吃飯去？」他微笑着搖一搖頭。他們見他這般光景，也就不說什麼；在爐旁站了一會，便去坐下，談論起別的事來。

要在別日也許他也和他們一塊兒說去，今天他只不言語，從背後呆呆的看着他們。他想：「西真這孩子很聰明，只是總不肯用一用思想——其實用思想又有什麼用處，只多些煩惱，不如渾化些好。」又想：「可濟昨天對我批評了半天西真，說他不體卹人，要一輩子不理他。今天又和他好起來，也許又有什麼求他的事，也未可知。總之人生只謀的是自己的利益；朋友的愛和仇，也只是以此爲轉移，——世間沒有真正的是非，人類沒有確定的心性。」又想：「可濟的哥哥前幾天寫信來叫我做些稿子，還沒有工夫覆他，他哥哥……」這時同學愈來愈多，他的思潮被打斷，便拿起書來，自去坐下。

他很喜歡哲學，但今日卻無心聽講，只望着窗外的枯枝殘雪。偶然聽得一兩句，「唯物派說心即是物——世界上的一切現象，只是無目的底力與物的相遇。」這似乎和他這些日子所認的相同，便收回心來，擡頭看着壁上的花紋，一面聽着。一會兒教授講完了，便徵求學生的意見和問題，他只默然無語。他想：「哲學問題沒有人能以完全解答，問了又有什麼結果；只空耗些光陰。」

一點鐘匆匆過去了，他無精打采的隨着衆人出來。

回到屋裏，放下書，走了幾轉，便坐下；無聊的拿出紙筆，要寫信給他姊姊。這是他煩悶時

的習慣，不是沈思，就是亂寫。

「親愛的姊姊：

我今天又起了煩悶了，你知道這裡的天氣麼？陰冷，黯淡，更將我的心情，冷淡入無何有之鄉了。

你莫又要笑我，我的思潮是起落無恆。和我交淺的人總覺得我是活潑的，有說有笑的，我也自覺我是動的，不是靜的。然而我喜玄想，想到上天入地。更不時的起煩悶，不但在寂寞時，在熱鬧場中也是如此。姊姊呵！這是爲什麼呢？是遺傳麼？有我的時候，勇敢的父親，正在烈風大雪的海上，高唱那「祈戰死」之歌，在槍林礮雨之下，和敵人奮鬥。年輕的母親，因此長日憂慮。也許爲着這影響，那憂鬱的芽兒，便深深的種在我最初的心情裏了。爲環境麼？有生以來，十二年荒涼落漠的海隅生活，看着渺茫無際的海天，聽着清晨深夜的喇叭，這時正是湯琵琶所說的「兒無所悲也，心自淒動耳」的境界了。像我們那時的——現在也是如此——年紀和家庭，那能起什麼身世之感？然而幼稚的心，那經得幾番淒動，久而久之，便做成習慣了。

可恨那海隅生活，使我獨學無友，只得和書籍親近。更可恨我們那個先生，只教授我些文學作品，偏偏我又極好他。終日裏對着百問不答神祕的「自然」，替古人感懷憂世。再後雖然離開了環境的逼迫，然而已經是先入為主，難以救藥了。

我又過了八年城市的學校生活，這生活也有五六年之久，使我快樂迷眩，但漸漸的又退回。我同的學雖然很多，卻沒有一個可與談話的朋友。他們雖然不和我太親密，卻也不斥我為怪誕，因為我同他們只說的是口裏的話，不說心裏的話。我的朋友的範圍，現在不只在校內了。我在海隅的時候，只知道的是書上的人物，現在我已經知道些人物上的人物。姊妹呵？罪過的很！我對於這些人物，由欽羨而模仿，由模仿而疑懼，由疑懼而輕藐。總而言之。我一步一步的走近社會，同時使我一天一天的看不起人！

不往下再說了，自此而止罷。姊姊呵，前途怎樣辦呢？奮鬥麼？奮鬥就是磨滅真性的別名，結果我和他們一樣。不奮鬥麼？何處是我的歸宿？隨波逐流，聽其自然，到那里是那里，我又不甘這樣飄泊！

因此我常煩悶憂鬱，我似乎已經窺探了社會之謎。我煩悶的原因，還不止此，往往無端着惱。連我自己也奇怪，只得歸原於遺傳和環境。但無論是遺傳，是環境：已的確做成了

我這麼一個深憂沈思的人。

姊姊，我傲岸的性情，至終不能滅呵！我能咬着牙慰安人，卻不能受人的慰安。人說我具有冷的理性，我也自承認是冷的理性。這時誰是我的慰安，誰配慰我呢？姊姊呵！我的眼淚，不能在你面前掩蓋，我的歎息，不能在你耳中隱瞞。親愛的姊姊，「善美的安琪兒」，——你真不愧你的朋友和同學們贈你的這個徽號——只有你能慰安我，也只有我配受你的慰安。你雖不能壅塞我眼淚的泉源，你卻能遏止這泉流的奔湧。姊姊呵！你雖不和我是一樣的遺傳，卻也和我是一樣的環境，怎麼你就那樣的溫柔，勇決，聰明，喜樂呢？——雖人家也說你冷靜，但相形之下，和我已相差天地了——我思想的歷史中的變遷和傾向，至少要有你十分之九的導力。我已經覺得是極力的模仿你，但一離開你，我又失了自覺。就如今年夏天，我心靈中覺得時有喜樂，假期一過，卻又走失了。姊姊，善美的姊姊！飄流在覺悟海中——或是墮落海中，也未可知——的弟弟，急待你的援手呵！

年假近了，切望你回來，雖然筆談比面談有時反真切，反澈底，然而冬夜圍爐，也是人生較快樂的事，不過卻難為你走那風雪的長途。小弟弟也盼望你回來，上禮拜我回家去的時候，他還囑咐我——他決不能像我，也似乎不很像你，他是更活潑爽暢的孩子。我有時想，



他還小呢，十歲的年紀，自然是天真爛漫的。但無論如何，決不至於像我。上帝祝福他！只叫他永遠像你，就是我的禱祝了。

姊姊！風愈緊了，雪花也飄來了。我隨手拿起筆來，竟寫了六張信紙，無端又耗費了你五分鐘看信的工夫，請你饒恕我。親愛的姊姊，再見罷！

你憂悶的弟弟。」

匆匆的寫完了，便從頭看了一遍。慢慢的疊起來。自己挪到爐邊坐着，深思了一會，又回來，重新在信後註了幾句：

「姊姊！你看了信，千萬不必過分的爲我難過。我的思潮起落太無恆，也許明天就行所無事了。我不願意以無端的事，不快了我，又不快了你。」

註完便封了口，放在桌上。——其實這信，他姊姊未必能够看見；他煩悶時就寫信，寫完，自己看幾遍，臨到付郵的時候，說不定一剎那頃，他腦子裏轉一個彎兒，便撕了。他不願意

人受他思想的影響，更不願意示弱，使人知道他是這樣的受環境的逼迫。橫豎寫了，他精神上的痛苦，已經發洩，不寄也沒有什麼，只是空耗了無數的光陰和紙筆。

這時場院裏同學歡笑奔走的聲音，又散滿了，已經到了上午下課的時候。他覺得餓了，便出來自己先走到餐室裏。一會兒同學們也來了，一個個凍紅着臉，搓着手，聚在爐邊談話。可濟回頭看見他，便問：「這兩點鐘沒課，你做什麼來着？」他說：「沒做什麼，只寫了幾封信。」可濟說：「正是呢，我哥哥等着你的回信，千萬別忘了。」他點一點頭。

飯後走了出來，大地上已經白茫茫的了，空中的雪片，兀自飄舞。正走着，西真從後面趕上說：「今天下午四點的委員會，你千萬要到。」他便站住了說：「我正要告訴你呢，今天是禮拜六，昨天我弟弟就寫信叫我早些回去，大概是有一點事。今天就請你替我主席罷，我已經告了假了。」西真道：「你又來，那能有這樣湊巧的事。你若不去，他們又該說你了；辦事自然是難的，但你這人也未免太——」他沈下臉來說：「太什麼？」西真咽住了笑道：「沒有什麼，不過我勸你總是到了好。」他低下頭走着，半天不言語，一會兒便冷笑道：「我也看破了。每人都要弄聰明，我何苦白操這一番心？做來做去，總是這麼一回事。什麼公益？什麼服務？我勸大家都

不必做這夢了。撒手一去，倒可以釋放無數勞苦的衆生。其實我也不用說別人，我深深的自己承

認，我便是罪惡的魁首，魔鬼的頭兒。」西真聽了，也不說什麼。這時已經走到他屋門口，他又說：「其實——我倒不是爲這個，我今天真有點事，請你千萬代勞；全權交給你，不必再徵求我的意見。」西真遲疑了一會說：「也好。」他便點一點頭進去了。

到了屋裏，百無聊賴，從凍結的玻璃窗裏，往外看着模糊的雪景，漸漸的困倦上來；和衣倒下，用手絹蓋上臉，彷彿入夢。

不一會兒又醒了，倒在牀上呆想，心中更加煩燥，便起來想回家去。忽然憶起可輝的信未覆，不如寫了再走，拿起筆來，卻先成了一篇短文字；

### 「青年人的危機」：

青年人一步一步的走進社會，他逐漸的看破「社會之謎」。使他平日對於社會的欽慕敬禮，漸漸的雲消霧滅，漸漸的看不起人。

社會上的一切現象，原是只可遠觀的。青年人當初太看得起社會，自己想像的興味，也太濃厚；到了如今，他只有悲觀，只有冷笑。他心煩意亂，似乎要往自殺的道上走。

原來一切都祇是這般如此，說破不值一錢。

他當初以為好的，以為百蹴不能至的，原來也只是如此。——這時他無有了敬禮的標準，無有了希望的目的；只剩他自己獨往獨來，孤寂淒涼的在這虛偽痛苦的世界中翻轉。

他由看不起人，漸漸的沒了他「愛」的本能，漸漸的和人類絕了來往；視一切友誼，若有若無，可有可無。

這是極大的危險不是？我要問作青年人環境的社會！

一方面他只有苦心孤詣的傾向自然。——但是宇宙是無窮的，蘊含着無限的神祕，沈靜的對着他。他有限的精神和思路，對此是絕無探索了解的希望。他只有低徊，只有讚歎，只有那渺渺茫茫無補太空的奇怪情緒。

兩種心理，將青年人懸將起來，懸在天上人間的中段。

這是極大的危險不是？青年要問宇宙，也要問自己。

青年自己何嘗不能為人生和宇宙，作種種完滿的解答？但理論是一件事，實踐又是一件事。他得來卻做不到，他至終仍是懸着。

這兩方面，又何嘗不可以「不解之解」解決了？但青年人不能升天，不甘入地；除非有一方面能完完全全的來適應他。

宇宙終古是神祕的；但社會又何妨稍稍的解除虛偽和痛苦，使一切的青年人不至於不着邊際？

極大的危險，已經臨到了，青年自己明明白白地知道——

他一口氣寫完了，看了一遍，放在旁邊。找出可輝的信來，呆呆的看着，半天，很昏亂的拿起筆來，又寫：

「可輝兄：

前幾天從令弟處轉到你的信；你的詩月夜，也拜讀了，很好。我也是極喜歡月夜的，我經歷過的海上和山中的月夜，那美景恐怕你還沒有遇見過。但我總覺得月夜不如星夜；月夜的感覺散漫，不如星夜那般深沈。燦爛的繁星，襯着深藍的夜色，那幽深靜遠的太空，真使人微歎，使人深思，使人神遊物外呵！我有時對着無星的月夜，恨不得將心靈的利斧，敲碎

月明，幻作萬千星辰，叫他和着風中的密葉繁枝，頌讚這『自然』的神祕。你也曾有這種的幻想麼？

論到文學創作問題，天才以外的人，自然總不如天才的創作那般容易。——這容易不是多少的問題——因為見得到是一件事，寫得出又是一件事。天才的觀察，也許和別人一般，只是他能描寫得非常的自然，非常的深刻，便顯得高人一着。不過將創作文學的責任，交付天才，也有一件危險。他們的秉賦不同，感覺從他腦中滲過的時候，往往帶着極濃厚的特具的色采；樂便樂到極處，悲也悲到極處。愈寫得動人，愈引導閱者趨向他偏窄的思路上去，他所描寫的對象，就未免模糊顛倒了。至此牽連到文學材料問題，我又起怪想了，宇宙中一切的事物，在在都是可描寫的；無論在山村，在都市，只要有一秒鐘寂靜的工夫，坐下想一想，站住看一看，我們的四圍，就充滿了結構非常精密的文學材料，又何用四處尋求呢？我主張與其由一兩個人——無論是否天才——來描寫，不如由大家同來實地觀察，各人得着自己的需要。一兩個人的感覺和文字，怎能寫盡這些神祕，沒的玷辱隱沒了這無限的『自然』！

文壇上真寂寞呵！我不信拿這些現時的文學界中人的性格，就足以支撐我們現代的文學界，然而他們的確已這樣的支撐了，真是——我也知止了，懺悔了。然而古往今來，其實也

都是如此，古文學家或者還不如今，不過我們看不見，便只有盲從讚歎。何必多說？世界上原只是滑稽，原只是虛偽。古人欺哄今人，今人又欺哄後人，歷史中也盡是一脈相延的欺哄的文字。

說到這裡，我又想起你說我的話。你說我只能影響別人，卻不能受人的影響。你太把我看重了！我那里有影響人的力量？至於我受人的影響，是的確不少，你不理會就是了。你又勸我不要太往悲觀裏思想，我看這個不成問題，我近來的思想幾乎瞬息萬變。告訴你一個笑話，我現在完全的贊同唯物派的學說。幾乎將從前的主張推翻了。不過我至終不承認我昨天的主張，以至今日的，明日的，也是如此。我年紀太輕，閱歷太淺，讀的書也太少。人生觀還沒有確定；偶然有些偏於憂鬱的言談和文字，也不過是受一時心境的影響和環境的感觸，不至於長久如此的，而且如不從文字方面觀察，我就不是悲觀的我。因此我從來不以思想的變遷為意，任這過渡時代的思潮，自由奔放，無論是深悲是極樂，我都聽其自然。時代過了，人生觀確定了，自然有個結果。請你放心罷，我是不須人的慰安的，謝謝你。

『作稿一題』，我真太羞赧了，我不願意再提——附上一篇，是剛纔亂寫的，不過請你看一看——這便是末一次。因為我愈輕看人，愈拿着描寫「自然」不當做神聖的事；結果是

我自己墮落，『自然』自殺。我不想再做了，不如聽『自然』自己明明白白地呈露在每個漁夫農婦的心中，覆蓋了無知無識的靈魂，舒展了無盡無邊的美。

到此還有什麼可說的呢？——你所愛的孩子，我的小弟弟，活潑勝常，可以告慰。

雪中的天色，已經昏暗了，我要回家去，歸途中迎面的朔風，也許和你樓旁的河水相應答。何不將心靈交託給這無界限的天籟，來替我們對語？

你的朋友。」

匆匆的寫完，和那篇稿子一塊兒封了起來。又從桌上拿起給姊姊的信來，一同放在袋裏。檢出幾本書，穿上外衣，戴上帽子，匆匆的又走出來；一眼望見西真和幾個同學，都站在「會議室」的門口目送着他。

街上只有朔風吹着雪片，和那車輪壓着雪地軋軋的細響。路燈已經明了，一排兒繁星般平列着；燈下卻沒有多少行人，只聽得歸巢的寒鴉，一聲聲的叫噪。他坐在車上想：「當初未有生物的時候，大地上也下雪麼？倘若下雪，那纔是潔白無際，未經踐踏，任他結冰化水，都是不染微瑕的。」又想：「只有『家』是人生的安慰，人生的快樂麼？可憐呵！雪冷風寒，人人都奔走向自己暫時的歸宿。那些無家的人又將如何？——永久的家又在那里？」他愈想愈遠，竟然忘卻寒



風吹面。忽然車停了，他知道已經到家了。

走進門去，穿過甬路，看見餐室裏只有微微的光；心想父親或者不在家。他先走上樓去，捻亮了電燈，放下書，脫了外衣，又走下來。

輕輕的推開門，屋裏很黑暗，卻有煖香撲面。母親坐在溫榻上，對着爐火，正想什麼呢。弟弟頭枕在母親的膝上，腳兒放在一邊，已經睡着了。跳盪的火光，映着弟弟雪白的臉兒，和母親扶在他頭上的手，都幻作微紅的顏色。

這屋裏一切都籠蓋在寂靜裏，鐘擺和木炭爆發的聲音，也可以清清楚楚的聽見。光影以外，看不分明；光影以內，只有母親的溫柔的愛，和孩子天真極樂的睡眠。

他站住了，凝望着，「人生只要他一輩子是如此！」這時他一天的愁煩，都驅出心頭，卻湧作愛感之淚，聚在眼底。

母親已經看見他了；他只得走近來，俯在弟弟的身旁。母親說：「你回來了，冷不冷？」他搖一搖頭。母親又說：「你姊姊來了一封信，她說……」他擡起頭來問道：「她說什麼？」母親看着他的臉，問道：「你怎麼了？」他低下頭說：「沒有什麼——」這時他的眼淚，已經滴在弟弟的臉上了。

## 瘋人筆記

其實我早就想下筆了：無奈我總不能寫，我一寫起來，就沒個完結，恐怕太倦怠。而且這裏面的事，說出來你們也不了解，這原是極糊塗極高深的话——但是有些聰明人勸我說：「你這麼一個深思的人，若不把這些積壓思想的事，盡情發洩出來，恐怕你要成爲一個……」他們的末一句話，至終沒有說出，我不知道他們是稱贊我，還是戲弄我。但這都不關緊要；我就開始的敘一件極隱秘極清楚的事情了。

太陽怎樣的愛門外的那棵小樹，母親也是怎樣的愛我——「母親」？這兩個字，好像不是這樣說法，只是一團亂絲似的。這亂絲從太初就糾住了我的心；稍微一牽動的時候，我的心就痛了，我的眼睛就酸了，但我的靈魂那時卻卻是甜的。這亂絲，世上沒有人解得開，上帝也解不開——其實上帝也是一團亂絲，母親也解不開。

母親——也就是亂絲——常常說我聰明，但有時又說不要太聰明了，若是太聰明了，眼睛上就要長出翅兒來，飛出天外去了。只剩下身體在地上，烏鴉就來吃了去——但我想那不算什

麼，世上的聰明人不止我一個。他和他，還有他；他們都是聰明人，沒有事會說出事來。一夜的濃睡之後，第二天起來，卻做了許多詩，說他們半夜裏沒有睡。看見人來了，就抱出許多書來，假裝看着；人去了，卻來要我替他們補鞋。他們的眼睛上，卻還沒有長出翹兒，烏鴉也不來吃他。這也是和富士山和直布羅陀海峽一樣，真可笑！

但無論如何，我不要再多看着他們。要多看他們時，便變成他們的靈魂了。我剛纔不是提到那門外的小樹麼？就是這棵小樹，他很傾向對面屋上的一個石像。看來看去的，一夜發熱到了二百零八度，也就變成石像了。這話說起誰也不信，但千萬年以後的人，都來攝了他的影兒去，這卻是我親眼看見的。

我的屋子雖然又矮又小，但是一開起門來，就看見街道。就是天空，也比別人的闊大的多了。這是第一件事使我落淚的！——世人的鞋，怎麼這樣的容易破呢？使我整天裏一根繩子，拉來拉去的。但並不是他們要我補，是我自己喚住經過的人，要替他們補的。我想與其替他們補鞋，不如教給他們怎樣的走道。不過如他們都曉得怎樣走道，我也沒有了拉來拉去的材料了。

世間沒有一個人會寫出充滿了力量的字，若是有，也都成了「白的他」了。他的字，無論在什麼地方出現，我都會認得的。這又是一件使我落淚的事——他的字寫在書上，連紙頁都凹凸出

來了，我便是閉着眼，也知道是他寫的。他是王子，誰不知道呢？他天然的有一種颯然含愁的樣子。他母親是印度人，這是我所知道的，無怪乎他是這般的溫柔潔白了。世界上只有印度人是溫柔的，是潔白的。這也是小樹變成石像的另一個原因。

當他十個輪子的雪車，駕着十匹白馬，跟隨着十個白衣的侍者，從我門口經過的時候，街上的塵土，便紛紛的飛進來報告我了！——我不敢說沒有人不敬慕喜歡他，但他卻是這般的不愛理人，也許是他的印度的母親教給他的。無論如何，他總和亂絲有些深密的關係，更造成他颯然含愁的樣子了。

他雖然不愛理人，卻有時來看望我。是可憐我老無依靠麼？是叫我補鞋麼？然而他是永遠赤着脚的，他本是永遠坐在車上，不肯和世人的道路接觸的——他來時，我很自然。我喜歡他麼？不過這喜歡和不喜歡的界限，在我心裏，極其模糊。容我再仔細回想想——有了，這原如同富士山和直布羅陀海峽一般，都是不容易明曉的事。總而言之，他是因為我的眼睛要長出翹兒了，他恐怕烏鴉吃了我，血水滴到他的赤腳上，他防備着就是了。

「黑的他」更如同狗一般——也許是烏鴉——倒也有些人喜歡他。他卻是走在道上，鞋更是非常的破爛。我不能再替他補了，這一根繩子，儘着拉來拉去的，有些煩膩了。

天如不開朗，就是有人很憂愁，要死了。這光景瞞不了我，亂絲會告訴過我。這也是小樹變成石像的另一原因。

果然「黑的他」來了，他說話有些吞吐——他的眼睛永久不會長出翅兒來，我實在看不起他——他說「白的他」有些和他好的意思，要請他替他作王子了。並且說「白的他」爲他的緣故，下地來走了。他說這話時，帶些難過的樣子，卻又喜歡。我戰慄起來，繩子都落到地上了。我的唇兒不能說話，我的心卻求上帝赦免他。他的死期要臨到了，上帝呵！亂絲呵！赦免他的明白罷！

倘若他再這樣的明白，不是我說……「白的他」車上的響鈴響了，「黑的他」爲何又跑了？世界上亂的很，我要哭了；眼淚是亂絲拉出來的，亂絲是糾在世界上的，可笑！——天又黑了。門戶要是淺了，消息是很快的，人們很容易彼此知道。「黑的他」真有思想，他是會挨着門敲着去告訴他們的。

聰明人，也抱着很新的書出來，彼此的說着「黑的他」的消息，又做了許多的抒情和敘事的詩。這亂的，昏黑的，潮水般的談話；都證明世界有翻轉的時候。

晚霞要是紅了，也是有人從昏亂的快樂中要死了……

一擡頭，雪車停在門口，我知道一定有些事故……「白的他」堅凝的站在我面前。上帝呵！亂絲呵！他的話，我一句都聽不明白。他的那些侍者，卻都低着頭看我，——這都是「黑的他」召的禍，我早料到有這一日。「白的他」永遠是溫柔的，卻也有深恨的時候。因此我十分的信富士山是要變低的，直布羅陀海峽是要變淺的。

「白的他」也不再說話了；他出來的時候，他的十個侍者，都慘默無聲——他的衣裳都凍結得如同銀甲一般，清澈的眼睛裏，飛出盛怒的光氣來。我怕極了！他上車時，我已聽得他背上的銀弓，不住的琤琤的響。

我驚魂未定，車兒也許走到街頭了。「黑的他」從我門口也過去——上帝呵！那自以為清潔的人，要伏罪了。

我幾乎不能轉動，但我至終跳了出去。雪車過處，「黑的他」緊握胸前帶血的箭矢，閉着眼臥在街上了。「白的他」站在車上，含怒的凝視着，弓兒還在手裏，侍者們也一排兒的低着頭——馬又飛馳去了。

我又跳進來了，我的心幾乎要飛出腔子來，要不是我握着，就……富士山是十二萬尺高，直布羅陀海峽是十二萬尺深。若不是他們這樣的高深，我也沒有了拉來拉去的材料了。我要哭了！

聰明人只因太聰明了，眼睛裏反長不出翹兒來。他們又半夜不睡了，又做詩了——咳！那件事瞞得過我；你們半夜裏睡罷，起來再偷着彼此抄罷！我敢說，我那小樹，是你們逼得他變成石像的，可惜辜負日光撫愛了他一場，橫豎我要同你們……現在你們又譏諷「黑的他」不自量了。殺人的事，都是你們做成的；「白的他」心中狂熱的血，也是你們倒給他的——烏鴉來了，天也黑了。

印度的母親，原是住在瓶子裏的；瓶子破了，便沒了住處了。這瓶子是亂絲糾成的，亂絲腐了，自然瓶子也要破的。其實並不是亂絲腐了，只因世界上都是亂絲，也不必分彼此了。這倒不干我的事，我只拉我的繩子就完了。因為世人的鞋，終古是破爛的，我要不拉，就消滅了許多，永遠沒有人知道了，這是極可痛心的事！

瓶子破了，印度的母親走時，白的王子自然也要跟去了。本來世界也不願意有他。世界真可恨！只願要那些不大不小，不高不矮的人，如同我們中間那些聰明人一般——我剛纔說什麼來着？是了，「白的他」不久要走了。其實這去與不去的念頭，在我心裏，也很模糊。

晚霞中永遠掛着無數帶血的箭矢，尖兒是朝下的——埋在「黑的他」的心裏。但我相信他的血裏，未必會有悔罪的言詞，這也是那些聰明人激勵他的。

下雨以後的塵土，是不能報信的。「白的他」來辭別了，依然是颯腆含愁的樣子。他的怒容消滅在我的心裏，只如同做夢一般——其實夢是什麼，我完全不能知道，只覺得是很無影響又很受影響的事，又是這根繩子所常常穿過的。這繩子是每個孩子一入了世，就帶着的，只是他們如不喜歡有夢，也可以從一把剪刀上跳過，繩子就斷了。這把剪子是容易尋得的，這也是，我的小樹變成石像的另一個原因。

「白的他」款款的坐下，用那種不遠不近的話和我說：他要跟他母親去了，破瓶子是住不得的。若勉強住下，天風也要將他們吹飛了——這理我早就知道——他現在要到北冰洋去，在那里有他們的雪宮。北冰洋原也只配他和他的母親住，我也十分的信，他那赤腳是不怕冷的。再一說，北冰洋和富士山，以及直布羅陀海峽在太古原是相連的。

他撩着曳地的白衣，走了出去。待者都一排兒的恭敬着和我行了一個辭別的禮。他赤着腳上車了，這是一去不同的表示！車轉過街角的時候，我耳中還聽見他那雪車上鸞鈴最後的聲音，還看見他回頭望着，依然是那一種颯腆含愁的樣子……上帝呵；亂絲呵！這無結果的，不澈底的，難道永遠是如此麼？我也只得盼望他永遠是如此！

這在書頁裏凸凹的字，世界上永沒有人能寫了——聰明人以我的哭為可笑，悄悄的彼此談論



着。無論如何，我恨極了你們了！「黑的他」是被你們逼死的，「白的他」是被你們逼走的。每逢有晚霞的時候，我就想起這些事，我的每一個血輪，都在我身中旋轉。烏鴉來了！

我的身體原是五十萬年前的，至今絲毫也沒有改變。但現在卻關閉在五十萬年以後的小屋子裏，拉那五十萬年以後的小繩子。除非那夢有時的釋放我，但那也不過只是一會子——我要回去，又回不了，這是怎樣悲慘的事！母親呵！亂絲呵！假如世界上沒有我，你也不至於說我聰明了；烏鴉也不來了，我也不至於整天對着那些聰明人了，小樹也不至於被他們逼成石像了！

我經過的這些事，我從原始就知道要怎樣一件一件的相隨着發生。這些事在我心裏，從很淡的影子，成了很濃的真像，就從我的心裏，出到世界上了。每一件事出去，那些聰明人就笑了，半夜裏濃睡，早晨起來偷着做詩了。這又是一件使我落淚的事！這種現象無異於出了一件事去，就擲回一塊冰來，又回到我心裏。上帝呵！烏鴉來了！

我知道我不能再多寫；我的眼睛的翅兒，已經長出一點來了，眼睛走了，肉體交給啄人血肉的烏鴉，這又是怎樣悲慘的事！——這事母親早就告訴我。

我近來常常看見晚霞裏帶血的箭兒；常常聽見塵土中鸞鈴的聲音；和那些聰明人酷虐的笑。心頭的冰塊愈積愈多，和拿筆的手是很有關係的。我更不能拉那繩子了；世人的鞋破爛到什

麼地步。我也不能管了！——現在我手內的血輪已經漸漸的凍結，莫非要步那小樹的後塵麼？

在眼睛未飛走，烏鴉未來，指尖未凍結之先；我指着富士山和直布羅陀海峽起誓：我詛咒那些聰明人，他們掩起自己的使人看不起的事情，一面又來擾亂我屋前的大空，叫我在垂老的光，遇見了這些無影響又受影響的事！

上帝呵！母親呵！——你們原都糾在亂絲裏——我不知再說些什麼好了；我只求你們使烏鴉晚一點來，不要在我眼睛飛到半空的時候，看見我自己的肉體被吞啄，因為我的身體原是五十萬年前的。也求這烏鴉吞啄了我之後，飛到北冰洋去，吐出我的血來作證據，告訴「白的他」——但不要再滴在他的赤腳上，他原是怕這個的——說補鞋的老人，眼睛已經飛去了，在他未飛去之先，已替他詛咒了那些聰明人了。

眼睛上的翅兒，垂下來了，遮住了我的臉。我的繩子，我也不帶去了，誰捨了去，就算是誰的。在我平日很親近的東西，如破鞋塵土之類，我都不能顧了。

心中的冰塊，相磨壓的聲音愈大了，眼上的翅兒也鼓動了，烏鴉來了！

想起來了，還有一句刺心刻骨的話，要告訴你們。我如現在不說，終古也不能有人知道，那石像就是……

完了，收束罷！血輪已經凝結到指尖，我的筆兒不能移動了，就此——

## 遺書

宛因死去，到如今整整兩年了。但我總覺得她在我精神上，有永遠的存在。我們自從相識起，都是在  
一處。直到三年前她的病態顯著了以後，纔分離的。兩年前的今日，她在形質上便永遠和我隔絕  
了——今日爲憶念她，又讀她在海濱養病時寄我的幾封信，無端又引起我無窮的悵惘！精神上的朋友  
宛因呵！你許我發表你的遺書麼？

四，十，一九二二。

冰心：

和你相別不過九點鐘，我已和你替我介紹的朋友海女士相見了。怪不得你這樣的仰慕她，陣  
陣的浪花，使人坐對有悠悠之思。

姑母很康健，她自己到車站來接我。她的園子裏，玫瑰花都開遍了。她把我安置在三層樓  
上，臥處卻在露臺的涼篷下；因爲我的病是要海風來療治的。我寫這信的時候，正坐在欄邊。海

面黃昏的景物，是怎樣的可愛呵！晚霞也正臨照着。一日的火車，很使我乏倦，不能多寫什麼。明天早起，精神較好的時候，可以詳細的報告你。

母親大概是過兩天回去，家裏還有事，她送我來，不能住得長久。她應許每兩個禮拜來看我一次。

冰心！你自己在宿舍裏寂寞麼？我盼望我快快的好了，可以早些回去——再見罷！

宛因

## 二

冰心：

在這里真是一種從前沒有經過的生活。昨晚我獨自睡在露臺上，母親和姑母在旁邊坐了一刻替我覆蓋好了，叮囑了幾句，便下去了。繁星在天，海波如嘯，我覺得有一種不可言說的空靈和惆悵。新涼真是宜人呵！——什麼時候睡着的，我自己也不知道。

今晨海面上的陽光，將我的靈魂喚醒了。無邊的波浪上閃爍的金光襯着東山濛濛的曉色，這景物都陳列在我的眼底。我不能描寫，也更不敢描寫。我只靜靜的坐着，只覺得莊嚴，只覺得偉

大。

下樓後和母親，姑母，一同在園子裏葡萄架下用着早餐。朝爽迎人，海濱的天氣，畢竟和城市不同！——姑母真是個福人，可惜她沒有兒女，太寂寞了。她的宅子和園子都極精緻；山脚下還有她的田地，佃戶也很多。她說過兩天要帶我繞着海濱，去看農夫們秋收。

她極愛我，也極喜歡有我的朋友來看我。不知道兩星期後，母親回去再來時，你能否和她一同來？

宛因

### 三

冰心：

信收入了，三天沒有回覆你，因為我又覺得不很舒服。醫生也來看過，只開了方，沒有說什麼。

這時母親已走了，我送她到車站又回來了。我是不能離開母親的，但現在也無可奈何。她一去了，一切都覺得泛泛無着；往深裏說，就是不知我還是我。惆悵，離別母親的惆悵呵！

近日又陰了天，涼多了。姑母不許我出去，常常和她一同坐在廊子上，談些話兒。姑丈早故

去了，我雖未曾見過他，但從姑母口中，可以知道他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像片便懸在廳屋裏，眉宇間充滿了沈毅和慈祥。他死在海裏，連墳墓都沒有——這就是姑母不肯移居城市的原因——姑母每一提及，就要下淚。冰心呵！爲國死是極尊榮的，墳墓又算什麼呢？只添個後人傷心的資料罷了。

你近來忙得很，是不是？但忙碌比閒散好，可以省卻許多無謂的思想——蒙同學們掛念我，請你替我謝謝她們。也請告訴她們說我已日有起色了。

我的書架上，近窗的那一邊，有兩本黃皮的書，名叫慧劫的，請檢出寄來給我，我只看了兩頁，很想看完。

宛因八月十二日

從前的幾封信，都沒有註着日子，但我覺悟到信後的月日，有時是極有關係的。

#### 四

冰心吾友：

慧劫收到了，很喜歡！這時夜中的風吹着窗簾，似乎代你訴說了你的寂寞。現在正是校中夜間自修的時候，你桌子對面的座兒空了；平日坐在你對面的她，正在山半聽着海風呢！我又何曾

不寂寞？但有海山爲我的伴侶，便寂寞也不覺得了。

我平日喜歡學寫些小文字；在校時總不得空閒，也不敢寫，因爲寫起來，就不免要耽擱了功課。現在整天閒着，拿起筆來，又覺寂無可寫。有時被景物所鼓舞，因着一時不可遏抑的衝動，便寫了，寫完一看，又嫌他太「動」了。你不是常常勸我不要焚稿，姑且留着作爲思想經過的歷史麼？但我卻不能這樣做，思想發爲文字，到了紙上，已經着迹了，再留着就更着迹了。所以我做完便拋在爐裏了，有的也留着，但至久也不過兩三天。你如看見，又要說可惜。我自己卻總不覺得，我做了，我燒了，原是極自由的事！

園裏的花下，常常是我坐立的所在，姑母也在旁邊。軟椅上，對着晴光萬里的大海，長夏初過，微曛的天氣，使人倦極。鳥聲和着隱隱的濤聲，也好似催眠的歌，有時便真矇矓睡着。

你們在課室裏，午後必是更困倦了。你記得上季我在班裏上着課，困極，書掉在地上，把你也從微睡中驚醒了麼？那時多麼有趣呵！

不再說什麼了，姑母不讓我多寫字，再談罷！

你的朋友宛因八月二十日



冰心：

這裏下了三天的秋雨，微寒中人，窗下只有我自己，無聊極只得寫信了。

離家已有兩星期，山光和海色都被我思家的情緒浸透了，我十分的憶念母親。母親也是憶念着我！冰心呵！這不過是暫別，若是永別又當如何……我對於世間一切的事上，都能支撐自己，惟有母親的愛，真使我柔弱到了極處！

我只得勉強說穿了，我這病恐怕很危險！我近來靜坐時，常常預想以後的光景。我所最關心的，就是我——後，最好不要使母親觸緒懷人。我平日看書，遇有可心處，便用筆在眉上加些批語。現在也不敢寫了，恐怕以後母親拿起書來，要傷心的。——其他的事，也處處不使他留印跡。

冰心呵！想到這裏，凡百都空了。我——後，只要有母親，姑母，和你，憶念着我，我——去也是值得的。但這也是虛浮的話，憶念不憶念，於死去的人真沒有什麼。精神和形質，在親愛的人的心目中，一同化煙，是最乾淨的事！

我只要一個白石的墳墓，四面矮矮的石欄，墓上一個十字架。倘若旁邊再有一個仰天沈思的石像——表明死者對於生命永遠的驚詫——就更好了。這墓要在山水幽靜處，叢樹蔭中，有溪水

徐流。你一日在世，有什麼新開的花朵，替我放上一兩束，其餘的人，就不必到那裏去。

我——後，不要什麼記念，也不必有人有什麼對於我的文字。如有之，還請那人自己想，如宛因在世，能否應許他爲她立傳，他就要自止了。

冰心呵！你不要錯想了，這一篇不是什麼不祥的話。自古皆有死，只在乎遲早罷了。在廣漠的宇宙裏，生一個人，死一個人，只是在靈魂海裏起了一朵浪花，又沒了一朵浪花，這也是無限的自然。

我不是懼怕死，也更不是讚揚死。生和死只是如同醒夢和入夢一般，不是什麼很重大很悲哀的事。太戈爾說的最好：「世界是不漏的，因爲死不是一個罅隙。」能作如是想，還有什麼悲傷的念頭呢？頌美這循環無盡的世界罷！

形質上有間隔，精神上無間隔，不但人和人的精神上無間隔，人和萬物的精神上，也是無間隔的。能作如是想，世界是極其淡漠，同時更是極相關連。

這些話不是用來安慰你，實是我自己的人生哲學。但這哲學當因人而宣示的，告訴你是很自然的了，但我卻不敢告訴我的母親。如果這一封書寄去了呵，母親要傷心到了極地了！無可言說的，母親的愛呵！

你我的朋友海女士，正在沈靜的微雨中，聽着我的話呢！她的浪花已引導我了解人生了。冰心，校園的菊花都開了麼？你和誰共賞呢？更盼望你有什麼即景的文字，寄給我看。

宛因九月三夜

## 六

冰心：

我不信我的一封書，就使你難過到這地步。我的朋友！我真是太思索了。所以我說思想是空靈的，一發爲文字，就着迹了。若是有着迹的可能，有文字真不如無文字，我只向你謝罪，從今後不再提這死字了，只往有爲的前途着想罷！

天開朗了，樹葉兒漸漸的紅了，雲淡風輕的天氣，櫺邊一坐，胸懷曠然，我覺得真享盡了人間的清福。

我現在也不靜坐沈思，也不看章回的書，因爲那都是太費腦力的事。姑丈書室裏存書極多，前兩天曬書的時候，我都把我所喜歡看的檢出來了，大可爲消遣的資料。現在我只零碎的看些小詩文，一面抄些我自己中意的詞句，一面也可練習些字。每天早起寫字的時候，姑母常常倚在旁

邊看着。她問我說：「你這字太特別了，學的是什麼體？」我笑說：「是宛因體。」她也了——我自己後悔小時未曾在字上用過功，現在要學也太晚了，寫得滿紙小蟲似的，真不好看。但如認真學起來又不耐煩，好在文字是用以達意的，會寫他也就够了。

此外的消遣，就是教授兒童了。姑母在園後設立了一所農兒半日學校，只是初小的程度，男女學生有五六十人。教員楊女士，學問很好，人極和藹而且恬淡。她的教授法極好，講授時的言語和指示的姿勢，都極活潑而又溫嚴。我飯後有時去旁聽，這些孩童竟然忘卻有人在座，因為楊女士的一言一動，都博得孩子們的全神貫注，也無暇看到別處了。而且我覺出那些學生對她的情感，是更超乎敬愛之上。對於她的命令，不敢拂也不忍拂。她在假日常常去到學生的家中，勉勵他們的自修，慰問他們的疾苦。家長們間接受她的教育的，更不知道有多少。她的確是這村裏的天使！鄰村的農兒，也有許多來入學的，我極其欽佩她，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完全的教員，便是大學裏，也是不多見的。據說她極喜歡農村的生活，所以不願就城市的職業。她彈琴彈得極好，我已起首跟她學習了。

這小學校裏科目雖然不多，她一人擔任這全校的功課，自然是很忙的。我每日也便去替代半小時，或一小時。——孩子們是如何的可愛呢？當我站在臺上，看着五六十個仰着的黑胖可愛的

小臉，我就想我應當以怎樣的材料，貢獻給這些純潔無瑕的小「心」呢！教孩子比教大學生還難，因為他們以為教員是萬能的。教員無意中的一句話，就可在他們腦中留下極深的印象。一粒種子種下去，要年年繼續着結着果子；這無數的果子的好和不好，於社會是極有關係的。因此我十分的小心，但結果是使我極其不自然。農村的的孩子，極聽話又謹愿，然而也極伶俐，最能覘教員的喜怒，我愛他們，又提防着他們。

醫生仍是一星期一來，他沒有說什麼——我近來飯量減了，只愛吃些水果。我常常對姑母說我可以學那些隱士，過那餐松吃桃的生活，我有時吃起果子，就可以不吃飯。

閒話說的不少了，可以轉移你的心境麼？冰心！我在此一切安好，你放心罷！替我問候同學們，謝謝她們記掛着我。

宛因九月十五日

## 七

吾友冰心：

慧劫的作者，真是超人呵！我不意我走馬看花般看了十年的書，在這時纔得到這一部傑作。這書的原文，我未曾看見過；便是作者的名字，也是第一次聽到的。然而從他的作品中，我

可以完完全全的想見他的爲人。我從頭看完，凝思之後，不覺悵然，又不覺悚然！

書中的主人翁前半是學者羅平，後半是羅平創造的有智識的猿公生姆那批。作者對於羅平的性情，態度，是這般的描寫介紹：

「……似社會中無人不可爲友，然窺其實際，落落難合，又似無一人可與爲友。蓋羅平具有天然之選擇力，……視世界生物，胥如流水行雲，聽其自來自去……讀者當知其智慧足以籠罩人羣……」

「……在理舊雨重逢，宜各生其欣慰；乃羅平面冷於冰，見者血爲之凍……」

「……羅平既就主席，對客初無歡容，非怒非愁……」

已畫出一個智慧孤傲的學者了！又提到他的言論：

「……凡有可以益吾智慧者，雖犧牲畢生快樂，吾亦甘之……」

「……吾將竭吾能力禦此渾濁潮流，爲君等求將來之幸福。至收局如何，吾亦不能預測……」

「……直至今日，吾仍獨居一室，孤寂如僧，終歲不聞人聲歎。即偶與人羣接觸，亦僅以書

札往還……」

「……彼等自有彼等之文學，吾殊不能評其價值……」

描寫那猿公生姆那批就是用以下的話：

「……須知吾以孤子之身，飄然入世……然吾似預知運會所趨……」

「……似舟爲浪引，漸漸捲入波心，自顧已無歸路，計惟握舵前趨極力與浪頭相抵耳……」

「……特以吾知識日增，無形之鞭策，已足驅我力趨於軌範……」

他的言論是：

「……吾已深洞人羣之弱點！……」

「……多一分知識，即減一分天性，科學愈深，性情愈薄……」

「……若獸類以天性爲法律，終身不越範圍，較人類良善多矣！……」

「……故人類肉體所享之安寧，不敵所感精神之痛苦……」

「……人間惟襁褓嬰兒，初無罪惡。夢中時有笑容，此爲生人最樂時期……」

「……天下無能知真理之人，尤無精警不磨之論……」

「……可愛之天性乎！汝宜尋其故宅，與我永相依！……」

他著作的心理，已在書中明明道出了：

「……亦僅爲玄渺之談，自掩其牢騷之迹……」

「……羅平疾世之心，實由社會之激刺，卒至以身殉學……」

「……人有著作，則精神有所寄託……當發揮真理，主持公論，君非人比，當無忌諱可言……」

「……惟自信獨抒己見，世間更無阻我之人。且既以理想發爲言詞，決不能俯仰隨人，模稜

兩可……」

「……意彼當秉筆著書時，必有無窮悲感，故現身說法，大放厥辭……」

「……社會不良，劫運將與終古，茫茫大地，誰憫衆生？……」

這書完完全全的貢獻了作者的人生哲學，他筆挾風霜，看低了多少英雄才子。他對於社會上的人物，雖沒有詳細的批評，但輕輕的一兩句話，便都描寫盡了。說到瑪麗，便是一個感情的慈祥的處女，令人肅然起敬，那純潔的信仰也是不可及的。開得的慷慨尙義的談吐，便描寫出閨女的神經興奮。其餘如詩人加勒的無聊的詩樣的言詞，以及牧師，爵夫人，女優等等都有他們自己的態度；作者嬉笑怒罵，都一一的抉發無遺了。

我真想不到無意中得此一部深刻的著作。其中的論點，自然不能都贊成，不過我閱世太淺，要着實的批評還須一二十年後。無論如何，我不能說他是爲小說而作小說，不過是借用小說的體裁，來發表他自己的思想就是了。我更不能不佩服他五萬字之中，幾乎字字有理論，字字有哲



學。

我看完，茫然，悵然，又悚然。我不願意再有別人，以批評研究的態度來看他。但我自己剛看到四分之一，便不敢拿他當作平常消遣的小說了。慧劫這一部書，真能陷溺青年呵！

我一定不願意別人再看，但你卻不可不看；因為你看了便可以再批評我對於這書的批評對不對。

書附上，寫的不少了，再談！

宛因九月二十二日

## 八

冰心：

雖然是極好的朋友，也不應干涉人看書的自由，你未免太多事了，一笑！你說你也喜歡慧劫，但勸我不要太表同情；我的心理，也何會不和你的呢？羅平的結果是太悲慘了，以身殉學，一青年人不應有此思想，我更是承認。

連日出遊，使我倦極。黃昏時，一輛小小的車，載着姑母和我——有時也同着楊女士——遍訪了名勝。在車中我們只向外凝望着，山，水，小村和麥隴都接連不斷的從眼前過去。——姑母

想些什麼，我不能知道；我自己卻只傾聽着「自然」的話語，也無暇思想了。有時遇見可憇息的地方，便停住了，走下去在斜陽裏散步一會子。有時遇見車走不過的地方，也便下車步行，慢慢的入山尋寺，穿林過嶺，任憑着馬兒自在的喫草。連日「自然」中的浸濡，魂夢都是舒適的。

姑母說山景看完，便該泛舟了。冰心呵！你能偕同一遊麼？我想像無邊的蔚藍的清波之上，你我二人憑舷看晚霞，談些閒話，是何等的快樂呢！這個星期六的早車，母親便要來的，星期日早晨即可回去。正在放假期內，你若和她同去同來，料想沒有什麼不方便的。如何？你能賜與你病中的良友，以一天的快樂麼？

切盼回音！倦極，不多談。

宛因十月七夜

## 九

冰心：

今早我醒時，聽說你已走了，使我黯然！

你昨夜在樓下睡得安適麼？露臺上未免太涼一些，深談不能自止，累你在風中久坐，極悵！你去後，濤聲中又加上你的言語了，慰安，好友的慰安呵！

昨夜的星辰好極了！暗中同坐，使我胸懷淡遠，直要與太空同化。冰心！你記否黑漫漫的大海上，只看見一兩縷白線般的波紋，捲到岸邊來呢？

這時我只追憶談話時的光景，這也是別後兩個月中，第一慰懷事了。我以為世界上的話最能使人快樂的，除卻母親的愛語，便是良友的深談。有時愈說愈沖淡，也有時愈說愈糾紛，但無論如何，有餘不盡之間，都是極其有味的。

便是昨天傍晚，同坐舟上看晚霞，又何嘗不使人起回憶呢？小舟微微的蕩漾着，覺得綠波真是柔媚極了。微風吹來，海水只相隨的向後追逝，便是停舟不行時，我也覺得有些兒頭暈，只是站立不住。你不要笑我，我原不是「弄潮兒」呵！

晚霞真是好，五彩的錦衾般，覆蓋着金海。島山漸漸的青淡下去，似乎要睡着。黃仲則的詞……「晚霞一抹影池塘，那有者般顏色作衣裳？」我那時忽然想起，但忘了告訴你。

我從今日起要系統的看書了，省得太悶。盼望你再來信時，提出些問題來討論，以作我讀書的標準。

你的良友宛因十月十一早

冰心：

讀你來信，使我欣慰，<sup>2</sup>有一番留連的情緒——我又要說了，舟中看晚霞的回憶太深了，只恐於你不利！

承你提出「文學」問題，但這題目太大；我實在不配討論，也更不敢討論。冰心！你要牢牢的記住，我批評事物，都只是以我自己的心尺作標準。這心尺自然是極粗糙，極不合法度的；所以我永遠不敢發表我的意見。但在良朋通信之間，原沒有大關係，或者可以隨便說說。

我所最不滿意的，就是近來有些譯品——尤其是小說詩歌——生拗已極，必須細細的，聚精凝神的讀下去，方能理會得其中的意思。自然我是中人以下的聰明，不配說理解；然而恐怕這直截的譯法，離「民衆化」太遠了。我敢斷言民衆之中——讀過西文的還好一點——十人中未必有一二人能够了解；既不了解，自然就不喜歡讀他。結果是文學自文學，民衆自民衆，永遠不能攜手。——我自己也曾試譯過幾次，譯完自己重讀，也覺得生澀不堪。因爲太直譯了，就太生拗；太意譯了，又不能傳出原文的神趣。自然我的程度太淺，但因著文字的差異，這難處是一定有的。在新文學還很幼稚的時代，我們應當等他慢慢的淘汰進化，不必有什麼很嚴重的批評，和太高遠的希望。冰心，我們努力做體諒的人罷！

至於創作一方面，我以為應當是個人方面絕對的自由揮寫。無論什麼主義，什麼派別的成見，都不可存在胸中的。也更不必預想到讀者對於這作品的批評和論調。寫完了，事情就完了，這樣纔能有些「真」的意味。如太顧忌了，弄得百不自由，畏首畏尾，結果就是批評家和讀者出意思，派作者來創作，與科舉時作場屋的文章何異？而且作品在前，主義在後；創作者在前，批評家在後，作者萬不可抹殺自己！——自然我不是說絕對不容納批評家和讀者的意見與勸告。爲着整飭儀容，是應當照一照鏡子的；但如終日的對着鏡子，精神太過的傾向外方，反使人舉止言笑，都不自如，漸漸的將本真喪失了。如作者一定知道這作品出去，是能起反響的，那又何妨在振筆直書之後，付之一炬，讓他永久消滅在灰燼之中呢？

文體方面我主張「白話文言化」，「中文西文化」，這「化」字大有奧妙，不能道出的，只看作者如何運用罷了！我想如現在的作家能無形中融會古文和西文，拿來應用於新文學，必能爲今日中國的文學界，放一異彩。然而有的人卻不能融化運用，只互相的鼓吹些偏畸的理論，徒然引起許多無謂的反動力，消磨有用的創作的光陰，於評駁辯難之中，令人痛惜！真正作家，他不和人辯論，只注意他自己的創作！

太放言了，請你嚴重的批評一下！夜已深了，再見。

宛因十月二十二夜

## 十一

冰心：

病了好些天，沒有起牀，連接兩信，未覆，極歎！現在已經大好了，只是受了點涼，又咳嗽起來，沒有什麼大病，請你放心。

昨天姑母宴客，我也忙了一天。在廣廳裏，琴韻悠揚中，對着花團錦簇，倒也使人心曠神怡。我很喜歡在交際場中聽那些夫人女公子們很客氣很輕婉的談話；也喜歡對有些夫人們端莊的面顏和沈靜的微笑；都顯出一種很高尚而又活潑的態度。我這麼一個不喜交際的人，倒因為勉強盡半主之責，得到了意外的快樂

夜中九句鐘以後，姑母恐怕我太勞乏了，叫我先歇着去。我出來覺得精神很健旺，不想睡覺，隨手拉過一張椅子，便坐在廊下，望着欄外的海。——好燦爛的月光呵，海面和向月的岸上，都被幽輝染得如同罩上一層銀霧一般。山影和林影，卻是深黑的，微風吹着樹梢，疎葉受光，也閃爍的搖動。月下人影清切，輕綃的衣裳，竟淡至欲無。——廳中鋼琴和着四絃琴，淒清的音調，正奏着「想家鄉」呢！餘音裊裊中雜着很輕柔的歡笑的声音，不禁使我想起家和母親，

你和學校，以及許多的朋友。好些印象，一時都在我眼前浮現，最後是琴聲也聽不見了。

客散時已是十二句鐘；廳中一時寂然，只剩些衣香花影——這空泛無着的境象，使我想到世界上又何嘗不是如此？一代一代的酒闌人散，只剩些衣香花影。

睡時錯過，便不能入夢。只是朦朦朧朧的，看着月落。青灰色的天空，用清冷寂寞的罩兒，蓋住世界。曉風漸漸的起了，海潮漸漸的響了；剛要睡着，眼前又光明了，朝陽又從海裏出來了！

今日我只微微的頭痛，我每夜必須有九點鐘或十點鐘的睡眠。不睡能使我好幾天沒有精神，更使我神經反常。不過昨夜的印象很深，不能不趁着光景未移，寫來寄給你。世界上原有許多的情境和神趣，因寫不出或不及寫，便都失散在虛空之中，未免可惜！——困極，寫的很無條理，請你饒恕。

宛因十一月八早

## 十二

冰心：

今天的天氣，真是特別，至今木葉未脫，一連幾夜的大風纔把樹葉兒都吹落了。推窗一望，

使人爽然！

你的信中，對於我在文學上所持的論點不很贊同，我想各人原應當有自己的意見，不必相同，亦正不必強同，各人照着自己的理論實地做去，只看結果罷了。盡理論是沒有用處的呵！

楊女士又是一個詩人——那天課後我們帶着一羣學生，在園子裏看菊花。我和孩子們說笑的時候，她自己在亭子上坐着，低頭寫字。等到孩子們走了，我也走上亭子去，一眼望見她寫的是  
一行一行很短的字，好像是詩。我問她要，她只得遞過給我看，是幾首短短的即景的詩。我剛看過一遍來，她就奪去揉了。她作的真好！可惜我沒有過目不忘的天才，只記得意思，不記得詞句了。她說她倒是有時寫些詩，自己消遣的，但都沒有留着。——我想以她那樣的性情和學問，寫出來的詩一定都是很好的，不發表未免隱沒卻許多宇宙間的美。我相信天下有許多極好的詩，只因不能發表或不肯發表，就都隱沒在黑暗之中了，可惜世人沒有眼福！

你問我「什麼是新詩」，我委實不知道。我有時雖然也做，但到底不自信。一段一段的小文字，你們要把他分寫了，叫他做詩，我只得由你們。我想新詩的歷史太淺，不容易有簡單明瞭的定義，以後做的人多了，漸漸的自然有個界說。我自己的意思是如有含蓄不盡的意思，聲調再婉轉些，便可以叫做詩了，長短是無關係的。但我個人看去，似乎短的比長的好，容易聚精凝神的



說一兩句話。

秋意十分的足了，海濱尤其淒厲。校園裏的臘梅開了麼？我每每想像到你們及時行樂的光景，不知道你們在同樂的時光之中，曾否念到我？

聽說之徽要歸省，我悶得很，請她順便來看看我。

宛因十一月十九日

### 十三

冰心：

昨日之徽已來訪我，相見後很喜歡。——她的父親已經好了，她三天後便可回校，——我們在爐旁整整的談了半日的話，知道了校裏的許多事情，使我欣慰，又起了更濃的回憶。正不知何日方能再和你們在一處！

今早大雪，外邊卻是一點寒氣都沒有。飯後之徽又來約我去海濱踏雪散步，我一時喜歡，便披上外衣，和她出去。——羣山都白了，起了一片連接不斷的皚皚的光。村舍也似雪宮一般。不時有人打着破傘從小橋上走過。厚雪壓蓋的沙灘，脚下踏着，更覺得鬆軟了。片片的雪，無聲的紛紛落在大海裏，波瀾也不起了，雪花隙裏，我們只並肩沈默地走去，心靈中覺得有不可言說的

愉快！

歸途中，我們纔又起首談話了。之微是個絕頂聰明的女孩子，她看書一目十行，悟性極好，我們更不能不承認她有寫作的天才。她又肯做課外的工夫，聰明加上勤奮，前途真不可限量！——只是有一件事，我常常爲她擔心，就是她的才氣太發越了，聰明外露，欠些沈潛，恐怕要漸流於自驕或務外。孔子說得好；「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不威」和「不固」，都能將她的絕代才華，付之流水。我平日和她談話的時候很少，而且我也不大管這些閒事。你和她還不錯，她又最肯聽你的話，無意中何妨進一進勸告呢？

海濱歸來，母親已坐在書紙凌亂的書室裏，等着我了。我喜歡極，她責備我不應雪中出去，我只笑着，也沒有答應。

我看了不少的舊詩詞，可意的很多，隨手便都錄下，以後可以寄給你看——我承認舊詩詞，自有他的美，萬不容抹殺。

看書多了，精神很乏，「學然後知不足」，愈看得多，心裏愈無把握，這便是看書後心思恍惚的惆悵。寫得很多了，再談！

宛因十二月九日

## 十四

冰心吾友；

接來信，寥寥數字中，已可見出忙碌的冰心，是怎樣的惓懷於她蟄居海濱的好友，使我感無可感！

踏雪冒寒，咳疾復作，這些天又不舒服，醫生不許我多勞神。年假近了，你的考事必是很忙碌的，我也不願意以我藉以消遣的信，來替你添忙。別的無可說了，我的朋友！再見罷！

替我問同學們好！

宛因十二月十七日

## 十五

冰心：

病榻上過了一冬，兩個半月沒有拿起筆來了。今晨倚窗外望，棧頭微綠，樹猶如此，令人悵然！

這是晚餐後，燈光如晝時，爐火很暖，窗戶微敞，清風徐來，鏡中只有一個着淺紅衫的我。

姑母從市上買了一丈的淺紅綢子，送給我作衣服，她說我平日的衣服太素淡了，於年輕的人是不相宜的。我何曾不喜歡那些嬌柔的顏色？不過我只愛看別人穿，自己卻不喜歡穿。姑母既買了，我又想做——我很喜歡做活計，因為拈鍼引線時，大可有運用思想的工夫。我將這淺紅綢子做成了一件睡衣，緣上了白絲的花邊，晚上穿着，到很輕軟適體。晚飯後，爐子一煖，料着沒有人來，便換上和姑母們坐在火邊談笑。因為寬博的衣裳，比較的使人舒快活潑。姑母看見了，也沒說什麼，只說：「這顏色於你很合宜，爲何做成睡衣？」母親卻說我作踐綾羅。我只笑說：「橫豎是送給我穿的，白天晚上，不是一樣麼？」

窗內兩盆淡黃的薔薇，已開滿了。在強烈的燈光之下，臨風微顫，竟是畫中詩中的花朵！一枝折得，想寄與你，奈無人可作使者。

病中連接同學們的來信；新愈手弱，未能一一作覆，請替我向她們道謝道歉。春假何時放呢？之徽回來時，你能和她一同來麼？我很想見你一面。

宛因二月二十四夜

## 十六

冰心：

三天的相聚，就是我最後的回顧了。我相信在我從淡霧裏漸漸飄去的時候，回顧隱隱的海天，中，永永有母親，姑母，和你！

自從你那一封信，不許我再提「死」字以後，我就竭力的禁止我自己。但我已微微的聽得醫生說，我恐怕不能過這夏天了。冰心，我想你更不能不知道，你這次臨別時淒惶的話語；以及近來母親的留居不走，你們的神色，都擲出至情，無形中暗示我了！

我的朋友！我如不寫這封信，我覺得我是好像將遠行的旅客，不向他的朋友告別一般。冰心！無論如何，我的形質，消化在這世界的塵土裏；我的精神，也調和在這太空的魂靈裏；生死都跳不出這無限之生，你我是永永無間隔的。我對於「死」的觀念，從前已說得很詳細很清楚了，想你一定能記得。

我是一個寡交的人，最好的朋友就是冰心了。冰心！還有些事未了，就是請你常常的將我從前對你所說的我的人生哲學告訴我的母親和姑母，慰安她們，減少她們的悲苦——可憐我因着恐怕招起母親和姑母的悲傷，我對於她們的談話，每每是欲吐仍茹，不能澈底。

寫信是在醫生禁令之內的，但我今夜卻違犯了。我的朋友！別了，前途珍重罷！

你的好友宛因四月一夜

## 寂寞

小小在課堂裏考着國文。他心裏有事，匆匆的綴完了幾個句子，便去交卷。剛遞了上去，先生擡頭看着他，說：「你自己再看一遍有錯字沒有，還沒有放學呢，忙甚麼的！」他只得回到位上來，眼光注在卷上，卻呆呆的出神。

好容易放學了，趙媽來接他。他一見就問：「嬸嬸和妹妹來了麼？」趙媽笑說：「來了，快些家去罷，你那妹妹好極了」。他聽着便自己向前跑了，趙媽在後面連連的喚他，他只當沒聽見。

到家便跑上臺階去，聽母親在屋裏喚說：「小小快來，見一見嬸嬸罷。」他掀開竹簾子進去，母親和一個年輕的婦人一同坐着。他連忙上去鞠了躬，嬸嬸將他攬在懷裏，沒有說什麼，眼淚卻落了下來。母親便說：「讓嬸嬸歇一歇，你先出去和妹妹玩罷，她在後院看魚呢。」小小便又出來，繞過廊子，看見妹妹穿着一身淡青色的衣裳，一頭的黑髮散垂着，結着一條很寬的淡青緞帶；和趙媽站在魚缸邊，說着話兒。

趙媽推她說：「哥哥來了。」她回頭一看，便拉着趙媽的手笑着。趙媽說：「小小哥！你們一起玩罷，我還有事呢。」小小便過去，趙媽自己走了。

小小說：「妹妹，看我這幾條魚好不好？都是後面溪裏釣來的。」妹妹只看着他笑着。小小見她不答，也便伏在缸邊，各自看魚，再不說話。

飯桌上母親，嬌嬌，和他兄妹兩個人，很親熱的說着話兒，妹妹和他也漸漸的熟了。飯後母親和嬌嬌在廊外乘涼，小小和妹妹卻在屋裏玩；小小搬出許多玩具來，燈下兩個人玩着。小小的話最多，說說這個，說說那個；妹妹只笑着看着他。

母親隔窗喚道：「你們早些睡罷，明天——」小小忙應道：「不要緊的，我考完了書了，明天便放假不上學去了。」妹妹卻有了倦意，自己下了椅子，要睡覺去；小小只得也回到屋裏，——牀上他想明天一早和妹妹釣魚去。

絕早他就起來，趙媽不讓他去攪妹妹，他只得在院子裏自己玩。一會兒纔聽得嬌嬌和母親在屋裏說話，又聽得妹妹也起來了，便推門進去。妹妹正站在窗前，嬌嬌替她梳着頭。看見小小進來，嬌嬌說：「小小真是個好學生，起的這樣早！」他笑着上前道了晨安。

早飯後兩人便要出去。母親囑咐小小說：「好生照應着妹妹，溪水深了掉下去不是玩的，也

小心不要弄溼了衣裳！」小小忙應着，便和妹妹去了。

開了後門，一道清溪，橫在面前；夾溪兩行的垂柳，倒影在水裏，非常的青翠。兩個人先走着，揀着石子，最後便在水邊揀一塊大石頭坐下，談着話兒。

妹妹說：「我們那里沒有溪水，開了門只是大街道，許多的車馬，走來走去的，晚上滿街的電燈，比這里熱鬧多了，只不如這里涼快。」小小說：「我最喜歡熱鬧；但我在這裏好釣魚，也有螃蟹。秋天看農夫們割麥子，都用大車拉着。夏天的晚上，母親和我更常常坐在這裏樹下，聽水流和蟬叫。」一面說着，小小便站起來，跳到水中一塊大溪石上去。

那石塊微微的動搖，妹妹說：「小心！要掉下去了。」小小笑道：「我不怕，我掉下好幾次了。你看我腿上的疤痕。」說着便褪下襪子，指着小腿給妹妹看。妹妹搖頭笑說：「我怕，我最怕晃搖的東西。在學校裏我打秋千都不敢打的太高。」小小說：「那自然，你是個女孩子。」妹妹道：「那也未必！我的同學都打得很高。她們都不怕。」小小笑道：「所以你更是一個怯弱的女孩子了。」妹妹笑了一笑，無話可說。

小小四下裏望着，忽然問道：「昨天嬌嬌爲什麼落淚？」妹妹說：「萱哥死了，你不知道麼？若不是爲母親儘着難受，我們還不到這裏來呢。」小小說：「我母親寫信給叔叔，說要接嬌



嬾和你來玩，我聽見了——到底董哥是爲什麼死的？」妹妹用柳枝輕輕的打着溪水，說：「也不知道是什麼病，頭幾天放學回來，還好好的，我們一塊兒玩着。後來他晚上睡着便昏迷了，到醫院裏，不幾天就死了。那天母親從醫院裏回來，眼睛都紅腫了，我纔知道的。父親去把他葬了，回來便把他的東西，都鎖了起來，不叫母親看見——有一天我因爲找一本教科書，又翻出來了，母親哭了，我也哭了半天——」妹妹說到這裏，眼圈兒便紅了。小小兩手放在褲袋裏，凝視着她，過了半天，說：「不要緊的，我也是你的哥哥。」妹妹微笑說：「但你不是我母親生的，不是我的親哥哥。」小小無可說，又道：「襤褸都是一樣，你不要難過了！你看那邊水上飛着好些蜻蜓，一會兒要下雨了，我捉幾個給你玩。」

下午果然下雨，他們只在食堂裏，找了好幾條長線，兩頭都繫上蜻蜓；放了手，蜻蜓便滿屋裏飛，卻因彼此牽來扯去的，只飛得不高。妹妹站在椅上，喜得拍手笑了。忽然有一個蜻蜓，飛到妹妹臉上，那端的一個便垂掛在袖子旁邊，不住的敲着翅兒，妹妹嚇得只管喊叫。小小卻只看着，不住的笑。妹妹急了，自己跳下椅子來，小小連忙上去，替她捉了下來；看妹妹似乎生氣，便一面哄着她，一面開了門，扯斷了線，把蜻蜓都放了。

一連下了幾天的雨，不能出去，小小和妹妹只坐在廊上，看雨又說故事。小小將聽過的故事

都說完了，自己只得編了一段，想好了，便說：「有一個老太太，有兩個兒子，小的名叫豬八戒，大的名叫土行孫，……」妹妹笑道：「不對了，豬八戒沒有母親，他的哥哥不叫什麼土行孫，是孫行者；你當我沒有聽過西遊記呢！」小小也笑道：「我說的這是另一個豬八戒，不是西遊記上的豬八戒。」妹妹搖頭笑道：「不用圓謊了，我知道你是胡編的。」小小無聊，便道：「那麼你說一個我聽。」妹妹也想了一會兒，說：「從前……從前有一個國王，他有一個女兒，叫雪花公主，長的非常好看……」小小道：「以後有人來害她是不是？」妹妹看着他道：「是的，你聽見過，我就不說了。」小小忙道：「沒有聽過，我猜着是那樣，往下說罷！」妹妹又說：「以後國王的王后死了，又娶了一個王后，名叫……那名字我忘記了……這新王后看雪花公主比自己好看，就生氣了，將她送到空山裏去，叫一個老太太拿有毒的蘋果哄她喫……」小小連忙問：「以後有人來救她沒有？」妹妹笑道：「你別忙……後來也不知道怎樣雪花公主也沒有死。那國王知道新王后不好，便攆她出去。把雪花公主仍接了回來，大家很快樂的過日子。」妹妹停住了，小小還問：「往後呢？」妹妹說：「往後就是這樣了，沒有了。」

小小站了起來，伸一伸腰，說：「我聽故事，最怕聽到快樂的時候，一快樂就完了。每次趙媽說故事，一說到做財主了，或是做官了，就是快完了，真沒意思！」妹妹說：「故事總是有完

的時候，沒有不完的，——反不如那結局不好的故事，能使我在心裏想好幾天……」小小忽然想起一段，便說：「我有一個說不完的故事——有一個國王……」他張開兩臂比着：「蓋了一間比天還大的倉房，攢了比天還多的米在裏面。有一天有一陣麻雀經過，那麻雀多極了，成羣結隊的飛着，連太陽都遮住了。他們看見那些米粒，便尋出了一個小孔穴，一隻一隻的飛進去……」妹妹連忙笑道：「我知道了！第一個麻雀進去，啣出一個米粒來；第二個麻雀又進去，又啣出一個米粒來；這樣一隻一隻儘著說，是不是？我聽見查查說過了。」小小道：「是的，編這故事的人真巧，果是一段說不完的。」妹妹說：「我就不信！我想比天還多的米，也不過有幾萬萬粒，若黑夜白日不住的說，說幾年也就完了。」小小正要答應，屋裏母親喚着，便止住了，一同進去。夜裏的雨更大了，還時時的聽見輕雷。小小非常的懊喪：後門的小溪，是好幾天沒有去了，故事說盡了，家裏沒有什麼好玩的，想來想去，漸漸入夢——夢見帶着妹妹，走進很深的樹林子裏，林中有一個大潮。湖邊迎向走來一個白衣的女子，似乎是雪花公主。她手裏提着一個大籠子，裏面有許多麻雀，正要上前，眼前一亮，便不見了。

開了眼，陽光滿室，天晴了！他還不信，起來一看，天青得很，枝上的小鳥不住的叫着；庭中注着很深的雨水，風吹得鄰鄰的，他心裏喜歡，連忙穿起衣裳，匆匆的走出去——夢也忘了。

妹妹自己坐在廊上，揉着眼睛發怔，看見他便笑說：「哥哥，天晴了！」小小拍手笑道：「可不是！你看院子裏這些雨水，我敢下去。」妹妹笑着看他，他便脫鞋和襪子，輕輕的走入水裏，一面笑道：「涼快極了，只是底下有青苔，滑得很。」他慢慢的跑起來，只聽見脚下水響。妹妹走到廊邊道：「真好玩，我也去。」小小俯着身子，撩起褲腳，說：「你敢你就下來，我們在水裏跳圈兒。」妹妹笑着便坐在廊上，剛脫下一隻襪子，母親從屋裏出來看見，便道：「可了不得！小小，快上來罷，你只管帶着妹妹淘氣！」妹妹連忙又將襪子穿上。小小卻笑着從廊上拿了鞋襪，赤着腳跑到浴室裏去。

飯後母親說大家出去散散心。嬌嬌只懶懶的，禁不住妹妹和小弟弟的攪擾勸說，只得隨同出去。——先到了公園，母親和嬌嬌進了一處「售品所」；小小和妹妹卻遠遠的跑開去，在水邊看了一會子的浴鴨，又上了小山。雨後的小山和樹林都青潤極了；山後籬內的野茉莉，開得斬齊，望去好似彩雲一般。池裏荷花也開遍了，水邊繫着一隻小船。兩個人商量着，要上船玩去；正往下走，只見母親在山下亭中招手叫他。

到了亭前，只見嬌嬌無力的倚着亭柱坐着，眼中似有淚痕。妹妹連忙走過去，一聲兒不響的倚在嬌嬌懷裏。母親悄聲說：「我們回去罷，嬌嬌又不好過了。」小小只得啾啾的隨着一同出

來。

車上小小輕輕的問：「嬌嬌爲什麼又哭了？」母親道：「嬌嬌看見我替你買了一頂小草帽，看那式樣很好，也想買一頂給萱哥。忽然想起萱哥死了，便又落淚，我們轉身就出來了。你看母親愛子的心，是何等的深刻！」母親說着深深的歎了一口氣，小小也默然無語。

前面嬌嬌的車，停在糖菓公司門口，嬌嬌給妹妹買了兩瓶糖，又給他兩瓶。小小連忙謝了嬌嬌，自己又買了一瓶香蕉油。妹妹問：「買這個作甚麼？」小小笑道：「回家做冰激凌去！」到家嬌嬌又只懶懶的，妹妹便跟嬌嬌睡覺去了。小小自己一人跑來跑去，尋出冰激凌的桶子來，預備着明天要做。

黃昏時妹妹醒了，睡得滿臉是汗，只說熱；母親打發她洗了澡，又替她洗了頭髮，小小便拿過一把大扇子，站在廊上用力的替她搗着。妹妹一面擦開拂在臉上的頭髮，一面笑說：「不一搗了，我覺得冷。」小小道：「如此我們便到門外去，樹下有風，吹一會兒就乾了。」兩個人便出來，坐在樹根上。

暮色裏，新月掛在柳梢，遠遠地走來一個綠衣的郵差。小小看見便放下扇子，跑着迎了上去，接過兩封信來。妹妹忙問：「誰來的信？」小小看了，道：「一封是父親的，一封許是叔叔

的。你等着，我先送去了。」說着便進門去了。

一轉身便又出來；妹妹說：「我父親來信，一定是要接我們走了。」小小說：「我不知道——你如走了，我一定寫信給你，我寫着『宋妹妹先生』，好不好？」妹妹笑說：「我的學名也不是叫妹妹，而且我最不喜歡人稱我『先生』，我喜歡人稱『女士』。平日父親從南邊來信，都是寄給我，也是稱我『女士』。」小小說：「那也好，你的學名是什麼？」妹妹不答。

小小兩手弄着扇子的邊兒，說：「我父親到英國去了一年多了，差不多兩個禮拜就有一封信，有時好幾封信一齊送來。信面上寫着外國字，我不認得，但母親說，上面也都是我的名字。」妹妹道：「你爲什麼不跟伯伯到英國去？」小小搖頭道：「母親不去，我也不去。我只愛我的國，又有樹，又有水。我不愛英國，他們那裏盡是些黃頭髮藍眼睛的孩子！」妹妹說：「我們的先生常常說，我們也應當愛外國，我想那是合理的。」小小道：「你要愛你就愛，橫豎我只有一個心，愛了我的國，就沒有心再去愛別國。」妹妹一面撫着頭髮，說：「一個心也可以分作多少份兒，就如我的一個心，愛了父親，又愛了母親，又愛了許多的……」這時小小忽然指着天上說：「妹妹！快看！」妹妹止住了，擡頭看時，一個很小的星，拖著一片光輝，橫過天空，直飛向天末去了。

天漸漸的黑了，他們便進去。搬過兩張矮櫈子，和一張大椅子，在院子裏喫着晚飯。母親在後面替妹妹通開了頭髮，鬆鬆的編了兩個辮子。小小便道：「有頭髮多麼麻煩！我天天早起就不用梳頭，就是洗頭也不費工夫。」妹妹一面喫飯，說：「但母親說頭髮有一種溫柔的美。」小小點頭說：「也是，不過我這樣子，即或是有頭髮，也不美的。」說得嬌嬌也笑了。

第二天早起，小小便忙着打發趙媽洗那桶子，買冰和鹽要做冰激凌。母親替他們調好了材料，兩個人便在院裏樹下搖着。

小小一會一會的便揭開蓋子看看，說：「好了！」一看仍是稀的。妹妹笑道：「你不要性急，還沒有凝上呢，儘着開蓋，把鹽都漏進去了！」小小又舀出一點來，嘗了嘗說：「沒有味兒，太淡了，不如把我的糖，也拿幾塊來放上。」妹妹說好，於是小小放上好些的橘子糖，又把那一瓶香蕉油都倒了進去。末了又怕太甜了，便又對上些開水。

妹妹扎煞着兩隻溼手，用袖子拭了臉上的汗，說：「熱得很，我不搖了！」小小說：「等我一來，你先坐在一邊歇着。」

搖了半天，小小也乏了，便說：「一定好了，我們舀出來吃罷。」妹妹便盛了出來，嘗了一口，半天不言語。小小也嘗着，卻問妹妹說：「好喫不好喫？」妹妹笑道：「不像我們平常喫的

那味兒，帶點酸又有些鹹。」小小放下杯子，拍手笑道：「什麼酸鹹？簡直是不好喫！算了罷，送給趙媽吃。」

胡亂的收拾起來，小小用衣襟自己扇着，說：「還是釣螃蟹去有意思，我們搖了這半天的冰激凌，也熱了，正好樹陰底下涼快去。」妹妹便拿了釣竿，挑上了餌，出到門外。小小說：「你看那邊樹下水裏那一塊大石頭，正好坐着，水深也好釣；你如害怕，我扶你過去。」妹妹說：「我不怕。」說着便從水邊踏着一塊一塊的石頭，扶着釣竿，慢慢的走了上去。

雨後溪水漲了，石上好像小船一般，微風吹着流水，又吹着柳葉。蟬聲聒耳。田隴和村舍一望無際。妹妹很快樂，便道：「這裏真好，我不想回去了！」小小道：「這塊石頭就是我們的國，我做總統，你做兵丁。」妹妹道：「我不做兵丁，我不會放槍，也怕那響聲。」小小說：「那麼你做總統，我做兵丁——以後這石頭隨水飄到大海上去，就另成了一個世界。」妹妹道：「那不好，我要母親，我自己不會梳頭。」小小道：「不會梳頭不要緊，把頭髮剪了去，和我一樣。」妹妹道：「不但爲梳頭，另一個世界也不能沒有母親，沒有了母親就不成世界。」小小道：「既這樣，我也要母親，但這塊石頭上容不下。」妹妹站了起來，用釣竿指着說：「我們可以再搬過那一塊來……」



上面說着，不提防雨後石上的青苔滑得很，妹妹沒有站穩，一交跌了下去。小小趕緊起來拉住，妹妹已坐在水裏，釣竿也跌折了。好容易扶着上來，衣裳已經溼透，兩個人都嚇住了。小小連忙問：「碰着了那裏沒有？」妹妹看着手腕說：「這邊手上擦去了一塊皮！這倒不要緊，只是衣裳都溼了，怎麼好？」小小看她驚惶欲涕，便連忙安慰她說：「你別怕，我這里有手巾，你先擦一擦；我們到太陽底下曬着，一會子就乾了。如回家換去，嬌嬌一定要說你的。」妹妹想了一想，只得隨着他到岸上來。

小小站在樹陰下，看妹妹的臉，曬得通紅。妹妹說：「我熱極，頭都昏了。」小小說：「你的衣裳乾了沒有？」妹妹扶着頭便說：「那能這麼快就乾了！」小小道：「我回家拿傘去，上面遮着，下面曬着就好了。」妹妹點一點頭，小小趕緊又跑了回來。

四下裏找不着傘，趙媽看見便說：「小小哥！你找什麼？媽媽和嬌嬌都睡着午覺，你不要亂翻了！」小小只得悄悄的說與趙媽，趙媽驚道：「你出的好主意！曬出病來還了得呢！」說着便連忙出來，抱回妹妹去，找出衣裳來給她換上。摸她額上火熱，便沖一杯綠豆湯給她喝了，挑些「解暑丹」給她聞了，抱着她在廊下靜靜的坐着，一面不住的抱怨着小小。妹妹疲乏的倚在趙媽肩上，說：「不干哥哥的事，是我自己摔下去的。」小小這時只呆着。

晚上妹妹只是吐，也不喫飯。嬌嬌十分着急。母親說一定是中了暑，明天一早請大夫去。趙媽沒有說什麼，小小只自己害怕。——明天早上，妹妹好了出來，小小方放了心。

他們不敢出去了，只在家裏玩。將扶着牽牛花的小竹桿兒，都拔了出來，先紮成幾面長方的籬子。然後一面一面的合了來，在樹下牆陰裏，蓋了一個小竹棚，也安上個小門。兩個人忙了一天，直到上了燈，趙媽催喫晚飯，纔放下一齊到屋裏來。

母親笑說：「妹妹來，小小可有伴兒了，連飯也顧不得喫，看明天叔叔來接了妹妹去，你可怎麼辦？」小小只笑着，桌上兩個人還不住的商議作棚子的事。

第二天恰好小小的學校裏開了一個「成績展覽會」，早晨先有本校師生的會集，還練習唱歌。許多同學來找小小，要和他一塊兒去。小小惦着要和妹妹蓋那棚子，只不肯去。同學一定要拉他走。他只是囑咐了妹妹幾句。又說：「午後我就回來，你先把頂子編上。」妹妹答應着，他便和同學去了。

好容易先生們來了，唱過歌，又亂了半天；小小不等開完會，自己就溜了出來。從書店經過，便買了一把綢製的小國旗，興興頭頭的舉着。進門就喚：「妹妹！我買了國旗來了，我們好插在棚子上……」趙媽從自己屋裏出來，笑道：「妹妹走了。」小小瞪她一眼，說：「你不必哄

我！」一面跑上廊去，只見母親自己坐在窗下寫信，小小連忙問：「妹妹呢？」母親放下筆說：「早晨叔叔自己來接，十點鐘的車，嬌嬌和妹妹就走了。」小小呆了，說：「怎麼先頭我沒聽見說？」母親說：「昨天晚上不是告訴你了麼？前幾天叔叔來信，就說已經告了五天的假，要來把家搬到南邊去——我也想不到他們走的這麼快。妹妹原是不願意走的，嬌嬌說日子太短促了，他們還得回去收拾去，我也留他們不住。」小小說：「怎麼趙媽也不到學校裏去叫我回來？」母親說：「那時大家都忙着，誰還想起這些事！」說着仍自去寫信。小小站了半天，無話可說，只得自己出來，呆呆的在廊下拿着國旗坐着。

下午小小睡了半天的覺，黃昏纔起來；胡亂喫過飯，自己悶悶的坐在燈下——趙媽進來問：「我的那把剪刀呢？」小小道：「我沒有看見！」趙媽說：「不是昨天你和妹妹編籬子，拿去剪籬子麼？」小小想起來，就說：「在那邊牆角的樹枝上掛着呢，你自己去拿罷！」趙媽出去了，母親便說：「也沒見你這樣的淘氣！不論什麼東西，拿起來就走。怪道昨天那些牽牛花東倒西歪的，原來竹子都讓你拔去了。再淘氣連房子還都拆了呢！妹妹走了，你該溫習溫習功課了，整天裏只顧玩，也不是事！」小小滿心裏惆悵抑鬱，正無處着落，聽了母親這一番話，便借此伏在桌上哭了，母親也不理他。

自己哭了一會，覺得無味，便起來要睡覺去。母親跟他過來，替他收拾好了。便溫和的撫着他說：「好好的睡吧，明天早起，我教給你寫一封信給妹妹，請她過年再來。」他勉強抑住抽咽答應着，便自己臥下。母親在牀邊坐了一會，想他睡着，便捻暗了燈，自己出去。

他重新又坐了起來，——窗外好亮的月光呵！照見庭院，照見滿地的牽牛花，也照見了牆隅未成功的竹棚。小門還半開着，頂子已經編上了，是妹妹的工作……

他無聊的掩着窗簾，重行臥下。——隱隱地聽見屋後溪水的流聲淙淙，樹葉兒也響着，他想起好些事。枕着手腕……看見自己的睡衣和衾枕，都被月光映得潔白如雪，微風吹來，他不禁又伏在枕上哭了。

這時月也沒有了，水也沒有了，妹妹也沒有了，竹棚也沒有了。這一切都不是——只宇宙中寂寞的悲哀，瀰漫在他孱弱的心靈裏。

## 悟

這封信，他翻來覆去的足足看了三十遍。他左手支頤，身子斜靠着椅背；燈光之下，一行行的瘦稜稜的字，似乎都從紙上森立了起來。他咬着脣兒沈默有二十分鐘，猛然的將這封信照原痕疊起，望桌上一擲，手按着前額，疲緩的站了起來——這時纔聽得窗外下了一天的秋雨，竟未曾停住。

他撩開窗簾一看，樹叢下透出零亂的燈光，光影中襯映出雨絲風片。凝立了片刻，回頭又頹然的坐下，不期然的又從桌上拿起那封信來，慢慢的展開，聚精凝神的又讀了一遍。

「星如兄：

屢屢聽到朋輩談到你，大會中的三天，不期遇到你；得接清談，自謂有幸！

新月在天，浪花飛濺之夜，岩上同坐，蒙你懇切的糾正了我的人生哲學。三日的新交，推誠若此，我心中未嘗不受極大的感動，然而我的意思，你又豈能了解知道？你是一個生活美滿完全的人，一切世界上成問題的事，在你都不成問題。似你這麼一個天之驕子，人之嬌

子，安能不覺得人世如天國！我呢，不到五歲，就亡過了我不幸的母親；到了十三歲，我的父親又棄我而逝。從那一年起，我半工半讀，受了十年的苦，流離顛沛，在芒刺的世界上面度過。如今我是完全孤立的，世上沒有一個親我愛我之人，我的人生哲學，絕不是出於一時之怨憤；二十三年的苦日子，我深深的了解人生！世界是盲觸的，人類都石塊般的在其中顛簸，往深裏說，竟是個劍林刀雨的世界！不知有多少青年，被這紛落的刀劍，刺透了心胸，血肉模糊的死亡呻吟在地上。你不過是一個鋒鏑餘生，是刀劍叢中一個倖免者，怎能以你概括其餘的呢？

說到『自然』的慰藉，這完全由於個人的心境。自我看來，世界只是盲觸的，大地盲觸而生山川，太空盲觸而生日月星辰，大氣盲觸在天為雨雪雲霞，在地為林木花草。一切生存的事物，都有他最不幸最痛苦的歷史，都經過數千萬年的淘汰奮鬥。『天地不仁，萬物芻狗，』若真以此為慰藉，不知更有若干的感憤了！無數盲觸之中，有那一件是可證明『愛』之一字呢？

不提人類便罷，提起人類，不知我要迸出若干血淚！制度已定，階級已深，自私和自利，已牢牢的在大地上立下根基。這些高等動物，不惜以各種卑污的手段，或個人，或團

體，或國家，向着這目的鼓勵奔走。種種虛偽，種種殘忍，『當面輸心背面笑，翻手作雲雨手雨』，什麼互助，什麼同情，這一切我都參透了！——天性之愛，我已幾乎忘了，我不忍回想這一步——如今我不信一切，否認一切，我所信的只是我自己！

因此，我堅確的信人生只有痛苦，只有限淚，在無聊賴無目的底求學之中，我也專攻數理，從百，千，萬，億，呆板枯燥的數目中討生活。我的人生哲學——打開天窗說亮話，不求利益人羣，不求造福社會，我只求混一碗飯喫，救自己於飢渴死亡。澈底說，我直是沒有人生哲學，我厭恨哲學文藝等等高超玄怪的名詞！我信世界上除了一加一是一，二加二是四，是永無差錯的天經地義之外；種種文藝哲理，都是泡影空花，自欺欺人的東西！世界上事物，不用別的話來解釋，科學家枯冷的定義，已說盡了一切。

話雖如此，我對你卻仍不能不感謝，尤願你能以你的心靈之火，來燃起我的死灰。——此外有一句枝節的話，前日偶同幾位朋友提起我們的談話；一個朋友笑說：『奇怪呢，他只管鼓吹愛的哲學，自己卻是一個冷心冷面的人。』又有一個朋友說：『他這個人很不容易測度，乍看是活潑坦易，究竟是冷冷落落的。』談了一會，對於你的了解竟是言人人殊。前幾天訪你不遇，順便去探問孝起；在他桌上無意中看見了你的一篇長詩寧可我愛天下人，似抒

情，似敘事，絕好的題目，而詩中竟充滿了「不可天下人愛我」的意思，詞句清麗而詞意凝冷，反覆吟誦之下，我更不了解你了！原不應這般相問的，不過我仍是從活潑坦易這一方面認得你，或肯以赤子之心相告，祝你快樂！

你的朋友鍾梧。」

他神經完全錯亂了，片晌——勇決的站起，將信折放在袋裏，從複室裏取了雨衣和氈子，一逕的走了出去。

穿過甬道，一個室門開着，燈光之下，案頭書紙凌亂，孝起只穿着襯衣，正忙着寫字。聽見腳聲，擡頭看見他，停了筆轉身問道：「外面很大的雨，你要到那里去？」他站住了，右手扶在門框上，頭靠着右臂，無力的說：「我麼，頭痛得很，想出去換一換空氣。」孝起道：「何至於冒雨而走，多開一會窗戶就好了，再不然在廊上小立也好。」他慢慢的穿起雨衣，悄然微笑低頭便走。孝起望着他的背影，搖首笑歎道：「勸你不聽，早晚病了纔罷，總是這樣幽靈般的行逕！」

開了堂門，已覺得雨點撲面，泥濘中他茫然的隨着腳蹤兒只管走了下去。只覺得經過了幾處樓臺燈火，又踏着溼軟的堆積的落葉……猛擡頭，一燈在雨絲中淒顫，水聲潺潺，竟已到了湖畔。他如夢方醒，「這道不近呵！真是念茲在茲。」原來他又到了一天臨照幾次的湖上來了！



一時驚悟，又低着頭，兩手放在衣袋裏，憑着遠處燈火的微光，曲曲折折的只顧沿着湖岸走。只覺得地下一陣陣的溼冷上來，耳中只聽得水聲雨聲。忽然覺得從沈黑中，繞進了砌花的短牆，白石的層階，很清晰的呈現在腳下。一步一步疲緩的走了上去，已進入紅瓦紅欄的方亭子裏。他一聲微歎，摘下雨帽，往石桌上一擲，走向亭前，兩手緊扶着欄杆。縱目望處，亭下綠絨似的層列的松樹，小峯巒峭立在濛濛的白霧裏。湖是完全看不見了，只對岸一星愛的燈光，在雨中閃爍，……

他猛憶起剛才的信來，又頹然退坐在石椅上，兩手扶着頭。那瘦稜的字，又浮現在他的眼前，在幻影中他重讀了一遍，他神魂失了依據。他伏在石几上沈沈如睡的過了有幾十分鐘。

漸覺得雨聲住了，慢慢的睜開眼，忽見一片光明，湖山起舞！驚詫的站了起來，走出亭外，果然的，不知何時雲收雨霽，滿湖都是月！

他凝住了，湖上走過千百回，這般光明的世界，確還是第一次！疊錦般的湖波，漾着溶溶的月。雨過的天空，清寒得碧琉璃一般。湖旁一叢叢帶雨的密葉，閃爍向月；璀璨得如同火樹銀花，地下光影參差，湖石都清澈的露出水面。……

這時他一切的煩惱都忘了，脫下雨衣，帶着氈子，從松影掩映中，翻身走下亭子，直到了水

畔。他堅凝的立着，看着醉人的湖水，在月下，一片柔然無聲。他覺得一身浸在大自然裏，天上，地下，人間，只此一人，只此一刻。忽然新意奔注入他的心裏，他微笑着慢慢的脫下外面的衣服，登立在短橋上，張手向着明月。微微的一陣歡呼，他舉臂過頂，燕子般自牆上縱身一躍，掠入水裏。

柔波中浮沈了數回，便又一躍到水而來；他兩臂輕輕的向後划着，在水中徐徐翻轉，向着湖心前進。口裏悠緩的吹着短歌……湖月臨照着，湖樹環繞着，山半的亭子，水邊的斷橋，都悄然的停在涼意之中。湖旁幾點燈光仍舊遙遙遠射，萬籟靜寂，只有在他周圍的湖波，一片慧光流轉。

他又慢慢的划轉來，仰望天上涼雲漸生。脚踏着了湖岸，便在石上站了起來，走到牆邊，將氈子往身上一裹，臥在沙上，凝注天空，默然深思。

雨點漸漸又從雲中灑來，明月漸漸隱去。……

孝起早晨到餐室裏，不會看見他下樓用飯。桌上卻有一封他的信，是從國內來的，隨手檢起。飯後一逕上樓去，敲了門進去，只見他蓋着氈子半倚的坐在牀上，溼亂的短髮，垂在額上，

雙頰飛紅，而目光卻清澈如水，如有所悟。

孝起道：「怎麼一回事？昨夜直到了十一點半鐘，還不見你回來，要去找你，又不知你到在那裏，我只得先睡下了。這般爛爛的雙眸，又這般狼狽，難道你竟在一刻未停的雨中走了一夜？」他微笑道：「昨夜十二時至二時之間，明月滿天，有誰知道？」孝起驚道：「如此你竟是二時以後纔回來的了！我早就說了，你早晚病了纔罷！」他欠身坐好了，說：「我並不覺得怎樣，只是微微的發熱，頭昏口渴，不想起來。」孝起道：「依我說竟是到醫院裏去罷，到底有完全的照應休息。」他想了—想說：「這個倒不必，飯後也許好些，何必爲些些小病，又逃幾天學！」孝起道：「也好，你少歇着罷。我吩咐樓下送飯來，我也就來伴你，你也太嬌貴了，一點涼都受不住。」說着已走到門邊，看見壁上掛着的綠漆的雨衣上的水，潑時時下滴，地下已汪着一大片，不禁回頭向他笑吟着「慘綠衣裳年幾許，怎禁風日怎禁雨！」兩句，他噙的笑了，又蕭然倚枕，仰天不語。

孝起忽然又退了回來，從衣袋中掏出一封信遞給他，說：「幾乎忘了，這裏有一封國內的信——好娟秀的字！」他接了過來，喜動顏色，先在封面上反覆的看了日月，一面笑道：「我算着也該有信了？娟秀麼？這字的確比我的好，是我妹妹的筆跡。」孝起沒有話說，便走了出去，

他探身道了一聲謝。

珍重又急忙的拆開了，研光箋上濃墨寫的又大又扁的字，映到眼裏，立時使他起了無限的喜悅。他急急的讀，慢慢的想，將這兩張紙看完了。

「星哥：

最愛讀你日記式的長信！我奇怪你那有工夫寫這許多，但這卻大大的慰安了雙親和我。

前兩天叔叔來了一封信說，自你去國後，他只得你一張明信片，他極願得你的消息。我便將你的來信和詩文，都寄去給他看，他回信說：『星姪信敘事極詳，使我喜慰，惟詩文太無男子氣，去國剛三月，奈何聲哀以思若此？』

哥呵！我不許你再寫些戀別的文字了！你也太柔情了，自己偏要往淒清中着想，自作自受，我不替你可憐。但母親看到時，往往傷心，真是何苦來！母親不是你一個人的，我不許你隨便使她受感觸！

你到底自己怎樣？生活當然適意，美的環境，可曾影響了你的思想？——家中自你行後，一切都沒有更變，只是少了你一個人，多了一件事，就是天天希望得你的長信。雙親和我，一天念你念到好幾遍。我自然覺得寂寞，又少個人談笑，學業上也少得些教益，只盼這

兩年光陰，如飛的過去，你早早歸來，那時真是合家歡慶。

你應許我的琴兒怎樣了？可記着在我的生日以前寄給我！

深深的祝你身心安泰。

妹。重囑節

他看了又看，心中思量着「自作自受，我不替你可憐，但母親看到，往往傷心，真是何苦來！」一句話，不覺深深的歎了一口氣，倚枕支頤呆坐了一會。侍者送進飯來，他無心的看他來了，又定了。他又無心的端起水杯來正飲着，孝起也來了，一面問「怎麼樣？好一點麼？」一面便自己坐下。他沈思着答道：「不覺得好，頭更沈沈的了，送我到醫院去罷。」孝起道：「這個最好，但你爲何又改了意思了？」他用叉子輕輕的敲着盤子，微笑道：「爲病的緣故倒不至於。但我要解決一個大問題，打出一個思想的難關，驅殼給人家照應去，讓出全副腦子來思索。」孝起笑着起身道：「你又來了，總是思想過度！也罷，你自己收拾，我打電話叫車子送你去。」

看護取出了他口中的寒暑表，放下窗簾，囑咐他靜靜的寧一寧神，便微笑着帶上門出去。這時室中沈蔭，他覺得腦熱如焚，反身取了牀邊几上的水瓶，滿滿的飲了一瓶水，纔又臥下。閉上

眼，耳中只聽得千樹風生，漸漸的昨夜的月下的湖光，又湧現眼前；他靈魂漸漸寧貼，昏昏沈沈的睡了一大覺。

醒來正是半夜，漆黑裏似乎一身在曠野之中，又似在高峯之上，四無依傍，周圍充滿了陰黑與虛涼。窗外葉上的雨聲，依然不止，頭已不痛了，只是倦極。他不能思索，只聽許多往事，流水般從他腦中過去。迷惘惆悵之中，到了天明，忽然雨止。

赤足起來捲上簾子，臥看朝陽從樹梢上來，一片一片的彩霞，蛟縮一般的舒卷。橫在窗前的湖水，倦而不流，也似濃睡初醒，惺忪的眼波中，含漾着餘夢……

正懨然的看着，醫生已推門進來。看護抱着一大束花，和一本書，隨在後面。大家向他微笑，醫生近前來摸了摸他的前額，問他作了什麼辛苦的事，他忸怩的將雨夜遊湖的事告訴了。醫生看了一笑，又在空中環視了一週，便點頭出去。

這時看護已將花插在瓶裏，捧來供在他的牀前，接過那張片子來，是孝起寫的：

「這束花帶去了幾個東西半球朋友的愛！大家都懸掛着你，願你在院不久。附上飲水詞一卷，供你消遣。我已告訴醫生了，你全愈時給我們一信，大家到院接你！」

他重新臥下，拿起書來，且不看着，只對着無數濃紅的花瓣出神。

花香中，他看着淡綠色的牆壁，白漆的牀几，一室很簡單潔淨。太陽慢慢的移過窗櫺。他微微覺煖，放下書，掀開一層氈子，坐了起來，用鉛筆在一張明信片上寫幾個字：

「妹鑒：

昨得重陽節來書，極慰！數日內當大忙，或未能作長信，身心均安好，勿掛。

哥草。」

按了鈴交給了看護，從此無言偃臥，至於夜間。

夜中熱度又高，看護聽見他嗚咽嚙語。進去一看，只見他頭垂在枕旁，夢中淚流滿面；喚醒了問時，他只強笑不語，那茫然的眼光，燒紅的雙臉，都看出他昏熱非常。看護默然的退了出去，同醫生進來，裝了冰袋，放在他的額前，他腦冷心熱，昏然的失了知覺。

三天的模糊昏熱之中，他卻一靈不昧。他知道境由心生，便閉了目，只當是母親時時刻刻坐在他的牀前，一念牢牢的嚙住，到了第四天的早晨，他纔完全的清醒了。

只覺得同隔世一般，牀前堆滿了花和信——看護欣然的告訴他，這幾天之中他的朋友們怎樣不斷的探問，他自己怎樣的昏沈，如今可是大好了！他也十分喜悅，探身撥了撥几上重疊的信封，忽然中間一行瘦稜稜的字，觸了他的眼簾，連忙拿起拆開一看：

「星如兄：

一別十日，音問杳然，孝起纔函告我，你已病在醫院。當下即從鎮上趕來，正在你熱極之時，看護拒我入見。再三婉商，只從門隙中看你一眼，你睡容清減，而迷惘之中，神氣尚完。出院時一路嗟歎，山上走了半天，摘得野花一束，和你牀前的濃豔的玫瑰及清麗的菊花，自然比不起；但的確是我自己秋風中辛苦尋來的，願他代我伴你慰你，看着你早早復原，切祝康健！

鍾梧。」

他呆呆的拿着這一張紙，得了永久的勝利似的，簌簌的落下淚來。

晚上臨睡之前，他忽然悄然的對看護說：「推我的牀到窗前去罷；也不要放下簾子來，我要看一看星辰。」看護笑着依從了他。

病中的心情，本是易感的，他今夜對於天上萬靜中滴滴的光明，更不能不戀慕讚美。「假如地上沒有花朵，天上沒有星辰，人類更不知寂寞到什麼地步！」他兩手交握着放在額上，從頭思索。太空穆然，衆星知道青年人要在這末一夜的印證，完成了他永久的哲學，都無聲的端凝的揚光躍彩……四面繁花的溫香，暗中圍拂着，他參禪似的，肅然的過了一夜。



出乎意外的，醫生告訴他，明天早上便可出院了，他的朋友們預備了一個茶會，卻要在今夜來接的。他點首無語，「原該轉身出去迎接世界了，而這光明肅靜的光陰，何其太短！」

這天的下午，他起來將四面的窗簾都放下了，只留下面牆的一扇，要看晚霞。取出一捲紙，一管筆，拉過椅子來，便坐在窗前。

「鍾梧兄：

爲着你的一封信，我冒雨感病，我住院七天。只是一封書，何至使我如此。然而你的哲學，震撼了我的信仰，讀信之下，我進退無依。我本是一個富於悲觀思想的人，也曾從厭世主義裏，打過轉身。近兩三年來，纔彷彿認出了人生之真意義。無端你的幾百字飛來，語語投入我懷疑的心坎。感謝上帝！我以兩中之一走，病中的七日，重重的證實了我原來的與你相反的主義。現在的我，已是曠劫功圓，光滅心死！鍾梧兄！待我來與你細細分割。

我接到你的信，反覆沈思了三日，第三日之夜，我無目的底冒雨出走。當時只爲寸心如焚，要略略的解除軀殼上的苦痛，不想大自然竟輕輕的從月光中逗露我以造化的愛育！——沈黑的雨中，我上了亭子，我猛望見對岸的一靈不滅的燈光，我如受棒喝！讓我來告訴你這燈光的历史罷：湖岸上一個人家，只有母親和兒子。一夜母親暴病，這兒子半夜渡湖去請醫

士，昏黑中竟墜水不返。悲痛欲絕的垂危的母親，在病榻上立下誓願，願世世代代，自那時起，夜夜在她窗口點着一盞燈，指示她兒子以隔湖的歸路。不論她的兒子以靈魂，或肉體歸來，這一盞燈是永永臨照的，——這故事已過百年了，我也是一夜遊湖，無意中聽友人談到的。這兒子的形骸已沈泥土，母親的骨髓也已化灰塵；誰知這一盞百年來長明不熄的愛的燈光，竟救了那夜那時，立近懸崖已將墜落的我！

自此起此心定住，又猛覺到一身所在的身子，也是友誼的愛的紀念建築——這故事你已知道，我不贅述——這茫茫的世界上，竟隨處留下了愛的痕跡！自此我如沈下酒池，如躍入氣海，如由死入生，又如由生入死。中夜以後，光景愈奇妙，苦雨之後，忽然明月滿天，造物者真切的在我面前，展開了一幅萬全的『宇宙的愛』的圖畫，那夜的湖山，清極，秀極，燦爛極，莊嚴極，造物者怎知我正在岐路徘徊，特用懨力來導引，使我印證，使我妙悟？因着金字塔，而承認埃及王，因着萬里長城，而追思秦皇帝。對於未曾目視的和我們一般的人物，以他們的工作來印證，尙且深信不疑地讚美了他們的豐功偉烈；何況這清極，秀極，燦爛極，莊嚴極的宇宙，橫在眼前，量我們怎敢說天地是盲觸的，沒有絲毫造物的意旨？

我遊泛於自然的愛裏，月明下一片湖山，只我一入管領，我幾疑已是羽化登仙。直等到

雲積雨來，纔又從沈黑中歸去，歸途中恍惚如夢。感謝上帝！這一瞥的光明，已抵我九年面壁！

我還不自足，拚卻七日讀書的光陰，來到此痛苦呻吟的世界裏，孝起知我爲潛心思索而來，他在送我到此的臨行之前，珍重的握我的手說：『願你有大定力！醫院中往往使人生煩惱，因爲目中所見，耳中所聞，無非呻吟痛苦。』鍾梧兄！豈知此中更見出人類的愛！不提人類便罷，提起人類，使我感泣！如你所說，我是生活美滿完全的人，不知人情甘苦。我爲着這一層更自十分歉愧，覺得有情溢乎詞的苦楚，因爲我沒有痛苦的經驗。慰安你，或評駁你，都不能使你心服。然而即是你的經驗，你所謂的二十三年的苦日子，也不能證明人類是不愛的！

先從宇宙說起罷，你說，『天地不仁，萬物芻狗；』然而爲何宇宙一切生存的事物，經過最不幸最痛苦的歷史，不死滅盡絕？天地盲觸爲何生山川？太空盲觸爲何生日月星辰？大氣盲觸爲何在天生雨雲霞霞，在地生林木花草？無數盲觸之中，卻怎生流轉得這莊嚴璀璨？依你說爲『盲觸』，不如依我說爲『化育』。科學家枯冷的定義，知地層如何生成，星辰如何運轉，霜露如何凝結，植物如何開花，如何結果。科學家只知其所當然，而詩人，

哲士，宗教家，小孩子，卻知其所以然！世界是一串火車，科學家是車上的司機，他只知只顧如何運使機力，載着一切衆生，向無限的前途飛走。詩人，哲士，宗教家，小孩子卻如同乘客，雖不知如何使這龐然大物不住的前進，而在他們怡然對坐之中，卻透澈的了解他們的來途和去路。科學家說了枯冷的定義，便默退拱立；這時詩人，哲士，宗教家，小孩子卻含笑向前，合掌叩拜，歡喜讚歎的說：「這一切只爲着『愛』！」

慚愧我沒有什麼精深的理解，來燃起你的死灰，我只追根溯源，從我入世的第一步着想，就已點着了熊熊的心靈之火！病中昏沈三日，覺得母親無一刻離我身旁，不絕的愛絲纏繞之中，鍾梧兄，就是從此我深深的承認了世界是愛的，宇宙是大公的，因爲無論何人，有一個深懸極愛他的母親。

我的環境和你的不同，說別的你或不懂，而童年的母愛的經驗，你的卻和我的一般。自此推想，你就可了解了世界。茫茫的大地上，豈止人類有母親？凡一切有知有情，無不有母親。有了母親，世上便隨處種下了愛的種子。於是溪泉欣欣的流着，小鳥欣欣的唱着，雜花欣欣的開着，野草欣欣的青着，走獸欣欣的奔躍着，人類欣欣的生活着。萬物的母親彼此互愛着；萬物的子女，彼此互愛着；同情互助之中，這載着衆生的大地，便不住的紆徐前進。

懿哉！宇宙間的愛力，從茲千變萬化的流轉運行了！

這條理，恐怕你也不忍反對。——十歲以前的你，是天真未漓的，十歲以後的你是昏昧墮落的。鍾梧兄！我敢如此說！你爲着要扶持你的人生哲學，即能使你理論動搖的天性之愛，竟忍心害理不去回想追求，只用『幾乎忘了』一語，輕輕遮掩過去。然而你用了萬牛回首之力，也只能說到『忘了』兩字，不敢直斥爲『沒有』！可憐的朋友，你已戰敗了！

固然的，天性之愛，我所身受的，加倍豐富濃厚；而放眼塵世，與我相似的，又豈乏其人？在院的末三日，我憑窗下望，看見許多的父母，姑娘，伯叔，兄弟，姊妹，朋友，來探視他們病中的關切的人。那些病勢較重的人的親屬，茫然的趨進。雖然憂喜不一，而死者一髮之間，人類不能作絲毫之虛假，愛感於心，如響斯應。我看那焦惶無主的面龐，淚隨聲墮的樣子，更使我遽然驚悟，遍地球上下千萬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鍾梧兄！誰道世界是不變的！

感謝你的又一封書，繫鈴解鈴。我知道你的人生哲學是枯冷的，又與我只是三日的新交！你便不來，也不爲負我。然而你又何必『當下即從鎮上趕來』？何必『出院時一路嗟歎』？何必『秋風中辛苦奔走』？你既痛恨虛假的人類，你必不肯也不屑做那『當面輸心背

面笑，翻手作雲覆手雨』的自欺欺人的事。你來時不自知，歎時不自覺。可憐的朋友，我替你說了罷，你縱矯情，卻不能泯滅了造物者付與你的對於朋友的愛。

因此，假如世界是盲觸的，是不愛的，你於世界有何恩意？便單生你一人在世上，天不降雨露，地不生五穀，洪水猛獸來圍困侵逼，山巔地穴去攀走飄流，世界也不為負你。然而你竟安安穩穩的，有工可作，有書可讀的過了二十三年。我說這話，不免有殘忍的嫌疑。然而你試平心靜氣的回想，不是世界上隨處有愛，隨處予人以生路，你的脆弱的血肉之軀，安能從劍林刀雨的世界中，保持至於今日呢？

再退一步，辯論至此，已如短兵相接！縱使世界如你所說，是劍林刀雨淋漓刺人的世界；而因着還有一個鋒鏑餘生的我，便仍舊不能證明他是完全不愛的。一日有我在，一日你的理論便不能成立，我要化身作一根砥柱，屹立在這苦海的亂流中，高歌頌揚這不完全的不愛！

再退一步，已是退無可退，縱使我的理論完全是假的，你的理論完全是真的，爲着不忍使衆生苦中加苦，也寧可叫你棄你的真來就我的假。不但你我應當如此信，而且要大聲疾呼的勸衆生如此信。

我的朋友！你的理論也不是完全可以棄置的，自私自利的制度階級，的確已在人類中立下牢固的根基。然而如是種種，均由不愛而來。斬情絕愛，忍心害理的個人，團體，和國家，正鼓勵着向這毀滅世界底目的上奔走。而你在迸出血淚之後，僅僅退守飯碗主義，在虛偽殘忍的人類中，只圖救自己於飢渴死亡，這豈是參透一切的你所應做的卑怯的事！

攜起手來罷，青年有爲的朋友！願與你一邊流迸着血淚，一邊肩起愛的旗幟，領着這「當面輸心背面笑，翻手作雲覆手雨」的人類，在這荆棘遍地的人生道上，走回到開天闢地的第一步上來！

我的話到此已盡！你試自向第一步心中去印證，可知是千真萬實，沒有半句虛假。七日的思想濾過了秋雨滴瀝之夜，秋風撼窗之夜，星辰滿天之夜，皓月當空之夜，夢影憧憧之夜，對花讀信之夜。自問自答，自證自疑，心潮幾番漲縮起落，僅而得此，請你不要當作自欺欺人的話語着！

現在再來回答你的一句枝節的話，寧可我愛天下人是三年前一時有感而作。孝起何時拿去，我竟然不知，以致於呈露於你的眼前，這是我極引以為悲惋歎仄的事。那篇不成文字，也更不是詩——是我的不幸，是天下人的不幸——願你忘了他。至於說對我的了解，竟是言

人人殊，那更不足爲怪，連我都未曾十分了解我自己。我只是赤子之心，笑啼間作。你既是從活潑坦易方面認得我，就請你從這一方面認識我到底。

明天回校去了，盼望不久能和你相見！

星如。」

這時湖面已漾着霞光，——他靜沈沈的疊起這幾張紙來，放在袋裏，眼光直穿出霞外。夕陽要下去了，要從東半球他屋前的樹杪上來，照見他的一切親愛的人！他凝望着天末，明天起要重新忙碌了，他決意在這時把妹妹的信也寫完：

「妹妹：

我病了七天，現在已經全愈，明天便出院了。病中未曾寫信，我不願以目前的小疾，累我的雙親和妹妹，數萬里外月餘日後的憂思。

重讀你的信一遍，妹妹！我心已碎。生平厭惡『心碎』『腸斷』這類被人用濫的名詞，而爲着直覺，爲着貫穿天地的大愛，我不肯違心，不惜破二十年的舊例，今朝用他一遭！

誠然，母親不是我一個人的，往玄裏說，也不是我們兩個人的，是天下人的。你不許我



隨便使她受感觸，妹妹，我甘作囚人，你爲獄吏，我願屈服於你的權威之下，奉你的話爲金科玉律，天經地義！往者不可諫，提起來，我要迸出痛悔的淚，然而又豈是得已！

『去國之音哀以思』，叔叔責我太無男子氣，我何嘗不也覺得羞愧？然而我的去國，不是譴逐，不是放流，是我自己甘心情願，爲求學而去的。白衣如雪的登舟之日，送者皆自崖而返，我不曾流下一滴眼淚！我反覆讀了叔叔的『去國剛三月』之語，更了解了自己。足見我原不是喜歡寫這類文字的，去國以後之音，纔哀以思。然而去國之前的我的生活，與去國之後的我的生活，至多只有一兩分的更變，所不同的，就是離了雙親。

惟其如此，這男子氣纔拋擲得有價值，纔拋擲得對得起天地萬物，嬰兒上帝。雙親呵！我深幸二十年來，在萬事上作剛強的大丈夫，珍重的留下這一段氣概，爲你們拋擲！

爲着雙親，失了男子氣。妹妹，我願普天下男子都將這一段氣概拋擲了罷！我發遣絕叫時，我聽得見神靈讚歎，我看得見天地萬物，在我足下俯伏低頭！

雖然是可以剖肝瀝膽，究竟如你所說，不應使雙親傷心。我每次寫信，總是十分小心謹慎，而真性情如洪水，往往沒過我的筆端，我自恨爲何自己不能控制！——我要說我想家，寫的太真切了，一定使雙親深深的受了激觸。要說我不想家，雙親一定不信，或反疑到我不

言的幕後，有若千的感傷。幾番停筆躊躇，至終反寫上些陳陳相因遊子思家的套話，我的心從來那有如此的百轉千迴過？你只以為我任意揮毫，我的苦心有誰知道？也許只有母親能夠知道罷，我反覆地讀她的來信，看她前後字句之中，往往矛盾，往往牽強，處處發現了與我同經驗的痕跡，自慰慰我的言語中，含蓄着無限淒黯的意緒，最親密的話，竟說到最漠然的地步。然而，妹妹，究竟彼此都瞞不住，我知母親，母親知我，——彼此都能推測得到呵！前日病中臥讀飲水詞，看到『關心芳字淺深難』！及『不禁辛苦況相關』？等句，看得我跳將起來！古人的詩詞，深刻處那有一字虛設？不過應用於天性方面，我卻是第一人！

在最美的環境之中，時時的懷念最親愛的人，零碎的抒情文字，便不由自主地絡繹產生了。淒惻的情緒，從心中移到了紙上，在我固然覺得舒解了蘊結的衷腸。而從紙上移到雙親的心中時，又起了另一番衷腸的蘊結。在聰明正直的妹妹前，我自知罪無可道，我無可言說，從今後，只願你能容我改過自新！

你也許更要說我太柔情了，怎知和你的信同時放在桌上的一個朋友的信，還說到人家批評我孤冷呢！我難道有二重人格？我只是我，隨着人家說去，無論是攻擊，是讚揚，我都低頭不理。我靜默的接受任何種批評，我自以為是謙恭，而夷然不顧的態度中，人家又說我驕

傲。然而我並不求人們的諒解！天文家擡頭看着天行走，他神移目奪於天上的日月星辰，他看不見聽不見人世間的一切，在他茫然仰天的步履之中，或許在人間路上，衝撞踐踏了路人，起了路人的怨懟，然而專注的他，又豈……

我應許你的琴兒，自然不至於失約。你的芳辰近了？我祝你在那天晨光晴朗，花香鳥語之中，巾幗飄揚的拜過雙親之後，轉身便來開視你萬里外的哥哥珍重贈送的禮物！妹妹，我如和你一般具有音樂的天才，則退隱的時間內，更不嫌寂寞了。病中七日，日日不同，夜夜不同，度盡了星月風雨。我心中無限柔靜與悲哀的意緒，要托與琴絲。而自去國後，就沒有像你的這麼一個人，能低頭舒腕，在我窗前揮奏！天下家人骨肉的結合，完全的何止千萬？而我們的家庭，對於我，似乎特別的自然而奇妙，然而也……只換了「別離」兩字！不許再說了，上帝助我！我須揮去額前的幻想，結束了縹渺的生涯，奮然轉身，迎接工作……」

的確底，斜陽已成碧，要再寫時也看不見了。他猛然的站起來，左手握着右腕，低頭看着几上沒有寫完的信，似乎想續下去，——一轉念，下了決心，忽然將手中的一枝金管的筆，激箭似的從窗內擲將出去。自己驚覺時，已是太晚！那枝數年來助他發揮思想的筆兒，在一逝不返的空

樹路上，閃閃的射出留戀的金光之後，便驚鴻似的無聲的飛入湖裏，漾起了幾圈溶溶的波紋——

他最後的寫不出的文字，已宛轉縈迴的寫在水上了！波紋漸漸平了，化入湖水。他仍癡立窗前不動。湖上被碧霞上下遮住的一抹夕陽，作意的粲然淒豔。霞光中，一輛敞篷的汽車，繞着湖岸，對着他緩馳而來。車上彷彿坐滿了人，和司機並坐，向着樓窗揮手的黑髮的青年，似乎便是孝起。

「生命路上英勇的同伴，已從光明中攜手來迎接了！」——他忽然如受日的雪人一般，無力的坐了下去，雙手抱着頭兒，起了無名的嗚咽。

竟於一九二四年，一月，青山大風雨之夕。

## 六一姊

這兩天來，不知爲什麼常常想起六一姊。

她是我童年遊伴之一，雖然在一塊兒的日子不多，我卻着實的喜歡她，她也盡心的愛護了我。

她的母親是菩提的乳母，菩提是父親朋友的兒子，和我的大弟弟同年生的，他們和我們是緊鄰——菩提出世後的第三天，她的母親便帶了六一來。又過兩天，我偶然走過菩提家的廚房，看見一個八九歲的姑娘，坐在門檻上。臉兒不很白，而雙頰自然紅潤，雙眼皮，大眼睛，看見人總是笑。人家說這是六一的姊姊，都叫她六一姊。那時她還是天足，穿一套壓着花邊的藍布衣裳。很粗的辮子，垂在後面。我手裏正拿着兩串糖葫蘆，不由的便遞給她一串。她笑着接了，她母親叫她道謝，她只看着我笑，我也笑了，彼此都覺得很靦腆。等我喫完了糖果，要將那竹簽兒扔去的時候，她攔住我；一面將自己竹簽的一頭拗彎了，如同鉤兒的樣子，自己含在裏，叫我也這樣做，一面笑說：「這是我們的旱煙袋。」

我用奇異的眼光看着她——當然我也隨從了，自那時起我很愛她。

她三天兩天的便來看她母親，我們見面的時候很多。她只比我大三歲，我覺得她是我第一個好朋友，我們常常有事沒事的坐在臺階上談話。——我知道六一是他爺爺六十一歲那年生的，所以叫做六一。但六一未生之前，她姊姊應該另有名字的。我屢屢問她，她總含笑不說。以後我彷彿聽得她母親叫她鈴兒，有一天冷不防我從她背後也叫了一聲，她連忙答應。回頭看見我笑了，她便低頭去弄辮子，似乎十分羞澀。我至今還不解是什麼緣故。當時只知道她怕聽「鈴兒」兩字，便時常叫着玩，但她並不惱我。

水天相連的海隅，可玩的材料很少，然而我們每次總有些新玩藝兒來消遣日子。有時拾些卵石放在小銅鑼裏，當雞蛋煮着。有時在沙上掘一個大坑，將我們的脚埋在裏面。玩完了，我站起來很坦然的；她卻很小心地在岩石上蹴踏了會子，又前後左右的看她自己的鞋，她說：「我的鞋若是弄髒了，我媽要說我的。」

還有一次，我聽人家說煤是樹木積壓變成的，偶然和六一姊談起，她笑着要做一點煤冬天燒。我們尋得了一把生鏽的切菜刀，在山下砍了些荆棘，埋在海邊沙土裏，天天掘開看變成了煤沒有。五六天過去了，依舊是荆棘，以後再有人說煤是樹木積壓成的，我總不信。

下雨的時候，我們便在廊下「跳遠」玩，有時跳得多了，晚上睡時覺得腳跟痛，但我們仍舊喜歡跳。有一次我的乳娘看見了，隔窗叫進我去說：「她是什麼人？你是什麼人？天天只管同鄉下孩子玩，姑娘家跳跳鑽鑽的，也不怕人笑話！」我乍一聽說，也便不敢出去，次數多了，我也有些氣忿，便道：「她是什麼人？鄉下孩子也是人呀！我跳我的，我母親都不說我，要你來管做什麼？」一面便掙脫出去。乳娘笑着擰我的臉說：「你真個學壞了！」

以後六一姊長大了些，來的時候也少了。她十一歲那年來的時候，她的腳已經裹尖了，穿着一雙青布扎紅花的尖頭高底鞋。女僕們都誇贊她，說：「看她媽不在家，她自己把腳裹的多少呀！這樣的姑娘，真不讓人費心。」我愕然，背後問她說：「虧你怎麼下手，你不怕痛麼？」她搖頭笑說：「不。」隨後又說：「痛也沒有法子，不裏叫人家笑話。」

從此她來的時候，也不能常和我玩了，只挪過一張矮凳子，坐在下房裏，替六一漿洗小衣服，有時自己扎花鞋。我在門外沙上玩，她只扶着門檻站着看。我叫她出來，她說：「我跑不動。」——那時我已起首學做句子，讀整本的書了，對於事物的興味，漸漸的和她兩樣。在書房窗內看見她來了，又走進下房裏，我也只淡淡的，並不像從前那種着急，恨不得立時出去見她的樣子。

菩提斷了乳，六一姊的母親便帶了六一走了。從那時起，自然六一姊也不再來。——直到我十一歲那年，到金鉤寨看社戲去，纔又見她一面。

我看社戲，幾乎是年例，每次都是坐在正對着戲臺的席棚底下看的。這座棚是曲家搭的，他家出了一個副榜，村裏要算他們最有聲望了。從我們樓上可以望見曲家門口和祠堂前兩對很高的旗杆，和海岸上的魁星閣。這都是曲副榜中了副榜以後，纔建立起來的。金鉤寨得了這些點綴，觀瞻頓然壯了許多。

金鉤寨是離我們營壘最近的村落，四時節慶，不免有餽贈往來。我曾在父親桌上，看見曲副榜寄父親的一封信，是五色信紙寫的，大概是說沿海不靖，要請幾名兵士保護鄉村的話，內中有「諺云『……』足下乃今日之大樹將軍也，小草依依，尙其庇之——」「諺云」底下是什麼，我至終想不起來，只記得紙上龍蛇飛舞，筆勢很好看的。

社戲演唱的時候，父親常在被請參觀之列。我便也跟了去，坐在父親身旁看。我矮，看不見，曲家的長孫還因此出去，踢開了柵前土階上列坐的鄉人。

實話說，對於社戲，我完全不感興趣，往往看不到半點鐘，便纏着要走，父親也藉此起身告辭。——而和六一姊會面的那一次，不是在柵裏看，工夫卻長了些。



那天早起，在書房裏，已隱隱聽見山下鑼鼓喧天。下午放學出來，要回到西院去，剛走到花牆邊，看見余媽抱着膝坐在下臺階上打盹。看見我便一把拉住笑說：「不必過去了，母親睡覺呢。我在這裡等着，領你聽社戲去，省得你一個人在樓上看海怪悶的。」我知道是她自己要看，卻拿我作盾牌。但我在書房坐了一天，也正懶懶的，便任她攔了我的手，出了後門，夕陽中穿過麥隴；斜坡上走下去，已望見戲臺前黑壓壓的人山人海，賣雜糖雜餅的擔子前，都有百十個村童圍着，亂烘烘的笑鬧，牆邊一排一排的板檯上，坐着粉白黛綠，花枝招展的婦女們，笑語盈盈的不休。

我覺得瑟縮，又不願擠過人叢，拉着余媽的手要回去。余媽俯下來指着對面叫我，說：「已經走到這里了，你看六一姊在那邊呢，過去找她說話去。」我擡頭一看，棚外左側的牆邊，穿着新藍布衫子，大紅褲子，盤腿坐在長板條的一端，正回頭和許多別的女孩子說話的，果然是六一姊。

余媽半推半挽的把我撮上棚邊去，六一姊忽然看見了，頓時滿臉含笑的站起來嚷：「余大媽這邊坐。」一面緊緊的握我的手，對我笑，不說什麼話。

一別三年，六一姊的面龐稍稍改了，似乎臉兒長圓了些，也白了些，樣子更溫柔好看了。我

一時也沒有說什麼，只看着她微笑。她拉我在她身傍半倚的坐下，附耳含笑說：「你也高了些——今天怎麼又高興出來走走？」

當我們招呼之頃，和她聯坐的女孩們都注意我——這時我頗帶敝一個人兒，我腦中常有她的影子，後來看書一看到苧蘿村和西施字樣，我立刻就聯憶到她，也不知是什麼緣故。她是那天和六一姊同坐的女伴中之一，只有十四五歲光景。身上穿着淺月白竹布衫兒，襟角上繡着卍字。綠色的褲子。下面是紫腿，桃紅扎青花的小腳鞋。頭髮不很青，卻是很厚。水汪汪的一雙俊眼。又紅又小的嘴唇。淨白的臉上，薄薄的搽上一層胭脂。她顧盼撩人，一顰一笑，都能得衆女伴的附和。那種媚入骨的丰度，的確是我過城市生活以前所見的第一美人兒！

到此我自己驚笑，只是那天那時的一瞥，前後都杳無消息，童稚爛漫流動的心，在無數的過眼雲煙之中，不知怎的就捉得這一個影子，自然不忘的到了現在。——生命中原有許多「不可解」的事！

她們竊竊議論我的天足，又問六一姊，我爲何不換衣裳出來聽戲。衆口紛紜，我低頭聽得真切，心中只怨余媽爲何就這樣的拉我出來！我身上穿的只是家常很素靜的衣服，在紅綠叢中，更顯得非常的黯淡。

百般局促之中，只聽得六一姊從容的微笑說：「值得換衣服麼？她不到棚裏去，今天又沒有什麼大戲。」一面用圍攬着我的手撫我的肩兒，似乎教我擡起頭來的樣子。

我覺得臉上紅潮立時退去，心中十分感激六一姊輕輕的便爲我解了圍。我知道這句話的分量，一切的不寧都恢復了。我暗地驚歎，三年之別，六一姊居然是大姑娘了，她練達人情的話，居然能庇覆我！

戀戀的挨着她坐着，無聊的注目臺上。看見兩個婢女站在兩旁，一個皇后似的，站在當中，搖頭掩袖，咿咿的唱。她們三個珠翠滿頭，粉黛儼然，衣服也極其閃爍華麗，但裙下卻都露出一雙又大又破爛的男人單臉鞋。

金色的斜陽，已落下西山去，暮色逼人。金媽還捨不得走，我說：「從書房出來，簡直就沒到西院去，母親要問，我可不管。」她知道我萬不願再留滯了，只得站起來謝了六一姊，又和四圍的村婦紛紛道別。上坡來時，她還只管回頭望着臺上，我卻望着六一姊，她也望着我。我忽然後悔爲何忘記吩咐她來找我玩，轉過麥階，便彼此看不見了。——到此我熱烈的希望那不是最末次的相見！

回家來已是上燈時候，母親並不會以不換衣裳去聽社戲爲意，只問我今天的功課。我卻告訴

母親我今天看見了六一姊，還有一個美姑娘。美姑娘不能打動母親的心，母親只殷勤的說：「真的，六一姊也有好幾年沒來了！」

十年來四圍尋不到和她相似的人，在異國更沒有起聯憶的機會，但這兩天來，不知爲何，只常常想起六一姊！

她這時一定嫁了，嫁在金鈞寨，或是嫁到山右的鄰村去，我相信她永遠是一個勤儉溫柔的媳婦。

山坳海隅的春陰景物，也許和今日的青山，一般的淒黯銷沈！我似乎能聽到那嗚嗚的海風，和那暗灰色浩蕩搖撼的波濤。我似乎能看到那陰鬱壓人的西南山影，和山半一層層枯黃不斷的麥地。乍煖還寒時候，常使幼稚無知的我，起無名的悵惘的環境，六一姊也許還在此中。她或在推磨，或在拉鞋底，工作之餘，她偶然擡頭自籬隙外望海山，或不起什麼感觸。她決不能想起我，即或能想起我，也決不能知道這時的我，正在海外的海，山外的山的一角小樓之中，凝陰的廊上，低頭疾書，追寫十年前的她的嘉言懿行……

我一路拉雜寫來，寫到此淚已盈睫——總之，提起六一姊，我童年的許多往事，已真切實現

的浮到眼前來了！

三，二六，黃昏，一九二四。青山沙壩。

## 別後

舅舅向他送他的姊姊到車站去。他心中常常摹擬着的離別，今天已臨到了。然而舅舅和姊姊上車之後，他和姊姊隔着車窗，只流下幾點泛泛的眼淚。

回去的車上，他已經很坦然的了，又像完了一件事似的。到門走入東屋，本是他和姊姊兩個人同住的小屋子。姊姊一走，她的東西都帶了去，顯得寬綽多了。他四下裏一看，便上前把糊在玻璃上，代替窗簾的，被爐煙薰得焦黃的紙撕了去，窗外便射進陽光來。平日放在窗前的幾個用藍布蒙着的箱子，已不在了，正好放一張書桌。他一面想着，一面把窗臺上許多空瓶子都檢了出去——這原是他姊姊當初盛生髮油雪花膏之類的——自己掃了地，端進一盆水來，挽起袖子，正要抹桌子。王媽進來說：「大少爺，外邊有電話找你呢。」他便放下抹布，跑到客室裏去。

「誰呀？」

「我是永明，你姊姊走了麼？」

「走了，今天早車走的。」

「我想請你今天下午來玩玩。你姊姊走了，你必是很悶的，我們這里很熱鬧——」

他想了一會子。

「怎麼樣？你怎麼不言語？」

「好罷，我喫完飯就去。」

「別忘了，就是這樣，再見。」

他掛上耳機，走入上房，飯已擺好了。舅母和兩個表弟都已坐下。他和舅母說下午要到永明家裏去，舅母只說：「早些回來。」此外，飯桌上就沒有聲響。

飯後待了一會子，搭訕着向舅母要了車錢，便回到自己屋裏來。想換一件乾淨的長衫，開了櫃子，卻找不着；只得套上一件袖子很瘦很長的馬褂，戴上帽子，匆匆的走出去。

他每天上學，是要從永明門口走過的。紅漆的大門，牆上露出灰色石片的樓瓦，但他從來沒有進去過。

到了門口，因為他太矮，按不着門鈴，只得用手拍了幾下，半天沒有聲息。他又拍了幾下，便聽得汪汪的小狗的吠聲，接着就是永明的笑聲，和急促的皮鞋聲到了門前了。

開了門，僕人倒站在後面，永明穿着一套棧色絨繩的短衣服，抱着一隻花白的小哈巴狗。看

見他就笑說：「你可來了，我等你半天！」他說：「那有半天？我喫過飯就來的。」一面說，兩人拉着便進去。

院子裏砌着幾個花臺，上面都覆着茅草。牆根一行的樹，只因冬天葉子都落了，看不出是什麼樹來。樓前的葡萄架也空了。到了架下，走上臺階，先進到長廊式的甬道裏。牆上嵌着一面大鏡子，旁邊放着幾個衣架。永明站住了，替他脫下帽子，掛在鉤上，便和他進到屋裏去。

這一間似乎是客室，壁爐裏生着很旺的火。爐臺上放着一對大磁花瓶，插滿了梅花。靠牆一行紫檀木的椅桌。回過頭來，那邊窗下一個女子，十七八歲光景，穿着淺灰色的布衫，青色裙兒，正低頭畫那鋼琴上擺着的一盆水仙。旁邊一個帶着輪子的搖籃正背着他。永明帶他上前去，說：「這是我的三姊瀾姑。」他欠了欠身。瀾姑看着他，略一點頭，仍去畫他的畫。永明笑道：「你等一等，我去知會我們那位了事的小姐去！」說着便開了左方的門，向後走了。

他只站着，看着壁上的字畫，又看瀾姑。側面看去。覺得她很美，橢圓的臉，秋水似的眼睛。作畫的姿勢，極其閒散，左手放在膝上，一筆一筆慢慢的描，神情蕭然。

他看着忽然覺得奇怪，她畫的那盆水仙，卻是已經枯殘了的，他不覺注意起來。——瀾姑如同不知道屋裏有人似的，仍舊蕭然的畫她的畫。



後面聽見笑聲，永明端着一碗漿糊，先走進來。後面跟着一個女子，穿着青蓮紫的綢子長袍，襟前繫着一條雪白的圍裙，手裏握着一大捲的五色紙。永明放下碗，俯道：「這是我的二姊宜姑。」他忙鞠躬。宜姑笑着讓他坐下，一面挽起袍袖，走到窗前，取了一把裁紙刀；一面笑道：「我們要預備些新年的點綴品，你也來幫我們的忙罷。」她自己便拉過一張椅子來，坐在中間長圓桌的旁邊。

他忸怩的走過去，站在桌前。永明便將宜姑裁好了的紙條兒，紅綠相間的黏成一條很長的練子。他也便照樣的做着。

宜姑閒閒的和他談話。他覺得她那紫衣，正襯她嫩白的臉。頰上很深的兩個笑窩兒。濃黑頭髮，很隨便的挽一個家常髻。她和瀾姑相似處，就是那雙大而深的眼睛，此外竟全然是兩樣的。——他覺得從來不會見過像宜姑這樣美麗溫柔的姊姊。

永明喚道：「瀾小姐不要儘着畫了，也來幫我們！」瀾姑只管低着頭，說：「你黏你的罷。我沒有工夫。」宜姑看着永明道：「你讓她畫罷，我們三個人做，就够了。」回頭便問他：「聽說你姊姊走了，誰送他去的？」他連忙答應說：「是我舅舅送她去，等她結婚以後，舅舅就回來的。」永明笑問：「早晨你哭了麼？」他紅了臉只笑着。宜姑看了永明一眼，微微的一笑，笑裏

含着禁止的意思。

他不覺感激起來。但永明這一句話，在他並沒有什麼大刺激，他便依舊黏着紙練子。

搖籃裏的嬰兒，忽然哭了，宜姑連忙去挪了過來，放在自己座旁。他看見裏面臥着的孩子，用水紅色的小被裹着，頭上戴一頂白絨帶縷的小帽，露出了很白的小臉。永明笑說：「這是娃娃，你看他胖不胖？」他笑着點一點頭。——宜姑口裏輕輕的唱着，手裏只管裁紙花，足卻踏着搖籃，使他微微動搖。

他忽然想起，便低低的問道：「你的大姊呢？」永明道：「我沒有大姊。」他看了宜姑又看瀾姑，正要說話，永明會意，便說：「我們弟兄姊妹在一塊兒排的，所以我有大哥，二姊，三姊，我是四弟——娃娃是哥哥的女兒。」

娃娃的頭轉側了幾下，便又睡着了。他注目看着，覺那小樣兒非常的可愛，便伸手去摩她嫩紅的面頰，娃娃的眼皮微微的一動，他連忙縮回手去，宜姑看着他溫柔的一笑。

一個僕婦從外面進來，說：「二小姐，老太太那邊來了電話了。」宜姑便站起，走了出去。永明笑道，「我們這位二小姐，就是一位宰相。上上下下的事，都是她一手經理。母親又寵她……」瀾姑正洗着筆，聽見便說：「別怪母親寵她，她做事又周全又痛快，除了她，別人是辦

不來的！」永明笑道：「你又向着她了！我不信我就不會接電話，更不信我們一家子捧鳳凰的，只捧着她一個！」瀾姑擡頭看着永明說：「別說昧心話了，難道你就不捧她？去年她病在醫院裏，是誰哭的一夜沒有睡覺來着？」——永明笑道：「我不知道——不要提那個了，我看除了她之外，也沒有一個人能得你的心悅誠服……」

宜姑進來了，笑向瀾姑說：「外婆來了電話，說要接母親和我們兩個今晚去喫飯。我說嫂嫂不在家，娃娃沒人照應，母親說叫你跟着去呢。」瀾姑皺眉道：「我不喜歡去！外婆倒罷了，那些小姐派的表姊妹們，我實在跟她們說不到一塊兒！」宜姑笑道：「左右是應個景兒，誰請你去演說？一會兒琴姊和翠姊要親自來接的。」永明忙問：「請我了沒有？」宜姑道：「沒有。」永明笑道：「我一定問問外婆去，一到了請喫飯，就忘了我；到了我們學校裏開遊藝會，運動會，怎麼不忘了問我要入場券？……」瀾姑道：「既如此，你去罷。」永明道：「人家沒有請我，怎好意思的！就是請我，我也不去，今晚我自己還請人喫飯呢！」說着便看他一笑。

宜姑又問：「妹妹，你到底去不去？」瀾姑放下筆，伸一伸懶腰，抱膝微笑道：「忙什麼的，她們還沒來呢。」宜姑道：「等到她們來，豈不晚了，母親又要着急的。」瀾姑慢慢的說：「那你爲什麼不去？」宜姑坐下，仍舊剪着紙，一面說：「我何會不想去？娃娃的奶媽子又是新

來的，交給她不放心。而且這兩天往往有送年禮的，那一家該收下，那一家的該鑿回，你自想如能了這些事，我就樂得去，你就留在家裏，享你的清福。」瀾姑想了一想，道：「這樣還是我去罷。」宜姑笑道：「是不是！你原是名士小姐的角色，還是穿上衣服，在母親身旁一坐，比甚麼都舒服——」

娃娃又哭了，這回眼睛張得很大，哭得也很急促。宜姑看一看手錶，俯下去親一親她，說：「真的，忘了叫娃娃喫奶了，別哭，抱你找奶媽去。」一面輕輕的將娃娃連被抱起，這時奶媽子已經進來，宜姑將娃娃遞給她，替她開了門，說：「到娃娃屋裏去罷，別讓她多喫了。」奶媽子連聲答應着，就帶上門出去。

話說未了，外面人來報道：「老太太那邊兩位小姐來了。」宜姑連忙脫下圍裙，迎了出去。——他十分瑟縮，要想躲開，永明笑道：「你怕什麼？我們坐在琴後，不理她們就是了。」說着兩個人從長椅上提過兩個靠枕，忙跑到琴後抱膝坐下。

她們一邊說笑着進來，琴後望去不甚真切，只彷彿是兩個頭髮燙得很卷曲，衣服極華麗的女子。又聽得瀾姑也起來招呼了。她們走到爐邊，伸手向火，一面笑說：「宜妹今天真俏皮呵！怎麼想開了穿起這紫色的衣服？」宜姑笑道：「可不是，母親替我做的，因為她喜歡這顏色。去年

做的，這還是頭一次上身呢。」一面忙着按冷叫人倒茶。

那個叫翠姊的走到琴前，——永明搖手叫他不要作聲，——拿起瀾姑的畫來看，回頭笑道：「瀾妹，你怎麼專愛畫那些頹敗的東西？」瀾姑只管收拾着畫具，一面說：「是呢，人家都畫，我就不畫了，人家都不畫的，我才畫呢！」琴姊也走過來，說：「你的脾氣還是不改——上次在我們家裏，那位曾小姐要見你，你爲什麼不見她？」瀾姑道：「但至終也見了呵！」琴姊笑說：「她以後對我們評論你了。」瀾姑擡頭道：「她評論我什麼？」翠姊過來倚在琴姊肩上，笑說：「說了你別生氣！——她說你真是滿可愛的；只是太猖傲一點。」琴姊道：「論她的地位，她又生客，你還是應酬她一點好。」瀾姑冷笑道：「猖傲？可惜我就是這樣 猖傲麼！她說我可愛，謝謝她！人說我不好，不能貶損我的價值；人說我好，更不能增加我的身分！我生來又不會說話，我更犯不着爲她的地位去應酬她……」

琴和翠相視而笑。宜姑端過茶來，笑說：「姊姊們不要理她，那孩子太嬌癩了，母親在樓上等着你們呢。」她們端起杯來，喝了一口，就都上樓去。

永明和他從琴後出來，永明笑道：「瀾小姐真能辯論呵！連我聽着都覺得痛快！那位曾小姐我可看見了，這種妖妖調調的樣子；我要有三個眼睛，也要挖出一個去！」宜姑看了永明一眼，

回頭便對瀾姑說：「妹妹，不要太立匡岸了，同在人家作客，何苦來——」瀾姑站了起來說：「我不怪別人！只是琴琴二位太氣人了，好好的又提起那天的事作什麼？那天我也沒有得罪她，她們以爲我聽說人批評我驕傲，我就必得應酬她們，豈知我更得意！」宜姑笑道：「得了，上去打扮罷。母親等着呢。」瀾姑出去，又回來，右手握着門鈕，說：「今天熱得很，我不穿皮襖，穿駝絨的罷。」宜姑一面坐下，拿起疊好的五色紙來，用針縫起，一面說：「可別凍着玩，穿你的皮襖去是正經！」瀾姑說：「不，外婆屋裏永遠是煖的。只是一件事，我不穿那件藕合色的，把你的那件魚肚白了，給我罷。」宜姑想了一想道：「在我窗前的第二層櫃屜裏呢，你要就拿去罷——只是太素一點了，外婆不喜歡的。」說完又笑道：「只要你樂意就好，否則你今天又不痛快。」永明笑道：「你要盼望她顧念別人，就不對了，她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爲』的！」瀾姑冷笑道：「我便是楊朱的徒弟，你要做楊朱的徒弟，他還不要你呢！」說着便自己開門出去了。

宜姑目送着她出去，回頭對永明說：「她脾氣又急，你又愛逗她——」永明連忙接過來說：「說得是呢。她脾氣又急，你又總順着她，慣得她菩薩似的，只拿我這小鬼出氣！」宜姑笑道：「罷了！成天爲着給你們勸架，落了多少不是！」一面拿起剪刀來，在那些已縫好的紙上，曲折的剪着，慢慢的伸開來，便是一朵朵很燦爛的大繡球花。

這時桌上的紙已盡，永明說：「都完了，我該登山爬高的去張羅了！」一面說便挪過一張高椅來，放在屋角，自己站上，又回頭對他說：「你也別閒着，就給我傳遞罷！」他連忙答應着，將那些紙練子，都拿起掛在臂上，走近椅前。宜姑過來扶住椅子，一面仰着臉指點着，椅子漸漸的挪過四壁，紙練子都裝點完了。然後宜姑將那十幾個花球，都懸在紙練的交結處，和電燈的底下。

永明下來，兩手又着看着，笑道：「真輝煌，電燈一亮，一定更好，——」這時聽得笑語雜沓，從樓上到了廊下，宜姑向永明道：「你們將這些零碎東西收拾了罷，我去送她們上車去。」說着又走出去。

他們兩個忙着將桌上一切都挪開了，從琴後提過那兩個靠枕來，坐在爐旁。剛坐好，宜姑已抱着小狗進來，永明又起來，替她拉過一張大沙發，說：「事情都完了，你也該安生的坐一會子了。」宜姑笑着坐下，她似乎倦了，只懶懶的低頭撫着小狗，暫時不言語。

天色漸漸暗了下來，爐火光裏，他和永明相對坐着，談得很快樂。他尤其覺得這閃閃的光焰之中，映照紫衣絳頰，這屋裏一切，都極其綿密而溫柔。這時宜姑笑着問他：「永明在學校裏淘氣罷？你看他在家裏跳盪的樣子！」他笑着看着永明說：「他不淘氣，只是活潑，我們都和

他好。」永明將頭往宜姑膝上一倚，笑道：「你看如何？你只要找我的錯兒。可惜找不出來！」宜姑摩撫着永明的頭髮，說：「別得意了！人家客氣，你就居之不疑起來。」

這時有人推門進來，隨手便將幾盞電燈都捻亮了。燈光之下一個極年輕的婦人，長身玉立。身上是一套淺藍天鵝絨的衣裙，項下一串珠鍊，手裏拿着一個白狐手籠。開了燈便笑道：「這屋裏真好看，你們怎麼這樣安靜？——還有客人。」一面說着已走到爐旁，永明和他都站起來。永明笑說：「這是我大哥永琦的夫人，琦夫人今天省親去了一天。」他又忸怩的欠一欠身。

宜姑仍舊坐着，拉住琦夫人的手，笑說：「夫人省親怎麼這早就回來？你們這位千金，今天真好，除了喫就是睡，這會子奶媽伴着，在你的屋裏呢。」琦夫人放下手籠，一面也笑說：「我原是打電話打聽娃娃來着，他們告訴我，娘和瀾妹都到老太太那邊去了，我怕你悶，就回來了。」

那邊右方的一個門開了，一個僕人垂手站在門邊，說：「二小姐，晚飯開好了。」永明先站起來，說：「做了半天工，也該喫飯了。」又向他說：「只是家常便飯，不配說請，不過總比學校的飯菜好些。」大家說笑着便進入餐室。

餐桌中間擺着一盆水仙花，旁邊四付匙箸。靠牆一個大玻璃櫃子，裏面錯雜的排着掛着精緻



的杯盤。壁上幾幅玻璃框嵌着的圖畫，都是小孩子，或睡或醒，或啼或笑。永明指給他看，說：

「這都是我三姊給娃娃描的影神兒，你看像不像？」他擡頭仔細端詳說：「真像！」永明又關上門，指着門後用圖釘釘着的，一張白橡皮紙，寫着碗大的「靠天喫飯」四個八分大字，說：「這是我寫的。」他不覺笑了，就說：「前幾天習字的李老師，還對我們誇你來着，說你天分高，學那一體的字都行。」這時宜姑也走過來，一看笑說：「我今天早起才摘下來，你怎麼又釘上了？」永明道：「你摘下來做什麼？難道只有瀾姑畫的胖孩子配張掛？誰不是靠天喫飯？假如現在忽然地震，管保你飯喫不成！」琦夫人正在餐桌邊，推移着盤盃，聽見便笑道：「什麼地震不地震，過來喫飯是正經。」一面便拉出椅子來，讓他在右首坐下。他再三不肯。永明說：「客氣什麼？你不坐我坐。」說着便走上去，宜姑笑着推永明說：「你怎麼越大越沒禮了！」一面也只管讓他，他只得坐了。永明和他並肩，琦夫人和宜姑在他們對面坐下。

只是家常便飯，兩湯四肴，還有兩碟子小菜，卻十分的潔淨甘香。桌上隨便的談笑，大家都覺得快樂，只是中間連三接四的僕人進來回有人送年禮。宜姑便時時停箸出去，寫回片，開發賞錢。永明笑說：「這不是靠天喫飯麼？天若可憐你，這些人就不這時候來，讓你好好的喫一頓飯！」琦夫人笑說：「人家忙得這樣，你還拿她開心！」又向宜姑道：「我喫完了，你用你的

飯，等我來罷。」末後的兩次，宜姑便坐着不動。

飯後，淨了手，又到客室裏。宜姑給他們端過了兩碟子糖果，自己開了琴蓋，便去彈琴。琦夫人和他們談了幾句，便也過去站在琴邊。永明忽然想起，便問說：「大哥寄回的那本風景畫呢？」琦夫人道：「在我外間屋裏的書架上呢，你要麼？」永明起身道：「我自己拿去。」說着便要走。宜姑說：「真是我也忘了請客人看畫本。你小心不要攪醒了娃娃。」永明道：「她在裏間，又不礙我的事，你放心！」一面便走了。

琴側的一圈光影裏：宜姑只悠暇的彈着極低柔的調子，手腕輕盈的移動之間，目光沈然，如有所思。琦夫人很嬌慵地，左手支頤倚在琴上，右手弄着項下的珠練。兩個人低低的談話，時時微笑。

他在一邊默然的看着，覺得琦夫人明眸皓齒，也十分的美，只是她又另是一種的神情，——等到她們偶然回過頭來，他便連忙擡頭看着壁上的綵結。

永明抱着一個大本子進來，放在桌上說：「這是我大哥從瑞士寄回來的風景畫，風景真好！」說着便拉他過去，一齊俯在桌上，一版一版的往下翻。他見着每版旁都註着中國字，永明說：「這是我大哥翻譯給我母親看的，他今年夏天去的，過年秋天就回來了。你如要什麼畫本，

告訴我一聲。我打算開個單子，寄給他，請他替我採辦些東西呢。」他笑着，只說：「這些風景真美，給你三姊作圖畫的藍本也很好。」

聽見那邊餐室的鐘，噹噹的敲了八下。他忽然驚覺，該回去了！這溫暖甜適的所在，原不是他的家。這時那淋漓黯舊的屋子，以及舅母冷淡的臉，都突現眼前，姊姊又走了，使他實在沒有回去的勇氣。他躊躇片晌，只無心的跟着永明翻着畫本——！至終他只得微微的歎了一口氣，站起身來，說：「我該走了，太晚了家裏不放心。」永明拉住他的臂兒，說：「怕什麼，看完了再走，才八點鐘呢！」他說：「不能了，我舅母吩咐過的。」宜姑站了起來，說：「倒是別強留，寧可請他明天再來。」又對他說：「你先坐下，我吩咐我們家裏的車送你回去。」他連忙說不必，宜姑笑說：「自然是這樣，太晚了，坐街上的車，你家裏更不放心了。」說着便按了鈴，自己又走出甬道去。

琦夫人笑對他說：「明天再來玩，永明在家裏也悶得慌，橫豎你們年假裏都沒有事。」他答應着，永明笑道：「你肯再坐半點鐘，就請你明天來。否則明天你自己來了，我也不開門！」他笑了。

宜姑提着兩個蒲包進來，笑對他說：「車預備下了，這兩包果點，送你帶回去。」他忙道

謝，又說不必。永明笑道：「她拿母親還沒過目的年禮做人情，你還謝她呢，趁早兒給我帶走！」琦夫人笑道：「你真是張飛一客，大呼大喊的！」大家笑着，已出到廊上。

琦夫人和宜姑只站在階邊，笑着點頭和他說：「再見。」永明替他提了一個蒲包，小哈巴狗也搖着尾跳着跟着。門外車上的兩盞燈已點上了。永明看着放好了蒲包，圍上氈子，便說：「明天再來，可不能放你早走！」他笑道：「明天來了，一輩子不回去如何？」這時車已拉起，明還在後面推了幾步，才喚着小狗回去。

他在車上聽見掩門的聲音，忽然起了一個寒噤，樂園的門關了，將可憐的他，關在門外！他覺得很恍惚，很悵惘，心想：怪不得永明在學校裏，成天那種活潑笑樂的樣子，原來他有這麼一個和美的家庭！他冥然的回味着這半天的經過，事事都極新穎，都極溫馨……

車已停在他家的門外，板板的黑漆的門，橫在眼前。他下了車，車夫替他提下兩個蒲包，放在門邊。又替他敲了門，便一面拭着汗，拉起車來要走。他忽然想應當給他賞錢，按一下長衫袋，一個銅子都沒有，躊躇着便不言語。

裏面開了門，他自己提了兩個蒲包，走過漆黑的門洞。到了院子裏，略一思索，便到上房來。舅母正抽着水煙，看見他，有意無意的問：「付了車錢麼？」他說：「是永明家裏的車送我

來的。」舅母忙叫王媽送出賞錢去。王媽出去時，車夫已去遠了。——舅母收了錢，說他糊塗。他沒有言語，過了一會，說：「這兩包果點是永明的姊姊給我的——留一包這裡給表弟們喫罷。」他兩個表弟聽說，便上前要打開包兒。舅母攔住，說：「你帶下去罷，他們都已有了。」他只得提着又到廂房來。

王媽端進一盞油燈，又拿進些碎布和一碗漿糊，坐在桌子對面，給他表們黏鞋底，一邊和他作伴。他呆呆的坐着，望着這盞黯黯的燈，和王媽困倦的臉，只覺得心緒漸湧。轉身取過紙筆，想寫信寄他姊姊，他沒有思索，便寫：

「親愛的姊姊：

你撇下我去了，我真是無聊，我真是傷心！世界上只剩了我，四圍都是不相干的冷淡的人！姊姊呵，家庭中沒有姊妹，如同花園裏沒有香花，一點生趣都沒有了！親愛的姊姊，紫衣的姊姊呵！……」

這時他忽然憶起他姊姊是沒有穿過紫衣的，他的筆兒不覺頹然的放下了！他目前突然湧現了他姊姊的黃瘦的臉，顴骨高起，無表情的近視的眼睛。行前兩三個月，匆匆的趕自己的嫁衣，只如同替人作女工似的，不見煩惱，也沒有喜歡。她的舉止，都如幽靈浮動在夢中。她對於任何人

都很漠然，對他也極隨便，難得牽着手說一兩句喚問寒煖的話。今早在車上，呆呆的望着他的那雙眼睛，很昏然，很木然，似乎不解什麼是別離，也不推想自己此別後的命運……

他更呆了，眼珠一轉，看見了紫衣的姊姊！雪白的臂兒，粲然的笑頰，澄深如水的雙眸之中，流泛着溫柔的愛……這紫衣的姊姊，不是他的，原是永明的呵！

他從來所絕未覺得的：母親的早逝，父親的遠行，姊姊的麻木，舅家的淡漠，這時都兜上心來了！——就是這一切，這一切，深密縱橫的織成了他十三年灰色的生命！

他慢慢將筆兒靠放在墨盒蓋上。呆呆的從潤溼的眼裏，凝望着燈光。覺得焰彩都暈出三四重，不住的淒顫——至終他淚落在紙上。

王媽偶然擡起頭來看見，一面仍舊理着碎布，一面說：「你想你姊姊了！別難過，早些睡覺去罷，要不就找些東西玩玩。」他搖着頭歎了一口氣，站了起來，將那張紙揉了，便用來印了眼淚。無聊的站了一會，看見桌上的那碗漿糊，忽然也要糊些紙練子掛在屋裏。他想和舅母要錢買五色紙，便開了門出去。

剛走到上房窗外，聽得舅母在屋裏，排揎着兩個表弟，說：「那來這許多錢，買這個，買那個？一天只是喫不够玩不够的！」接着聽見兩個表弟咕咕唧唧的聲音。他不覺站住了，想了一

想，無精打采的低頭回來。

一眼望見椅上的兩個蒲包——他無言的走過去，兩手按着，片晌，便取下那上面兩張果店的招牌紙。回到桌上，拿起王媽的剪子，剪下四邊來。又勻成極仄的條兒，也紅綠相間的黏成一條紙練了。

不到三尺長，紙便沒有了。他提着四顧，一轉身躊躇着便掛在帳鉤子上，自己也慢慢的臥了下去。

王媽不會理會他，只睜着困乏的眼睛，疲緩的黏着鞋底。他右手托腮，歪在枕上。看着那舊的灰色帳旁，懸着那條細長的，無人讚賞的紙練子，自己似乎有一種淒涼中的怡悅。

林中散步歸來，偶然打開詩經的布函，發見了一篇未竟的舊稿。百無聊賴之中，頓生歡喜心！前半是一九二一年冬季寫的，不知怎樣便擱下了。重看一遍之後，決定把他續完。筆意也許不連貫，但似乎不能顧及了。

六，二，一九二四。沙穰。

## 劇後

「愛娜下來了！愛娜下來了！」白石塔邊集擁的女孩子們的呼聲，使樓前廊下無數鵲立的羣衆，一齊回過頭來。一領黑紗的斗篷，輕輕的裹住了她纖小的身軀。惺忪的髮下，鉛華未淨的橢圓形的臉上，露着含羞的微笑。她翩然的下了層塔，在衆目集射之中，黑壓壓的車馬前後推擁隙裏，直穿到樹影中小徑裏去。

明月正從天邊雲層升起，涼風襲人。她抱着肩兒，在石徑上低頭走着，自己覺得銀履的底聲，非常的輕清而急促。上了小坡，月影裏到了宿舍堂前，左手握住了斗篷的扣結，右手輕輕的推開門。煖香撲面！角道裏擺列着許多匣子裏和籃子裏的花，上面繫着片子，都是自己的名字。愛娜微微的笑着，俯身逐一略看了看，便匆匆的上得樓來。

層層的樓上，都闐然無聲，大家都到劇堂看「羅密歐與朱麗葉」(Romeo and Juliet)去了。也許這時還紛紛在燈明人散的堂前，和來賓朋友們招呼，讚歎着愛娜表演的神妙。

愛娜卻乏極了。推門逕進自己屋裏，匆匆的脫下斗篷，往椅背上一搭。解了衣裳領下的結



兒，雙腕交叉的在肩上輕輕的往下推着，身上那件淡綠衫子，已飄然的脫落在地上。架上擱下了睡衣，匆匆披上，掩上懷，撩開肩上的頭髮，一回身便在一張大軟椅上，欹側的臥下。

只覺得一陣一陣的濃香，薰繞着她四圍的空氣，她微微的睜開眼，瞥見書架上放着一大束光豔奪人的，猩紅的玫瑰。她不由的站起身來，伸手取過花兒，看了看花上的片子，便抱在懷裏，低頭慵慵的輕輕地聞着。

猛盪頭，朦朧的燈影之中，對面穿衣鏡裏，看見了一個白衣仙子！一片玫瑰色的紅雲，擁着酥胸，櫻脣欲動，眼波將流……

驟然間的驚豔，使她不由的挪近前來：這時鏡中的那個亭亭倩影，拖着曳地的白絲的睡衣，衣褶裏隱約的看出了秀削的身材。白到玲瓏的雙腕，捧着嬌紅欲滴的花兒。花葉中間，濃髮堆煙般散在肩上。一半燒熱，一半胭脂，染出了暈紅的雙頰。彎彎的畫過的眉兒，橫入鬢裏。小小的欲笑的脣兒，和胸前的花，一般的紅潤。眼邊未曾拭淨的微藍，襯出那一雙光輝流動的媚眼。——這影子用着臺上微步的極苗條的姿態，向着她姍姍走來。微暈的燈光，籠射在衣上，頰上，臂上，花上；濃淡掩映之間，竟如同一個完美的石像，起來行走！

這影兒她看過不上千百回，而今夜劇後燈下鏡中的丰神，竟使她自己也眼花繚亂！她微笑着

輕輕的側身倚着鏡子，頭也軟軟地回了過去。直到了昏兒觸着了冰冷的玻璃，才驚醒似的稍微的往後退了一退，半閉着眼，立着不動。

想起剛纔在臺後化裝室裏，妝完攬鏡的神情，又是如何的清豔！粉額上堆着鬆鬆的雲髮，勒着一行閃耀的鑽石。如雪的白衣和飄帶，在強烈的瀉映的燈光之下，竟有無限的玲瓏與透剔！風流倜儻的同學霞蘭，劇中的羅密歐，忽然也從背後鏡中出現，用驚愛讚歎的眼光上下的看着她。看了半晌，深深的右手按在胸前，左手回在身後，含笑的對她行禮，說：「愛娜！假如你是真的朱麗葉，我幸而做了羅密歐，我便真的灑血臺前，也是三生的福孽！」她雖然不好意思的笑着搖一搖手，心裏卻知道霞蘭說的是由衷的話！

她更能回味到自己剛纔在臺上的種種變幻的神情和姿態：當她倚在廊闌上，低低的俯喚着聽下的羅密歐說：「我的恩愛是海樣的無邊，海樣的深。」(My bounty is as boundl ss as the sea, My love as deep;)那含羞的顫動的音調，和月光中隱約紅暈的面龐，何等的使人陶醉！佳期之前一夕，含着萬千的委曲與堅定，紅綃帳畔，向天舉起藥瓶，說：「羅密歐，我來了！盡此毒杯，爲你飲壽」。(Romeo, I come, This do I drink to Thee;)那時又是如何的悽動與激昂！至於最後一幕，墳臺四角，銀炬高燒，雪浪般的層紗下，蓋覆着靜臥的修美的身形。閃閃的

光燄之中，不知要觸動多少的輕憐與微歎！復生後的飲刃，輕軀與霜劍頽然俱倒，壇畔的她的繖亂的神經，和微弱的氣息，也隨着幕外驟雷似的掌聲，久久才靜了下去……。

這一切都在她心中旋轉——她不禁又微微擡眼望着鏡裏，就是這眼兒，這唇兒，適纔間在這逼照的華燈下，起落萬丈的情感潮中，不知震撼顛簸了幾多觀衆！這絕豔，這奇才，這奪人的魔力，上帝竟輕輕的都奉付在這一身麼！

她輕盈的緊貼着鏡子。一陣陣凝冷的感覺，侵上她的臂腕與腰肢。一晚上的情熱和煩亂，使她覺出了沁入心脾的倦慵。她懶懶的揉着眼兒，揉着，揉着，猛然觸到了眼邊的眶骨——觸到了眼邊圓圓的眶骨！

忽然一陣輕微覺悟的寒顫，透過了全身！劇後遺留的情潮和心境，使她半真誠半做作的，起了極濃郁極新穎的悲哀！花兒無聲的落下，落在她垂地的白衣之旁。她這時似乎看見了年光的黑影，攀鳥般張開巨翼，蓬蓬的飛來，在她光豔的軀殼上瞰視，回旋。她斌媚的精神丰度，在黑影中漸漸暗淡，她的長眉妙目，在黑影中一團兒冰雪般漸漸的銷融。在飄揚的輕裙底下，只立着……只立着一架雪白磷磷的骷髏！

她心顫，她指尖涼，她頰上的暈紅，漸漸消退。她徐徐的擡起雙手，掩着眼兒，又徐徐的跪

了下去。她幽咽着，她秀削的雙肩，在紗衣裏翕翕的顫動。……

閉目跪了多時，四周沈黑，劇中一切都模糊消散。蕭索的神意，浸着心身。她微歎。她又微微的睜開眼。她看見濃紅的花束堆在身旁，鏡中人仍是跪着，如玉的雙手，合在胸前。秀髮四披，莊嚴柔靜的雙眸，仰望着鏡中天上。樹影後西斜的月兒，冰輪般停在窗外，映入鏡裏，做了她頂上的圓光！……

一一，一九，黃昏，一九二五。娜安辟迦樓

## 姑 姑

「她真能恨得我咬牙兒！我若有神通，真要一個掌心雷，將她打得淋漓粉碎！」他實在急了，本是好好地躺着呆想，這時禁不住迸出這一句話來。

我感到趣味了，卻故意的仍一面寫着字，一面問說：「她是誰，誰是她？」

他氣忿忿的說：「她是姑姑，」說着又咬牙笑了。

我仍舊不在意的，「哦，不是姊姊妹妹，卻是姑姑。」

他一翻身坐起來說：「不是我的姑姑，是一個同學的姑姑。」

我說：「你就認了人家的，好沒出息！認得姊姊妹妹也好一點呀……。」

他抱起膝來，倚在牀欄上，說：「你聽我說，真氣人，我上一輩子欠她的債——可是，我是真愛她。」

我放下筆看着他，「哦，你真愛她……。」

他又站起來了，「我不愛她，還不氣她呢！她是個魔女，要多美有多美，要多壞有多壞！自

從愛慕她以來，也不知受了多少氣了。我希望她遇見一位煞神般的婆婆，沒日沒夜的支使欺負她，纔給我出這口氣！」

我看他氣的樣子，不禁笑說：「你好好說來，你多會兒認得她？怎麼愛她的？她怎麼給你氣受？都給我說，我給你評評理。」

他又坐下了，低頭思索，似乎有說來話長的神氣，末了歎一口氣，說：「我真認命了！去年大約也是這春天的時候，神差鬼使去放風箏，碰見她姪兒同她迎頭走來，正打個照面，好一個美人胎子！她姪兒說：『好，你有風箏，咱們一齊去，——這是我姑姑。』我頭昏腦亂的叫了一聲，這一叫便叫死了，她其實比我還小一歲呢。我同她姪兒舉着風箏在向前走，連頭都不敢回，到了草地上，便放起來。誰知從那時起便交惡運，天天放得天高的風箏，那天竟怎麼放也放不起來，我急得滿頭是汗，她坐在草地悠然的傲然的笑說：『這風箏真該拆了，白跑半天。』笑聲脆的鳥聲似的；我一陣頭昏，果然一頓脚把風箏踏爛了，回家讓哥哥說了一頓！」

「倒霉事剛起頭呢，我從此不時的找她姪兒去。她姪兒也真乖覺，總是敲我竹槓，託我買東買西。要不是，就有算學難題叫我替他做，我又不肯不替他做。每回找他之前，總是想難題想得頭痛，交卷時她姪兒笑臉相迎，他姑姑又未必在家。」

我不禁笑了出來，說：「活該！活該！」

他皺眉笑說：「你聽下去呀！女孩子真乾淨，天天這一身白衣裳黑裙子，整齊得烏金白銀似的，從一樹紅桃花底下經過，簡直光豔得照人！我正遇見了，倒退三步，連鞠躬都來不及，我呢，竹布長衫，襟前滿是泥土，袖底都是黑痕，腳上的白鞋也成了黑的了。她頭也不回的向前走，俏利的眼光，一瞥之間，露出了鄙夷的樣子。我急了，回來抱怨李媽今早不給我長衫換。她咕唧着說：『平常三天一換都嫌早，今天怎麼又乾淨起來了？打扮什麼，二爺！娶媳婦還早着呢，小小的年紀！』偏生哥哥又在廊下聽見了，笑着趕追來說：『娶媳婦還早着呢，二爺！』把我羞哭了。

「第二天穿一件新電光灰布衫子，去看她姪兒。他不在家，剪頭髮去了。姑姑卻站在院子裏喂鳥兒，看見我笑說：『不巧了，我姪兒剛出去，你且坐下，他一會兒就回來。』我搭訕的在一旁站着。這女孩子怎麼越來越苗條！也許病瘦了罷，風前站着彷彿要吹起來似的。我正胡想，她忽然笑說：『你這件新灰布衫子真合式。』我臉紅一笑，從此我每到她家總穿這件灰衫。她卻悄悄的對她姪兒笑話我自開天關地以來，只穿得這一件衣服，大約是晚上脫下來洗，天一亮，就又穿上。這話偏生又讓我聽見了，氣得要死！」

我嘆噉的笑了出來！

「還有一次，我在她家裏同她姪兒玩，回家來出門的時候，遇見她從親戚家回來，她說：『對不起，沒有恭接你，你明天再來罷。』我那天本有一點不舒服，第二天一早卻念念不忘的掙扎着去了，她卻簡直沒有露面。我回來病了三天，病中又想她，又咒她，等到病好，禁不住又去看看，誰知她也病了，正坐在炕沿上喫粥，黃瘦的臉兒，比平時更爲嬌柔可憐。我的氣早丟在九霄雲外。她擡頭看見我，有氣沒力的笑說：『姑姑病了，你怎麼連影兒也不見。』我惶愧不堪，心中只不住的怨自己連病都不挑好日子！

「她喜歡長春花，我把家裏的都摘了送給她。哥哥碰見就叨叨說：『她是你的娘！你這樣糟蹋母親心愛的兒兒孝敬她！』哥哥對她實在沒有感情！但是，哥哥也實在沒有看見過她，只知道我有個新認的姑姑而已。我仗着膽兒說：『這兒橫豎也快殘了，摘下來不妨事，她雖不是我的娘，但她是我的姑姑！』哥哥吐了一口唾沫，說：『沒羞，認人家比你小的小姑娘做姑姑。』我拿着花低頭不顧的走開去。我們弟兄鬪口，從來是不相下的，這次我卻喫了虧。

「家裏的花摘完了，那天見着她，她說：『我明天上人家吃喜酒要有一朵長春花戴在頭上，多麼好看！』我根本就認爲除她以外，別人是不能戴長春花的！便趕忙說：『放心，由我去



找。」回家來葉底都尋遍了，實在沒有。可是已叫她放心，又不好意思食言。猛憶起校園裏似乎還有，飯後躊躇着便到學校裏去。跳過籬笆，繞過了「勿摘花木」的牌示，偷摘了一朵。心跳得利害。連忙把花藏在衣底，跑到她家去，雙手奉上。我還看着她梳掠，換衣裳，戴花出去。看見車上背後那朵紅星在她黑髮上照耀，我覺得一切的虧心和辛苦都忘了！

「不想她將這事告訴了她姪兒，她姪兒在同學裏傳開了。傳到先生耳朵裏，就把我傳了去。那時，我正在球場裏，嚇得臉都青了，動彈不得，最後只得乍着膽子走到先生那裏。先生連問都不問，就把我的罪狀插在我帽子上，拉我到花臺邊去。我哭着，不住的央告，先生也不理。同學們都圍聚了過來。我羞得恨不得鑽進地縫。我那天沒有喫飯，眼睛也哭腫了。幸而那天哥哥沒在，還好一點。至終自然他也知道了，我回家去又受了一頓責罰。」

「從此我在先生面前的信用和寵愛一落千丈，自從春天起，又往往言語無心，在班裏眼看着書，心裏卻描擬着她。和先生對話，所答非所問。先生猜疑，同也鬨笑。我父親到學校裏去查問成績的時候，先生老實地這麼一說，父親氣得要叫我停學，站櫃臺學徒去。好容易我哭着央求，又起誓不再失魂落魄了，父親才回過心來。」

我這時也不能再笑了。

他歎了一口氣：「以後的半年，我也沒好好的念書，不過處處提防，不肯有太露出廢學的樣子。可恨她也和我疏遠起來了。她拿我當做一個挨過罰，品學不端的人看待。至於我爲何挨罰，她卻全不想到！我也認命了，見了她便低頭走開去。」

「今年的春天，一個禮拜天下午，同哥哥去放風箏，偏又遇見她和她姪兒，還有一個穿洋服的少年也在那裏。我正要低頭回去，她已看見我了，遠遠地叫着，我只得過去。我介紹了我哥哥，她也介紹了那個她父親朋友的兒子，她叫我叫他叔叔。這叔叔是北京城裏念書的，我那時覺得他偉大的很。他卻很巴結姑姑，一言一笑都先事意旨。姑姑那天卻有點不在意的，也許是自然，只同我在一起，卻讓叔叔，她姪兒，我哥哥在一塊玩。她問長問短，又問我爲何總不上她家裏去。那時楊柳剛青着，燕子飛來，在水上成羣的輕輕掠過。那天的下午是我生命中最溫柔的一刻！」

「到了黃昏，大家站起走開，那叔叔似乎有點不悅意。我暗暗歡喜。大家分手，回家去的路，哥哥忽然說：『你那位姑姑真俏皮！』我不言語。」

「從那時起，我又常到她家去，叔叔總在那裏，但一遇見我來了，她總丟了叔叔來同我玩。叔叔卻也不介意，只笑一笑走開。」

「一月之前，也是一個黃昏，我正從她家回去。叔叔，她姪兒，和姑姑一齊送出來。叔叔忽然笑着拍着我的肩說：『明天請你來吃酒。』姪兒也笑道：『是的，請你來吃喜酒。』姑姑臉都紅了，笑着推她姪兒，一面說：『沒有什麼，你若是忙，不來也使得。』我看着他們三人的臉，莫名其妙，回去道上仔細一想，忽然心裏慢慢涼起來……。」

「第二天哥哥卻要同我去放風箏，我一定不肯去，哥哥只得自己走了。我走到她家，門口掛着彩結，我進去看了。見酒席的擔子，一擔一擔的挑進來，叔叔和姪兒迎了出來，不見姑姑，我問是什麼事，姪兒拍手說：『你來遲了一步，姑姑躲出去了！這是她大喜的日子。』我一呆，姪兒又指着叔叔說：『別叫叔叔走了，這是我們將來的姑夫——今天是他們文定的好日子。』我神魂出竅，心中也不知是什麼味兒，苦笑着道了一聲喜，也不知怎樣便離了她家。道上還遇着許多來道喜的男女客人，車上還帶着紅禮盒子。」

「怪不得她總同我玩呢，原來怕我和她取鬧。我卻是從頭就悶在鼓裏。我那時只覺得滿心悲涼，信足所之，竟到了放風箏的地上。哥哥在放呢，看見我來了，便說：『你那裏玩够了，又來找我！』我不答，他又問了一句。我說：『只有你是我的親人了，我不找你找誰？』我說着便抱着哥哥的臂兒哭了，把他弄得愕然無措。」

「自此，我就絕跡不去了。賭氣也便離開家到北京來念書。那位叔叔也在我們學校裏。但是，我可不能告訴你們是誰——他原來在學校是這麼一個繡花枕，學問比誰都不如！今天上午他悄悄的拉着我，叫我叫他姑夫，說他在這暑假便回去娶親了，把我又氣得……」

我聽到這裏，一欠伸，笑道：「人家娶親，用得着你生氣！」

他說：「我不氣別的，我氣的十八歲的女孩子出什麼閻！」

我嘆嗤一笑說：「你呢，十九歲的年紀，認什麼姑姑！」

他又皺眉一笑，呆呆的躺了下去，我也自去寫字。一會兒擡起頭來，卻看見他不住的向空伸掌，大概正在練演他的掌心雷呢！

感恩節，一九二五。惠波車中戲作。

## 第一次宴會

C教授來的是這樣的倉猝，去的又是這樣的急促。楨主張在C教授遊頤和園之後，離開北平之前，請他喫頓晚飯。他們在國外的交誼，是超乎師生以上的。瑛常從楨的通訊和談話裏模擬出一個鬚髮如銀，聲音慈藹的長者。她對於舉行這個宴會，表示了完全的同意。

新婚的瑛——或者在婚前——是早已虛擬下了她小小家庭裏一個第一次宴會：壁爐裏燃着松枝，熊熊的喜躍的火燄，映照得客廳裏細緻的椅桌，發出烏油的嚴靜的光亮；廳角的高桌上，放着一盞淺藍帶穗的罩燈；在這含暈的火光和燈光之下，屋裏的一切陳設，地毯，窗簾，書櫃，瓶花，壁畫，爐香……無一件不妥貼，無一件不溫甜。主婦呢，穿着又整齊，又莊美的衣服，黑大的眼睛裏，放出美滿驕傲的光；掩不住的微笑浮現在薄施脂粉的臉上；她用着銀鈴般清朗的聲音，在客人中間，周旋，談笑。

如今呢，母親的病，使她比楨後到了一個月。五天以前，才趕回這工程未竟的「愛巢」裏來。一開門滿屋子都是油漆氣味；牆壁上的白灰也沒有乾透；門窗戶扇都不完全；院子裏是一堆

雜亂的磚石灰土！在這五天之中，她和楨僅僅將重要的傢具安放好了位置。白天裏樓上樓下是滿了工人，油漆匠，玻璃匠，木匠……連她也認不清是什麼人做什麼事，只得把午睡也犧牲了，來指點看視。到了夜裏，她和楨才能慢慢的從她帶來的箱子裏，理出些應用的陳設，如鐘，蠟臺，花瓶之類，都堆在桌上。

喜歡款待的她，對於今天下午不意的宴會，發生了無限的躊躇。一種複雜的情感，縈繞在她的心中。她平常虛擬的第一次宴會，是沒有實現的可能了！這小小的「愛巢」裏，只有「潔的四壁，和幾張椅桌。地毯還都細着放在樓上，窗簾也沒有做好，書櫃都重疊地立在屋角……」下午楨又陪C教授到頤和園去，只有她一個……

她想着不覺的把眉頭蹙了起來，沈吟了半晌，沒有言語。預備到城裏去接C教授的楨，已經穿好了衣服，戴上了帽子。回頭看見瑛躊躇的樣子，便走近來在她頰上輕輕的吻了一下，說：「不要緊的，你別着急，好歹喫一頓飯就完了，C教授也知道，我們是新搬進來的，自然諸事都能原諒。」瑛推開他，掣的說道：「你躲出去了，把事都推在我身上，回頭玩够了頤和園，再客人似的來赴席，自然你不着急了！」楨笑着站住道：「要不然，我就不去，在家裏幫你。或是把這宴會取消了，也使得，省得你太忙累了，晚上又頭痛。」

瑛擡起頭來：「笑話！你已請了人家了，怎好意思取消？你去你的，別擔攔了，晚上宴會一切只求你包一點就是了。」楨笑着回頭要走，瑛又叫住他，「陪客呢，你也想出幾個人。」楨道：「你斟酌罷，隨便誰都成，你請的總比我請的好。」

楨笑着走了，那無愁的信任的笑容，予瑛以無量的膽氣。瑛略一凝神，叫廚師父先到外面定一桌酒席，要素淨的。回來把地板用柏油擦了，到樓上把地毯都搬下來。又吩咐蘇媽將畫框，釘子，繩子等都放在一處備用。一面自己披上外套，到隔壁江家去借電話。

她一面低頭走着，便想出了幾個人：許家夫婦是C教授的得意門生；N女士美國人，是個善談的女權論者；還有華家夫婦，在自己未來之先，楨在他們家裏借住過，他們兩位都是很能談的；李先生是楨的同事，新從美國回來的；衛女士是她的好友，結婚時的伴娘……這些人平時也都相識，談話不至於生澀。十個人了，正好坐一桌！

被請的人，都在家，都能來，只衛女士略有推託。讓她說了幾句，也笑着說「奉陪，」她真喜歡極了。在江家院子裏，摘了一把玫瑰花，叫僕人告訴他們太太一聲，就趕緊回來。

廚師父和蘇媽已把屋中都收拾乾淨，東西也都搬到樓下來了。這兩個中午的用人，以好奇的眼光來看定他們弱小的主婦，看她如何佈置。瑛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她先指揮着把地毯照着屋子

的顏色鋪好；再把書櫃拿起，一一凝視，也估量着大小和顏色分配在各屋子裏；書櫃裏亂堆的書，也都整齊的排立了；躡臺上插了各色的蠟燭；花瓶裏也都供養了鮮花。一切安排好了之後，把屋角高桌上白絹畫藍龍的電燈一開，屋裏和兩小時以前大不相同了。她微笑着一回頭，廚師父和蘇媽從她喜悅的眼光中領到意旨了，他們同聲的說：「太太這麼一調動，這屋裏真好看了！」

她 了一笑，喚：「廚師父把壁爐生了火，要旺旺的，蘇媽跟我上樓來開箱子。」

杯，箸，桌布，卡片的立架，閩漆咖啡的杯子，一包一包都打開了。蘇媽從紙堆裏檢出來，用大盤子托着，瑛打發她先下樓擺桌子去，自己再收拾臥室

天色漸漸的暗下來了。捻開電燈，撥一撥亂紙，堆中觸到了用報紙包着的沈甸甸的一束。打開了一看，是幾個喇叭花形的花插子，重疊着套在一起，她不禁呆住了！

電光一閃似的，她看見了病榻上瘦弱蒼白的母親，無力的背倚着牀欄，含着淚說：「瑛，你父親太好了，以至做了幾十年的官，也不能好好的賠送你！我呢，正經的首飾也沒有一件，金鐲子和玉鬢花，前年你弟弟出洋的時候，都作了盤費了。只有一朵珠花，還是你外祖母的，珠也不大。去年拿到珠寶店裏去估，說太舊了，每顆只值兩三塊錢。好在你平日也不愛戴首飾，把珠子拆下來，和弟弟平分了，作個紀念罷！將來他定婚的時候……」



那時瑛已經幽咽不勝了，勉強擡起頭笑着說：「何苦來拆這些，我從來不用……！」

母親不理他，仍舊說下去：「那邊小圓桌上的銀花插，是你父親的英國朋友M先生去年送我生日的。M先生素來是要好看的，這個想來還不宜。老人屋裏擺什麼花草，我也想給你。」

隨着母親的手看去，圓桌上玲瓏地立着一個光耀奪目的銀光插，盤繞圓莖的座子，朝上開着五朵喇叭花，花筒裏插着綢製的花朶。

母親又說：「收拾起來的時候，每朵喇叭花是可以脫卸下來的，帶着走也方便！」

是可給的都給了女兒了，她還是萬般的過意不去。覺得她唯一的女兒，瑛，這次的婚禮，一切都太簡單，太隨便了！首飾沒有打做新的，衣服也只添置了幾件；新婚沒有洞房，只在山寺裏過了花燭之夜！這原都是瑛自己安排的，母親卻覺得有無限的慚愧，無限的抱歉。覺得是自己精神不濟，事事由瑛敷衍忽略過去。和父親隱隱的談起贈嫁不足的事，總在微笑中墜淚。父親總是笑勸說：「做父親的沒有攢錢的本領，女兒只好喫虧了。我賠送瑛，不是一箱子的金錢，乃是一肚子的書！——而且她也不愛那些世俗的東西。」

母親默然了，她雖完全同情於她正直廉潔的丈夫，然而總覺得在旁人眼前，在自己心裏，解譬不開。

瑛也知道母親不是要好看，講面子，乃是要將女兒妥貼周全的送出去。要她小小的家庭裏，安適，舒服，應有盡有，這樣她心裏才覺得一塊石頭落了地。瑛嫁前的年月，才可以完完滿滿的結束了。

這種無微不至的愛慈，每一想起，心裏便深刻的酸着。她對於病中的母親，只有百般的解說，勸慰。實際說，她小小的家庭裏已是應有盡有了。母親要給她的花插，她決定請母親留下。

在母親病榻前陪伴了兩個月，終於因為母親不住的催促，說她新居一切待理，她才忍着心腸，匆匆的北上。別離的早晨，她含淚替母親梳頭，母親強笑道：「自昨夜起，我覺得好多了，你去儘管放心……」她從鏡中偷看母親痛苦的面容，知道這是假話，也只好低頭答應，眼淚卻止不住滾了下來。臨行竟不能向母親拜別，只向父親說了一聲，回身便走。父親追出關于外來，向樓下喚着：「到那邊就打電報……」她從車窗裏擡頭看見父親蒼老的臉上，充滿了憂愁，無主……

這些事，在她心裏，如同尖刀刻下的血痕，在火車上每一憶起，就使她嗚咽。她竟然後悔自己不該結婚，否則就可以長侍母親了，「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不但她，已情牽兩地，她母親也不肯讓她多留滯了。

到北方後，數日極端的忙逼，把思親之念，剛剛淡了一些，這銀花插突然地又把無數的苦愁

勾起。她竟不知步履艱難的母親，何時把這花插，一一的脫卸了，又謹密的包好？又何時把它塞在箱底？——她心這時完全的碎了，愛過度的可憐的母親！

她哭了多時，勉強收淚的時節，屋裏已經黑得模糊了。她趕緊把亂紙揉起塞到箱裏去，把花插安上，拿着走下樓來，在樓梯邊正遇着蘇媽。

蘇媽說：「桌子都擺好了，只是中間少個花盤子——」瑛一揚手，道：「這不是銀花插，你把我摘來的玫瑰插上，再配上綠葉就可以了。」蘇媽雙手接過，笑道：「這個真好，又好看，又合式，配上那銀卡片架子，和杯箸，就好像是全套似的。」

瑛自己忙去寫了卡片，安排座位。C教授自然是首座，在自己的右邊。擺好了扶着椅背一看，玲瓏的滿貯着清水的玻璃杯，全付的銀盤盞，銀架上立着的紅色的卡片，配上桌子中間的銀花插裏紅花綠葉，光彩四射！客室裏爐火正旺，火光中的一切，竟有她擬想中的第一次宴會的意味！

心裏不住的喜悅起來，匆匆又上了樓，將臥室匆匆的收拾好，便忙着洗臉，剔甲，更衣……一件蓮灰色的長衣，剛從箱裏拿了出來，也忘了叫蘇媽熨一熨，上面略有些皺紋，時間太

逼，也只好將就的穿了！怪不得那些過來人說做了主婦，穿戴的就不能怎樣整齊講究了。未嫁以前的她，赴一個宴會，盥洗，更衣，是要耗去多少時候呵！

正想着，似乎窗外起了鏗鏘的琴聲，推窗一看，原來外面下着滴瀝秋雨，雨點打着鉛簷，奏出清新的音樂。「喜悅中的心情，竟有這最含詩意的誤解！」她微笑着，「楨和C教授已在歸途中罷？」她又不禁擔心了。

剛把淡淡的雙眉描好，院子裏已聽見人聲。心中一跳，連忙換了衣服，在鏡裏匆匆又照了一照，便走下樓去。楨和C教授拿着外衣和帽子站在客室中間，看見瑛下來，楨連忙的介紹。「這位是C教授——這是我的妻。」

C教授灰藍的眼珠裏，泛着慈祥 and 愛的光。頭頂微禿。極客氣的微偻着同她握手。

她帶着C教授去放了衣帽，指示了洗手的地方。剛要轉身走入客室，一擡頭遇着了楨的驚奇驚喜的眼光！這眼光竟是情人時代的表情，瑛忽然不好意思的低下頭去。楨握着她的雙手，附在她耳邊說：「愛，真難爲你，我們剛進來的時候，我還以爲是走錯了地方呢！這樣整齊，這樣美，——不但這屋裏的一切。你今晚也特別的美，淡淡的梳粧，把三日來的風霜都洗淨了！」

瑛笑了，掙脫了手，「還不換雙鞋子去呢，把地毯都弄髒了！」楨笑着自己上樓去。

C 教授剛洗好了手出來，客人也陸續的來了。瑛忙着招呼介紹，大家團團的坐下。楨也下來了，瑛讓他招待客人，自己又走到廚房裏，催早些上席，C 教授今晚還要趕進城去。

席間 C 教授和她款款的談話，聲音極其低婉，吐屬也十分高雅，自然。瑛覺得他是一個極易款待的客人，並不須人特意去引逗他的談鋒。只他筷子拿得不牢，肴菜總是夾不到嘴。瑛不敢多注意他，怕他不好意思，擡起頭來，眼光恰與長桌那端的楨相觸，楨往往給她以溫存的微笑。

大家談着各國的風俗，漸漸引到婦女問題，政治問題，都說得很歡暢，瑛這時倒默然了，她覺得有點倦，只靜靜的聽着。

C 教授似乎覺得她不說話，就問她多零碎的事。她也便提起精神來，去年從楨的信裏，知道 C 教授喪偶，就不問他太太的事了。只問他有幾位兒女，現在都在那裏。

C 教授微微的笑說：「我麼？我沒有兒女——」

瑛忽然覺得不應如此發問，這馴善如羊的老者，太孤單可憐了！她連忙接過來說：「沒有兒女最好，兒女有時是個累贅！」

C 教授仍舊微笑着，眼睛卻凝注着桌上的花朵，慢慢的說：「按理我們不應當說這話，但看我們的父母，他們並不以我們為累贅……」

瑛瞠然了，心裏一酸，再擡不起頭來。恰巧C教授滑掉了一隻筷子，她趁此連忙彎下腰去，用餐巾拭了眼角。拾起筷子來，還給C教授。從潤溼的眼裏望着桌子中間的銀花插，覺得一花一葉，都射出刺眼的寒光！

席散了，隨便坐在廳裏啜着咖啡。窗外雨仍不止。衛女士說太晚了，要先回去。李先生也起來要送她。好在路不遠，瑛借給她一雙套鞋，他們先走了。許家和華家都有車子在外面等着，坐一會子，也都站起告辭。N女士住的遠一點，C教授說他進城的汽車正好送她。

大家忙着穿衣戴帽。C教授站在屋角，柔聲的對她說，他如何的喜愛她的小巧精緻的家庭，如何的感謝她倉猝中爲他預備的宴會，如何的欣賞她爲他約定的陪客；最後說：「楨去年在國外寫博士論文的時候，真是廢寢忘食的苦幹。我當初勸他不要太着急，太勞瘁了，回頭趕出病來。他也不聽我的話。如今我知道了他急於回國的理由了，我一點不怪他！」說着他從眼角裏慈諷的笑着，瑛也含羞的笑了一笑。

開起堂門，新寒逼人。瑛抱着肩，站在楨的身後，和大家笑說再見。

車聲一一遠了，楨捻滅了廊上的電燈，攜着瑛兩手走進客廳來。兩人並坐在爐前的軟椅上。楨端詳着瑛的臉，說：「你眼邊又起黑圈了，先上樓休息去，餘事交給我罷！——告訴你，今天

我心裏有說不出的感謝和得意……」

瑛站起來，笑說：「够了，我都知道了！」說着便翩然的走上樓去。

一面卸着妝，心中覺得微微的喜悅。第一次的宴會是成功的過去了！因着忙這宴會，倒在這最短的時間內，把各處都擺設整齊了。如今這一個小小的家庭裏，圍繞着他們盡是些軟美溫甜的空氣……。

又猛然的想起她的母親來了。七天以前，她自己還在那闐然深沈的樓屋裏，日光隱去，白燕在籠裏也縮頸不鳴。父親總是長吁短歎着。婢僕都帶着愁容。母親灰白着臉頰臥在小牀上，每一轉側，都引起夢中劇烈的呻吟……

她哭了，她痛心的恨自己！在那種淒涼孤單的環境裏，自己是決不能離開，不應離開的。而竟然接受了母親的催促，竟然利用了母親偉大的，體卹憐愛的心，而飛向她夫婿這邊來！

母親犧牲了女兒在身旁的慰安和舒適，不顧了自己時刻要人扶掖的病體。甚至揮扎着起來，偷偷的在女兒箱底放下了那銀花插，來完成這第一次的宴會！

她抽噎的止不住了，頹然的跪到牀邊去。她感謝，她懺悔，她祈禱上天，使母親所犧牲，所賜與她的甜美和柔的空氣，能從禱告的馨香裏，波紋般的蕩漾着，傳回到母親那邊去！

聽見槓上樓的足音了，她連忙站起來，拭了眼淚，「槓是個最溫存最同情的夫婿，被他發覺了，徒然破壞他一天的歡喜與和平……」

槓進來了，笑問：「怎麼還不睡？」近前來細看她的臉，驚的攬着她道：「你怎麼了？又有什麼感觸？」

瑛伏在她的肩上，低低的說：「沒有什麼，我——我今天太快樂了！」

十一，二十，一九二九，北平協和醫院。



## 三 年

湖水是凝然不動的如同一缸濃濃的綠酒。湖風甜迷迷的無力的吹着。湖柳，被水薰的被風吹的也醉了，懶洋洋的不時颯起幾絲長條來，又困倦的垂下了。柳葉中的蟬兒，從酣夢中斷續中發出幾聲短吟，膠黏的，迷糊的，好似醉人的囁語。

槃自己半臥在臨湖廊邊的長椅上，心裏也懶迷迷的，起不了意思的波紋，只覺得一團的甜，柔，濃，重，壓着他的四圍，壓着他的心身一切。

廊子的那邊，放着三張籐椅子，中間一張小籐桌子，罩着細麻繡白花的桌布，上面三付杯盤幾碟子細點，一瓶紅玫瑰花。這都是青睡前親手熨貼的，她是怎樣一個嬌柔而可意的妻子呵！他想到這裏，微笑的欠伸一下，她這時正在樓上睡着午覺呢！一朵海棠似的，輕欹在玉腕之中。爲着她倦了，爲着禁止自己去攪醒她，纔獨自一人跑到樓下來的。

這湖光，這香氣，這心情，好像是三年前海外的一個夏日：——上帝祝福這一天！——那天也是這樣黏，這樣濃，這樣重，只不像今天這樣的心思有着！那時自己還在校裏，午後睡得昏昏

忽忽的，夕陽西下時，霖來了，——上帝祝福這個朋友！——叫他一同泛舟去。霖臉上洗得白淨白淨的，穿着雪白的帆布褲子，雪白的敞領的襯衣，落霞射在他的身上，如同白蓮花一般的英挺妖媚。槃笑說：「你必有了約會罷？何必又拉上我？」霖笑着從牀上扯起他：「你猜得對，只是這位小姐不比別人，她是不肯兩個人出去的。我就想起你，讓你也開開眼！」

整衣換鞋，同霖去了。接到了她，又一同走入街角的一間冰淇淋店裏，三人坐下，纔敢擡起頭來：對面是一件白得玲瓏的上衣，衣領上一個圓圓的綠玉的別針，映着那小小的欲笑的紅脣，再上去，是一雙黑大黑大的眼睛！凝眸時如同不起波瀾的黑海，流動處如同空中飛走的黑星……出了冰淇淋店，上了船，湖上泛到月出，又送她回去，——這一切，都迷迷糊糊的，心裏只覺得亂，回來做了一夜白的，綠的，紅的，黑的夢！

霖告訴他，她是今年新來的，她的名字叫做青，他們在國內，就認識的，不過青是這麼一個過分聰明的女孩子，所以他們的關係，在青處處客氣之下，至今還是朋友。

此後呢，說來話長，槃和霖當然還是極好的朋友，可是三年之中彼此都傷過心。一切都委之於青的結果，是青和槃的交情，漸漸的由朋友而戀人，由戀人而同度蜜月了！

因着這天氣，槃又抱歉似的，想起他好友來了，這時不知霖在那裏。自己給他寄去一張喜帖，從他家裏轉的，也許收到了罷？……

極清脆的履聲，從樓上下來了。槃剛回過頭來，青已走到樓梯轉角處。她微俯着那新月般纖纖的一段，用手去理梯柱上盆裏的鳳尾草。——她已換了一身白到玲瓏的衣裙！

槃站起喚一聲「青！」她擡起頭來，衣領上一個圓圓的綠玉的別針，映着那小小欲笑的紅唇，一雙睡後的、光輝四射的眼睛，如同泛着情波的深大的黑海！

槃倒凝然了。青已燕子似的掠到身邊來：「你也睡了一會兒罷？樓下倒比樓上涼快。」她沒有等到槃的回答，又飄然的走到茶桌旁邊去。

槃只微笑着看着她。青坐下了，「該喫茶了罷？我今天請了一位茶客，你猜是誰？」

槃也走過來，「我猜……！」

青笑了，笑得清脆，「你猜！你猜不到，我昨天在湖邊遇見霖了！」

槃愕然了，一坐就坐在桌角上，「在湖邊？」

「對了，在湖邊，就是你同船夫算錢的時候。我先上岸，看見他獨自一個在茶桌上喫茶。我告訴他我們在這裏，他答應今天下午來，他因為要看醫生，先走了，沒有見着你。」

「霖怎會在這裏，他不是……」

「是的，他是旅行着，在火車上病了，就歇了下來。他也想不到我們在這裏，昨天他看見我，顯出萬分的驚訝。——好，我們又到一處了，可憐的病中的霖，我可以安慰他，是不是？」

槃默然，隨手從桌上拿起一把小銀匙來，玩弄着。「他病了，你若體卹他，就不該請他今天來——」

「今天？有什麼要緊？這會兒太陽也不毒了，他昨天這時候還坐在湖邊呢！」

槃不言語。

「你這人真奇怪？霖不是你最好的朋友麼？你彷彿不喜歡他來喝茶似的，我們若沒有他，還走不到一塊兒呢！三年前和今日一樣的一天，你記得？」青巧笑着走到槃椅邊來。

槃仍舊玩弄着銀匙：「太陽毒不毒到沒有關係，一個病的男子比不病的女人還壯呢！——只因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纔不喜歡他今天來喝茶。」

「這是什麼年月了，你還存着顧忌的心？你是個得勝者，應當有得勝者的同情與寬大！」  
「我並沒有顧忌的心，從頭我就沒有顧忌的心。我體卹他，所以不願意他來領受我的同情與

寬大！」

青看着槃，笑了：「你不用遮掩，假若我是你呢，我就願意我的朋友或情敵，到我幸福的空氣中來，我煥發的精神，無聲的呼喚着說，『看呵，看我們的幸福。』」青說着一轉身就坐在槃的臉上。

槃輕輕的撫着她，面容卻沈寂了下來：「青，一個高尚男子純正的愛情是不容玩弄摧殘的，你知道他是怎樣的愛過你，你也知道他現在是怎樣的悵惘。你的虛榮心，想顯出我們的幸福，你的好奇心，想採取他的哀傷。這兩種心理，做成了這段溫柔的殘忍！青，你仍不免是一個完全的女性！」

青急紅了臉，站了起來：「你不要冤枉我，我請他的時候，就沒有想到這些——」

槃拉住她：「我知道——我是想到霧一方面，他是這麼一個深情的朋友，又是這麼一個坦白的情敵，我愛他，我同情他，——假若我是你，我就不請！」

「假若你是他？」

「我就不來——至少是今天不來！」

樓梯邊的電話鈴響了。

槃看一看錶：「是喝茶的時候了，這準是霖打來的電話，你去接。」

青忸怩的笑了：「我不，你去！」

槃搖頭笑說：「是你請的，我不管！」

電話響了半天又住了，住了一會又響起來。

槃只笑着坐着不動，青只得走了過去。

「你是青？」

「是呀，你怎麼還不來，槃和我都等着你！」

「我？——今天天氣真好，有湖水，有船，和三年前的一天差不多，你還記得罷？」

青看着槃笑說：「是呢，我和槃剛談起，巧極了，我穿的也是三年前的那套衣裳。」

「還帶着一個綠玉別針，是不是？——槃呢？」

「他就在這裏，你要同他說話麼？」

「不，你告訴他——我今天不來了！」

## 分

一個巨靈之掌，將我從鬱悶痛楚的密網中打破了出來，我呱呱的哭出了第一聲悲哀的哭。

睜開眼，我的一隻腿仍在那巨靈的掌中倒提着，我看見自己的紅到玲瓏的兩隻小手，在我頭上的空中搖舞着。

另一個巨靈之掌輕輕的托住我的腰，他笑着回頭，向一個仰臥在白色車牀上的一個女人說：「大喜呵，好一個胖子！」一面輕輕的放我一個鋪着白布的小筐裏。

我掙扎着向外看：看見許多白衣白帽的看護亂烘烘的，無聲的圍住那個女人。她蒼白着臉，臉上滿了汗。她微呻着，彷彿剛從惡夢中醒來。眼皮紅腫着，眼睛失神的半閉着。她聽見了醫生的話，眼珠一轉，眼淚湧了出來。放下一百個心似的，疲乏的微笑的閉上眼睛，嘴裏說：「真辛苦了你們了！」

我便大哭起來：「母親呀，辛苦的是我們呀，我們剛才都從死中掙扎出來的呀！」

白衣的看護們亂烘烘的，無聲的將母親的車牀推了出去。我也被舉了起來，出到門外。醫生

一招手，甬道的那端，走過一個男人來。他也是剛從惡夢中醒來的臉色與歡欣，兩隻手要抱又不敢抱似的，用着憐惜驚奇的眼光，向我注視，醫生笑了，「這孩子好罷？」他不好意思似的，嚙嚙着：「這孩子腦袋直長。」這時我猛然覺得我的頭痛極了，我又哭起來了，「父親呀，您不知道呀，我的腦袋擠得頭痛呀！」

醫生笑了，「可了不得，這麼大的聲音！」一個看護站在旁邊，微笑的將我接了過去。

進到一間充滿了陽光的大屋子裏。四周壁下，挨排的放着許多的小白匡牀，裏面臥着許多小朋友。有的兩手舉到頭邊，安穩的睡着，有的哭着說，「我渴了呀！」「我餓了呀！」「我太熱了呀！」「我溼呀！」抱着我的看護，彷彿都不會聽見似的，只颯速的，安詳的，從他們牀邊走過，進到裏間浴室去，將我頭朝着水管，平放在水盆邊的石桌上。

蓮蓬管頭裏的溫水，噴淋在我的頭上，黏黏的血液全沖了下去。我打了一個寒噤，神志立刻清爽了。眼睛向上一看，隔着水盆，對面的那張石桌上，也躺着一個小朋友，另一個看護，也在替他洗着。他圓圓的頭，大大的眼睛，黑黑的皮膚，結實的挺起的胸膛。他也在醒着，一聲不響的望着窗外的天空。這時我已被舉起，看護輕輕的托着我的肩背，替我穿起白白長長的衣裳。小朋友也穿着好了，我們欠着身隔着水盆相對着。洗我的看護笑着對他的同伴說：「你的那個孩子



真壯真大呵，可不如我的這個白淨秀氣！」這時小朋友擡起頭來注視着我，似輕似憐的微笑着。我羞怯的輕輕的說：「好呀，小朋友。」他也謙和的說：「小朋友好呀。」這時我們已被放在相挨的兩個小匡牀裏，看護們都走了。

我說：「我的周身好疼呀，最後四個鐘頭的掙扎，真不容易，你呢？」

他笑了，握着小拳：「我不，我悶了半個鐘頭呢。我沒有受苦，我母親也沒有受苦。」

我默然，無聊的歎一口氣，四下裏望着。他安慰我說：「你乏了，睡罷，我也要養一會兒神呢。」

我從濃睡中被抱了起來，直抱到大玻璃門邊。門外甬道裏站着好幾個少年男女，鼻尖和兩手都抵住門上玻璃，如同一羣孩子，站在陳列聖誕節禮物的窗外，那種貪饜羨慕的樣子。他們喜笑的互相指點談論，說我的眉毛像姑姑，眼睛像舅舅，鼻子像叔叔，嘴像姨，彷彿要將我零碎吞併了去似的。

我閉上眼，使勁的想搖頭，卻發覺了頸子在痛着，我大哭了，說：「我只是我自己呀，我誰都不像呀，快讓我休息去呀！」

看護笑了，抱着我轉身回來，我還望見他們三步兩回頭的，彼此笑着推着出去。

小朋友也醒了，對我招呼說：「你起來了，誰來看你？」我一面被放下，一面說：「不知道，也許是姑姑舅舅們，好些個年輕人，他們似乎都很愛我。」

小朋友不言語，又微笑了，「你好福氣，我們到此已是第二天了，連我的父親我還沒有看見呢。」

我竟不知道昏昏沈沈之中，我已睡了這許久。這時覺得渾身痛得好些，底下卻又溼了，我也學着斷斷續續的哭着說：「我溼了呀！我溼了呀！」果然不久有個看護過來，抱起我。我十分歡喜，不想她卻先給我水喝。

大約是黃昏時候，亂烘烘的三四個看護進來，硬白的衣裙嘩嘩的響着。他們將我們紛紛抱起，一一的換過尿布。小朋友很歡喜，說：「我們都要看見我們的母親了，再見呀。」

小朋友是和大家在一起，在大牀車上推出去的。我是被抱起出去的。過了玻璃門，便走入甬道右邊的第一個屋子。母親正在很高的白牀上躺着，用着渴望驚喜的眼光來迎接我。看護放在我的臂上，她很羞縮的解開襖。她年紀彷彿很輕，很黑的秀髮向後攤着，眉毛彎彎的淡淡的

新月。沒有血色的淡白的臉，襯着很大很黑的眼珠，在牀側暗淡的一圈燈影下，如同一個石像！我開口吮咂着奶。母親用面頰偎着我的頭髮，又摩弄我的指頭，仔細的端相我，似乎有無限的快慰與驚奇。——

二十分鐘過去了，我還沒有喫到什麼。我又餓，舌尖又痛，就張開嘴讓奶頭脫落出來，煩惱的哭着。母親很恐惶的，不住的搖拍我，說：「小寶貝，別哭，別哭！」一面又趕緊按了鈴，一個看護走了進來。母親笑說：「沒有別的事，我沒有奶，小孩子直哭，怎麼辦？」看護也笑着，說：「不要緊的，早晚會有，孩子還小，他還不在乎呢。」一面便來抱我，母親戀戀的放了手。

我回到我的牀上時，小朋友已先在他的牀上了，他睡的很香，夢中時時微笑，似乎很滿足，很快樂。我四下裏望着。許多小朋友都快樂的睡着了。有幾個在半醒着，哼着玩似的，哭了幾聲。我餓極了，想到母親的奶不知何時才來，我是很在乎的，但是沒有人知道。看着大家都飽足的睡着，覺得又嫉妬，又羞愧，就大聲的哭起來，希望引起人們的注意。我哭了有半點多鐘，才有一個看護過來，嬌癡的撮着嘴，撫拍着我，說：「真的！你媽媽不給你飽喫呵，喝點水罷！」她將水瓶的奶頭塞在我嘴裏，我哼哼的嗚咽的含着，一面慢慢的也睡着！

第二天洗澡的時候，小朋友和我又躺在水盆的兩邊談話。他精神很飽滿。在被按洗之下，他搖着頭，半閉着眼，笑着說：「我昨天喫了一頓飽奶！我母親黑黑圓圓的臉，很好看的。我是她的第五個孩子呢。她和看護說她是第一次進醫院生孩子，慈幼會介紹來的，我父親很窮，是個屠戶，宰豬的。」——這時一滴硼酸水忽然灑上他的眼睛，他厭煩的喊了幾聲，掙扎着又睜開眼，說：「宰豬的！多痛快，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我大了，也學我父親，宰豬，——不但宰豬，也宰那些豬一般的儘喫不做的人！」

我靜靜的聽着，到了這裏趕緊閉上眼，不言語。

小朋友問說：「你呢？喫飽了罷？你母親怎樣？」

我也興奮了：「我沒有喫到什麼，母親的奶沒有下來呢，看護說一兩天就會有的。我母親真好，她會看書，牀邊桌上堆着許多書，屋裏四面也擺滿了花。」

「你父親呢？」

「父親沒有來，屋裏只她一個人。她也沒有和人談話，我不知道關於父親的事。」

「那是頭等室，」小朋友肯定的說：「一個人一間屋子嗎？我母親那裏卻熱鬧，放着十幾張牀呢。許多小朋友的母親都在那裏，小朋友們也都喫得飽。」

明天過來，看見父親了。在我喫奶的時候，他側着身，倚在母親的枕旁。他們的臉緊挨着，注視着我。父親很清瘦的臉。皮色淡黃。很長的睫毛，眼神很好。彷彿常愛思索似的，額上常有微微的皺紋。

父親說：「這回看的細，這孩子美的很呢，像你！」

母親微笑着，輕輕的摩我的臉：「也像你呢，這麼大的眼睛。」

父親立起來，坐到牀邊的椅上，牽着母親的手，輕輕的拍着：「這下子，我們可不寂寞了，我下課回來，就幫助你照顧他，同他玩，放假的時候，就帶他遊山玩水去。——這孩子一定要注意身體，不要像我。我雖不病，卻不是強壯——！」

母親點頭說：「是的——他也要早早的學音樂，繪畫，我自己不會這些，總覺得生活不圓滿呢！還有……」

父親笑了：「你將來要他成個什麼『家』？文學家？音樂家？」

母親說：「隨便什麼都好——他是個男孩子呢。中國需要科學，恐怕科學家最好。」

這時我正曬不出奶來，心裏煩燥得想哭。可是聽他們談的那麼津津有味，我也不言語。

父親說：「我們應當替他儲蓄教育費了，這筆款越早預備越好。」

母親說：「忘了告訴你，弟弟昨天說，等孩子到了六歲，他送孩子一輛小自行車呢！」

父親笑說：「這孩子算是什麼都有了，他的搖籃，不是妹妹送的麼？」

母親緊緊的摟着我，親我的頭髮，說：「小寶貝呵，你多好，這麼些個人疼你！你大了，要做個好孩子……」

挾帶着滿懷的喜氣，我回到牀上，也顧不得飢餓了，擡頭看小朋友，他卻又在深思呢。

我笑着招呼說：「小朋友，我看見我的父親了。他也極好。他是個教員。他和母親正在商量我將來教育的事。父親說凡他所能做到的，對於我有益的事，他都努力。母親說我沒有奶喫不要緊，回家去就喫奶粉，以後還喫橘子汁，還喫——」我一口氣說了下去。

小朋友微笑了，似憐憫，似鄙夷：「你好幸福呵，我是回家以後，就沒有奶喫了。今天我父親來了，對母親說有人找她當奶媽去。一兩天內我們就得走了！我回去跟着六十多歲的祖母。我喫米湯，糕乾……但是我不在乎！」

我默然，滿心的高興都消失了，我覺得慚愧。

小朋友的眼裏，放出了驕傲勇敢的光：「你將永遠是花房裏的一盆小花，風雨不侵的在割一的溫度之下，嬌嫩的開放着。我呢，是道旁的小草。人們的踐踏和狂風暴雨，我都須忍受。你從玻璃窗裏，遙遙的外望，也許會可憐我。然而在我的頭上，有無限闊大的天空，在我的四圍，有呼吸不盡的空氣。有自由的蝴蝶和蟋蟀在我的旁邊歌唱飛翔。我的勇敢的卑微的同伴，是燒不盡割不完的。在人們脚下，青青的點綴遍了全世界！

我窘得要哭：「我自己也不願意這樣的嬌嫩呀！……」我說。

小朋友驚醒了似的，緩和了下來，溫慰我說：「是呀，我們誰也不願意和誰不一樣，可是一切種種把我們分開了，——看後來罷！」

窗外的雪不住的在下，扯棉搓絮一般，綠瓦上勻整的堆砌上幾道雪溝。母親和我要回家過年的。小朋友因為他母親要去上工，也要年前回去。我們只有半天的聚首了，茫茫的人海，我們從此要分頭消失在一片紛亂的城市叫囂之中，何時再能在同一的屋瓦之下，抵足而眠？

我們戀戀的互視着。暮色昏黃裏，小朋友的臉，在我微暈的眼光中漸漸的放大了。緊閉的嘴唇，緊鎖的眉峯，遠望的眼神，微微突出的下頰，處處顯出剛決和勇毅。「他宰豬——宰人？」

我想着，小手在衾底伸縮着，感出自己的渺小！

從母親那裏回來，互相報告的消息，是我們都改成明天——一月一日——回去了，我的父親怕除夕事情太多，母親回去不得休息。小朋友的父親卻因為除夕自己出去躲債，怕他母親回去被債主包圍，也不叫他離院。我們平空又多出一天來！

自夜半起便聽見爆竹，遠遠近近的連續不斷。綿綿的雪中，幾聲寒犬，似乎告訴我們說人生的一段恩仇，至此又告一小小結束。在明天重戴起謙虛歡樂的假面具之先，這一夜，要儘量的吞噬，怨詈，哭泣。萬千的爆竹聲裏，陰沈沈的大街小巷之中，不知隱伏着幾千百種可怖的情感的激盪……

我慄然，回顧小朋友。他咬住下唇，一聲兒不言語。——這一夜，緩流的水一般，細細地流將過去。將到天明，朦朧裏我聽見小朋友在他的牀上歎息。

天色大明了。兩個看護臉上堆着新年的笑，走了進來，替我們洗了澡。一個看護打開了我的小提箱，替我穿上小白絨緊子，套上白絨布長背心和睡衣。外面又穿戴上一色的豆青絨線褂子，帽子，和襪子。穿着完了，她抱起我，笑說：「你多美呵，看你媽媽多會打扮你！」我覺得很軟



適，卻又很熱，我暴躁得想哭。

小朋友也被舉了起來。我愕然，我幾乎不認識他了！他外面穿着大厚藍布棉襖，袖子很大很長，上面還有拆改補綴的線迹；底下也是洗得褪色的藍布的圍裙。他兩臂直伸着，頭面埋在青棉的大風帽之內。臃腫得像一隻風箏！我低頭看着地上堆着的，從我們身上脫下的兩套同樣的白衣，我忽然打了一個寒噤。我們從此分開了！我們精神上，物質上的一切都永遠分開了！

小朋友也看見我了，似驕似慚的笑了一笑說：「你真美呀，這身美麗溫軟的衣服！我的身上，是我的鎧甲，我要到社會的戰場上，同人家爭飯喫呀！」

看護們匆匆的檢起地上的白衣，扔入筐內。又匆匆的抱我們出去。走到玻璃門邊，我不禁大哭起來。小朋友也忍不住哭了，我們亂招着手說：「小朋友呀！再見呀！再見呀！」一路走着，我們的哭聲，便在甬道的兩端消失了。

母親已經打扮好了，站在屋門口。父親提着小箱子，站在她旁邊。看見我來，母親連忙伸手接過我，仔細看我的臉，拭去我的眼淚，偎着我，說：「小寶貝，別哭！我們回家去了，一個快樂的家，媽媽也愛你，爸爸也愛你！」

一個輪車推了過來，母親替我圍上小豆青絨毯，抱我坐上去。父親跟在後面。和相送的醫生

看護們道過謝，說過再見，便一齊從電梯下去。

從兩扇半截的玻璃門裏，看見一輛汽車停在門口。父親上前開了門，吹進一陣雪花，母親趕緊遮上我的臉。似乎我們又從輪車中下來，出了門，上了汽車，車門碰的一聲關上了。母親掀起我臉上的毯子，我看見滿車的花朵。我自己在母親懷裏，父親和母親的臉夾偎着我。

這時車已徐徐的轉出大門。門外許多洋車擁擠着，在他們紛紛讓路的當兒，猛擡頭我看見我的十日來朝夕相親的小朋友！他在他父親的臂裏。他母親提着青布的包袱。兩人一同側身站在門口，背向着我們。他父親頭上是一頂寬簷的青毡帽，身上是一件大青布棉袍。就在這寬大的帽簷下，小朋友伏在他的肩上，面向着我，雪花落在他的眉間，落在他的頰上。他緊閉着眼，臉上是淒傲的笑容——他已開始享樂他的奮鬥！……

車開出門外，便一直的飛馳。路上雪花飄舞的。隱隱的聽得見新年的鑼鼓。母親在我耳旁，緊偎着說：「寶貝呀，看這一個平坦潔白的世界呀！」

我哭了。

## 冬兒姑娘

「是呵，謝謝您，我喜，您也喜，大家同喜！太太，你比在北海養病，我陪着您的時候，氣色好多了，臉上也顯着豐滿！日子過的多麼快，一轉眼又是一年了。提起我們的冬兒，可是有了主兒了，我們的姑爺在清華園當茶役，這年下就要娶。姑爺歲數也不大，家裏也沒有什麼人。可是您說的『大喜』，我也不爲自己享福，看着她有了歸着，心裏就塌實了，也不枉我吃了十五年的苦。」

「說起來真像故事上的話，您知道那年慶王爺出殯，……那是那一年？……我們冬兒她爸爸在海澱大街上看熱鬧，這麼一會兒的工夫就丟了。那天我們兩個人倒是拌過嘴，我還當是他賭氣進城去了呢，也沒找他。過了一天，兩天，三天，還不來，我才慌了，滿處價問，滿處價打聽，也沒個影兒。也求過神，問過卜，後來一個算命的，算出說他是往西南方去了，有個女人絆住他，也許過了年會回來的。我稍微放點心，我想，他又不是小孩子，又是本地人，那能說丟就丟了呢，沒想到……如今已是十五年了！」

「那時候我們的冬兒才四歲。她是『立冬』那天生的，我們就這麼一個孩子。他爸爸本來在內務府當差，什麼雜事都能做，糊個棚呀幹點什麼的，也都有碗飯喫。自從前清一沒有了，我們就沒一落兒了。我們十九年的夫妻，沒紅過臉，到了那時實在窮了，才有時急得彼此抱怨幾句，誰知道這就把他逼走了呢？」

「我抱着冬兒哭了三整夜，我哥哥就來了，說：『你跟我回去，我養活着你。』太太，您知道，我哥哥家那些個孩子，再加上我，還帶着冬兒，我嫂子嘴裏不說，心裏還能喜歡麼？我說：『不用了，說不定你妹夫他什麼時候也許就回來，冬兒也不小了，我自己想想法子看。』我把他回走了。以後您猜怎麼着？您知道圓明園裏那些大柱子，臺階兒的大漢白玉，那時都有米鋪裏雇人來把他砸碎了，糝在米裏，好添分量，多賣錢。我那時就天天坐在那邊荒野地裏砸石頭。一湯噲着石頭，一湯流眼淚。冬天的風一吹，眼淚都凍在臉上了。回家去，冬兒自己爬在坑上玩，有時從坑上掉了下來，就躺在地下哭。看見我，她哭，我也哭。我那時那一天不是眼淚拌着飯喫的！」

「去年北海不是在『霜降』那天下的雪麼？我們冬兒給我送棉襖來了，太太您記得？身大黑粗的，眼稍有點往上吊着？這孩子可是利害，從小就是大男孩似的，一直到大也沒改。四五歲的時候，就滿街上和人抓子兒，押攤，要錢輸了就打人，罵人，一街上的孩子都怕她！可

是有一樣，雖然蠻，她還講理。還有一樣，也還孝順，我說什麼，她聽什麼，我呢，只有她一個，也輕易不說她。

「她常說『媽，我爸爸撒下咱們娘兒倆走了，你還想他呢？你就靠著我得了。我賣雞子，賣柿子，賣蘿蔔，養活着你，咱們娘兒倆守着，不比有他的時候還強麼？你一天裏淌眼抹淚的，當的了什麼呀？』真的，她從八九歲就會賣雞子，上清河販雞子去，來回十七八里地，挑着小挑子，跑的比大人還快。她不打價，說多少錢就多少錢，人和她打價，她挑起挑兒來就走，頭也不回。可是價錢也公道，海澱這街上，誰不是買她的，還有一樣，買了別人的，她就不依，就罵。

「不賣雞子的時候，她就賣柿子，花生。說起來還有可笑的事呢，您知道西苑常駐兵，這些小販子就怕大兵，賣不到錢還不算，還常捱打受罵的。她就不怕大兵，一早晨就挑着柿子什麼的，一直往西苑去，坐在那操場邊上，專賣給大兵。一個大錢也沒讓那些大兵欠過。大兵凶，她更凶，凶的人家反笑了，倒都讓着她。等會兒她賣够了，說走就走，人家要買她也不給。那一次不是大兵追上门來了？我在院子裏洗衣裳，她前腳進門，後腳就有兩個大兵追着，嚇得我們一跳，我們一院子裏住着的人，都往屋裏跑。大兵直笑直嚷着說：『冬兒姑娘，冬兒姑娘，再賣給我們兩個柿子。』她回頭把挑兒一放，兩隻手往腰上一叉說：『不賣給你，偏不賣給你，買東西

就買東西，誰與你們嘻皮笑臉的！你們趁早給我走！」我嚇得直哆嗦。誰知道那兩個大兵倒笑着走了。您瞧這孩子的膽！

「那一年她有十二三歲，張宗昌敗下來了，他的兵就駐在海淀一帶。這張宗昌的兵可窮着呢，一個個要飯的似的，襪子鞋都不全，得着人家兒就拍門進去，翻箱倒櫃的，還管是住着就不走了。海淀這一帶有點錢的都跑了，大姑娘小媳婦兒的，也都弄空了。我是又窮又老，也就沒走，我哥哥說：『冬兒倒是往城裏躲躲罷。』您猜她說什麼，她說：『大舅舅，你別怕，我媽不走，我也不走，他們喫不了我，我還要喫他們呢！』可不是她還喫上大兵麼？她跟他們後頭弄隊唱歌的，跟他們混得熟極了，她那一天不喫着他們那大籠籠裏蒸的大窩窩頭？

「有一次也闖下禍——那年她是十六歲了，——有幾個大兵從西直門往西苑拉草料，她叫人把草料卸在我們後院裏，她答應晚上請人家喝酒。我是一點也不知道，她在那天下午就躲開了。晚上那幾個大兵來了，嚇得我要死！知道冬兒溜了，他們恨極了，拿着馬鞭子在海淀街上找了她三天。後來虧得那一營兵開走了，才算沒有事。

「冬兒是躲到她姨兒，我妹妹家去了。我妹妹家住在藍旗，有個菜園子，也有幾口豬，還開個小雜貨鋪。那次冬兒回來了，我就說：『姑娘你歲數也不小了，整天價和大兵搗亂，不但我

擔驚受怕，別人看着也不像一回事，你說是不是？你倒是先住在你姨兒家去，給她幫幫忙，學點粗活，日後自然都有用處……」她倒是不刁難，笑嘻嘻的就走了。

「後來，我妹妹來說：『冬兒倒是真能幹，真有力氣，澆菜，餵豬，天天一清早上西直門取貨，回來還來得及做飯。做事是又快又好，就是有一樣，脾氣太大！稍微的說她一句，她就要回家。』真的，她在她姨兒家住不上半年就回來過好幾次，每次都是我勸着她走的。不過她不在家，我也有想她的時候。那一回我們後院種的幾棵老玉米，剛熟，就讓人拔去了，我也沒追究。冬兒回來知道了，就不答應說：『我不在家，你們就欺負我媽了！誰拔了我的老玉米，快出來認了沒事，不然，誰喫了誰嘴上長疔！』她坐在門檻上直罵了一下午，末後有個街坊老太太出來笑着認了，說：『姑娘別罵了，是我拔的，也是鬧着玩。』這時冬兒倒也笑了說：『您喫了就告訴我媽一聲，還能不讓您喫嗎？明人不做暗事，您這樣叫我們小孩子瞧着也不好！』一邊說着，這才站起來，又往她姨兒家裏跑。

「我妹妹沒有兒女。我妹夫就會耍錢，不做事。兒到他們家，也學會了打牌，白天做活，晚上就打牌，也有一兩塊錢的輸贏。她打牌是許贏不許輸，輸了就罵。可是她打的還好，輸的時候少，不然，我的這點兒親戚，都讓她給罵斷了！」

「在我妹妹家兩年，我就把她叫回來了，那就是去年，我跟我到北海去，叫她回來看看家。我不在家，她也不做活，整天裏自己做了飯喫了，就把門鎖上，出去打牌。我聽見了，心裏就不快。您從北海一回來，我就趕緊回家去，說了她幾次，勾起胃口疼來，就躺下了。我妹妹來了，給我請了個瞧香的，來看了一次，她說是因為我那年爲冬兒她爸爸許的願，沒有還，神仙就罰我病了。冬兒在旁邊聽着，一聲兒也沒言語。誰知道她後腳就跟了香頭去，把人家裏神仙牌位一頓都砸了，一潑還罵着說：『還什麼願！我爸爸回來了麼？就還願！我砸了他的牌位，他敢罰我病了，我才服！』大家死勸着，她才一邊罵着，走了回來。我妹妹和我知道了又氣，又害怕，又不敢去見香頭。誰知後來我倒也好了，她也沒有什麼。真是，『神鬼怕惡人』……」。

「我哥哥來了，說：『冬兒年紀也不小了，趕緊給她找個婆家罷，「惡事傳千里」，她的利害名兒太出遠了，將來沒人敢要！』其實我也早留心了，不過總是高不成低不就的。有個公公婆婆的，我又不肯答應，將來總是麻煩，人家都能像我似的，什麼都讓着她？那一次有人給提過親，家裏也沒有大人，孩子也好，就是時辰不對，說是犯尅。那天我合婚去了，她也知道，我去了一回來，她正坐在家裏等我，看見我就問：『合了沒有？』我說：『合了，什麼都好，就是那頭命硬，說是尅丈母娘。』她就說：『那可不能做！』一邊說着又拿起錢來，出去打牌去了。我又



氣，又心疼。這會兒的姑娘都臉大，說話沒羞沒臊的！

「這次總算停當了，我也是一塊石頭落了地！」

「謝謝您，您又給這許多錢，我先替冬兒謝謝您了！等辦過了事，我再帶他們來磕頭。……您自己也快好好的保養着，剛好別太勞動了，重複了可不是玩的！我走了，您，再見。」

十一，廿八夜，一九三三。

## 西風

秋心支離靠着車窗坐着，茫然的凝注着窗外掠過眼前的蕭瑟的大地。「秋深了！」她蕭索的百無聊賴的心情，向着她這樣低低的呼喚。

田野已經過一番收割，一根根截短的剩餘的高粱梗頭，在黃昏殘薄的日色下，映出修長的森立的淡影。野草枯黃，田土也乾縮的裂開。軌道兩旁秋柳的黃條，在秋風塵土之中，搖曳出可憐的飄忽的情調。「秋深了！」秋心忽然輕輕的微喟了出來。

近來所漸漸覺得的，這一兩天似乎更顯得不可支持。火車上的秋心，在獨自旅行的途程上，看着窗外無邊枯黃的落葉，聽着窗外蕭颯飛捲的秋風，她心裏更深深的陰鬱了。

無聊的整一整衣裳，重新坐好，看一看這一排排對坐的同行的旅伴，似乎這悠久單調的震動，使大家都生出倦容。談話的暫時停住，欠伸起立，大聲喚茶。小孩子倚睡在呆望窗外的母親身上。這一切都顯出厭倦，煩亂，與無聊。「這些都是我生命旅途中的同伴了！」秋心皺着眉又望着窗外。

「別了，秋心，你的事業是神聖的，凡庸的我，本不應來阻礙你前途的光明，在此我向  
你誠敬哀傷的揮手，我要退立像一朵牆角的孤花，仰望着你滿月的銀光從天邊徐徐升起。

「別了，我的朋友，在此我獻上了最後的珍重，最後的你容許我表示的忠誠。有一天，  
我們都到了『捲地西風，半簾殘月』的中年時候，有一絲絲寂寞感傷的消息，到你心上來  
時，請你不要忘了仍有一個誠懇的靈魂在追隨着你，隨時樂意貢獻上他微薄的慰安。」

這是遠得她拒絕的信後，寫給她的最後一封信中的末一段，到了「捲地西風」的今日，使得  
秋心忽然又想了起來。忽忽又是十年了，也知道遠在寫這信之後，不久，就結婚了。「這是男  
子！」秋心當時似乎有點鄙夷，「男子所要求的只是一個能使自己生活安定的妻子，所謂之熱  
愛，忠誠，只是求愛期中的一種欺人之語。只看遠，總是說沒有了我便沒有了前途，如今也一樣  
的撇下了！」同時她自己正在妙年，雖然對遠很有感情，而想到自己遠大的前途，似乎不甘心把  
自己年來的教育和訓練都拋棄了，來做一個溫柔的妻子。知道遠的生活告了一個段落，她倒也安  
了心，在輕微的悵惘之中，還寫了一封很高興親熱的信，去給他們道賀。

自此便隔絕了，從間接的消息知道遠的工作很成功，也知道他常到北平來，但十年中卻沒有見過面，也許是遠特意相避，也許是沒有機緣，秋心倒有點牽掛着遠了。

「有一絲絲寂寞感傷的消息，到你心上來時……」秋心微微的歎一口氣，不由自主的站了起來，拍了拍身上的塵土，拿起皮夾，惘然的往餐車上走。

餐車上只寥寥的坐着三四個人，都在看着報，吸着煙，用完了點心，還不走，也似乎因為這車上寬敞，來疎散疎散的。秋心默然的揀了一張近門的桌子坐下，叫來了一盃咖啡。

左手輕輕扶着盤沿，右手輕輕的拈着銀匙，癡癡的看着杯上微微升繞的熱氣。「……請不要忘了，仍有一個誠懇的靈魂，在追隨……」車門很響的一聲關了，關斷了情緒，秋心無聊的擡起頭來，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只覺得心一陣跳，臉一陣熱，進來的是遠，十年不見的遠！

在不容思索之頃，彼此驚訝錯亂的招呼了。遠嘴唇顫動的微笑着。在她伸手指點之下，便坐在她的對面。

定了定神，秋心擡頭仔細端詳着遠，十年的流光，在遠的身上，並不會劃出多少痕跡。他依然很年輕，面龐比從前還顯着豐滿。一身整齊的行裝，右手無名指上，多了一個戒指。

遠也在望着自己，從他驚訝的目光中，秋心歷歷的看出了自己的憔悴，心裏似乎涼了一下。遠這時已完全鎮定了，靠着椅背，他微笑着說：「真沒想到在這裏遇見你，年來都好罷，聽說你工作很順利的。」

秋心也微笑着：「還好，你呢？」這一句話竟像歎息。

遠說：「我家住上海，事情也在上海。」這時僕役過來，遠也叫了一盃咖啡，還要了一盤點心，「整天只是忙，不過事情還順手，家裏也都好，你知道我已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了。」他臉上露出了笑容。

點心來了，遠便讓秋心喫，一面又問她到那裏去。秋心說：「我到塘沽上船，到上海赴會去。許多日子沒有坐船了，想走一段海程，休息一下。」還很高興的說：「巧得很，你乘的可是『順天』？我也是坐這船走。我喜歡看海上的月亮，住上海的人，連月亮都看不痛快的。」

兩個人一時都望着窗外，這時外面是一望無際的淺水和蘆花，塘沽在望了。秋心忽然覺得有意外的歡喜，微笑的站了起來。說：「快到了，我去收拾收拾東西去。」遠也忙站起說：「我也就來，這頓點心讓我請了罷，我們小火車上見。」一面說着側身替秋心開了車門，這笑容，這一切，秋心覺得中間的十年輕輕的都拂開了。

坐了一段的小火車，便上了船下。白衣的船主和他的助手們都笑容滿面的排立在船舷邊，把客人往上讓。

船上的僕役把秋心帶到她定下的艙室。放下了提箱，從圓窗裏看見岸上的工人們已扛開了跳板，岸上的一切，已向後移動。渾黃的波浪微觸船身作響。屋裏一切已模糊了，她隨手便捻開了電燈。

燈光下照着鏡子，她看見了髮上的塵土，眼邊的黑暈，和臉上困乏憔悴的神情，「不像從前了」。她呆立了一會，聽見晚餐鐘響，才驚醒似的，連忙易衣洗臉，又在頰上淡淡的敷上一層許久未用的胭脂。

走到餐室，大家都坐下了，這大餐間裏都是外國人，遠獨自一個坐了一個小圓桌子，僕役把秋心讓到遠的桌上來。

遠似乎也已換了衣裳，燈光之下，雪白的領，藍地白點的領帶，青呢的衣服，淨過了臉，雙頰上飛着健康的紅暈。看見秋心走來，便連忙站起，替她推好了椅子，兩人相對坐下。擡起頭來，這杯盤，這肴饌，這屋裏充滿着的異國的語音，把他們完全送到十年前國外的回憶中了！

兩人都暫時不知說什麼好，只泛泛的說着中外飯菜的優劣。一面說着遠看着對坐的秋心，覺得比下午初見時，她似乎又年輕了一點，一件淺藍潔白花的長衣，很合式的裹住她瘦小的身軀，長眉修目，依然秀媚，只粉光掩不住她眼旁微微的皺紋，黑大的眼珠中，也不再流動着十年前活潑飛揚的光彩了。

談話漸漸的流滑了，提到從前許多朋友的近況，彼此都歎息着年光之消逝。談到朋友們許多的笑話，秋心竟然發出很自然歡暢的笑聲。

飯後大家紛紛離座。秋心也慢慢的站起，走向門外，遠跟着過來，這時已出了大沽口外，海上升起明月，海波上顫動着閃爍的銀星，泱泱的海風之中，兩人不自覺的慢慢的往最高層上走。上面的月光更好了，桅影墨線畫成似的，長長的印在平滑的船板上，駕駛室外的船橋上，看見白衣的官員在如暈的月影中，往來巡視，也聽得見他們吸煙笑語。四顧着讚歎了之後，秋心便揀了一張向月的椅子坐下，遠也坐在她的旁邊。

擡頭望時，世界上的一切都撤下了，這裏只有一輪明月，一片大海，一隻生疏的船，向着茫茫的海天中走。這艙面上只有她，只有遠，自己十年來心中常常記掛着的遠，如今奇蹟似的很親近的坐在自己的旁邊了。「仰望着你滿月的銀光，從天邊徐徐升起，……不要忘了，仍有一個誠

戀的靈魂，……」秋心忽然回頭注視着遠，心裏湧上了慚愧與酸辛。

還沒有看着她，也沒有望着月，只凝注着這璀璨流動的海波，眼光很沈靜，覺到秋心回頭看他，也就回過頭來，含着笑剛要說話，月光下看見了秋心眼裏閃爍盈盈欲墜的兩滴淚珠，他忽然起了蹣跚。微微的咳嗽了一聲，便又默然。

秋心勉强的笑了，擡頭看着月，使眼淚流回眶裏，說：「海上的月分外清涼，我都覺得有點冷了。」遠說：「你要大衣不？我替你下艙拿去。」說着便站了起來，秋心也站起，說：「不必了，我想下去，白天倦了一點，我們都早點休息罷。」

遠把她送到房門口，道了晚安，便轉身去了。秋心關了房門，惘然的慢慢的易衣解髮。這一天的經過，太突然，太意外，太像夢境了，她心裏紛亂得不知從何處想起。她恨了自己十年勞碌的生涯，使她見了自己拒絕過的遠，竟不住的咽回將落的眼淚，「這是女人」！她自己詛咒着，「在決定了婚姻與事業之先，我原已理會到這一切的，……這不是遠，是這一年以來的勞瘁，在休息中蠢動了起來，是海行，是明月，是這浪漫的環境，是我自己脆弱的心情……」想到這裏，她看着鏡裏，自慰似的笑了一笑，連忙回身把衣服掛了起來，捻滅了燈，睡在被裏。

閉目臥了一會，覺得滿眼的月明，睜開眼，月光滿室。她微微的覺得熱，赤足起來把圓窗開



大了一點，重行臥下，把氈子推在胸前，枕着手臂，聽見窗外海風呼呼的響，欄邊似乎有革履聲，很勻整的來回走着，也隱約的聽見歌聲和笑語。

「遠不知睡了沒有？」她惘惘的又想了起來，「這樣的月夜，……只有，我們兩個……假使十年前是另一個決定……」她忽然搖了搖頭，將氈子向上拉了一拉，蓋了肩頭，緊緊的又閉上眼。

在出去早餐之先，秋心自己決定着：「不要讓遠覺出什麼來，而且，原也沒有什麼，少在一處，少談話，我要做的事情多得很，此外，會裏演講的稿子……」她理出水筆和筆記本子來，預備飯後便到寫字室裏去寫。夾起本子，走出門外，卻又回來換了一件顏色很素豔的衣服。

遠和昨晚一樣很客氣的站起，替她推好了椅子。臉上仍是很平靜，豐滿的頰上，飛着健康的紅暈。秋心忽然覺得自己眼眶有點酸，頭也微微的痛，「失眠到底不舒服，」她心裏想，一面卻自自然的和遠談着話。

遠說九點鐘便到煙台了。有大半天的停留。船上也無事，要不要上岸去看一看。秋心略一躊躇，便微笑說：「恕不奉陪了，我還要預備演講的稿子，難得船停着不動，爲書寫也方便一些，

我想利用這半天的工夫。」遠也不堅持，用完早飯，便追了歉先走了。

繞進了青翠的兩面的島山，船便徐徐的駛入灣港，晨光下海山一片騰着濛濛的光霧。望見山上樹叢裏櫛比鱗次的灰瓦，近在眼前的白色的燈塔，半隱於樹梢岩石之。舢舨穿梭的小魚似的，簇聚到船邊來。她看見遠帶着帽夾着大衣，下了小船，仰見她時還笑着揮手。

回身便進了客室，打開筆記本子，寫上演講的題目，「婦女兩大問題——職業與婚姻」，忽然寫不下去了，皺了皺眉，凝思地在已寫好的幾個字的周圍，畫上密密的圈子。

午飯是獨自用的，倒也覺得自然。飯後睡了一覺，三點鐘便忽然醒了。聽見窗外人聲嘈雜，「船快開了罷？遠該回來了罷？」她起來淨過了臉，便走出欄邊來。

遠正走上扶梯，左臂挾個紙包，右手提一個筐子，走到她面前笑着說：「這裏的果子真好，你看這筐裏的葡萄，我的孩子們都愛喫這個。」秋心也笑着，低頭掀開筐蓋，說：「顆兒真大，又香，那紙包裏是什麼？」遠笑道：「這是花邊。我的太太說這裏的花邊又好又便宜，吩咐我多買一點，好送人。我也不會挑選，只胡亂買了幾把，剛纔你要和我同去就好了。」秋心勉强的笑了笑，沒有說話。

船又慢慢的開行了，從這裏又上了許多外國旅客，大半是避暑歸來的，都帶着小孩子，艙面

上頓然熱鬧了起來。秋心和遠都倚在欄旁看孩子們扔繩圈玩耍。

秋心因問：「你的孩子們都多大了？長的像誰？」遠說：「大的是男孩子，八歲了，小的是女孩，纔五歲。至於長的像誰，卻也難說，只在我們兩人之間。小孩子真奇怪，抱着他們對着鏡子，覺得他們又是你自己，又是另外一個人……」說到這裏，看秋心凝眸遠望，便又咽住。秋心忽然回過頭來，笑了一笑，說：「我聽着呢，——你太太很年輕很美罷？你們的家庭一定是很幸福的。」秋心說着一面注視着遠。遠略一遲疑，說：「是的，我的太太比我差不多小十歲……你到上海，一定要到我家裏來住幾天。」秋心說：「謝謝，我一定要去的。」這時的晚餐鐘響了，他們便一齊走入餐室。

他們的桌上，添了一對外國年輕夫婦，和一個小孩子。遠和那男人認識，便過去招呼，大家介紹過，握過手，便一齊坐下。那孩子只有四五歲光景，紅頰，大眼睛，很活潑可愛的，他母親推着他說：「看見張先生了沒有？還不問好。」那孩子便笑着對遠說：「哈囉，張先生。」回轉臉又對秋心笑了一笑，說：「張太太，你好。」秋心不覺臉紅了起來，剛要說話，遠連忙說：「這位是何小姐。」他母親也笑了，說：「你快說『對不住』，我忘了替你介紹了。」孩子只嘻嘻的笑着，擰頭看着秋心。

秋心很沈默，只和那外國太太問答幾句。遠和他的外國朋友卻說的很熱鬧。飯後那外國太太便帶孩子去睡覺。遠和那男人走入吸煙室。秋心自己回到屋裏，穿上大衣，獨自走上艙面上去。

月光比昨夜更清更涼，海風也似乎更大更冷，欄邊站不住了，秋心拉過椅子，坐在吊着舢舨的黑影下，一面避風，一面望月。

艙面上沒有一個人，除了船的進行聲和宏壯的濤聲風聲之外，四圍是無邊的靜寂。月光之下，海波幾乎是白色的，一層淡白的微波之上，有萬千的銀星跳躍着。這一道銀星之路，從她坐處直引到天邊月下。

「假如能乘着海風，踏着光明之路，直走到天的盡頭，……」她心裏充滿了詩意了。十年來勞碌的生涯，使她沒有工夫讓自己的幻想奔放。這兩天中，對於工作，似乎決鼓不起興趣來，她就讓自己沈浸在奔放的幻想裏。

「什麼是光明之路？走着真的『光明之路』，也和這『凌波微步』，一樣的不可能，昨天看去是走向遠大快樂的光明之路，今天也許是引你走向幻滅與黑暗。……十年前看去是光明之路，十年後……」秋心把面頰埋在雙掌裏。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秋心惘惘的擡起頭來，愕然的看見遠背倚在椅前的船欄上，笑着看着

自己。

秋心臉紅的笑了：「你是什麼時候來的，怎麼一聲不響？嚇了我一跳。」遠走了過來，站在她的椅旁，笑着說：「我來了好一會了，看見你蒙着臉坐着，沒敢驚動。」

秋心沒有言語，擡頭看了看遠，又抱膝凝注着月明。

遠默然站了一會說：「你似乎不大高興，小孩子懂得什麼，你就介意。你仍和從前一樣的……」秋心忽然站了起來：「我爲什麼不高興，也沒有把那小孩子的話放在心裏，你也說說，我從前是怎樣的……？」她說着似乎生氣了，雙臂裏緊了大衣，擡頭嗔視着遠。

遠也在看她，眼裏忽然充滿了溫柔，聲音也低着：「秋，你我又不是新交，你的神情我難道看不出？今天晚上，你就不多說話，所以飯後我也沒敢追陪着你，——你不但今天晚上不高興，這兩天來，我常常看見你不高興。」

秋心仍舊擡頭嗔視着，心裏卻顫了一顫，過了一會，她垂目坐了下去，說：「對不起你，假如你真覺得我不高興。這些年來，我的工作真是很累，一到休息的時候，對於四圍的一切，我就更覺得厭倦。我要走海道，就爲的要避開熟人熟事，沒想到……」

遠也坐下了，很誠懇的問：「真的，我很願意知道你生活的狀況。你工作緊張到什麼程度？」

工作之餘，作什麼消遣？你知道有工作無娛樂，是會使人枯燥厭煩的。」

秋心微微的歎了一口氣，說：「我的工作真算很順利，不過順利中也有厭煩。工作之餘，本來多回家走走，母親死後，弟兄們都分開了，十年來朋友們也零落星散，談話也沒有了伴兒。寂寞，就是這寂寞，有時——」她又勉强的笑了笑：「其實這也不是很嚴重，不過忙碌的寂寞，使人覺得不大——」她停住了，遠也默然仰天不語。

月兒已升到天中，海風更厲了，秋心微啣着站了起來：「下去罷，天不早了。」說着便要走。遠伸出手來，把她攔住：「秋，你還有一個朋友，一個永遠忠誠的朋友，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假如你不介意，希望你讓我們有隨時得你光臨的機會。」

秋心淒然的笑了：「謝謝你，你的一個美滿完全的家，來了我這麼一個陌生的人，你們不會覺得——」

遠握住了她的手：「這一切，我早應許過你，秋，假如當初——」秋心只凝然的讓他握着，眼淚已流到臉上。

遠說了下去：「寂寞，我也不是沒有寂寞的，我愛我的孩子，我是一個盡本分的丈夫，但有時我也想，假如當初——我的家，我的孩子，會千百倍的勝於——」

這時梯邊有幾個人，談笑着上來，這一對緊握着的手，便慢慢的分開了。

回到屋裏，呆坐在牀邊的秋心，又開始的痛恨了自己，這一小時的談話，不是自己所希望的，爲何在十年後重見的面前，竟然暴露了自己的隱弱，而且對於遠的家庭是否有破壞的責任，她愈想愈難過了，咬着牙說：「從明天起，直到離開這船爲止，我不再見遠的面了！」

第二天早起，本想不起來，叫僕役送飯到屋裏來喫，又恐怕遠以爲她因悲成病，無形中也許使他有報復的快意。她就又若無其事的走了出來。

遠也很安靜，很自然，餐桌上大家只泛泛的客氣的談着話。這一天就自己在寫字室中度過，她擬了兩篇演講稿，不到黃昏，便寫完了，心裏很覺得痛快。

晚餐之前，她休息了一會，重新梳掠，走到欄前小立。這夜正是滿月，海面上飛騰着一層漠漠的光霧，徘徊着的她似乎因爲一天的枯坐心裏又起着抑鬱惆悵：「這是末一天的旅程，末一天的明月了……明天起又是勞勞的俗事了！」她微微的歎喟着。回頭看見遠從那邊走來，她連忙裝作沒有看見，在鐘聲中，隨着大家，走入餐室。

飯後，把孩子送回屋裏睡覺，那一對年輕外國夫婦，便提議上艙面看月。秋心無可無不可

的贊成了，遠看着秋心，沒有言語，也跟着他們上來。

看着月，談着話，大家興致都很好。那一對夫婦，尤爲活潑快樂，談話之間，他們時時說到自己從前戀愛時代的舊情，互相嘲弄。女的笑說：「他設假如我不嫁他，他這一輩子就沒有了快樂了，秋夜也不看月，冬夜也不圍爐了，你們看，爲着怕他一輩子不看月不圍爐，我才嫁給他的。」男的也笑了：「那裏？我是怕她當了老姑娘，才娶她的！」說着他們都大笑起來，遠也笑了，笑得很歡暢自然，秋心只附和了幾聲，就收住了。

坐了一會，遠先站起，說：「對不住，我先下去了，明一早就到了，我要收拾收拾箱子去。」那一對夫婦便說：「忙什麼的，難得月亮這樣好，我們再談一會。」秋心也看着遠說：「再等一會，我們一齊下去。」遠微笑着說：「不爲別的，明早我的孩子們一定來接我，我替他們買來的北平的東西，都壓在箱底，我想先去理了出來，免得明天他們要時又等不了。」秋心便不言語。那一對夫婦笑了：「你真是個好父親！我們也該下去了，萬一孩子醒來，不見我們也是麻煩的。」兩人說着也都站起。秋心只坐着擡頭笑說：「你們先走罷，我還要坐一會。」遠走到扶梯邊，又回頭很柔和的說：「現在夜裏很涼了，你坐一坐就下去罷。」



這日又是陰天，淺淺的曉煙裏，順天號徐徐的駛進吳淞口，失眠的秋心，獨倚在欄旁，除了洗刷艙板的水手們之外，艙面還沒有行人，曉霧中已看見了兩岸層立的建築物，和一塊一塊的大木牌廣告。秋心惘惘皺眉：「總是陰天，……總是這招人厭煩的一切！……今天會裏不知有人來接沒有？……遠的孩子……遠的家……也許他會……」想到這裏，又搖了搖頭，自己惘惘的走進屋裏去。

客人漸漸的都起來了，都匆匆用過早餐。亂哄哄把箱篋收拾好，叫僕役提到欄邊梯口，唯在自己的身邊。就在這紛亂中，秋心也穿了大衣，拿了皮夾，提了箱子，走了出來。這時外面已看見兩旁樓屋漸近，碼頭上人聲嘈雜，船在極慢轉移之中，徐徐靠岸。忽然聽見遠在自己身後呼喚，秋心回頭看時，遠正滿面笑容的向着碼頭上招手，順着他手勢看去，人叢中站着一個年輕的婦人，兩手扶在身前兩個孩子的肩上。扶梯剛剛靠好，他們便最先擠着跳了上來，連忙走到梯頭扶着孩子們的臂兒，把他們拉到客廳的門口。

秋心也忘了跟着大家下去，她只凝注着這歡樂的一羣。遠的夫人很年輕，很苗條，頭髮燙得彎曲着，髮的兩旁露着一對大珠耳環，豐豔的臉上，施着脂粉，身上是白地大紅花的綢長衣，這一切只襯出她的年輕，並不顯得俗氣。男孩子是帽子掛在頸後，白上衣，青絨褲子。女孩子，短

髮齊眉，淺黃色衣裳上面，着圓領短袖的淺黃絨衫。兩個孩子都露着大半截肥白的小腿。

這一家人笑嘻嘻的互相問訊，女孩子擡着頭，抱着父親的腿，清揚的眉宇，完全是遠的神情。男孩子牽着母親的手，笑着站在一邊，那小小的嘴唇，和遠的夫人一般無二。

遠忽然回頭，看見秋心站在梯口，便連忙拉了孩子走過來，他的夫人也跟着過來，遠替他們都介紹了。孩子們擡頭和秋心略一招呼，便左右牽着遠的手說：「爸爸，車在碼頭上呢，我們下去罷！」遠一面推着孩子，一面提起箱子來，對秋心說：「這裏有人來接你沒有？若沒有，我的車子可以送你，先到我家裏坐坐也好。」遠的夫人也笑說：「真的，何小姐，先到我們那裏歇歇。」秋心連忙說：「謝謝，有人來接我，我看見他們在碼頭上了，你們先走罷。」

這一對夫婦在兩個孩子的推挽之中，便下了扶梯。秋心看着他們上了車，幾隻手在窗內向她揮動，這車便徐徐開動，漸漸便轉過了街角……

這時船上的客人已將走盡，碼頭上的人們也漸漸星散。秋心自己提着箱子，慢慢的走下船來，到了岸上，略為站了一站，四顧陰沈之中，一陣西風，抹過她呆然的臉上，又蕭蕭的吹過，將船邊碼頭上亂的草屑和碎紙，捲在地面飛舞着。

## 冰心著作集後記

有一天我同冰心談起她的著作，說是她的書應該在內地重印。她說：「這事情就託你去辦吧。」我答道：「讓我給你重編一下，」就這樣接受下來她的委託。我得到作者的同意，把編好的三冊書交給開明書店刊行。

這重編的工作其實是十分簡單的。原先已有了北新書局出版的冰心全集。現在我改用了冰心著作集，這個總名；對三冊分集，除了詩集沒有增添外，小說集後面增加了冬兒姑娘，西風等數篇，散文集後面加入遊記和新年試筆兩篇。抗戰後新寫的默廬試筆及譯作先知，因原稿散失，一時無法找到，只好暫時從闕，俟找到後，再為補入。

十幾年前我是冰心的作品的愛讀者（我從成都搭船去渝，經過瀘縣，我還上岸去買了一冊繁星），我的哥哥比我更愛她的著作（他還抄過她的一篇小說避家的一年）。過去我們都是孤寂的孩子。從她的作品那裏我們得到了不少的溫暖和安慰。我們知道了愛星、愛海，而且我們從那些親切而美麗的詞句裏重溫了我們永久失去了的母愛。（我記得超人裏的那個小孩，他愛他的母

親，也叫我們愛我們的母親。世界上真的有不愛母親的人麼？——現在我不能說是不是那些著作也會給我加添過一點生活的勇氣，可是甚至在今夜對着一盞油燈，聽着窗外的淅瀝的雨聲，我還能想起我們弟兄從書上擡起頭相對微笑的情景。我抑止不住我的感激的心情。固然我們都是三十幾歲的人了，可是世間還有着不少的孤寂的孩子。對那些不幸的兄弟，我想把這冰心著作集當作一份新年禮物送給他們，希望曾經溫慰過我們的孩子的心的這幾冊書，也能够給他們在寒冬的夜間和寂寞的夢裏送些許的溫暖吧。

已  
金一九四一年一月記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重寫

# 開明青年叢書

## 給青年的十二封信

朱光潛著

這十二封信以中學程度的青年為對象，並未曾指定某一受信人的姓名，只要是中學程度的青年，就誰都是受信人，誰都應該一讀這十二封信。書中各信以青年正在關心或應該關心的事項為話題，作者雖隨了話題抒述其意見，統觀全體，都似乎也有滿一貫的出發點可尋。就是勸青年眼光要深沈，要從根本上做工夫，要顧到自己，勿隨了世俗同流合污。

## 生活藝術

這書是幫助青年去追求為人處世的道理。由於過去談修養的書籍往往含有許多毒素，貽害青年，所以這本書對欺世媚人的處世態度，對鄉愿主義，個人主義和市儈主義的傾向，作了毫不容情的批判，為讀者們指出一條走向「真·善·美」境界的大道。

## 談

## 美

朱光潛著

本書是朱先生繼「給青年的十二封信」而作的第十三封信。他說：「在這封信裏我就想把一些心得介紹給你。假若你看過後，看到一首詩、一幅畫，或一片自然風景時，比較從前更感到濃厚的興趣，懂得像什麼樣的經驗才是美的，然後再以美盛的態度推到人生世相方面去，我的心願就達到了。」

## 精神文化講話

曹伯韓著

本書內含十六篇講話，著者說：「青年們對於現實不滿意的時候，請暫且按下滿腔的熱情，先用科學的方法將各種社會現象分析一下，求出其發展的定律，特別是在精神文化方面，然後你去改造社會，你的事業才有滿意的成果。」

# 開明書店印行

冰心著作品集

冰心女士以詩人的眼光觀看一切，又用詩的技巧驅遣語言文字。她的作品，無論是詩，是小說，是散文，廣義的說，都是詩。二十多年來，她一直擁有衆多的讀者。現在她把歷年的作品整理一過，定個總名叫做「冰心著作集」，交由本店分册印行。

冰心小說集

作者的小說，文筆清新流利，詞句優美動人，素為讀者所稱譽。本書包含短篇小說三十篇，每篇能在平淡的故事裏見出深致。卷首有作者的「自序」，書末有巴金的「後記」。

冰心詩集

本書共包含新詩三十六首，作者的詩以智慧和情愫的珠綴成，能引起讀者內心的共鳴。

冰心散文集

本書共包含散文四十五篇。體裁是散文，骨子裏全是詩。展讀一過，是無上的享受。

寄小讀者

這是作者特地贈與少年們的禮物。一般認為世間最不失其童心的詩，作者以詩人的心情跟少年們談風景，談人事，談人與人的關係，宛如兄弟姊妹間的娓娓清談，完全沒有教訓意味，而又特別富有感染的力量。本集中的各篇曾收在「冰心散文集」中，現在又另印單行本。

關於女人

本書是著者用了「男士」這筆名所寫的散文。最近又加以增訂，視初版已經大不相同。本書自從發表以後，曾轟動文壇，莫不稱為名著。良以作者觀察銳利，文筆雋美，把女人的一切，加意刻劃，描繪成一幅幅精細的素描畫。著者自己說：「寫了十四個女人的事，連帶着也呈露了我的一生，我這一生只是一片淡薄的雲，烘托着這一天的晶瑩的月！」凡是愛好文藝的和關心「女人問題」的，都應該一讀本書。

往事

[集說小篇短]

開明書店印行



# 金鑰匙

A. 托爾斯泰著，王易今譯

這是大作家 A. 托爾斯泰根據「木偶奇遇記」創造出來的新童話。托爾斯泰從小就喜歡讀「木偶奇遇記」，他時常跟小朋友講這個故事，先是按着書講的，後來隨自己的意思講，一次又一次，講出了「木偶奇遇記」裏絕對沒有的「木偶奇遇記」。這本「金鑰匙」就是托爾斯泰講的故事的記錄。托爾斯泰寫過「彼得大帝」，「黑暗與黎明」許多大書。用他文學家的天才寫的這本「金鑰匙」，一定會使讀者們歡喜。

# 木偶奇遇記

# 木偶遊海記

科羅狄著·徐調孚譯

雷巴地著·宋 易譯

這是兩本趣味濃厚的童話。「木偶奇遇記」寫一個不聽教訓的木偶匹諾曹，備嘗種種艱辛，到後來誠意懺悔，成爲一個很好的孩子。「木偶遊海記」寫「木偶奇遇記」的主角匹諾曹巡遊海底，遇見不少奇怪的東西，讀了可以增進不少關於海洋生物的知識。「木偶奇遇記」是一本富有教育意義的童話，「木偶遊海記」是一本富有科學意味的童話，不但兒童應該讀，就是成人，也能夠感到興趣。書裏還有許多精美的插圖，更可以增加讀者的興趣。

開明書店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0532B



